

奏

福

足本
曾文正公全集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曾文正公奏稿目錄

三册

奏稿卷十五目錄

- 遵保皖撫大員摺（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欽奉恩諭再辭節制四省摺（同日）
遵保水師總兵摺（同日）
請優卹羅遵殿王有齡片
近日各路軍情片
議覆借洋兵剿賊片
徽州解圍摺（同日）
籌辦江浙軍務摺（同日）
鮑超軍在青陽大捷片
遵旨通籌全局摺（二月初二日）
謝弟國荃補浙臬恩摺（二月初十日）
遵議安徽省城仍建在安慶摺（二月十二日）
劉于濬未能赴浙片
條陳近日軍情摺（二月二十二日）
謝弟國荃升授蘇藩恩摺（同日）
參李元度片

李鴻章軍改由輪船赴滬摺（三月初八日）
近日各路軍情片

旌卹饒廷選家屬片

籌議借洋兵剿賊摺（三月二十四日）

克復青陽縣城摺（同日）

荻港舊縣三山一律肅清片

近日軍情片

克復石埭太平涇縣三城摺（四月初四日）

克復巢含和三城並銅城關等隘摺（同日）

克復繁昌縣城摺（同日）

近日軍情片

克復旌德縣城摺（四月十五日）

克魯港要隘復南陵縣城摺（同日）

奏稿卷十六目錄

克復太平蕪湖兩城摺（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

議覆王慶雲漕督兼巡撫原奏片

官軍水陸並進疊克要隘駐軍雨花台摺（五月十七日）

參革陳由立等摺（同日）

查覆馮子材兵勇滋鬧情形片

近日軍情片

鮑超軍進攻甯郡剿平逆壘摺（五月十九日）

黃翼升署江南提督片

近日軍情片

議覆調印度兵助剿摺（六月二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金陵陸帥勝仗張勝祿請卹摺（同日）

克復甯國府城摺（同日）

董容海投誠片

巡撫李續宜聞計丁憂摺（七月初十日）

近日軍情片

代奏李續宜謝恩摺（七月二十一日）

查上次摺片並報近日軍情片

奉旨垂詢各路軍情分條覆奏摺（八月十二日）

籌辦廣德受降事宜分別遣留摺（同日）

近日軍情片

覆陳河南募勇另派統領片

查覆嚴樹森被參各情摺（八月二十九日）

查覆何桂清退守情形摺（同日）

查覆薛煥吳煦參款片

近日軍情片

唐訓方駐紮臨淮摺（閏八月十二日）

請簡親信大臣會辦軍務片

奏稿卷十七目錄

覆陳皖北軍情並察度苗練摺（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

七日）

近日軍情片

彙報軍情請調多隆阿軍回皖摺（九月十二日）

甯國縣失守片

彙報近日軍情摺（九月二十七日）

水陸迭勝力保蕪湖金柱關摺（十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陳明各軍應保之案片

縷陳金陵各營苦守情形摺（十月二十七日）

近日軍情仍請簡派大臣會辦營務片

張運蘭回籍養病片

彙報近日各路軍情摺（十一月十二日）

審明陳步高等潰走情形分別定擬摺（同日）

祁門縣失守片

撤回壽州正陽防兵片

欽奉諭旨分條覆陳摺（十一月二十七日）

旌德涇縣解圍克復績溪祁門摺（同日）

鮑超丁憂在營穿孝片

李世忠在九洑洲戰守情形摺（十二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恭謝天恩摺（十二月二十四日）

迭奉諭旨併案覆陳摺（十二月二十七日）

黃冕惲世臨有功東征片

近日軍情片

奏稿卷十八目錄

官軍攻克運漕並銅城閘勝仗摺（同治二年正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鮑超軍大獲勝仗涇縣解圍摺（正月二十七日）

近日軍情並陳親赴金陵察看片

代奏李世忠請贖勝保罪摺（同日）

查閱沿江各軍並陳近日軍情摺（二月十二日）

由金陵回皖沿途查閱並近日軍情摺（二月二十七日）

沿途察看軍情賊勢片

鮑超軍克甯國近城要隘摺（三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李世忠軍營失陷摺（同日）

蕪湖金柱關水陸防軍屢勝摺（三月二十七日）

保穆其琛補無爲州實缺片

近日軍情片

石澗埠六安州廬江等處戰守情形摺（四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克復東關銅城閘兩隘摺（四月二十七日）

近日軍情並陳餉絀情形片

金陵軍攻克石城石壘摺（五月十二日）

水陸會克巢含和三城摺（同日）

近日軍情片

攻克江浦浦口九洑洲江面一律肅清摺（五月二十七日）

日）

近日軍情片

奏稿卷十九目錄

覆陳金陵壽州軍情摺（同治二年六月十二日）

彙報各路軍情摺（六月二十七日）

彙報近日各路軍情摺（七月十二日）

催調黃翼升赴臨淮片

湖口防軍勝仗摺（七月二十七日）

近日軍情片

覆陳籌援臨淮摺（八月十二日）

金陵軍攻克上方橋江東橋石壘摺（八月二十七日）

近日軍情並調金國琛回皖片

青陽援帥大捷解圍摺（九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近日軍情片

甯國涇縣防軍勝仗摺（九月二十七日）

查辦革鎮黃彬參款訊明擬結摺（同日）

金陵軍疊克八隘并復秣陵關摺（十月十二日）

古隆賢率衆投誠收復三縣摺（同日）

近日軍情片

聲明石太旌甯四縣失陷緣由片

克復水陽東壩等隘高淳等四縣摺（十月二十七日）

李世忠軍破苗圩復懷遠縣摺（十一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李續宜病故遺書代陳摺（十一月二十七日）

近日軍情片

欽奉諭旨覆陳四條摺（十二月十二日）

奏稿卷二十目錄

淮南鹽運暢通力籌整頓摺（同治三年正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官軍攻復績溪并在歙獲勝摺（正月二十七日）

覆陳李世忠情形片

攻克鍾山石壘金陵合圍摺（二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覆陳接統揚防大員片

遵旨籌議停補額兵摺（二月二十七日）

近日軍情片

覆陳李世忠近狀片

江西牙釐請照舊經收摺（三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克復句容縣城摺（三月二十五日）

近日軍情片

謝交部從優議敘恩摺（三月二十七日）

克復金壇縣城摺（四月十二日）

徽州防軍挫失摺（同日）

李世忠開缺回籍摺（同日）

近日軍情片

灑陳餉絀情形片

東壩防軍截賊獲勝摺（四月二十七日）

徽州防軍截賊獲勝摺（同日）

近日軍情片

謝寬免嚴議恩摺（五月初六日）

鮑超請假葬親摺（五月十二日）

近日軍情片

遵旨會師籌剿金陵摺（五月二十二日）

奉旨覆奏并陳近日軍情摺（五月二十七日）

覆陳長江水師提督員缺片

覆陳金陵皖北江西各路軍務籌辦情形摺（六月十二日）

日）

金陵克復全股悍賊盡數殲滅摺（六月二十三日）

賊酋分別處治廳籌善後事宜摺（七月初七日）

奏稿卷二十一目錄

謝錫封侯爵恩摺（同治三年七月十六日）

李臣典病故請卹摺（七月二十日）

蕭孚泗丁憂開缺摺（同日）

覆陳賊酋正法片

裁撤湘勇查洪福瑱下落片

近日軍情片

奉旨分條覆陳摺（八月十三日）

金陵陸軍請獎請卹摺（同日）

會國荃請開缺調理摺（八月二十七日）

湖州廣德敗賊犯歙官軍截剿屢勝摺（同日）

近日軍情片

彭玉麟不專駐安慶片

江南貢院工竣請放考官摺（九月十一日）

覆陳補行鄉試事宜片

皖南北兩岸肅清摺（九月二十七日）

謝賞會國荃人蔭恩摺（十月初五日）

謝賞雲騎尉及直隸州恩摺（同日）

近日軍情片（十月十二日）

遵旨馳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賊摺（十月二十二日）

江甯省城建立湘軍昭忠祠摺（同日）

交卸督篆仍回本任摺（十一月十八日）

欽奉諭旨分條覆陳摺（十二月十三日）

豁免皖省錢漕摺（十二月二十八日）

欽奉諭旨覆陳近日軍情摺（同日）

何桂珍等請予諡片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五

遵保皖撫大員摺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奏爲遵旨保奏皖撫大員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十二月十二日奉上諭：「彭玉麟奏『滙陳下情請開缺專意剿賊』一摺。安徽巡撫現在簡用乏人著會國藩於所屬司道大員內擇其長於吏治熟悉軍情者不必拘定資格秉公保奏一二員候旨簡放。再前任吉南贛甯道沈葆楨前有旨令赴該大臣軍營查看保奏該員於現在時勢應如何任用之處即著迅速奏聞。」等因欽此。又於同治元年正月初五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彭玉麟奏『皖撫宜帶陸兵該撫難離水營仍懇准令開缺』等語著即會同會國藩李續宜等籌商人才薦賢自代。即由會國藩迅速奏聞候旨簡放。提督楊載勳請假回籍著會國藩備令該提督迅速回營。如彭玉麟可以赴任庶水師不致無人統帶。賈臻奏探聞廬州業已克復現在該那情形若何並著查明迅速具奏。」等因欽此。又同日承准議政王

軍機大臣字寄十二月十八日奉上諭：「廬州業已克復多隆阿一軍目必乘勝追剿著會國藩即飭令該將軍渡淮進擊彭玉麟李續宜亦可飭統率楚軍各員迅速繞出賊前迎頭遏剿。」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慎重要區虛衷博訪欽悚曷任竊臣前因彭玉麟難離水營業於上年十二月十七日專摺馳奏並請簡員接任皖撫在案。彭玉麟疊次奏陳不能赴任係屬實情已在聖明洞鑒之中臣前與官文函商本有奏請李續宜仍任皖撫之意緣鄂省關係極重一時難覓替人既恐上侵朝廷黜陟之權又慮轉貽鄂疆未靖之患是以前摺中未敢冒昧瀆陳茲疊荷溫諭囑咨臣反覆籌度所屬司道大員內實無素統陸軍者可勝皖撫之任。查有前任雲貴總督張亮基久任封疆艱險備嘗威望素著咸豐二三年間在湖南巡撫署湖廣總督任內籌辦防剿布置得宜輿論翕服湘勇之初招赴省城訓練實自張亮基發其端故楚軍將弁樂爲之用該員籍隸徐州於穎亳宿蒙等處地勢民情亦甚熟悉。又與袁甲三兒女姻親足資聯絡至湖北撫臣李續宜上年九月會自行奏請回皖撫本任該員忠勇沈摯一則感文宗顯皇帝超擢之恩一則抱伊兄李續賓三河之痛常思奮身而赴義不願就易

欽奉恩諭再辭節制四省摺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奏爲欽奉恩諭，再陳下情，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去年十月二十七日，准兵部火票遞回，臣前奏瀝陳下情原摺，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奉上諭：「會國藩奏：『接奉節制江浙等四省軍務諭旨，瀝忱懇辭。』一摺，覽奏均悉。前因江浙等省軍情喫緊，特諭會國藩統轄節制，以期事權歸一，可以通籌全局。茲據該大臣瀝陳各情，謂遙制浙軍，不若以左宗棠專辦浙事，請收回成命。』各等語。謙卑遜順，其見惻忱真摯，有古大臣之風，深堪嘉尚。惟左宗棠業已降旨，令其督辦浙江軍務，並准其自行奏事。江浙軍情本屬相關一氣，凡該大臣思慮所到，諒無不協力同心，相資爲理。節制一事，該大臣其毋再固辭。』等因。欽此。臣自顧何人，仰蒙溫語褒嘉，委任專壹，跪讀之下，感悚莫名。臣自聞杭州失守，業將力圖補救各情，於十二月十八日條列具奏。目下浙省僅存衢州、溫州、湖州三府，及海甯州一城。溫州土匪紛集，恐難終保。湖州海甯州孤懸賊中，無兵赴援，亦斷無倖全之理。綜計全浙惟衢州一府可以圖存，然欲保衢州，必先守定江西廣信玉山，而後有運糧之路。欲復杭省，必由徽州，以攻嚴州，而後有進兵之路。是圖浙之道，守衢與攻嚴二者並重，闕一不可也。臣現飭兩江總檣臺籌撥餉糧軍火，接濟衢防兵勇，並派

而避難。其所部成大吉、蕭慶衍、蔣凝學各軍，皆在皖境，可否仰懇聖恩於張亮基、李續宜二員中，特簡一人爲安徽巡撫，當於大局有裨。如簡授張亮基爲安徽巡撫，應請旨飭令在於湖南募勇數千，帶赴六安一帶，仍責成湖北專濟餉項。如簡授李續宜爲安徽巡撫，亦應請旨飭令先駐六安一帶，責成湖北專濟湘勇全餉。湖北有事，責成李續宜回顧鄂省全境，並請即以張亮基爲湖北巡撫，與督臣官文會辦一切，庶足保楚北最要之區。張亮基曾任總督，以之補授巡撫，於例稍有未符，但體制本不甚遠，人地實在相宜，或可通融辦理。沈葆楨迭經檄催，尙未到營。臣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附片覆奏，該員堪膺疆寄，欽奉諭旨，簡授江西巡撫，計可迅速赴任。至賈臻所奏探聞廬州克復，並無此事。僞英王陳玉成受金陵賊酋僞旨，向以皖北爲分地。安慶復後，該逆即退守廬郡，於近城地方大肆焚掠，多擄糧米入城，意圖死守抗拒。並分遣僞公、天安、陳姓，僞則天、義、梁、成、福、僞傑、天、義、賴、文、光等，盤踞廬郡北鄉五十里埠，與城賊相犄角。多隆阿前隊方抵中派河，因廬境蹂躪過久，人煙稀少，軍糧無可採辦，仍須由鄂省解運，不免輾轉稽延。臣現與官文、李續宜等籌派委員，速行運濟。正月內，必可進攻廬州。如廬城不復，勢不能繞赴淮北，救援潁州。除俟如何攻剿情形，再由官文等會銜馳奏，並飭催揚揚載福迅速回營外，所有遵旨保奏皖撫大員，恭摺由驛六百里覆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員於玉山設立轉運局，飭令李定太統領衛防，堅守三月，以待後兵至進攻嚴州，則專賴左宗棠一軍。必先掃清歙縣，婺源之零股，攻克開化，遂安之堅城，乃能達於嚴郡。目前兵力尙單，難遽深入，而賊饑方盛，亦斷不容我深入。計今歲春間，必在開遂歙婺一帶戰爭不休。須俟廣西臬司蔣益澧一軍到衢，後衢嚴兩路分途并進，庶幾站脚漸穩，取勢漸緊。臣與左宗棠往迷熟商，所以規復浙江者在此，所以保全江西皖南者亦在此。愚慮所及，舍此別無謀浙之方。惟當竭誠合謀，斷不敢稍存畛域。至於節制四省之名，仍懇聖恩，收回成命，臣非因浙事既已決裂，預存諉過之意。倘左宗棠辦理毫無成效，臣王分任其咎。所以不願節制四省，再三瀆陳者，實因大亂未平，用兵至十餘省之多。詔道出師，將帥聯翩，臣一人權位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機括甚微，關係甚大，區區愚忱，仰祈聖明鑒納，無任惶悚懇切之至。所有欽奉恩諭，再陳下情緣由，謹專摺由驛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遵保水師總兵摺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奏爲遵旨保舉水師總兵，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上年五月間，准兵部咨到咸豐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內閣奉上諭：「現在記名水師總兵入員，將次用竣，著兩江閩浙兩廣總督，於水師副將內，

遴選堪勝水師總兵者各保二三員，迅速送部引見候旨記名，以備簡用。不得以無員可保，一奏塞責。其水師參將游擊各員，如有材藝出衆，可備器使者，並著核實保奏，毋拘資格。」欽此。轉行到臣。遵於所部水師各營將領中，詳加察看，未敢冒濫具奏。恐負朝廷慎簡將材之至意，茲查得現保提督銜，以總兵儘先題奏之李朝斌，銜兵銜儘先選用副將喻俊明，任星元，記名總兵丁泗濱，該四員，或由行伍，或由勇目，皆自臣設立水師，卽隸部下，身經百戰，歷保今職。現均管帶水師一營，防剿蕪湖魯港及東西梁山一帶賊匪。臣細察該員等在營多年，膽識俱優，勇敢沈著，實堪勝總兵之任。合無仰懇聖恩俯准，挨次簡放總兵，以勵戎行。目下防剿喫緊，實難循照常例，送部引見。俟蒙俞允簡用後，再由臣隨時酌量辦理。所有保舉水師總兵緣由，謹繕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請優卹羅遵殿王有齡片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再：上年二月間，浙江省城被陷，前撫臣羅遵殿殉難，經杭州將軍瑞昌奏奉上諭：「羅遵殿官聲素好，到浙後頗能實心任事，著照巡撫例，從優賜卹。」等因。欽此。維時臣正駐軍宿松，適羅遵殿之子候選員外郎羅忠祐，扶柩回籍，赴臣處呈稱：「杭州破後，羅遵殿之妻徐氏、婦女陳羅氏、族孀姪婦周氏及孀婦金梅氏，家

了顧斌均同時殉節。經臣會同前湖北撫臣胡林翼於五月初三日據情奏懇旌卹奉硃批「已有旨」欽此旋閱邸鈔御史高延

祜奏參奉旨將羅遵殿卹典撤銷。臣查浙省向來供給帝國一軍恃以堵禦門戶故省城久不設備。羅遵殿到任未及三月方思整

軍選將自固邊防乃大股賊即由帝國陳內竄入其咎似難獨歸於該撫及至城破身殉妻女眷屬相率就義實堪矜憫軍興以來

凡盡更守城殉節皆得仰邀卹典。卽浙省殉難紳民亦先後查明議卹。獨羅遵殿孤忠盡瘁未荷褒崇臣竊惜之該撫由進士知縣

外任二十餘年歷著循績。臣駐紮宿松會赴弔羅遵殿之家見其家無長物環堵蕭然家屬衣食不其充裕既歎其清操之過人復

歎其臨難之不苟粵匪蹂躪各省有守土之責者才略有短長戰守有利鈍。但能以死報國卽已克盡人臣之道似不必更為苛刻

之論高延祜一時憤激持論殊欠公允伏懇皇上查照先皇帝初次諭旨仍飭將羅遵殿從優賜卹並將隨同殉難之妻女姪婦及

孀婦家丁一併旌卹以彰忠節庶幾是非不淆紀綱常振。至此次浙省再陷臣處探聞瑞昌王有齡均已殉難與薛煥咨報相同瑞

昌忠勳最著自必仰蒙恩卹惟王有齡迭被參劾臣於上月二十

五日覆奏摺內聲明該撫辦理杭城防務尙費苦心茲以糧盡援絕見危授命臣斷不敢以一眚掩其忠節該撫平昔苛派捐餉濫

劾紳士杭州之人感其死守紹興之人恨其暴斂難保無身後之訾議應請聖主憫念時艱表揚忠烈並將王有齡俯賜優卹為封

疆大臣以死勤事者勸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訓示施行謹附片具奏

近日各路軍情片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再：近日各路軍情偽輔王楊七麻子攻圍徽州環逼月餘斷我餉道。張運桂老湘營一軍堅守於內朱品隆唐義訓二軍援剿於外臘月初八至二十六日六次大戰屢破屯溪岩市等處賊壘至除夕止運道已通徽郡解圍。又另股賊從徽南馬金嶺而來翼截官軍援郡之路亦經左宗棠擊退。目下徽州全府肅清如常。左宗棠一軍因援剿徽州移駐婺源分紮白沙龍灣等處鮑超一軍進攻甯國因羣賊麇聚青陽城內不克遽破。又朱品隆回救徽州不克會剿嶺外是以中隔兩城不能速抵甯國會國荃一軍現在分守七處應俟新軍募到再行進攻和州巢縣一帶。李鴻章一軍現在趕緊募練應俟二月齊集再行馳赴鎮江上海一帶除浙江軍情另摺具奏徽州戰狀容日續奏外所有各路軍事頭緒繁多理合附片略陳梗概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議覆借洋兵剿賊片

(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再：臣欽奉寄諭「洋人之在滬者恐不足恃其與我和好究

竟惟利是圖。一有事機，喫緊之時，往往坐觀成敗。若欲少藉其力，必至要結多方，有情理所斷不能從之處。昨因辭煥有據蘇省紳民呈稟，請借洋人剿賊之奏，當經從權，諭令該撫熟計，以期無拂輿情。諒該大臣早能洞悉，洋人既不足恃，仍須該大臣酌派名將勁兵前往，方可萬全無患。等因。欽此。臣於上年臘月初四日，接蘇州紳士潘曾瑋等信函，商借洋兵之事。臣比復函言：「寧波、上海皆係通商馬頭，洋人與我同其利害，自當共爭而共守之。蘇常金陵，本非通商口岸，借兵助剿，不勝爲笑。勝則後患不測。目前權宜之計，祇宜借守滬城，切勿遽務遠略。謂金陵蘇常可以倖襲，非徒無益，而又有害。既已借兵守滬，則當坦然而以誠相與，虛心相待，不可稍涉猜疑。」等語。函復該紳，並咨明撫臣薛煥在案。頃於正月十八日，又接潘曾瑋等函牘，業已設立公局，會同英法二國防守上海。惟又稱：「洋兵調齊之後，勢難中止，不僅助守上海，並將助剿蘇州。」等語。臣之愚見，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華洋之人財，則可。借洋兵以助剿蘇州，代復中國之疆土，則不可。如洋人因調船已齊，兵費太鉅，勢難中止，情願自剿蘇州等處，我中國當以情理阻之，婉言謝之。若該洋人不聽禁阻，亦須先與訂定中國用兵，自有次第，目前無會剿蘇州之師，即克復後，亦難遽撥駐守之師。事成則中國不必感其德，不成則中國亦不分其咎。英法二國素重信義，一一先與說明，或不因見德於我而反致生怨。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訓示。除臣處守滬之兵，俟李鴻章到鎮，陳士杰到

皖另行續奏外，理合附片具陳。謹奏。

徽州解圍片

（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奏爲徽州被圍月餘，我軍內外夾擊，疊獲大捷，立解城圍，恭摺陳仰祈聖鑒事。竊僞輔王楊輔清率衆圍徽，業於上年十二月十八日具奏。厥後破賊解圍，又於本年正月初十日附片略陳，並聲明容日續奏戰狀在案。先是該逆大股於徽城南北修築營壘，意在挑戰。張運桂督老湘營堅守，以靜制動。十二月初八日，密商各旗先擊南門賊營，斃賊甚多。又分出西北門，誘賊過河，我勇佯退。俟羣賊迫近，齊出大隊，分三路進。猛戰半時，斬擒三四百名，鎗傷千餘名。初十日，賊衆圍撲城外。一、二、三旗營牆我軍埋伏夾擊，轟斃四五百名。是夜復選奮勇繮城，燒賊踞房，傷賊無數，擒殺三十餘名。十六日，城內外各營同時出攻北門賊壘。該逆憑牆死守，我軍奮勇齊進。一壘既破，各壘慌亂，連破賊營五座，屍積枕藉，無一得脫。南路援賊蜂擁而來，彼此猛撲，一、二十次，斃悍賊四五百名，生擒百餘。其擊敗之賊，分肅東趨。又與嚴州大股併竄屯溪及岩市街潛口一帶，以阻徽軍糧路。自初八至二十六日，運道阻塞，文報亦或通或梗。張運桂以圍困日緊，時時出城攻打，以接外援之氣。掘濠灌水，以防地道之謀。雪夜滅燈，露立堞口，以防扒城暗襲之計。二十日，復令一、二、三旗傍城直上，四、五旗沿河包抄。六

七八旗及左右營，當中布陣。餘皆留守城圍，我勇齊抵賊壘，施放火器，賊紛紛棄營而遁，斃傷約二百名。此徽州城內張運桂一軍戰守之情形也。朱品隆一軍，前經奏明，出攻石埭，與鮑超會剿甯國。自聞徽州之警，臣調令回軍入援。初八日進嶺，十三日馳至休甯，與署總兵唐義訓商援徽之法，以疏通糧路爲急。議定先剿屯溪，次剿潛口，岩市之賊。十七日，兩軍齊赴屯溪。朱品隆自左路進，唐義訓自右路進，先破街口一卡，旋攻毀河邊四壘，斬賊約五百人。追賊溺斃者尤多。賊已退遁，是夜復回踞該處。十九日，朱品隆督隊將石橋潛口賊巢節節掃盪，擒斬無算。二十二日辰刻，岩市大股直撲萬安街。是時官軍方派三營護糧赴徽，賊占萬安街，則歸路已斷。朱品隆立派六成隊，分路出擊。該逆先由左路抄入，朱聲隆迎敵破之。山後之賊，又換隊衝出，敗賊回旗並進。朱品隆督飭各營拚力堵，幾不能支。適解米各營均回助戰，賊始卻止。唐義訓亦派隊援助，逐賊東去，殺斃約三百名。此朱品隆、唐義訓、兩軍援徽力戰之情形也。張運桂以岩市街被賊堅踞，糧路不通，必須合力剿退，乃可固軍心，而保要郡。密飭總兵黃萬友、率左營及六七八旗出隊，間道馳赴休甯。會商朱唐兩鎮兜剿岩市之賊。二十四日辰刻抵休，連日風雨不息。二十五夜，少霽，張運桂料詰朝必有大戰，遂派隊往潛口，迎護糧藥，並遙爲策應。二十六日，黃萬友、唐義訓由潛口左路進，朱品隆由中路進，岩市之賊分路來撲，約二萬餘，排列五六層，分布三四里。朱品隆先從街口接仗，破堅

卡而入。唐義訓、黃萬友乘勝從前後包抄，連獲賊壘十餘座，斬賊三千餘人，奪獲旗幟、印憑、騾馬、糧米無數。楊逆受傷逃遁，餘匪退向篳墩，追殺數里，天晚收隊。二十七日以後，大雪三晝夜，平地深四五尺，道路阻絕，人馬難行。該逆經此重創，無糧可據，遂於除夕冒雪，向遂安淳安退去。徽城各門之賊亦於二十九三十日全行遁去，郡城解圍。此徽休各軍會剿岩市、立解軍圍之情形也。伏查僞輔王率五六萬悍衆，分布徽郡、岩市、屯溪各處，又另股由績溪嚴州竄進，欲乘浙省全勝之勢，攻陷徽郡，由皖入江，計甚狡毒。仰荷皇上威福，將士用命，內守外援，連戰皆捷。二十六日，諸軍會剿，尤能大挫兇鋒。適左宗棠一軍亦於二十六日，在婺浙交界之大鱸嶺酣戰獲捷。遂使各路悍賊，負創遠遁，徽圍立解，全境肅清。實於大局有裨。各營於風雪嚴寒之際，奮力苦戰，著有微勞。總兵張運桂，係臬司張運蘭之胞弟，因其兄抱病離營，代統其衆。調度得宜，應請賞加勇號。衢州鎮總兵朱品隆，請賞加提督銜。署皖南鎮總兵唐義訓，請交部從優議敘。提督銜記名總兵劉松山，記名總兵朱紹輝、劉光明，均請交部從優議敘。記名總兵黃萬友、易開俊，均請賞加提督銜。總兵銜副將葉明瑞、賀國秀，均請以總兵記名簡放。副將銜參將張添習，請以副將儘先選用。總兵銜江西推補副將沈寶成，請以總兵記名簡放。記名總名胡暉堂，請賞加勇號。游擊朱步青，貴以參將留於安徽儘先補用。其餘出力員弁，可否容臣查明擇尤請獎。張運桂所部將弁陣亡五十四員，朱品隆

所部將弁陣亡二員，另行開單，請旨飭部議卹。所有徽州各軍獲勝解圍各緣由，專摺由驛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籌辦江浙軍務摺

(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奏爲遵奉疊次諭旨，籌辦江浙軍務，恭摺分晰覆陳，仰祈聖鑒事。竊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上諭：「有人奏：『蘇常淪陷逾年，請亟圖克復。』等語。原摺所稱：『左宗棠抵浙得勝後，移兵由嘉興進攻，另派一得力之將，由太湖進攻，加以薛煥由上海進攻，爲三路之兵。』是否可以照行之處，著迅速妥籌辦理。」等因。欽此。又同治元年正月初九日，承准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寄諭：「浙江省城失守，左宗棠已投浙江巡撫，刻下計已抵浙，著卽會合閩師，分道進攻，毋令該逆久踞。曾國藩飭令鮑超進攻甯國，以便進規浙省，爲左宗棠後路聲援。此時賊中悍匪麇聚杭州，蘇常守禦必懈，若能分兵直搗蘇常，便可由嘉湖以扼杭城之背。使該逆應接不暇，未始非出奇制勝之策。著曾國藩薛煥酌度情形，妥籌辦理。」等因。欽此。臣查杭州未失之先，左宗棠由徽境進援，中間節節爲賊所阻，尙未能速達杭州，更何能繞進蘇常。至杭州既失以後，左宗棠於十二月杪，戰勝於徽浙交界之大隴嶺，甫解徽郡之圍，擬由徽郡進攻嚴州，以扼杭省之吭，上以作衢州之蔽，目前謀浙之道，舍此別無長策。惟行軍自有次第，必須攻克

開化遂安等城，乃有赴嚴之路。必須留守婺源華埠等處，乃無抄後之虞。臣於本月初十日，奏明須俟蔣益澧一軍到衢，分途進攻，非過於持重，故事遷延也。實因賊數太多，佔地太廣，動輒以長圍困我，若非左宗棠直搗嚴州，恐衢州終困於長圍之中。若無蔣益澧續進常玉，恐左宗棠亦將困於邦圍之中。反覆籌算，不得不審慎而出於此。至鮑超一軍，與賊搏戰於青陽城，下不能遽克，卽使克復青陽而尙有石埭涇縣等城爲賊所踞，未能遽抵甯國。又安能進援杭州。以臣所聞，蘇常之賊，守禦並未少懈，似尙無機可乘。縱有可圖之機，而左鮑兩軍，隔蘇常各八九百里，必經過江南十數縣有賊之地，前有堅城，後無糧路，將軍心之立潰，實寸步而難行。臣之愚見，必俟左宗棠圍攻嚴州，鮑超進抵甯國，浙事乃有下手之處。此籌辦江浙軍務之大略也。又正月初四日，承准十二月十七日寄諭：「鎮江逆匪麇聚，勢甚危急，都興阿雖經派兵赴援，一時未能擊退。昨據曾國藩奏稱擬派道員李鴻章統帶水軍，並陸軍六七千名，馳赴鎮江。已諭令照擬辦理。著官文會同曾國藩迅速會商。如有可籌撥兵勇，卽派委員統帶，交都興阿嚴密布置。」等因。欽此。又正月初八日，承准十二月二十一日寄諭：「翁心存奏：『力保通泰，克復蘇常。』請飭派一素能辦賊之員，馳赴通泰，由江陰常熟進搗蘇常。」宋晉則請飭都興阿選派勁旅，由常熟丹陽等處，分道進攻，並先期約會薛煥，派員激勵義團，隨同剿賊。其單開各條，尤爲周密。卽著曾國藩、都興阿、薛煥，按照所奏各情，悉心

會商。曾國藩能否派員前往都興阿，薛煥應如何會合進兵，均著迅速籌辦，以慰民望，以紓朕南顧之憂。至用人爲當務之急，翁心存等所稱知府周沐潤，知縣劉郁膏，趙秉鏞，博士趙宗建等，其才是告足資任用，並著曾國藩等確實查明量材差遣。等因。欽此。又正月初九日，承准十二月二十六日寄諭：「都興阿奏：『進攻天長獲勝，並江甯逆援渡江。』一摺。都興阿所部水陸兵勇，本不甚厚。揚城實江北要區，曾國藩自當通籌兼顧，聯絡聲勢。前諭令將江南北等處餉需通籌協濟，並諭兩淮鹽務派員整頓，諒已設法經理。若得此巨款，不必專仰給湖北、江西餉項，自可裁汰疲弱，添募新勇，撥給都興阿統帶，以固揚防門戶。至上海關稅，每歲可得數百萬兩，尤爲餉源所自出。該大臣前奏派兵數千人駐守，殊未籌及進攻之策。昨因諭會國荃統帶老勇八千名，赴滬，以爲力保該大臣餉源起見，且可進規氣常現。江浙偏地賊氛，江南祇有鎮江一隅，爲進兵適中之地。該大臣前奏李鴻章水陸各軍，著迅速調撥，布置起程。抵鎮後，即飛速馳奏。遲則此著又恐落後。該大臣身任統帥，事非越俎，亦無旁貸，不必稍避嫌怨，總期於事有濟。江浙等西軍務，朕惟會國藩是賴。所有一切布置情形，即著迅速覆奏。」等因。欽此。又承准正月初七日寄諭：「現在賊勢趨重，鎮江而金陵，蘇常各匪復圖竄擾江北。李鴻章所統水陸各軍六七千人，如能早行趕到，不獨鎮城可資保衛，亦可壯江北聲勢。著會國藩催令該員，迅即起程，無稍遲緩。」等因。欽此。臣查翁心存所

奏，請臣派員馳赴通泰，乘虛由江陰常熟進搗蘇常，如或不能，則力保裏下河數百里沃壤，退賊北趨。宋晉所奏請都興阿派兵由靖江、泰興，分進江陰、常州各條，均屬詳慎周妥。惟都興阿一軍，須先肅清江北，俾後路無牽制之虞。現聞天長六合均經克復，江北僅浦口、江浦兩城，如即乘勢攻克，上可通會國荃，無爲運漕各軍之氣，下可聯袁甲三、臨淮、滁州各軍之援。則江北片段既成，根基既固，然後會合上下游分路規取南岸，方不致凌躐無序。自古江南用兵，以鎮江爲險要。目前局勢，鎮江尤屬必爭之地。若圖金陵，則俟鮑超一軍攻克甯國後，由東壩、溧陽進，而鎮江即出兵會之。若圖蘇常，則俟揚州一軍肅清江北，後由靖江、泰興進，而鎮江即出兵會之。是以臣前奏李鴻章統帶水陸，下駐鎮江，原爲將來進取地步。惟鎮江現有馮子材、黃彬等軍，如果扼守得力，不須添換。李鴻章或移駐浦泰，或駛往上海，應俟該員抵鎮後，察看情形，再行具奏。其兩淮鹽務亦可就近與喬松年設法整頓。但江運未通，未必即有鉅款可指。現催令該員趕緊募練淮勇，並酌撥湘軍數營，如有火輪夾板船，可雇即由水路前進。否則陸師緣北岸前進，二月抄當可成行。會國荃新募到擬進攻巢縣和州一路，遁下游，鎮揚各軍之氣，仍固上游無巢一面之防。未便遠赴上海，顧彼失此。至上海餉源所出，關係亦重。臣已另片陳明，聯絡洋人協力守禦。或派陳士杰一軍赴滬，應俟陳士杰到皖，李鴻章到鎮以後，續行具奏。至松滬現有兵勇疲弱頗多，應酌加裁汰，以節糜費。而

收實效。上海縣知縣劉邵膏深得民心，常州府知府周沐潤才略頗優，並知縣趙秉鏞、紳士趙宗建等，均在下游，應交李鴻章察看任用。此籌辦江蘇軍務之大略也。臣才識素拙，仰蒙聖主信任之專，斷不敢稍避嫌怨，亦不敢坐夫機宜。惟江浙賊勢浩大，盡占富庶之要區，廣收官軍之降卒，財力五倍，人數十倍。若非慎以圖之，不特蘇浙難克，即皖南江西且有疆土日蹙之虞。過求速效，以至債事，轉非所以仰慰慈廑。所有遵旨籌辦江浙軍務緣由，專摺由驛覆陳，伏祈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鮑超軍在青陽大捷片

(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再：鮑超一軍十二月初進紮青陽城下。初七日，該逆乘夜撲營，經我軍轟退，並伏兵追殺，獲勝。初九日，該逆分四路來撲，各營分路迎擊，斃賊數百。詎石埭太平大股賊援齊至，築壘十餘座，與城賊相犄角。十一日，鮑超率馬步由東北門進剿，逆眾列隊迎拒。鏖戰兩時，賊大敗，倚壘開放鎗礮。各營奮勇前進，穿過逆壘，橫衝賊隊，為數段賊敗而走。我軍四面兜剿，當將東北門賊壘全行剗平。一股入城死守，一股往石埭大路逃去。鮑超督軍追殺十五里，擒斬二千餘名。總兵張玉田、副將唐仁廉力戰受傷。二十一日，城外復添賊壘二座。二十二日，鮑超督軍燬平之。惟青陽為甯國最要門戶，該逆屢次敗衄，仍欲併力苦守此城，以梗我師攻甯之路。

除飭鮑超設法攻取外，所有陣亡之守備唐泗和韓玉庭千總余三友，把總黃明漢、鄭崇友、杜得勝、周光元、璩大勝，曾有貴外委王為美、鄧必勝等十一員，應請飭部照例議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遵旨通籌全局摺

(同治元年二月初二日)

為奏遵奉諭旨通籌全局，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四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正月十三日，奉上諭：「會國藩、左宗棠、李續宜等，均負時望，卓著戰功。疊經先後簡任督撫，畀以重任。會國藩節制四省，左宗棠雖簡任浙撫，並諭以不必為地方職守牽制，復因皖事孔亟，不得已以李續宜移調皖撫，原冀合力通籌，力挽東南大局。現在江浙賊氛恣肆，亟應設法進兵，早圖恢復，拯生民於水火。前經會國藩等奏請克復漕鎮，無為方冀東征之師，可以直下江南。乃自去冬以來，該督撫等奏報獲稀，幾於月僅一至。而浙省嚴州、紹興、甯波、杭州等府縣各城迭次報陷，蘇省松江、上海、吳淞口等處警報頻來。皖北則苗練與髮逆交乘，圍穎甚急。賊氛到處，蔓延日甚。一日一朕以沖齡嗣位，荷蒙兩宮皇太后孜孜求治，舉賢任能，焦勞宵旰。日與議政王軍機大臣籌商軍務。每於該大臣等奏報到時，詳加披覽，一切規畫，輒深嘉許。言聽計從。想該大臣等勝算老謀，於大局必早有布置。惟賊

氣日熾，而該大臣等章奏寥寥，南服眩懷，殊深慮念！現在會國荏
募勇是否到營？李鴻章帶兵是否到鎮？鮑超進規甯國，能否得手？
多隆阿、蔣凝學等軍，曾否分攻廬壽？楊載禍何時可以銷假回營？
與彭玉麟併圖東下兵貴神速，東南之民待救孔急，而軍情變幻
靡常，總宜趕緊辦理。其如何通籌全局，緩急兼權，均著將一切機
宜隨時馳奏，以紓縣系、穎郡、關北路之防，湖州府、海甯州前據該
大臣奏稱，尚能堅守。上海為餉源所自出，吳淞口守禦尤要，會國
藩左、宗棠、李續宜等如何布置，籌畫萬全之處，均著隨時分別迅
速馳奏，毋再稽延。實深殷盼，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
欽此！跪讀之下，悚惕實深。諭旨垂詢各條，臣於正月初十二、十二
兩次奏報，亦已粗陳梗概。惟以聖主信任之專，兩宮皇太后望治
之切，而臣等章奏寥寥，幾於月僅一至，疎遲之罪，夫復何辭！臣忝
列戒行，歷年以來，奏報甚稀。其所以硜硜自守者，蓋亦有故：——
一則不輕奏謠傳之言，如近日賈臻奏廬州克復，袁甲三奏巢縣
克復，皆因無稽之探報，以為入告之實據，又或賊蹤未近，預相震
驚，輒以十萬、二十萬具奏，尤足以惑軍心而誤大計。臣處向不憑
探報入奏，不欲以謠傳之詞，淆朝廷之耳目也。——一則不輕奏
未定之事，凡大股悍賊之來，其始常危險萬狀，能堅忍支持，而後
能漸臻安穩。如去歲黃文金之內犯，攻陷七縣，堅持三月，而臣僅
彙作四次入奏。去冬徽州之被圍，苦戰九次，堅守彌月，而臣僅彙
作兩次入奏。不欲以未定之狀，增朝廷之憂慮也。——一則不輕

奏預計之說。兵事成敗，難以逆料。咸豐八、九年間，江南屢奏金陵
指日可克，十年夏間，浙江屢奏嘉興指日可克。厥後皆不能踐言。
臣初督兩江之時，奏稱由甯國進兵，可達蘇境。厥後甯國失守，至
今不能踐言。臣深以為恥。至近日內，臣章奏蒙鈔示臣處者，或稱
援浙之帥可由嘉興直搗蘇州，或稱揚州之帥可由常熟進攻蘇
州，皆不量兵餉兩窮之苦，而預擬萬不可成之計。臣不欲以預計
之說入奏，非特慮大言之難踐，亦恐紛亂朝廷之規畫也。——因
此三者，每存敬慎之懷，轉蹈遲延之咎。前此文宗顯皇帝御宇，分
任其責於封疆將帥，臣猶得以碌碌隨諸帥之後，循愚拙之常。茲
值聖皇踐阼之初，微臣尤忝非常之遇，倚任彌重，延訪更殷。欽奉
諄諭，自當變更前轍，隨時飛章入告。嗣後擬十日奏事一次，有急
則加班具奏。所有此次諭旨垂詢之件，及正月歷奉寄諭垂詢諸
事，謹分條一一詳對於後：——一會國荏新募之勇，據報正月二
十前可以招齊。二十四日自湘起程，由水路東來。二月底可抵安
慶。俟到安慶後，即令其進攻巢縣和州、含山等處。能破以三城，則
與下游六合、揚州聯為一片，毫無阻隔矣。楊載福本應於臘月銷
假回營，因辰沅賊警逼近本地，官紳請楊載福代守乾州廳城，因
此羈延至今，尚無起程確信。臣已三次飛催，囑其於二月回營。張
運蘭前因病離營，因徽州被圍，催令力疾就道，即日將抵安慶，可
回徽營矣。——一李鴻章一軍，於臘底正初，招募淮勇五營，另撥
湘勇數營，趕緊訓練。二月可以成軍。本擬由水路駛赴鎮江，因民

船不能直衝賊中，洋船又不肯雇載兵勇，不得已，仍須從陸路行走。由巢縣和含賊中經過，前有堅城，後無糧路，水業可危之道。應俟會國荃一面圍攻，巢含李鴻章一面傍城衝過，衝至和州以下，則出六合江浦，以達於鎮江，毫無梗阻矣。——去年攻克無爲、運漣、東關等處，本可乘勝直搗巢縣、梁山，進圖金陵。近日袁甲三一軍，攻克天長、六合、江浦、浦口，尤有直薄金陵之機。方今東南糜爛，臣等熟不思直攻老巢，擒渠掃穴，惟用兵之道，可進而不可退，算成必兼算敗。與其急進金陵，帥老無功而復退，何如先清後路，脚根已穩，而後進。所有進兵金陵之次第，以臣愚計之多，隆阿一軍應俟攻克廬州，而後可進；會國荃一軍應俟攻克巢縣、含山、和州、西梁山，而後可進；袁甲三、李世忠一軍應俟攻克廬州、守定六合，而後可進；都興阿一軍應俟守定揚州、浦口，而後可進。彭玉麟、楊載福之水軍，應俟攻克裕溪口、西梁山，而後可進。欲拔本根，先剪枝葉，仍須計算各路游擊之師，數倍於金陵圍城之師，庶幾無撤回之虞。擬即以臣議商之袁甲三、都興阿等，是否有當，恭候訓示。遵行。——一、穎州圍城之賊，聞係捻匪與苗黨勾結，志在必得。穎郡與壽州、霍邱爲犄角之勢，李續宜業經奏派成大吉、蕭慶衍兩軍赴穎救援。據報於正月二十六日，自霍山起程。惟繞道固始，計程四百七十里，途次無米可買，恐到穎不能迅速。但求穎城堅守月餘，勝保救之於北，成大吉等援之於南，必可立解重圍。李續宜所部之兵，留三支駐守湖北，分防襄陽、德安、麻城等處，以兩支

赴援穎州，以一支防守六安。此外親兵帶來安慶者亦無幾矣。——一、謀浙之道，保廣信之糧路，以守衢州，保徽州之後路，以攻嚴州。含此二者，別無良策。臣已兩次具奏在案。目下左宗棠駐紮開化境內，正月十七日，在篁岸獲勝仗一次。二十日，在馬金嶺等處獲大捷一次。即日進攻遂安等縣，係從衢嚴之間下手。惟徽州、歙、績二縣，羣賊又復磨聚，我方圍入浙境，賊乃圖犯江皖。春夏間，及戰爭不休也。湖州海甯久無信息，鮑超圍攻青陽，未下，不能遽及甯國之境。又豈能通湖州之信？昨奉寄諭，垂念趙景賢飭赴福建糧道之任，朝廷愛才之心，薄海臣民，聞之生感，特無如音問難通，徒深憂灼。——一、江蘇軍務，自寶山、奉賢、南匯、川沙失守後，上海已岌岌可危。至今月餘，巋然幸存，蓋髮逆畏忌西洋，不敢驟樹大敵。而目下情勢，舍借助洋兵，亦實別無良策。臣於二十二日會經附片具奏。上海僻處東隅，論籌餉爲要區，論用兵則爲絕地。假使無洋人相助，髮匪以長圍裹我，官兵若少而弱，則轉瞬又成坐困之勢。若多而強，則不宜置此無用之地。再四思維，不得所以保全之法，擬仍借洋人之力，開語布公，與敦和好，共保人財。將來果派何軍協同防守之處，應俟李鴻章到鎮，陳士杰到皖，再行察看，奏明辦理。——以上各條均係近日諭旨下問之件，有業經具奏者，有未及詳陳者，理合一併臚舉，仰慰慈廑，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謝弟國荃補浙臬恩摺

(同治元年二月初十日)

奏為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接准湖廣督臣咨開：咸豐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內閣奉上諭：「官文會國藩奏：『水陸各軍克復無為州城，並乘勝攻克運漕河賊壘，剿辦甚屬出力，布政使銜，記名按察使，會國荃著賞給頭品頂戴。』」等因。欽此。——又接准兵部火票，遞到同治元年正月初四日，內閣奉上諭：「浙江按察使，著會國藩補授，即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欽此。其時臣弟國荃募勇在籍，臣於營次，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弟國荃，管帶楚師，隨同剿賊，疊邀懋賞，洊擢監司，上年克復無為州城，奪回運漕各隘，仰託聖主之威，正席全盛之勢，事半功倍，豈敢言勞，迺錄於九重，遽躋榮於極品，茲復渥荷溫綸，真除臬使，凡此非常之寵遇，實非夢想所敢期。臣弟國荃，募齊新勇六千，已於正月二十三日馳赴長沙，買舟東下，計日可抵安慶。臣惟有督率臣弟，申明軍律，整肅官方，執抱鼓以誓師，吐境饒而敵愾，均眇原隰，願復國家土宇之常；世世子孫，永報高厚生成之德。所有微臣感激下忱，專差恭摺，叩謝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遵議安徽省城仍在在安慶摺

(同治元年二月十二日)

奏為遵旨籌議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奉上諭：「有人奏：『咸豐三年賊陷安慶，並未據守。自周天爵等奏請改建省會於廬州，賊窺安慶無備，始圖占踞，遂致全皖糜爛。』查安慶古稱重鎮，若省會改於廬州，非惟於皖南鞭長莫及，亦距江較遠，無從設防。今幸安慶克復，應將安徽省城仍建該府，並宜添設提督，統轄水陸各營。其江西九江鎮，即就近歸新設安徽提督節制。查福建廣東兩省均設有水陸提督，現在江防較海防喫緊，可否於該二省內，裁併一缺，移設安慶，則兵餉均無須另籌。」等語。賊匪據有長江之險，以致江皖糜爛。現在安慶克復，亟應整頓江防。所稱安徽省城仍應建於安慶，巡撫藩臬如前駐紮，並設立提督，統轄水陸官兵，九江鎮併歸節制，則聲勢聯絡，江防更為周密，均不為無見。即著會國藩、彭玉麟、毓科，就現在地方軍務情形，悉心籌畫，會同妥議具奏。至所請於福建等省裁缺，以資移設之處，應俟該大臣等覆奏到日，再降諭旨。」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體懷南服，慎重江防之至意。臣查安徽省，跨乎大江，江以北四府，江以南四府，一州。安慶府城，處濱江適中之地，實為形勢所必爭。咸豐三年安慶城陷，江面悉為賊有，千艘往來，飄忽莫測。官軍無一舟一筏，可以應敵。周天爵等請以省城改建廬州，係屬一時權宜，舍此亦別無自全之策。是年臘月，廬州後陷，官軍屯於郡北定遠一帶。於是合肥以南之州縣，盡淪於賊。而皖南中隔大江，賊氛徧布，文告梗

阻，巡撫不復能過而問焉。咸豐四年，諭旨令徽南等屬暫歸浙江。巡撫兼轄，廷臣因上疏請仿前明南贛隕陽之例，設立皖南巡撫。文宗皇帝飭吏部核議，不設巡撫，而稍重皖南道之權，令其仿照臺湖道例，專摺奏事。另添皖南總兵一員，數載以來，皖南道一缺，例由兩江督臣保薦，皖南之錢糧刑名不隸藩臬奏報，不歸巡撫。儼若另爲一省，而皖北撫藩等官，散處於穎壽臨淮泗州等處，幾無定所。公事廢閣，號令紛歧，改隸省城之弊，此其明證。現在安慶已復，江路疏通，欲辦蘇浙之賊，必自力圖皖南。始欲辦皖南之賊，必自守定安慶。始以爲宜如原奏所請，安徽省城仍應建於安慶。巡撫藩臬如前駐紮，庶足以資控制，而一事權。至所稱設立提督統轄水陸官兵，江西九江鎮就近歸安徽提督節制一條，查水師陸兵判然兩途，猶耕織皆所以資生，而不能使一人而治兩業。安慶壽春鎮所轄，向係羣檢出沒之地，皖南鎮所轄，又係萬山叢雜之區，皆與江防毫不相涉。應請仍歸安徽巡撫節制，江西九江鎮所轄，如撫州建昌等處，距大江六七百里，亦係陸路專政，應請仍歸江西巡撫節制。該兩省巡撫，向兼提督銜，均應遵守舊章，無庸更改。至江防局面宏遠，事理重大，臣愚以爲應專設長江水師提督一員，目下大江水師歸彭玉麟、楊載福等統率者，船隻至千餘號之多，糧位至二三千尊之富，實賴逐年積累，成此鉅觀。將來事定之後，利器不宜浪拋，勁旅不宜裁撤，必須添設額缺若干，安插此項水師，而卽以壯我江防，求絕中外之窺伺。其提督衙門，

或立安慶，或立蕪湖等處。自提督而下，總兵應設幾缺，副參以至千把，各設幾缺，暨分汛修艦各事，宜統俟諭旨允准之日，再由吏兵等部詳議奏。臣等如有所見，亦必續行奏咨，略參末議。至俸薪口糧，修補船礮等項，當於長江酌留盤卡數處，量入爲出，不必另由戶部籌款。其福建、廣東原設水師提督，似不必遽裁，裁缺致疎防。所有遵旨籌議緣由，謹會同安徽巡撫臣李續宜、署江西巡撫臣李桓，恭摺覆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劉于濤未能赴浙片

（同治元年二月十二日）

再：記名按察使安肅道劉于濤一軍，前因杭州危急，經閩浙督臣慶端奏奉諭旨調赴浙省援剿。浙省既失，尙屢次檄催。劉于濤具稟請示前來。臣查自江西至浙中，隔常玉一山，陸路八十里。過山之後，河小岸高，灘淺水急，利陸軍，不利水師。劉于濤所部，現在並無陸軍，祇有水師。該員自咸豐五年，經臣會檄管帶水師，六七年間，水軍操練日精，威望日著。屢次苦戰獲勝，有功柔梓。厥後兼帶陸兵，不甚得力。上年秋間，臣以陸兵非其所長，檄令全數裁撤，專辦水師。且自省河以上，至三曲灘，水路六百餘里，責成劉于濤嚴防汛地，免致賊匪竄江偷渡。贛水以西，又蹈上年之覆轍。此時江西本省，並無一枝防兵，僅賴劉于濤水勇，率皆江西土著，留江則駕輕就熟，可收指臂之功。赴浙則用短棄長，必無絲毫之補。

慶端不知衡河之淺窄，不宜水軍，而但催令擡船過山，擡礮過山，係屬毫無閱歷之言。所有劉子潯一軍，自應仍駐江西，分防河面，以資熟手，而保完區。除批飭遵照外，謹會同署江西撫臣李桓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條陳近日軍情摺

（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二日）

奏爲謹陳近日軍情，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二月初二日具陳，嗣後各路軍情，每十日奏報一次。近復欽奉疊次寄諭，殷殷以上海、鎮江、廬州、穎州、甯州等處爲慮，飭催分身進兵。所有旬日軍情，謹分條具報如左：——會國荃募齊新勇，分立營頭，帶赴湖南省城。正月二十八日，即先雇輕舟下駛，已於二月十五日抵皖。所募新營，亦次第將到。臣擬令於二十四日，率領各營進攻巢縣、含山一帶。——李鴻章新募淮勇，暨調撥湘勇，均已募練成軍。惟因民船不能直衝賊中，洋船又不肯雇載兵勇，須由陸路前進，且須裹帶行糧，現擬籌給銀米，即令於三月初二日，自安慶起程，會同會國荃攻剿江邊一路。於巢縣和州、含山三屬，但能攻克一城，仍以會國荃一軍圍攻他城。李鴻章即傍城突過，以期速達鎮江。——多隆阿一軍，進攻廬郡。自正月二十五至二月初四十日之內，攻破東門、外賊壘一副，西門得勝，門傍城賊壘四座，焚燬賊卡四處，奪獲礮船貨船七隻，軍械馬匹甚夥，共計斃賊三千

有奇，收降卒千餘人。惟官兵亦陣亡營官二員，弁勇近七十名，受傷者約以千計，不能不稍事休息，再圖進取。除一切詳細情形，由湖廣督臣王文韶外，臣謹據來函所稱，略陳梗概。僞英王四眼狗堅守廬州，令苗沛霖與捻匪連和，西圍穎州，東援廬州。頃據多隆阿獲獲苗營與狗逆僞函一件，苗沛霖又與捻首張落刑構，苗黨不得志於穎，必將以全力援廬。謹將原函鈔呈御覽。——撫臣李續宜於二月初九日，行抵安慶，與臣籌商一切，即將進駐六安。其派援穎州之成大吉、蕭慶衍兩軍，已先後行抵固始，蕪湖不過百餘路。援剿情形，由李續宜自行具奏。——左宗棠一軍，自正月二十日，在馬金街獲一大捷，肅清開化後，初擬赴授徽州、江山，繼因該兩處稍鬆，決意進攻遂安。嚴州、蘭谿等處之賊，并力來援。聚於遂安、城西之楊村一帶。二月初九日，左宗棠分三路進剿，大獲勝仗，殺賊近七千人，擒斬頭目百餘人，克復遂安、安縣、開、偽、侍、王、將、圍、徽州。左宗棠撥兵留守遂安，自率大隊進援徽州。其詳細戰狀，應由左宗棠自行奏報。——恭奉諭旨，垂詢蔣益澧赴浙較遠，是否必應守候，抑或別有勁旅可赴。目下兵勇不敷分布，實無別項勁旅可以調派赴浙。仍須俟蔣益澧到後，始能合力兜剿。借接蔣益澧來稟，尚須親赴廣東索取餉銀，抵浙日期殊難預定，深爲焦慮。——浙江、湖州陷入重圍，久無信息。頃據江蘇、候補知府趙炳麟稟稱，湖州沿城一二里，四面皆賊，音信迄不得通。二月初四、初八等日，據吳、濮、晟、舍各處探報，道員趙景賢尚

在湖城極方支持。屢次出城擊賊獲勝，並據鈔呈坊天豫曹逆勸趙景賢偽函，知該郡實尚無恙，孤懸賊中，無路赴援，徒深憂憤。惟聞城中米糧足支五個月，或者可以保全。——徽州解圍後，績溪等處之賊分踞歙縣東南四五十里外，時時窺伺郡城。臣以張運蘭一軍人數較多，改令朱品隆接防徽州，騰出老湘營五千人爲游擊之師。本月十四日，石太股匪復竄入羊棧嶺，燒燬民房數處，逼犯黟城。十五日，老湘營馳往堵剿。甫抵漁亭，該逆仍退出嶺外，不敢深入。目前欽休黟婺一帶，必不可少此一技游兵。朱品隆既換防徽城，卽不能出嶺與鮑超合力進剿。鮑超久攻青陽爲堅城所阻，不能遽抵甯國，終難掣動浙中賊勢。——上海於正月二十三、四等日，有高橋蘆塘等處之捷，該城當可保全。鎮江爲江南必爭之地，欽奉二月初三日寄諭，令馮子材仍守鎮江，無庸赴滬。臣已飛速行知該提督，欽遵辦理。——以上各條，皆疊奉諭旨垂詢之件，謹分晰條列，由驛五百里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謝曾國荃升授蘇藩恩摺

(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二日)

奏爲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同治元年二月十六日，接准兵部火票，遞到二月初三日內閣奉上諭：「江蘇布政使，著曾國荃補授，卽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該員係兩江總督曾國藩之弟，

例應迴避。惟該省軍務緊要，需員辦理，無庸迴避，以資得力。欽此。維時臣弟國荃適自長沙馳抵安慶，當卽率同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弟國荃隨征六載，未立寸功，疊蒙高厚之恩，尚乏涓埃之報。乃復渥荷恩綸，擢授斯職，藩司有表率羣僚之責，吳下爲東南財賦之邦，臣弟愚蒙，懼弗勝任。現在皖北各屬髮捻苗黨，三患交熾，臣弟所統新舊各勇，除分守六處多，尚有萬餘人爲進剿之師。自應飭令攻取巢縣、含山、和州、西梁山等處，冀與袁甲三、都興阿各軍精連一片，庶金陵有規復之期，大局有轉旋之勢。其江蘇藩司一缺，擬商之撫臣薛煥，仍飭吳煦署理。臣弟國粵暫不接印蒞事，俾地方與軍務各有責成，而免曠誤。所有微臣感激下忱，恭摺叩謝天恩，並附陳臣弟不克赴任緣由，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參李元度片

(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二日)

再：新授浙江按察使李元度，咸豐十年八月徽州失守案內，經臣奉奏諭旨革職。該員並不靜候審訊，擅自回籍，與浙江候補道鄧輔翰往返函商，代求巡撫王有齡奏調赴浙。十一年二月初九日奉上諭：「已革徽甯池太廣道李元度，著曾國藩飭令前赴浙江交瑞昌王有齡差遣委用，其應得罪名，仍著曾國藩查辦。」欽此。李元度並不具稟請示，卽行募勇赴浙，名曰安越軍。旋

於義甯案內經官文奏奉諭旨李元度著賞還按察使原銜其失守一案仍著會國藩訊明分別辦理一等因欽此又於奉新瑞

州案內經毓科奏奉上諭李元度著賞加布政使銜其徽州失

守之案應否免其查辦仍著會國藩酌核具奏一等因欽此查義

甯奉新瑞州皆臣所統轄之地係賊匪先自退出李元度並無打

仗克城之事臣所派鮑超一軍與李元度同抵瑞州亦未報會見

一賊曾接一仗李元度屢報克復冒稟邀功實出乎情理之外本

年正月十四日皇上棄瑕錄用補授該員鹽運使茲又擢授浙江

按察使諭旨令臣等轉飭該員奮勇立功以贖前愆臣查該員李

元度自徽州獲咎以後不候訊結而擅自回籍不候批稟而徑自

赴浙於共見共聞之地并未見仗而冒稟克復種種悖謬莫解其

故臣所以遲回隱忍不遽參奏者因其軍以安越爲名冀其顧名

思義積愧生奮或能拚命救浙有裨時局也乃李元度六月至江

西八月抵廣信九月抵衢州節節遲延任王有齡羽檄飛催書函

哀懇不一赴杭救援是該員前既負臣後又負王有齡法有難寬

情亦難恕所有該員補授浙江鹽運使按察使及開復原銜加銜

之處均請飭部註銷仍行革職姑念其從軍多年積勞已久免其

治罪交左宗棠差遣該員治軍一味寬縱多用親族子弟平日文

理尙優帶勇非其所長其所部安越軍八千人臣當與左宗棠熟

商或全行遣撤另派差使或酌留二三千人令守城池俟立有功

績再由左宗棠奏請開復仰副聖朝寬大之意臣奏保在前咎亦

難辭應請將臣交部議處所有疊奉諭旨飭臣酌核查辦之處理合附片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李鴻章軍改由輪船赴滬摺

（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

奏爲恭報李鴻章一軍改道赴滬由水路起程日期仰祈聖

鑒事竊道員李鴻章所部湘勇淮勇募練成軍本擬三月初二日

拔隊啓行取道巢縣含山和州一帶前赴鎮江臣於二月二十二

日奏明在案拜摺後正飭該員簡料起程旋於二十八日據江蘇

紳士潘馥錢鼎銘等自滬來皖稟稱上海一路雖得英法各國

撥兵協防有高橋蕩塘之捷而賊氛四逼商派不通岌岌可危已

由滬局籌款十八萬兩雇備輪船陸續入江來迎我軍以期力保

要地等情臣查鎮江爲進兵形勝之區上海爲籌餉膏腴之地

兩者並重均不可稍有疎失前因洋船不肯雇載兵勇李鴻章一

軍擬由陸路續赴鎮江實出萬不得已之計臣以道路阻長節節

有賊既憂輜重之難帶又恐行程之太遲欽奉二月十四二十四

日兩次寄諭亦深以李鴻章陸行紆理爲慮茲據該紳士等與洋

人商雇輪船來皖經費既鉅詞意尤懇自宜先赴上海以順輿情

已派數營於三月初七日登舟起行李鴻章於初八日開行不過

四日可到仍俟後至之船循環裝載分三起銜尾下駛不滿一月

可以全隊到防俟抵上海後布置粗定李鴻章親至鎮江察看情

形，應如何分兵防守之處，屆時奏明辦理。其李鴻章暨黃翼升所部水師，仍當由梁山、金陵衝過賊中，乃可達於鎮江。俟起行有日，續行具奏。所有湘淮各營，改由水路起程，先赴上海，緣由恭摺由驛馳報，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各路軍情片

（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

再：近日各路軍情，曾國荃於二月二十四日，由安慶馳赴下游。其所部各營，知府陳湜、總兵蕭子泗等，於二十四日在運漕鎮獲一勝仗，擊敗銅城閣之賊，破其浮橋，奪獲礮船七號，擒斬甚多。繼逆首精天義、何雅林於陣。俟曾國荃到防，再行進剿。左宗棠一軍，自克復遂安後，該逆復以一支圍攻遂城，一支山馬金嶺窺伺婺源。左宗棠派守遂安之王開來等，於二十三、二十七、兩獲勝仗。又派劉典等四千人援剿馬金。臣亦派張運桂等四千人，會剿馬金嶺，遏賊由婺源竄江西之路。徽州朱品隆等各軍，時有賊黨犯嶺，防守尚屬嚴密。成大吉等援穎之師，已渡淮北，鉅額城僅三十餘里。因後路苗捻混雜，良莠不分，尚須添兵防守浮橋，顧全歸路，乃敢放心前進。多隆阿圍廬州之師，鮑超攻青陽之師，日內俱尚平安。理合附片具陳梗概，仰慰宸廑，伏乞聖鑒。李鴻章一軍改由輪船駛赴上海，同日另摺具報，謹奏。

旌卹饒廷選家屬片

（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

再：浙江提督饒廷選，在杭州苦守兩月有餘，糧盡援絕，城亡與亡，業經閩浙督臣慶端奏奉諭旨從優議卹，並入祀本籍昭忠祠。在殉難地方建立專祠，在案。茲准江西撫臣沈葆楨函開：正在本籍起程間，據饒廷選親兵陳大陸、山杭州間道旋閩稟稱：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杭州城陷，饒廷選之妾方氏、林氏，在省寓聞警，仰藥自盡。其從弟守備饒廷杰、饒廷選之局，運解軍裝，飛騎急赴鳳山門，力護主將，乃馳至中途，賊隊大至，填塞街衢，饒廷選巷戰陣亡，饒廷杰為亂軍衝散，旋於二十九日與副將繼與戰死於保叔塔下。等語。臣查饒廷選忠勇撲誠，咸豐六年保守廣信府城，厥功甚偉。此次臨危援命，伊弟伊妾亦於杭垣失陷之時，相率殉難。孤忠亮節，萃於一門，深堪嘉憫。竊懇天恩，俯准於廣信地方為饒庭選建立專祠，仍請敕部將都司銜儘先補用守備饒廷杰、饒廷選照陣亡例，從優議卹。饒廷選之妾方氏、林氏，照例賜旌，並與該守備等一併附祀饒廷選專祠，以褒忠節。理合會同江西撫臣沈葆楨附片陳請，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籌議借洋兵勦賊摺

（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

奏爲遵旨籌議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二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

上海被匪窺伺勢不能不借洋人之力協同守禦會國藩亦會奏及至規復蘇浙失陷地方自應別籌良策前據薛煥奏稱江浙紳士殷兆鏞等呈請借助西兵規復蘇常各屬城池當以該紳士等情殷桑梓或非無見諭令薛煥酌度情形辦理茲據恭親王等奏稱「江蘇紳士潘曾瑋帶同浙人龔榕復由滬航海來京訴稱鄉閭被陷懇請借用英法各國官兵速籌規復已諭令總理衙門向各該國駐京公使籌商惟上海爲洋人通商之地借助尙屬有辭若攻剿內地賊匪輒欲用外國兵力撥度洋人情影雖不至遽有他慮而軍行餉隨一切供應之煩亦恐萬難措拄以該紳士等情詞懇切固難重拂輿情亦須顧全國體此事是否可行即著會國藩悉心籌酌迅速馳奏」等因欽此又奉三月初二日寄諭「近復據英法兩國駐京公使聲稱賊匪與洋人構衅此時在滬洋人情願幫助官軍剿賊並派帥船駛往長江協同防剿等語洋人性情堅執若因我兵單薄借助於彼勢必多方要挾今該洋人與逆匪仇隙已成情願助剿在我亦不必重拂其意自應姑允所請作爲牢籠之計至該兩國帥船駛入長江以後作何舉動即著會國藩都與阿沅探情形分別隨時馳奏如該洋人實係與逆匪尋仇並無他意則事機難得該大臣等務當飭令沿江上下游帥船與該洋人聯絡聲勢冀收速效並當加意拊循使其樂於助順

毋令再爲賊匪所誘此實因勢利導一時權宜之計諒該大臣等定能悉心體會妥爲駕馭也」等因欽此竊臣才識庸愚謬膺重寄受命二載不能早籌一派達於蘇境致蘇省紳士迫於火熱水深爲此不擇之呼籲皆臣治軍無狀之咎誠使商借洋兵即能救民之難蓋臣之愆豈非至願船臣前此奏稱「助守上海則可助剿蘇常則不可者」蓋亦有故回紇助唐收復兩京當時亦賴郭李諸軍挾與征戰縱主兵未必優於客兵要自有爲之主者與之俱進俱退偕作偕行以今日之賊勢度臣處之兵力若洋人遽單進攻金陵蘇常臣處實無會剿之帥如其克復城池亦尙難籌防守之卒上游如多隆阿鮑超會國最諸軍各當要地萬難抽動下游如李鴻章一軍甫抵上海新集之卒祇堪自守不能遠征又復籌維竟無大枝勁派與之會剿假使轉戰內地但有西兵而無主兵則三吳父老方遘王師而慰雲霓之望或親洋人而坐疑懼之情至臣職分所在責有專歸譬之人家子弟應試科場稍能成文而倩人潤色猶可言也若既不能文又不入場徒倩鎗手頂替則無論中式與否而譏議騰於遠近羞辱貽於父兄矣臣所處之位與報名應試者無異專借西兵與倩人頂替者無異故他人但作事外之議論而臣則當細思事中之曲折既以借助外國爲深愧尤以無兵會剿爲大恥諭旨以洋人與逆匪仇隙已成情願助剿在我亦不必重拂其意臣處搜獲僞文亦知金陵洪逆詞意不遜與洋人構衅甚深在洋人有必洩之忿在中國爲難得之機自當

因勢利導，彼此互商。嘉其助順，聽其進兵。我中國初不干求，亦不禁阻。或乘洋人大舉之際，我兵亦諸道並進，俾該逆應接不暇，八方迷亂，殆亦天亡粵逆之會也。推地形有遠近，兵勢有次第，仍請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英法公使，目前若進攻金陵蘇常，臣處尙無會剿之師。庶幾定議於前，不致貽譏於後。其或蕪湖梁山一帶，官兵戰守之處，恰與洋兵會合，臣當謹遵諭旨，加意拊循，務必相讓，敗必相救，不敢稍乖恩信。見輒外國上煩宸廩，所有遵旨籌覆緣由，謹繕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克復青陽縣城摺

（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

奏爲官軍擊退大股援賊，悉毀青陽逆壘，立將縣城克復，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鮑超一軍，於上年臘月進駐青陽縣，薄城而營，四戰皆捷。本年正月二十二日，經臣附片奏報在案。二月十五日，鮑超飭劉順隆等先平西北門，山嘴賊壘，溶治長濠，爲四面合圍計。城賊勢蹙，潛糾浙江死黨三萬餘衆，由南陵竄踞銅陵之順安鎮，延擾附近各邨，進撲銅陵，冀分我軍之勢，以解青陽之圍。三月初四、初五等日，銅陵守將周萬倬等，出奇兵禦之，賊乃少卻。初六日，鮑超由青陽分軍，親率夜行，潛赴銅陵救援。初七日，遇賊於橫塘，令顏紹榮、熊鐵生、段大有、三營攻中路，黃慶、吳騰芳、唐仁廉、王衍慶、陳得勝、譚勝達、六營攻南北兩路。又令明興、伍華瀚、各

率馬隊，從左右抄擊，賊恃衆悍，迎拒兩時。王衍慶、陳得勝振臂一呼，陷陣而入。黃慶、顏紹榮潛取小徑，繞襲賊後。伍華瀚、唐仁廉、明興、譚勝達、熊鐵生等分領馬步諸軍，四出盪決，衝賊數營，斬僞主將洪逆於陣，羣賊該潰，仍向南陵而走。適周萬倬、劉祥勝、水師總兵唐學發，亦率隊來會。各軍合力奮追，遂將橫塘、箬山、金山、獨山、川山、西峯鋪、隴岡、東西王邨，直至順安沿途百餘卡二十六壘，一律剷除。擒斬無算，俘獲賊酋尤多。此三月初七日，擊退順安等處逆援之情形也。先是僞奉王古隆賢，偵知鮑超分兵而北，陰結涇石太等縣悍賊數千，在青陽南門外豬婆店地方，增築九壘，將欲阻我之師，以通糧路，伺我之瑕，以逞狡謀。乃結壘甫成，鮑超已振旅而還。遂於十五日，督飭將士分九路齊進。古逆親帶龍旂老賊，揮令各壘，傾巢出敵，勢極猛鷲。我軍奮勇爭先，以一當十，明興、伍華瀚，以騎隊裹賊，賊懼返巢。仍復倚壘施槍，負固死拒。唐仁廉、譚勝達，於煙箄中，拔開鹿角，躍過濠溝，斃軍直上一壘，既破，衆壘盡亂。馮標、婁雲慶、王衍慶、劉玉堂、陳得勝、馬勝奎、段大有等，乘勢薄之，不逾時，而九壘悉平。古逆率餘匪遁往石球，軍士追襲四十里，始行收隊。此十五日，攻毀豬婆店逆壘之情形也。維時軍心愈壯，賊膽愈寒。鮑超知青陽南路既平，利在速攻，以西門屬之婁雲慶、文九和、劉順隆、李文益、熊鐵生、馮標等，以東門屬之黃慶、譚勝達、馬勝奎、唐仁廉、段大有等，以北門屬之王衍慶、陳得勝、蔣炳南、顏紹榮、劉玉堂、吳騰芳等，而以楊鎮魁、張應超爲游兵。十六日，天甫

向曙，各營秣馬，食衛枚疾進。將近城圍，城上萬礮雷轟，羣子雨集。附城卡壘中，亦以火器悉力抵禦。諸將弁裹創血戰，更番奮擊，志在必得。該逆自知不敵，急退入城。我軍毀壘填濠，進次城下。劉順隆、熊鐵生、挽盾自障，礮堞先登。衆軍乘之，盡洗城中羣孽。登將縣城克復。綜計先後數戰，斃賊近萬三千名，擒賊近千一百名。中有逆首偽游天義周得順、偽審天義俞阮明、偽順天安余士林、偽容天福陳宗保、偽匡天福宋汶興、偽佐天侯馬新凱、暨燕豫將軍承相各偽職八十六名，悉就擒縛，奪獲礮械旗幟，難以數計。此十六夜各軍攻拔青陽之情形也。臣查青陽一城淪陷十載，繫皖南之門戶，據江介之要衝。自上年定計勦辦以來，相持四月，踞守益堅。仰賴聖主威福，諸將用命，卒能掃蕩援賊，攻拔老巢。從此規取甯國，可分浙賊之勢，關繫頗大，厥功甚偉。浙江提督鮑超，身先士卒，調度得宜，惟係專閫大員，應如何加恩之處，未敢擅擬。其堅忍苦戰之提督銜記名總兵婁雲慶，應請簡授總兵實缺，並請賞給二品封典。甘肅涼州鎮總兵馮標，請賞加提督銜，記名副都統明興，請簡授副都統實缺。總兵銜儘先副將譚勝達、王衍慶、劉順隆、熊鐵生，授得勝、顏紹榮，儘先副將唐仁廉，均請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旨先放。劉順隆並請賞給勇號。唐仁廉並請賞給二品封典，記名總兵黃慶、宋國、永、張、玉、田，均請賞給二品封典。儘先副將劉玉堂、李文益、段大貴、李定貴、蕭儀斌、蔡得勝、周有勝，均請賞加總兵銜。湖廣候補副將馬勝奎，儘先副簡吳騰芳、文九和、

剪炳南，均請以副將遇缺即補。馬勝奎、吳騰芳，並請賞給勇號。即補知府伍華瀾，請賞給四品封典。副將銜四川候補參將陳永康，請以副將，仍留四川遇缺即補。儘先游擊段大有，請以副將儘先補用。其餘在事出力人員，可否由臣查明保獎，恭候訓示。飭遵。至陣亡將弁十七員名，相應片繕清單，請旨敕部從優議卹。所有官軍剿退援賊，攻復青陽縣城緣由，恭摺由驛六百里，馳慰宸廑。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荻港舊縣三山一律肅清片

(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

再：三月初二日，蕪湖巨逆黃文金、賴裕新等，糾黨二萬，突入荻港，延燒房屋。初四日，復分股竄陷舊縣，勢將下伺。山山夾，初五日，水師李朝斌、羅進賢兩營在營房豬，擊賊獲勝。遂率所部師船駛上舊縣，會合萬化林、嚴定國水軍登陸襲賊，戰於街心。衆勇排礮環轟，賊負重創，悉向山後潰走。初六日，我軍乘勝進攻，亦多斬獲。該逆不敢踞卡，專要野掠。潛與荻港一股勾結，繫昌、蕪湖、魯港之賊，別圖竄伺。時會貞、幹陸帥近駐三山夾，距舊縣祇三十里。密諭各營堅壁以待。十三、十四等日，賊果分道來犯，將謀大逞。會貞、幹即令會正明率親兵馬隊，舊約諸營及螃蟹磯水師循江岸而進。一敗賊於洋夾沙，再收賊於三華山，斬黃巾賊酋一名，紅旂悍目十餘名，殲獲百餘人。水師各營在斗門、教化渡兩處擒斬亦多。

賊始悉衆遠遁。荻港、舊縣、三山等處一律肅清。查此股逆黨倚順安爲犄角，作青陽之聲援。牽制之謀，亦甚狡毒。幸水陸各軍共籌戰守，徐翦其枝葉，卒拔其根本。實足使羣兇短氣，張我軍威。除仍飭嚴密守禦外，所有此次陣亡之花翎游擊銜都司劉照志、藍翎外委王慶廷，應請敕部從優議卹。把總劉華泗，擊賊過猛，登時陣亡，並請從優照千總議卹。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

再：近日軍情李鴻章所帶頭批陸勇已於三月初七日馳赴上海。其二批於十四等日附輪船前往。第三批亦即可成行。計四月初旬全軍皆抵上海。淮揚鎮黃翼升乘坐輪船先至下游，察看一次。回至安慶，再行督帶水師全軍乘風下駛。會國荃一軍十五日在巢縣之望城岡苦戰獲勝。十八日攻破銅城關城壘。十九日攻破雍家鎮賊巢。二十日辰刻克復巢縣。午刻克復含山縣城。此外尚有裕溪口、牛屯河、西梁山、三處賊巢。擬一面攻此三處，一面進圍和州。多隆阿一軍日內未開大仗，廬郡圍逼甚緊，關將有四偽王大股由江浦上援。然巢、含既克，賊已失勢矣。左宗棠一軍與偽侍王大股轉戰於江西南境。聞賊有假道闔境，轉竄江西之意。深爲可慮。徽州各軍近尙安謐，除銅城關、雍家鎮、巢縣、含山各戰狀，

另行續報外，理合附片具陳梗概，伏乞聖鑒。謹奏。

克復石埭太平涇縣三城摺

(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

奏爲鮑超一軍連破賊壘，克復石埭太平涇縣三城，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浙江提督鮑超率所部擊退援賊，攻拔青陽，臣於三月二十四日奏報在案。鮑超在青陽息軍三日，休養士卒，料該逆立脚未定，利在速攻。自應先取石埭、太平，以固徽州之防。繼取涇縣，以達甯國之路。二十日，徧諭諸將士，裹飯傳餐，捲旗疾趨。次軍龍口，爲詰朝進攻計。二十一日，由龍口率隊前行，直抵石埭城壘。各賊始猶閉關死守，伏匿不出。鮑超飭令婁雲慶、劉玉堂等攻西門，而以李文益一營佐之。黃慶、熊鐵生等攻北門，而以顏紹榮一營佐之。劉順隆、段大有等則向東門進，唐仁廉、伍華瀚等則向大南門進，馮標、吳騰芳等則向小南門進。分軍爲五，菱時台圍附郭諸壘，穴牆施礮，向外猛擊。我軍佯卻數武，使賊少懈，突將火器環壘飛擲，燃及哨棚。各營乘賊駭亂之時，囊土填濠而進。刀矛攢刺，燈賊無算。悉踰十四壘，平之。將冒刃衝圍之賊，盡驅入城。城上矢石交下，猝不可近。奮勇猛撲數次，將弁頗有傷亡。婁雲慶、李文益、熊鐵生、顏紹榮等憤怒填臆，帶領衆軍士，各負片板直薄城根。蕭信春身受數創，猶復往來衝突，奮力急攻。遂從西北二門斬關而入，立復城池。該逆奪命狂奔，追擊二十里，殲斃五千有奇，俘

獲近四百人。此三月二十一日攻克石埭縣城之情形也。石埭既復，賊愈惶懼，因糾合援賊二萬餘衆，由涇縣、南陵而來，羣集於甘棠鎮，阻我師之進路。二十二日，鮑超率馬步全軍，倍道馳往。遙見賊隊如蟻如蟻，密排十數層，勢甚梟悍。文九和、黃慶、吳騰芳等三營先從中路進擊，劉順隆、王慶衍、劉玉堂、陳得勝、譚勝達、段大有等六營分兩翼包抄。搏戰數時，該逆屢卻屢前。馮標、伍華瀚、唐仁廉、明興、楊鎮魁、張應超等，忽由山後揚旗吹角，整隊齊出，衝動賊陣，不復成伍。盡棄甘棠賊壘十七座而逃。我軍悉力追逐，進薄太平縣西門。譚勝達、文九和、段大有等先毀高山四壘，引軍齊上，俯瞰城中。令衆勇以火箭環射，延燃藥局，煙燄蔽天，喊聲動地。賊即驚潰。遂啓東門，望涇縣大道而逸。當將縣城收復。各軍分投掩襲，一路積尸若阜，流血沒脛。俘獲之數較石埭爲尤多。并擒僞主將徐國華、僞安天、義蕭、幅勝、僞頂天、福劉世民、僞望天侯、僞應超、僞中天、安何飛龍及檢點參護等逆首三十七人，訊據供稱：「僞奉王古逆已爲亂軍衝散。」等語。此二十二日，攻破甘棠收復太平縣城之情形也。先是鮑超進取青陽，正在圍攻未下，忽有僞佐將張遇春率衆萬餘來營乞降。鮑超以勁敵在前，遽收降衆，恐生他變，諭令暫駐旌德之三溪。俟立功後，再議。至是太平敗匪遁出，黃華嶺外不滿七八千，將圖折入三溪。潛結張遇春之衆，竄併涇縣。乃行甫數里，見中遇春整隊而來，出賊不意，縱橫格鬪，賊大錯愕。望密箐叢莽中踰嶺急走。張遇春入山搜捕，殺賊三千，擒賊至八

百餘名之多。古逆一股，幾無才遺。時鮑超已回軍甘棠，既得張遇春獻捷之信，旋聞涇賊等由灣灘至鳳村上竄。二十七日，傳集各營，並張遇春降卒成軍以進。將及鳳村，賊已聞風退遁，縮入灣灘。我軍知賊怯甚，奮勇疾馳，遂薄灣灘下寨。二十八日，鮑超先派張遇春擇險設伏，乃以所部八營連環進擊，使出壘之賊無或少休。剪炳南、楊鎮魁、劉順隆等潛出左路，譚勝達、張應超、梅仁富等潛出右路。張遇春伏兵從後路如牆壓下。逆該惶遽失措，不能歸壘。唐仁廉、馬勝奎、率旂縱馬直搗中堅，盡破灣灘卡壘，躡賊尾追至於城下。梅仁富先拔西門水卡，唐仁廉等隨毀東南土壘，一擁入城。登時克復，斬獲甚多。此二十三日新收降人，截擊太平餘逆。二十八日進復涇縣城池之情形也。臣查石埭、太平、南蔽、黟、歙、涇縣、東達宣城爲戰守所必爭。鮑超一軍自拔青陽而後，仗聖主之威，席全勝之勢，未逼七日，連復三城。從此羣孽心膽，審剽甯國，漸有把握。在事出力員弁兵勇，可否容臣彙入青陽一案，保獎之處，出自恩施。至力戰陣亡之將弁二十四員名，另繕清單，應請敕部從優議卹。所有官軍乘勝克復石埭、太平、涇縣三城緣由，謹繕摺由驛六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克復巢含和三城並銅城聞神隘摺

（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

奏爲水陸各軍克復北岸巢縣含山和州三城，並攻奪銅城

開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沿江四要隘恭摺馳報仰祈聖鑒事竊自逆匪分據江岸以北上援廬州下衝金陵全恃分布堅城據守險要以通上下之氣而阻進兵之路江蘇布政司會國荃到防以後與水營總兵李成謀成發翔等熟商以爲欲制賊命必先從巢縣下手欲攻巢縣必先從銅城閣下手因分撥陸隊會合水軍剋期進取三月十五日會國荃自率十二營由林台過河以徧巢縣東北一路令劉連捷副後南後等營赴望城岡堅修營壘以扼巢縣正南一路復令朱寬義朱惟堂朱洪章楊鎮南馬步各營助之詎營牆甫築數尺巢城之賊繞出田埂分股來撲我軍排隊迎戰賊方少卻把總鄭安盛張興富衝賊過猛歿於陣山朱洪章馳斬賊酋劉連捷朱寬義等揮軍縱擊斃賊四百有奇餘悉潰走我望城岡之營駐紮既定會國荃派原駐運漕之陳湜蕭孚泗周惠堂等往約記名總兵成發翔帶內河師船暨王東華蔡祥等帶淮揚師船夾剿銅城閣之賊維時成發翔先撥數營駛入清溪河而親率所部同淮揚後營蔡東祥前營賴榮光右營陳東友中營陽利見來會於銅城閣渡口十八日議以水師攻開東石壘陸師攻開西土壘我軍齊進賊即出拒戰不逾時成發翔吻利見帶隊登岸繞壘大呼衆勇抽刀環刺遇者輒斃賊乃棄壘散竄石壘既破土壘亦平立將該鎮克復銅城閣之前則有雍家鎮爲焦湖之鎖鑰亦巢舍之外藩水陸兩軍謀於十九日乘勝進取陳湜分制字營趨鎮之南蔡東祥及親兵營分旱隊趨鎮之北仍以戰艦數十

密排水次萬礮同轟聲徹天半適總兵李成謀李朝斌彭楚漢羅進賢等帶外江水師由白馬嘴飛槳而來分路登岸四面環攻岸上賊衆悉遁入船河中賊則悉擊入水俾脫之賊十不及一此三月十五日擊退望城岡竄賊十八十九等日攻復銅城閣雍家鎮之情形也先是雍家鎮一隘尙在攻而未下會國荃親率陸師星夜渡河已至巢縣之北連營旂山鼓山放望岡一帶王東華水師亦由清溪河進攻巢縣之東門外至是成發翔陽利見各率礮刦先後駛抵河下併力奮攻時至夜分城上更鼓忽絕城中朝縱橫飛旋獲賊諜訊供逆酋偽顧王吳于孝偽封天義徐同江恐巢北陸師進而合圍歸路已斷焚屋焚糧圖向含山宵遁會國荃急令劉連捷朱洪章朱寬義朱惟堂等營協同水師於二十日辰刻會復城池而自等張勝祿武明良李臣典等十三營及楊鎮南所部騎卒三路跟追賊軍截剿伏尸數十里乘勝馳抵含山城外該城守賊甫見敗賊之狂奔旋駭官軍之踵至聞風喪膽不敢拒戰相率竄奔各軍遂入含山縣城搜獲賊糧逾二千石撲殺餘匪近三百名會以日暮雨集徹夜不停次日駐軍少息二十二日會國荃拔營疾進行未中途偵知巢含漏網之三賊渠收集醜黨尙在賊魚背過江乃以偏師向賊魚背而以正兵進襲和州逆首偽東天義劉惟久偽何天安尹賢瑞未及糾衆交鋒各營哨以火毬火箭環城壘而轟乘賊譁亂克城毀壘立復和州殺斃甚衆得礮械米穀尤多乘勝追賊至賊魚背合軍剿洗江流盡赤此二十日連復

巢縣舍山，二十二日克復和州之情形也。北岸要區，悉爲我有，所未得者裕溪口而外，尚有西梁山爲第一重險。二十三日會國荃統全勝之帥循江而上，將與各水營共設攻取之謀。乃帥次木橋鎮，忽遇零匪七八百衆，排列洲上，呼舟爭渡。即派信字仁字嚴字三營及馬隊一營繞出洲前圍而殺之，無一得脫。維時李成謀外江水師成發翔內河水師及蔡東祥等淮揚水師早至西梁山山下，令水勇各執長炬，鏘斷截江鐵索，飛駕師船環轟不下。比會國荃一軍馳至，見該處倚山爲險，深溝高壘，礮眼層列勢難仰攻。商令水帥扼江而以擊賊船，陸帥布長圍以困賊壘。籌商甫定，適陳湜蕭孚泗亦引軍來助，具述彭毓橘周惠堂等於本日會同蔡東祥陳東友成餘卿等水軍攻裕溪口克之。隨戰於江心洲，殺賊無算。賊向北岸下遊而竄。乃知我軍在木橋鎮洲上圍殺一股，即裕溪口遁出之賊也。是夜會國荃冒雨結營偪壘而陣，另挑銳卒守要路，以杜旁竄。旋有數賊持書自投，詭稱賊目偽銳天義涂萬起已偷渡南岸，餘願舉衆乞降。會國荃察知情僞，姑執之以觀其變。二十四日響明，賊乘雨猛，火器不燃，竟悉衆踰壘而出，向江洲一路衝走。水師陸帥爭起搏擊，該逆先有降約，後有退志，衆心紛亂，引頸受誅。尸駢洲次，罕有脫者。遂奪取西梁山，撥軍駐守。此二十三日攻取裕溪口進剿江心洲，二十四日旋克西梁山之情形也。臣伏查長江天塹久爲賊據，自進兵北岸以來，浹旬之間，連克巢舍和州三城，並克要隘四處，西梁山古稱天險，該逆所恃爲金陵門

戶，茲以輕兵奪獲此關，實足仰天討而快人心。除會國荃不敢仰邀議敘外，此次尤爲出力之提督銜福建漳州鎮總兵李成謀，請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缺出，請旨簡放。提督銜浙江處州鎮總兵李德斌，請交部從優議敘。綏靖鎮總兵李濟清，記名總兵成發翔，左光培，均請賞加提督銜。總兵銜副將彭楚漢，羅進賢，均請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旨簡放。儘先副將鄧萬林，請賞給二品封典。儘先副將何昌登，請賞給勇號。儘先游擊郭仕林，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選用。五品軍功戴德祥，請以千總儘先補用。並請賞戴藍翎，加守備銜。候補道劉連捷，請賞加按察使銜。提督銜記名總兵張勝祿，請交部從優議敘。副將蕭開印，武明良，朱寬義，朱惟堂，均請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旨簡放。花翎副將蔡東祥，王東華，均請賞給勇號。花翎參將陳東友，賴榮光，均請以副將歸兩江補用。參將朱洪章，李臣典，楊鎮南，均請以副將儘先推補。道銜候補知府陳湜，請以道員歸部遇缺即補。花翎知府彭毓橘，請交軍機處記名，遇有道員缺出，請旨簡放。花翎游擊利見，請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請賞加副將銜。花翎游擊銜都司步兪卿，請以游擊儘先補用，並請賞加參將銜。陣亡把總鄭安盛，張興富，請敕部從優議卹。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可否咨臣開單奏獎，出自恩施。所有水陸官軍克復兩縣一州，攻奪沿江各要隘緣山，謹會同大學士湖廣總督臣王文安，徽巡撫臣李續宜，恭摺由驛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克復繁昌縣城摺

(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

奏爲大股賊衆窺撲三山，經官軍併力擊敗，乘勢攻克繁昌縣城，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三月十三、四等日，駐防三山花翎同知直隸州會貞幹一軍迎擊竄匪，迭獲大勝，臣於二十四日附片具奏在案。僞匡王賴文鴻既被重創，遁入繁昌，復約該處據賊，僞佐將林有志、僞亞天、豫吳大芻等於十八日糾黨八千餘人，乘夜嘯聚松林口，將謀再逞。十九日昧爽，由松林口分四路進逼而來。一股出汪家橋圖犯張唵所部唵字營一股，出月子橋圖犯成東昂所部東字營一股，出木雞山圖犯黃潤昌所部峴前峴後兩營，仍分另股從楓樹圩渡河，潛至老山一帶。冀襲諸營之後，會貞幹升高瞭望，見附近村落煙燄不斷，旌旗掩映，林谷間往來如織，或卻或前，乘該逆尙未偪營，卽令黃潤昌、成東昂、張唵等各出六成隊伍，分道馳剿，並令晏恭山、恭字營、陶保堂、保字營抄出三華山麓，策應各營，兼備老山襲後之賊。夫總賊隊齊至，更番迎撲，時值東北風盛，種在火攻，我軍以槍礮環轟，火隨風猛，對陣眯目，不能仰視。唵字峴字等營先將賴林二逆乘勢擊卻，羣賊大亂，倉皇欲遁。逆渠吳大芻猶恃老山伏賊未發，回輒轉鬪，驅衆向前。會貞幹親率會正明、葛東庭各營哨，驟馬而至，突入垓心，槍擊吳大芻殲之，縱橫盪決，伺向盡靡。諸路敗匪，先後潰至馬口地方，爭渡而

溺者無數。二十日，會貞幹謀知該逆退據繁昌城內，不敢復議出戰。乘此有隙可圖，定計潛師以襲之。是晚漏卅二下，傳令黃潤昌、成東昂、胡基茂等各撥兩哨，攜帶雲梯、偃旗息鼓，向松林口疾馳而進。會抵城下，令峴前營趨北門，峴後營趨東門，東字營趨西門，留南門一而闕，而不圍。以恭保唵三營爲游兵，截擊南路逸出之賊。會貞幹所帶湘五營及會正明親兵騎隊，設伏於松林口內。一應攻城之官軍，一防蕪湖之賊援。時至五更，我營束薪爲炬，火光突上，礮聲環偪，震撼城樓。賊驚起，排列堞口，亦以火器下擲。相持未久，天已向曙。晏恭山、陶保堂、張唵等正思引軍功戰，瞥見顛逆先率醜黨由南門拔關而遁。急回軍兜截。會貞幹率會正明、馬隊伏兵齊來夾擊。賴逆奪路向南陵涇縣竄走。維時薄城將士愈攻愈奮，成東昂、黃潤昌親冒矢石，從西北門女牆缺處，緣梯先登，猱升而上。衆軍一擁盡入，合力搜剿。林逆率殘餘匪在亂軍中，乘間潰逃。遂於二十一日克復繁昌縣城。計兩日之戰，擒賊三十四人，斃賊一千六百名，所獲礮械不可數計。伏查繁昌地處濱江，淪陷八載，上以屏障南陵，下以犄角蕪湖。此次屢挫逆鋒，攻克堅城。三山各營將弁，著有微勞。除會貞幹係巨胞弟，不敢仰邀議敘外，所有尤爲出力之兩江補用參將會正明，請賞給勇號，並請賞加副將銜。五品銜補用知縣黃潤昌，請賞補本班，以同知直隸州知州補用，並請賞戴花翎。補用副將直勇巴圖魯晏恭山，請賞加總兵銜。兩江補用參將陶保堂、成東昂，均請賞加副將銜。參將銜

兩江補用遊擊張陞，請以參將儘先補用。把總胡基茂，請以守備儘先補用，並請賞戴藍翎。其餘出力員弁兵勇，可否容臣查明彙案保獎，以昭激勸。所有擊賊獲勝，隨克繁昌縣城緣由，謹繕摺由驛六百里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

正封摺間，又接會貞幹函稟，三月二十七日，水陸會同克復魯港，要隘蕩平，石壘石卡奪獲賊船礮甚多。三十日克復南陵縣城，其詳細戰狀俟具稟到日，續行奏報。統計近日大江南岸，克復城池六座，關隘一處，北岸克復城池三座，關隘四處。均在萬壽前後半月之內。多隆阿圍攻廬州，狗逆固守不出，四面援絕，當易得手。左宗棠一軍與偽侍王轉戰於常山、江山一帶，十六、十八、二十二等日屢獲勝仗，掃蕩賊壘無數。趙景賢久守湖州，巋然尚存。其三月初二日發出密信，求援甚迫。三月十三日發出密信，賊勢少退，情形稍鬆。臣飭催鮑超一軍，一面進圍甯國，一面派隊山廣、德、馳救湖州，又另派游擊李楚材帶千餘人，由績溪間道援湖。二者有一處先到，或可保全湖州。理合將近日各路軍情，附呈梗概，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克復旌德縣城摺

(同治元年，四月十五日。)

奏為徽州防軍進攻旌德，擊走據匪，遂將縣城克復，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自提督鮑超一軍連克青石、太涇四縣以來，旌德與甯郡賊勢中斷，不能聯為一氣。現駐徽州之福建臬司張運，蘭恐據旌之賊窮極思竄，挺走徽境。遂率所部湘、營、商、同、署、皖、南、鎮、總、兵、唐、義、訓、派、強、中、禮、後三營以剿為防，先發制之。三月三十日，張、運、蘭、引、軍、出、湯、口、進、次、廟、首、諜、聞、賊、在、旌、城、堅、伏、未、動。並分股在三溪地方往來哨探，謹備官軍張、運、蘭、知、賊、情、震、懼，乃集各營，偃旗息鼓，乘夜疾進。於四月初一日辰刻，行抵距城十里之跳、生、橋，先飭陳、玉、恆、帶、中、右、營，列旌兩岸，復分舒、翰、張、聲、壯、潘、家、駭、張、兆、輝、張、遵、恆，各隊作為游兵，以防賊由三溪抄我後路。仍親督諸將士，懸軍深入。一、二、三旗向北門，以唐、義、謨、蔣、信、玉、強、禮等營應之。四、五、六旗向西門，以張、運、桂、中、左、營，應之。七、八旗向南門，以彭、先、俊、楊、道、東，中軍四壯應之。比及城圍，賊匿不出，張、運、蘭、密、遣、前、敵、軍、士，棄戈釋甲，偃臥道旁，故亂其伍，以誘戰。又從山後駐馬瞭望，遙見城賊四五千衆，陣脚漸動，將欲伺隙出巢，遂令攻北門之易開，倭葉、明、瑞、陳、青、雲，攻西門之劉、松、山，劉、光、明，朱、紹、輝，攻南門之黃、萬、友、賀、國、秀等，擊軍突起，排礮仰轟，競拔地鉞，躍濠直進。該逆惶急，繞城環走，飛石下擊，衆勇雖有傷亡，而奮力爭先，會不少卻。鼓聲礮聲，猛若疾雷，轟塌北門城牆丈許，西門城垛十餘處。張、運、桂、冒、煙、突、火，躬率士卒，鎧附而升。賊乃搶護壕口，急以火器

死拒我勇中槍而墜者四人受傷甚多。張運蘭恐有挫失暫令收軍以詰請朝進攻。初二日昧爽各軍秣馬蓐食再圖決戰。忽報城中之賊受創膽落悉數宵遁。一由烏嶺走甯國縣一由梅嶺走甯郡。張運蘭入城捕殺餘孽。張運桂會合各旗營馳斬尾股。斃賊不少。解散脅從千餘人。搜獲米糧數百石。即將縣城克復。臣查旌德一城山徑叢雜攻守非易。饋運尤艱。此次孤軍進取逾日告克。可以通徽甯之氣而固石太之防。除將領在事出力及接仗陣亡之員弁兵勇容臣查明分別奏請獎卹外所有徽州防軍克復旌德縣城緣由謹繕摺由驛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克魯要隘復南陵縣城摺

(同治元年四月十五日)

奏爲水陸各軍會克魯港旋分陸師攻克南陵縣城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官軍連下魯港一隘南陵一城。臣於四月初四日附陳梗概聲明俟稟報到日續奏戰狀在案。旋據選用同知直隸州會貞幹稟報繁昌既拔之後。諜知蕪湖賊援潛在魯港增黨屯糧以圖抗拒。遂商同總兵李成謀李濟清等水陸並攻。爲日後盜取蕪湖之地。三月二十六日會貞幹率湘恆營及晏恭山陶保堂張喆黃潤昌陸帥五營進茶螃蟹磯之前。李成謀正右營及左光培彭楚漢郭仕林水師三營李濟清副中營及羅維賢何昌登水帥二營分泊桌磯並螃蟹磯之下。會貞幹令各勇多備船筏搭

造浮橋以濟陸兵。仍由江口決開隄埂將彭楚漢所部舢板飛刳從決口盡駛入港。李成謀令戴德祥帶旱隊渡過南岸與入港之礮船緊相倚護。二十七日會貞幹黃潤昌張喆引軍渡浮橋而進專攻北岸賊壘。晏恭山引軍循魯港隄邊而進陶保堂引軍循江邊大路而進。合攻南岸賊壘。李成謀督同各營官在江面乘駕師船轟擊水路之賊。彭楚漢復從港內率水勇飛槳而出。該逆腹背受敵撲水死者甚衆。賊船百餘號賊礮數百尊悉爲我有。兩岸陸師見賊勢已挫急向石壘石卡盡力奮攻。又得水師各營登岸來助。賊即潰退立將三壘十餘卡一律毀平。遂復魯港餘匪悉向蕪湖竄。魯港既克之後所可下達蕪湖而上蔽甯國者止有南陵一縣。則亦以速取爲宜。二十九日會貞幹飛調分守魯港之黃潤昌張喆等各率五成隊伍由石皖渡河而南仍親率所部並晏恭山陶保堂成東昂各營出繁昌山路整軍疾進。密約四更時分各挾火具會抵南陵城下。初我軍之將攻魯港也繁昌戍卒抽調一空。會貞幹以該處密邇南陵恐賊伺隙而動。豫遣死士蓄髮易裝先往南陵附城一帶相度營基暗插標識復揚言大兵即日壓境以懾賊心。賊多自危不敢外竄。至是會貞幹帶同馬步諸軍乘夜猝至薄城而營萬炬齊燃光燭數里。城賊倉皇驚起疑我軍從天而下。一時呼聲登陣紛如螳旋。手顫股栗火器不及燃發。會貞幹揮令各營環城施礮猛擊。逾時鎗然一聲轟塌數丈。衆軍從城缺攀躋而入縱橫擊刺所向盡靡。賊乃擁至東門望甯國一路而逃。

卽於三十日卯刻，克復南陵縣城。城中捕斬五百餘級，搜獲米穀礮械甚夥。臣查魯港爲蕪湖門戶，南陵亦甯郡藩籬。數日之間，相繼攻克，從此分道進兵，規取甯蕪，可無後顧之慮。在事員弁，著有微勞，可否彙入繁昌案內，容臣查明保獎之處，恭候聖裁。所有官軍會克魯港要隘，旋復南陵縣城緣由，謹繕摺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臣王麟現在馳赴下游，駐紮銅陵，督帶各營赴前敵西梁山一帶，察看進兵形勢，合併陳明，謹奏。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六

克復太平蕪湖兩城摺

(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

奏爲水陸各軍渡江夾剿克復太平府城蕪湖縣城並克金柱關東梁山各要隘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自逆匪竄據金陵以蕪湖爲屏障以東西梁山爲鎖鑰尤以金柱關之僞城爲關鍵官軍既克北岸之西梁山賊於南岸三處防守尤嚴臣玉麟與會國荃定計必從金柱關入手則蕪湖與金陵老巢橫中截斷賊勢乃孤遂飭總兵李成謀於四月初五日會督各營師船由鍼魚嘴駛進采石磯江口焚船燬壘率勇登岸突薄金柱關僞城萬礮轟擊幾將得手以東梁山賊援大至整隊而還臣等知該處地險城堅非水陸併攻不能制賊死命乃將上游水師悉調堵裕溪口以下二十日會國荃率馬步十五營自西梁山駕舟南渡近逼金柱關下沿隄結營臣玉麟恐築壘未固賊將授我陸師乃派李朝斌帶外江新右營暨喻俊明任星元王吉內河水師三營從上游奮攻以躡賊後派成發翔鄧萬林內河左右營暨王明山萬化林郭明鼐唐學發外江水師四營黃翼升陽利見陳東友張元龍成霖

卿楊宏勝王東華蔡東祥淮揚水師八營從下游環擊以遏賊前會國荃立營既定料金柱關之賊有水軍牽制不暇顧及太平府一路乃率各營哨潛分隊伍捲旂疾馳遙望賊在北門修卡立即揮軍掩襲斬卡突進賊方駭走入城閉關不及我軍擁進北門羣逆狂奔驅出南門截殺三百餘級遂復府城蓋賊不料官軍越蕪湖而先攻金柱關尤不料甫抵金柱邊襲郡城此四月二十日克復太平府城之情形也是夜水師衆營輪攻金柱關並未收隊二十一日王明山率外江四營先赴下游鍼魚嘴一帶臣玉麟親率成發翔李朝斌任星元王吉張元龍等循隄周視布壘若垓中峙僞城雄互數里未易猝攻旋又瞭見會國荃一軍已繞出三汊河上駟渡對河而陣驟戰方酣遂相率還營分水師爲三隊以一隊守定江路以一隊衝入內河直逼塔下以一隊聲礮登陸環城壘而轟牆圯棟折屋瓦皆飛賊亦矢石如雨蔽空而下時近夜分黃翼升李朝斌成發翔束草爲炬指麾督戰陽利見王吉帶同弁勇蛇行而進將越濠溝外委王有章中槍殞命衆軍愈戰愈奮羣以火箭飛射西門哨樓賊於饑烈中衝突而出各水勇躍上隄堞短兵擊刺積骸滿渠即時攻復金柱關而分撥黃翼升成發翔賴榮

光蔡東祥，張光泰，王東華，楊宏勝，張元龍等，數營乘風上駛，往襲東梁山。時值會國荃陸軍擊退內河西岸之賊，引兵來助。甫僞將城及三汊河上，駟渡數十壘，一律毀平。獲大礮二百七十餘尊，旂幟刀矛萬餘件。而諜者又報東梁山經黃翼升成發翔等一戰而下，已移軍進次蕪湖。此二十一日，連克金柱關東梁山之情形也。先是蕪湖賊，陳星斗，沈國萬，陳太和，黃品來等，經選用同知會貞幹，密令黃潤昌設法招撫。本有大兵臨境，舉衆內應之約。至是金柱關東梁山，相繼攻拔，蕪賊已成孤注，正可乘其自疑而圖之。二十二日，會貞幹自率所部將領，及周萬偉，劉祥勝，新後祥等，軍循江而進，逼壘立營，並會商李成謀，決開隄岸，駛入小划，四面合圍。崔黃翼升，成發翔，所統淮揚內河各水師，自金柱關乘勝飛槳而來，萬礮同轟，聲振天半。羣賊內亂，棄壘潰奔。圍而殺之，幾無脫者。城賊惶懼失措，悉向官陡門漢家店而逸。維時會國荃親督部隊，躡賊至戴橋地方。聞蕪湖已復，揣該縣逸出之賊，必折竄而東。一面令彭毓橘設伏於薛鎮渡口，一面以輕騎追及於賈家灣。乘賊半濟，突起奮截，殺斃甚夥。生擒近二百名。賊乃轉走護駕墩。掠舟偷渡。李朝斌帶各哨舢板，自小花津橫出，截之。薄暮擊戰。至三更，水帥傷亡甚多。李朝斌不肯稍退。比及黎明，賊趨薛鎮渡口。適爲彭毓橘伏兵所敗，除斃斃溺斃外，生擒至七百五十餘名之多。釋放而有刺字者，餘皆解誅。黃翼升擊賊於清水河，俘賊亦以千計。蕪湖東梁山賊黨，漏網無幾。此二十二日，克復蕪湖縣城，並追

賊壘，勝之情形也。王明山所帶四營之赴鹹魚嘴者，二十二日抵烏江鎮。該鎮對岸有烈山石壘二座，斜對九洲洲，爲犄角之勢。王明山帶各船渡江，逼壘攻擊。逾時，壘中旗亂。我師各船分泊上下兩岸，候賊出壘，登岸截擊，擒斬無算，立破堅卡。其九洲洲之上，又有大勝關賊壘一座，礮船護之。王明山環攻逆壘，未遠得手。萬化林將江中賊船全行焚燬，壘賊大振，奪路狂奔。我軍四面蹙之，剗平逆壘，奪獲槍礮極多。此又王明山等攻克太平以下兩卡之情形也。臣等伏查太平府屬莫要於蕪湖一城，尤莫重於金柱關一隘。自攻奪此關未逾三日，上下名城，悉爲我有。從此全局一振，上而甯國，下而金陵，均有可乘之機。除會國荃會貞幹不敢仰邀議敘外，此次尤爲出力之員，相應繕具清單，籲懇恩施，以昭激勸。陣亡各將弁，俟查明另單請卹。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兵勇，可否容臣等查明奏獎之處，恭候訓示遵行。所有水陸官軍連克府縣兩城，沿江各要隘緣田，謹會同大學士湖廣督臣官文，安徽巡撫臣李續宜，恭摺由驛六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議覆王慶雲漕督兼巡撫原奏片

（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

再：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守寄，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三日，奉上諭：「據王慶雲奏：『江北地當衝要，現在督撫分駐，鞭長莫及，請就近暫歸漕運總督辦理。』」一摺。據稱：自蘇常失陷，巡撫以

下駐紮上海偏隅與江北各屬道途中梗而守令之升調與夫錢穀刑名仍須稟詳江蘇巡撫嚴辦輾轉需時其公事之棘手不問可知會國藩統首全師兼顧浙皖恐不暇注意地方都興阿等運籌軍務於吏治民生亦無暇講求守令功過不明何以整頓地方保衛完善現在南糧未能挽運漕運總督公事無多請頒給救書令其巡撫江甯布政司所屬地方仍兼辦全漕事務並於各屬適中之地設爲省會將江甯藩司暫運江北兩淮運司兼辦江北刑

名驛傳事件與漕督藩司同駐一城地方公務均歸漕督辦理無須復歸江蘇統轄等語著會國藩都興阿體察情形悉心會議具奏原摺著抄給閱看一等因欽此臣查王慶雲所奏尚係咸豐十年蘇常初失時情形至十一年春間上海粗定江北各屬與巡撫衙門文報常通紀綱漸立逮安慶克復以後蘇省官紳紛紛來臣處請兵設立水驛專用輪船遞送文書往返不過旬日李鴻章抵滬以來聲息不隔呼應尤靈凡總督衙門應辦事件臣儘可照常管理未敢將地方公務概行廢閣臣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覆奏摺內即建議巡撫宜駐鎮江欽奉諭旨俞允嗣因蘇人以重價雇船來迎李鴻章先赴上海以答輿情俟料理就緒即當速移鎮江以符原議論江蘇之幅員蘇州偏於南隅淮安偏於北隅惟鎮江居適中之地而又扼形勝之區於軍務地方兩者俱可攬其全綱自應仍照舊制責成新任撫臣李鴻章統籌兼顧溯查咸豐四年皖江南北賊氛中斷廷臣請設皖南巡撫部議以空礙而未行

該尙書王慶雲請改漕督爲江北巡撫另設省會之處事同一律應請毋庸置議所有遵旨會議緣由謹會同江甯將軍臣都興阿附片覆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官軍水陸並進疊克要隘駐軍雨花

臺摺

(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

奏爲官軍水陸並進疊復秣陵關江心洲等要隘六處圍逼金陵駐軍雨花臺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自水師陸師渡江夾剿攻克太平蕪湖兩城江岸數隘臣等於五月初三日會奏在案旋報丹陽鎮大股賊黨因薛鎮戰敗焚糧宵遁江蘇藩司會國荃於四月二十八日率所部各營乘勝前進破周村卡遂駐江甯鎮之板橋地方熟察形勢必從大勝關三汊河下手陸師乃有運糧之路水師乃有立營之所然橫距三十里外尙有秣稜一關環水巍峙金陵之雄鎮亦大勝關之右輔也賊備未嚴是可製而取之五月初一日會國荃引軍馳抵關下毀壘殺賊轉戰無前守關賊酋汪伍登尙彪周蘭壁等舉衆獻關得驢馬二十一匹收降卒四百餘人餘悉解散仍龍飭前隊十二營進大定坊繞出三汊河後緊逼大勝關編木作橋爲詰朝進攻計初二日會國荃派撥軍士先伏橋邊而以後隊六營捲旂疾進將謀合圍賊見我軍抄後懼爲長圍所困乘夜縱火棄巢而走公字敏字義字長勝等營踰橋

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參革陳由立等摺

(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

奏為特參私行遠颺之將領請旨革職以肅軍紀事竊提督銜記名總兵福建延平協副將陳由立前奉諭旨飭赴河南軍營當以圍攻青陽正緊經臣奏留鮑超原營隨同進剿欽奉諭旨允准轉飭欽遵在案茲據鮑超呈稱該員留營以來不知感奮輒因上年有降補守備鄭陽和藉故告假私往湖南投効統帶多營之事相形見絀遂生缺望竟與記名總兵余大勝先後託病請假始在大通養病旋赴湖北就醫且甫離營次即遣人潛誘哨弁搖惑軍心相率颺去現聞尚在湖南一帶呈請將陳由立余大勝鄭陽和奏參並將本年隨同陳由立颺去之李殿華等十六員隨同余大勝颺去之吳太等九員上年隨鄭陽和颺去之遊擊龍德亮等三十八員一併參革等情前來又疊准湖南撫臣毛鴻賓來咨鄭陽和已令帶勇千餘防守邊境河南撫臣鄭元善來函陳由立已行抵河南仍委令赴湘募勇三千各等因到臣伏查該員陳由立起自勇丁曾不數年保至總兵加提督銜補授副將實缺職位不為不崇余大勝鄭陽和亦均保至總鎮受恩不為不溥與鮑超相從日久同甘共苦乃并不具稟候批因假離營任意遠颺實屬大千軍令若不嚴行懲辦則此風一開以軍營為傳舍之地以

迫襲戮賊數百遂奪大勝關三汊河兩壘平之此五月初一二等日攻復秣陵關大勝關三汊河之情形也維時臣王麟駐師金柱關聞會國荃懸軍深入恐其為賊所乘參約提督王明山率水師各營分戰和州守卒渡江策應甫由烈山駛近頭關適會國荃亦於初三日昧爽整旅而來薄關下寨衆水勇於狂風巨浪中排礮迎擊無或少休陸軍乘之立拔頭關過此以往則為江心洲堅大石壘倚洲嬰犇對岸賊衆如麻臣王麟會同王明山親督萬化林王吉成發翔郭明鼈唐學發陳百嚮喻俊明彭楚漢等八營直淨洲次飛礮入壘賊亦穴牆還擊羣子蔽天而下士卒傷亡裹尸更進戰至日晡各勇挾火具登岸蛇行蘆葦中偪壘縱焚燎及蘆葦一片火光江面人聲喧若鼎沸我軍振臂齊呼躍入賊牆燒薙羣醜撲火溺水橫塞江流賊船百餘號賊斃數百尊悉為我有登岸水勇仍上師船鼓漿飛行並奪蒲包洲遂泊金陵之護城河口會國荃由陸路倚護水師驅軍直入偪紫雨花臺距城不及四里城賊數來窺犯輒行擊卻此初三日連復頭關江心洲蒲包洲之情形也臣等查金陵城大而堅未易猝拔前向榮和春等屯兵七萬歷時八年師老無功此次水陸兵數僅逾二萬雖濱江重險先後攻奪尙難遽為仰攻之策應俟會貞幹六營多隆阿一軍增調到防再籌大舉所有出力將弁兵勇可否容臣等歸於太平蕪湖案內擇尤保獎出自恩施所有水陸各軍疊復沿江要隘圍偪金陵緣由謹會同大學士湖廣督臣官文安徽撫臣李續宜由驛陳奏

投效爲逋逃之藪，流弊甚長，關繫極大，相應請旨將提督銜，記名總兵，福建延平協副將陳由立，記名總兵，儘先補用副將余大勝，記名總兵，降補守備鄭陽和一，併革職，并請敕下湖南撫臣撤去鄭陽和帶勇差使，查明陳由立，余大勝等，均不許招勇立營，不許逗留境內，派員押回皖南原營，責令立功自贖，其被誘颺去之李殿華、吳太、龍德亮等，受人指喚，從寬免其參革，亦令回營效力，仍求皇上通諭各路軍營，於外來投效將弁，非有統兵大員移咨文件，概弗准留，庶可懲跋扈之風，而杜效尤之漸。除將陳由立副將劉村送部註銷外，理合恭摺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遵查馮子材兵勇滋鬧情形片

（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

再：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奉上諭：「鎮江防剿最關重要，馮子材在鎮日久，熟悉地方情形，且逆匪屢次撲城，尙能抵禦，是以令其暫緩赴滬，仍留鎮江督辦軍務。若如海全所奏：『馮子材於所存捐項並不隨時支放口糧，以致兵勇譁然，揚言搶掠公署，』尙復成何事體？都興阿駐紮江北，去鎮城甚近，自必確有所聞。前請將馮子材調赴上海，但云上海無帶兵之將，而於馮子材有褒語無貶詞。著都興阿將海全所奏各情，先行據實馳奏。若果如海全所奏，馮子材撫綏兵勇，未能帖服，卽著據實指參，毋庸有所顧忌，知而不言，致滋貽誤。並著會

國藩將鎮江兵勇滋鬧情形，及馮子材有無存錢不放情事，確切查明，另行據實具奏。」等因。欽此。臣遵卽恭錄諭旨，咨由署江蘇撫臣李鴻章，派員前往確切密查。茲准查復該委員常州府知府薛書常馳抵鎮江，備防商民，僉稱：「賒米搶掠，實係鎮營兵勇滋事，惟羣起爭奪之時，衆口譁噪，亦難保無江北兵勇在內。迨馮子材派兵查拏，海全袒護部下，派隊抵禦，彼此生隙，盡歸罪於江南兵勇，係屬實情。至都天廟蓋金一項，經前後各委員收放，均屬有案可稽。該卡自上年十月起，全歸籌餉總局抽收，至十二月，僅將貨捐一項，改爲馮子材派員經收，爲數寥寥，遠不逮總局全收之多。該兵勇未知底細，以爲同此一卡，前盈後絀，妄生猜疑，謂馮子材存錢不放，係屬臆度之詞。」等因。前來。臣復加察訪，自二月以後，鎮江餉缺如故，而兵勇亦未聞續有滋擾情事。則前此謂統帥存錢不放，由於妄生狐疑，理尙可信。所有遵旨飭查緣由，理合據實覆陳，伏乞聖鑒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

再：近日軍情自僞輔王楊七麻子退回甯國後，浙東之賊勢稍鬆，江西之邊防亦固。僞侍王尙在衢州一帶，左宗棠分兵留所開化馬金街，以固徽婺之防，親率馬步各營，赴衢剿辦。劉培元所部，已由玉山入浙，仍俟蔣益澧大隊到防，方可由衢敵兩郡分道

而進。鮑超一軍。於初四日大獲勝仗。攻克寒亭。管家橋等處賊壘。移營進棊。節節阻戰。尙距甯郡十餘里。據江蘇候補府趙炳麟稟稱。探聞湖州於五月初三日失守。鮑超以甯國賊勢太重。萬難抽兵援湖。李楚材聞道赴援。不知何處梗阻。亦未趕到。臣一聞此信。且愧且憤。俟探明確實。續行具奏。會國荃一軍由太平下逼金陵。本得建瓴之勢。惟該城前此數年。圍帥七萬。此次兵僅萬餘。屯紮南面一隅。洪逆見慣不驚。似無恆懼之情。臣擬調多藍阿一軍前往會剿。趁此軍威極盛之際。四面猛攻。當可得乎。此時各省多故。處處須兵。臣愚謂宜以全力會辦江南。先復財賦之區。克一城有一城之利。拓一里。取一里之財。究竟遠勝於他省。但使每年能解蘇漕百餘萬石。淮課數百萬兩進京。俾戶部稍資周轉。京師根本之地。有恃不恐。則各省可次第剿辦矣。俟函商官文。多隆阿定議行之。除鮑超初四之捷。另行奏報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鮑超軍進攻甯郡勦平逆壘摺

(同治元年五月十九日)

奏爲鮑超一軍進攻甯郡破賊於寒亭管家橋等處。諸壘悉平。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浙江提督鮑超統率馬步各軍。於四月二十五日由青陽拔隊前進。甫抵青弋江。結筏東渡。諜報僞輔王揚逆糾衆十餘萬。堅守甯國府城。僞對王洪逆一股。屯聚團山。

圖犯蕪湖南陵等縣。僞衛王楊雄清一股。踞棊寒亭。獅子山。分據梅家店。管家橋一帶。以阻進兵之路。鮑超知賊勢方盛。未可猝櫻其鋒。乃於抱龍岡。隔河布營。濬治牆濠。不遽出戰。以懈賊心。仍帶各營哨。循山徑而入。勦明地勢。於五月初四日。先遣劉玉堂。吳騰芳。二營。黃慶。唐仁廉。李文益。三營。潛渡山岡。分道設伏。復飭周有勝。馬勝奎。所部。進薄寒亭。散布隊伍。誘賊出壘。鮑超親督將士。繞越翟村。木瓜橋。涉淺過河。令總兵婁雲慶。劉順隆。王衍慶。諸營。突從左路進。以韋志俊。志字。四營。繼之。令宋國永。譚勝達。熊鐵生。諸營。突從右路進。以蔣炳南。段大有。兩營。繼之。維時寒亭之賊。方以周有勝。馬勝奎。孤軍深入。絕無後援。可吞而取也。遂出巢猛鬪。益逞梟悍。瞥見左右兩路大軍掩至。正在旁皇。卻顧。乃附近村落中。羣賊響應。擁衆齊出。排列山梁。數逾四萬。鮑超遂令顏紹榮。陳得勝。楊鎮魁。等騰蹕而入。直搗中堅。縱橫盪決。將弁頗有損折。明與伍華潮。以騎隊抄出管家橋。先剪其右翼。宋國永。譚勝達。婁雲慶。劉順隆。王衍慶。熊鐵生。等。橫躍入陣。衝賊數段。不復成伍。適山岡後。伏兵亦發。扼斷歸路。唐仁廉。擒僞順天安。楊民清。僞撫天福。黎奉民。於陣。馬勝奎。周有勝。乘勢槍過寒亭浮橋。徑取護橋二壘。毀之。賊乃負創驚潰。衆軍追襲二十餘里。將灘亭。管家橋。梅家店。直至獅子山。賊館數十處。賊壘三十五座。同時踣平。一路斃賊六千有奇。揚州清糾合零匪。遁回甯郡。臣查甯國一城。屏蔽蘇浙。爲賊與我所必爭之地。近日南岸連克數城。敗賊多萃於此。聞逆黨聚

至二十萬之多，臣深以兵力單薄爲慮。自有此捷，則已復之數縣，賊或不暇復萌窺伺。而我軍節節進攻，圍困郡城，亦暫有可乘之隙。除仍檄令速籌攻取外，此次陣亡將弁十八員名，另繕清單，應請敕部從優議卹。所有官軍擊賊獲勝，剿平寒亭、管家橋等處逆壘，緣由謹繕摺由驛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黃翼升署江南提督片

(同治元年五月十九日)

再：臣欽奉寄諭：「署提督曾秉忠於涿涇剿賊挫敗，本已明降諭旨，將該員革職，飭令即赴該大臣軍營効力。江南水師提督職任緊要，俟會國藩所派之帶兵大員到後，即令接署，以資得力。」等因。欽此。臣查江南營務廢弛，提督一缺，須有久歷戎行，威望素著之人，前往署理，方足以資整頓。查有提督銜，已保記名提督，淮揚鎮總兵黃翼升，樸實果敢，愛士耐勞。自咸豐十年七月間，經臣奏派與李鴻章共帶淮揚水師，蒙先皇帝簡受今職，屢著戰功。現在統帶師船，於本月十二日駛過金陵，前赴鎮江上海一帶。應遵旨令其接署江南水師提督員缺，松滬各軍悉歸節制，必能與李鴻章講求軍事，相與有成。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元年六月初六日)

再：近日軍情，嘉定、青浦兩城被髮逆巨股圍攻，洋兵力不能敵，退至上海。逆餽彌熾，李鴻章所派湘淮各勇駐紮虹橋者，被髮逆四面圍裹，李鴻章親往援救。二十一日，內外夾擊，獲大勝仗。惟賊氛環伺，李鴻章目下斷不能移駐鎮江。揚載福於二十三日到皖後，旋至舒城，與李續宜會晤一次，再行駛往金陵，籌商戰守事宜。會國藩圍金陵之師，於五月二十三日在雨花台獲勝一次，惟地面太寬，兵方太單，多隆阿又統兵入陝，不能踐東下會剿之約。近聞僞忠王蘇州大股將援金陵，陸路孤軍深入，旁近無勁旅援應，頗爲可慮。而今年上游兩岸，氣勢百倍，金陵失此可乘之機，又成持久之局，尤爲可惜。鮑超一軍於十五日進攻甯國之抱龍岡等處，連平賊壘，獲一大勝，已逾方亭山，三面圍逼甯國，賊多糧少，當可得手。除鮑超會國藩兩處詳細戰狀，容臣彙案續報外，謹先附陳梗概，伏乞聖鑒謹奏。

議覆調印度兵助剿摺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奏爲遵奉諭旨，妥議具奏事。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九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十七日奉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據崇厚函稱：『詢據英國領事官吉必助聲稱：『青浦嘉定二城髮逆大隊湧至，華爾察看情形，難以抵禦。現在退回上海，休息。』有另調印度兵來秋間大舉之說。』崇厚擬請許其與兵約

其助剿，以收有用之效。該王大臣等慮及外國兵入內地攻剿，不特得一處代守一處，足爲中國腹心之患，卽得一處焚燬一處，如嘉定青浦二城，亦實爲地方瘡痍之災。東南蹂躪不堪，何可再受外兵之擾，請飭會國藩等於外國兵未到之先，激勵三軍，迅將蘇杭要地先行收復，否則設法防範，或與印度兵同力合作，不致滋擾。等語。借兵助剿之議，疊經會國藩等先後覆奏，僉稱有害無利。前因上海喫緊，英法兩國幫同戰守，是以姑示羈縻，未經阻止。該兩國與髮逆仇隙已深，若徑調大兵分兵進攻，剪除髮逆，固屬大快人心。惟若盡如嘉定、青浦之勢，則利不償害。且恐守以西兵，運掉不能由我，爲患曷可勝言。現在江南之帥，連克名城，已成破竹之勢。會國藩函致總理衙門，擬令黃翼升統帶水師，由松滬直入太湖，以爲進兵之路，甚合機宜。著該大臣卽乘此聲勢，督飭各軍，進逼金陵，迅圖克復。李鴻章將上海事宜布置後，亦卽趕赴鎮江，由句容一路會師進剿。兩路夾攻，可期得手。若金陵既拔，則蘇常勢必瓦解。官軍可一鼓成功，各要地均爲我有，自可杜外國覬覦之心。卽屆時調兵前來，見我兵旣已得手，則無所更用。彼力自必廢然思返。萬一金陵尙難遽拔，而印度大隊已到，應如何豫籌兵勇，以備臨時會同攻取，不致授柄於彼之處，著會國藩等會商妥議。總期防患未然，免致臨時失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六月初九日，復奉五月二十五日寄諭：「近聞洋人因官軍近取金陵，擬撥輪船前來助剿，好勝爭功，

是其故態，若必得西兵會剿，將來攻克金陵後，必啓其輕視之心。該大臣等務當激勵各軍，乘此破竹之勢，進逼金陵，迅圖克復，毋令洋人以助剿爲名，轉致另生枝節。」等因。欽此。伏查咸豐十年十月，蒙先帝垂詢俄法兩國助剿之事，臣覆奏以爲當許其來助，而緩其師期。本年三月，蒙諭旨諮詢英法兩國助剿之事，臣覆奏以爲「同防上海則可，借攻內地則不可。洋人若先攻蘇常，巨處無會戰之師，若克復城池，臣處亦無派守之卒。定議於先，或不致責怨於後。」等情。奏明各在案。茲復欽奉諭旨，以印度兵來，秋間大舉，飭令會商妥議。臣函商左宗棠、李鴻章等，據左宗棠復函云：「青浦嘉定二處髮逆，至夷兵遽遁，夷入之畏長毛，亦與我同委而去之，真情畢露。斷無起印度之兵，助剿此賊之事。烏人借助剿爲圖利之計，借起兵爲解嘲之詞耳。兵頭縱有此意，國主未必允許。印度縱有兵來，其數未必能多。」據李鴻章覆函云：「官軍自二十一日虹橋大捷之後，洋兵待我兵敬禮有加。提督何伯來營會晤，詞意和順。然窺其中若有不足者。青浦嘉定之退，不免羞悲。自云須八月後調大英兵來恢復青嘉。該提督始能回國，並無調印度兵來之說。」臣查西人天性好勝，睚眦小忿，不肯甘休。青浦嘉定之挫，旣差見侮於髮逆，尤慮見輕於天朝。其興兵前來報復，係屬意中之事。惟英法舊例，兵謀會議於衆國，兵費征斂於衆商，非一人所能爲主。青嘉一退之羞，不至遽觸大衆之怒。國主未必因此而大舉，商賈未必因此而加徵。其兵數必不甚多，亦可驟

揣而知崇厚既有所聞似宜由總理衙門與駐京公使查詢確實然後申大義以謝之陳利害以勸之中國之寇盜其初本中國之赤子中國之精兵自足平中國之小醜姑無論本年春夏連克二十餘城長江上下肅清三千餘里髮逆無能久之理吳越有可復之機即使事機未順賊餒未衰而中華之難中華當之在皇上有自強之道不因艱虞而求助於海邦在臣等有當盡之職豈輕借兵而貽譏於後世此所直申大義以謝之也粵匪行徑本屬無賴之賊青嘉兩城尤屬至微之事英國若徵印度之兵爲報仇之役多調則勝之不武少調則不勝爲笑徒使印度軍士支領英國之餉銀蹂躪中國之土地上不利於國主下不利於英商不如早議息兵俾松滬免無窮之擾即英法省無窮之費此所謂陳利害以勸之也斯二者總理衙門與駐京公使委曲商榷如俱不見聽則亦別無阻止之法仍當先與議定西兵進攻內地臣處無會剿之帥若克城池臣處無派防之卒區區鄙見不得不重言申明至於設法防範殊乏良策洋人語言不通風俗迥異彼以助我而來我若猜忌太深則無以導迎善氣若推誠相與又恐其包藏禍心觀於漢口焚船等案片言不合戎事立興嫌衅一開全局瓦裂臣始終不願與之會剿者蓋亦籌之至熟與其合而復離不若量而後入倘我軍屯駐之處彼亦不約而來實僞處此臣當諄飭部曲平日則言必忠信行必篤敬臨陣則勝必相讓敗必相救但有謙退之義無更防範之方吾方以全力與粵匪相持不宜再樹大敵另

生枝節庶幾有容有忍宏齊艱難愚慮所及不審有當萬一否所有遵旨妥議緣由理合會同浙江撫臣左宗棠江蘇撫臣李鴻章恭摺覆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鮑超圍甯國之帥初八初十等日屢獲勝仗十一日偪築城根十四日大戰全勝殺賊極多即於十五日克復甯國府城會國荃一軍派隊剿秣陵關等處兩次獲勝六月初六日援賊數千前來窺營隔濠放鎗各有傷損未經交仗而退聞援賊到金陵者已有數萬計秋間當有大戰目下甯國已克鮑超之兵儘可援應金陵無孤軍寡助之虞堪以仰慰宸廑多隆阿將赴陝西慮金陵兵力太單頃接官文多隆阿會咨已調駐守廬州之石清吉十營令其齊赴金陵爲會國荃一臂之助今甯國已復鮑超之全軍足資游擊南岸之兵力足敷調撥石清吉十營或可仍防廬州不遽南渡臣當與官文多隆阿函商妥辦湖州失陷之後聞城中被害不過數百人道員趙景賢尙末殉節應俟查明實在下落再行具奏除甯國詳細戰狀俟接到鮑超文牘續行奏報外謹將近日各路軍情附陳梗概伏乞聖鑒謹奏

金陵陸師勝仗張勝祿請卹摺

(同治元年七月初二日)

奏爲金陵陸帥屢卻撲營悍賊，損一良將，懇恩優卹，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江蘇藩司會國荃一軍，在雨花臺秣陵關等處禦賊獲勝。臣於六月初六、二十二等日，附陳梗概在案。先是會國荃督軍東下，直逼金陵，以地曠兵單，添調會貞幹所部各營，駐三汊河、江東橋一帶，傍水築壘，以保西路之糧道。仍派長勝、副後、吉後、嘉字等營，移紮雨花臺，以扼東路之要衝。五月二十三等日，城壘各賊，乘我營寨未成，糾衆二萬，直前猛撲，傷營勇十數人。我軍先派馬步各隊，伏於山後，至是一聲鼓角，分左右兩翼抄出，朱洪章率同劉永祥，衝入賊隊；劉玉春、曾昭禮，揮兵盪擊，斬獲二百有奇，賊乃紛潰。劉永祥追蹙騎馬賊酋，撲近石壘，中鎗殞命。二十二日探報：秣陵關之賊，擾及六郎橋一帶，大掠民糧。會國荃潛遣周日昇等各率騎隊，出賊不意，邀截於朱門之外。賊見我軍猝至，列陣迎敵。周日昇、胡良作，率各驍，自左路抄之；賊黨棄糧思遁。楊鈿南又自右馳繞其後，縛賊數百，悉斬於陣。盡奪米穀，以給村民。自賊之數爲我敗也，闔城惶懼，飛書召援。有僞王宗李、曾糾集悍黨，來自蘇州。於六月初六、初十等日，兩次窺營，火器對轟，互有損傷。提督銜記名總兵張勝祿，中洋槍子，洞穿左足。會國荃既惜傷一健將，而賊計甚狡，料數日內必有戰事。豫飭各營，密爲戒備。果於十六日，城賊援賊出四五萬人，分二十餘枝，以一枝向湘恆等營，以一枝向信義等營，以一枝向猛惠等營，以一大枝包過湖後南後

長勝公字敏字等十一營之後，而中路悍賊猛攻雨花臺一帶，長濠我軍堅守營牆，憑濠穩擊，傷斃極夥。賊竟裂旗裹尸，昇之而行。會不少卻。其犯公字敏字兩營者，已焚哨棚而進。其犯副後南後兩營者，亦將踰卡橋而登。劉連捷、曾昭禮、劉玉春等，見有黃衣騎賊，指揮督陣，匹鷲罕匹，潛然巨礮一發而殪。即乘羣賊磨亂之時，派隊出卡，併力掩擊，立解重圍。維時西南一路，賊勢方張，鄆蘭亭力戰死之。崔文田、倪桂、李金洲等，拔卡而出，馳斬二賊目，遂與劉連捷所派之隊，合軍追剿。計殲賊近二千人，擒賊逾二十名。訊據供稱：「是日之賊，實斃僞官數十，僞對王亦在其中。」由是賊膽愈寒，軍心愈奮。會國荃正在冒雨修營，徐圖進取。乃甯國克後，餘匪竄迸金陵，嘯聚於雄黃鎮者數日，又以二萬計。二十四夜，勾合城中之賊，捲旗息鼓，謀襲我營。或以大隊分伏濠邊，或以另股抄出營後，天甫向曙，一齊揚隊直撲。猛惠公敬、四營、易良虎、易良豹，會豈凡王仕益，凌有和、崔文田、蕭印等，令各勇穴牆施礮，使不得近。伺賊稍懈，突出擊之。倉猝交鋒，返奔弗及，半就誅夷。而東路圍攻副後南後、長勝等營之賊，亦經劉連捷、劉玉春、曾昭禮、朱鴻章等，引軍擊走，俘馘無算。據會國荃四次稟報前來。臣在該軍圍逼金陵地大兵單，旁無應援。洪逆老奸巨寇，前與圍師八萬相拒數年，見慣不驚。此次以官兵爲數無多，常挑悍賊前來撲營。我軍苦戰苦守，盛暑鏖兵，雖欠餉日久，將士尙能用命。今時歷兩月，布置漸周，自守有餘，即可徐謀攻取。記名總兵張勝祿，謀勇兼備，轉戰

湘鄂江皖以達江蘇五省數千里之遙，疊建殊勳。此次克復太平，蕪湖案內，擬保提督未及開單彙奏，乃搶護營壘，猝中鎗子，猶復負創強起，力籌攻守。不數日，因傷殞命，實堪憫惻。合無仰懇天恩，准將提督銜，記名總兵，圖爾古齊巴圖魯張勝祿，照提督陣亡例，賜卹並從祀湖南長沙府湘鄉縣，各該處昭忠祠，俾奠毅魄。而作士氣，藍翎游擊劉永祥，擬保游擊，儘先都司鄒蘭亭，應敕部均照游擊陣亡例議卹，以昭激勸。所有金陵悍賊撲營，疊獲勝仗，並將死事各員，分別請卹緣由，謹會同大學士湖廣督臣官文，繕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克復甯國府城摺

(同治元年，七月初二日)

奏爲官軍攻剿甯國，疊挫賊鋒，乘勝合圍，遂將府城克復，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浙江提督鮑超，督率各營，在抱龍岡等處，毀平賊壘後，屢獲大勝，隨克甯郡。臣於六月初六、二十二等日，兩次附陳梗概，聲明續報戰狀在案。旋准鮑超先後來文，據稱：僞輔王楊逆堅伏城中，正在繕修守具。一聞寒亭戰敗，即糾逆黨四大股，繞城結壘，延五三十餘里。一曰僞保王踞城東之夏家渡，孫家埠。一曰僞天將踞城南之綠錦鋪，畢沖鋪。一曰僞八王踞城北之圖山、廟埠，及洪村嶺。楊逆自與僞桂王合股，由城西之敬亭山連營至望城岡一帶，以圖力拒我軍。五月初十日，鮑超引軍進駐烏

沙鋪，暫息士卒。周歷形勢，必自抱龍岡得乎，而後可擊散賊黨。尤必從望城岡下手，而後可俯瞰賊巢。十五日黎明，先令婁雲慶、吳騰芳、伍華瀚、翁炳南等，潛出碑林岡。陳得勝、唐仁廉、明興、馬勝奎等，潛出安宜口，會伏於望城岡後。而以韋志俊所部爲游兵，仍令宋國永、周有勝、王衍慶數隊直取中堅，以誘賊。賊果輕我兵寡，直壓山岡而下。甫及交鋒，鮑超復令黃慶、劉玉堂、劉順隆等十營，張兩翼抄來。羣賊勢沮，將圖卻走。瞧見旗幟林立，掩映山谷間，以爲城南城北之賊悉衆來援也，回鞭轉鬪，洶若潮。不意婁雲慶、陳得勝等兩枝伏軍，突從山谷中騰蹕而前，衝賊數段。韋志俊率薛金榜等營，截斷賊後。宋國永、周有勝等揮軍乘之，短兵擊刺，遇者輒殲。逸出之賊，又爲明興、伍華瀚騎隊追及，擒獲近五百人，殲斃逾八千名，遂破望城岡。並將抱龍岡、安宜口、碑林岡、敬亭山、十數村落逆壘悉平。東、南、北三路賊衆，亦即棄巢紛竄，退聚河西、河東。此五月十五日，擊賊毀壘，進軍城下之情形也。該逆既受大創，略無鬪志，乘我未布長圍，陰結另股三僞王，列隊城根，並築堅壘於夏家渡、石橋之側，以爲負固自完之計。鮑超四次挑戰，匿不出巢。遂於六月初八日，統率馬步各軍，偪壘下寨，賊不能堪。由北城出萬餘衆，前來迎拒。我軍一擊，敗之。初十日，賊復由南城出二萬餘衆，悉力撲犯。我軍再擊，又敗之。十四日，僞循王魏超成、僞千王洪仁玕等於南門、胡廬山、鱷魚山一帶列隊，冀襲我後。僞襄王劉官力等於北門、廟埠、圖山一帶列隊，希圖夾攻。而西門亦別出大股，

靠壘爲陣。鮑超見賊已渡河，喜告諸將：「彼有關心，吾乃可一逞也。」遂飭婁雲慶、馮標、譚勝達、唐仁廉、伍華翰等向北門進，張應超、楊鎮魁、段大有等向西門進，宋國永、黃慶、明興、李文益、馬勝奎等向南門進。而以章志俊四營趨南門之左，張遇春二營趨南門之右。維時，城賊壘賊蜂擁出敵。我軍如牆併進，搏戰逾時，未遽得手。宋國永、黃慶躍入陣中，縱橫盪決。先將中路一股擊敗，明興、劉順隆截出夏家渡石橋，退賊歸路。賊旂漸亂，撲河返奔。馬勝奎、李文益遂將石橋二壘踏毀。章志俊、張遇春亦自山腰斜衝而出。賊衆紛潰。將過浮橋，周有勝、熊鐵生焚橋截住，幾無脫者。南門既已獲勝，僞襄王一股賸見南路火發，遂棄廟埭、圖山而遁。婁雲慶、馮標、唐仁廉奮力尾追，伍華翰、吳雲集從旁徑突出乘之。適張應超、楊鎮魁等亦於西門告捷，削平附城三壘。三路整軍來會，集於小東門外，將沿河僵仆之賊，補刀礮之。十五日，揚輔清復出大東門，收合餘燼爲背城借一之舉。鮑超率各軍驟進，勢如風雨。該逆一戰卽北，狂奔六十里，已近洪林橋矣。楊逆忽率馬賊二千餘人，回陣返撲。單勝奎緊躡賊後，中槍而殞。將士亦多損折。鮑超令諸營徐列圓陣，將該逆人馬并以大圍包之，環加剿洗。楊逆賊騎脫去，從馬千餘匹，盡爲我有。城賊見楊逆一敗不返，倉皇失措。有議降者，有議戰者，有議閉城再守者。紛紜未定，我軍已自洪林橋收隊歸來，大呼直入。東門除跪降，及老弱婦女外，一律斬雜無遺。立將府城克復。前後斃賊幾及二萬，生擒酋目三百餘名，得大小礮位

六十五尊。此六月十四日大戰全勝，十五日克復甯國府城之情。形也。臣查甯郡一拔，則江浙之門戶已開，金陵之機勢漸緊。由是略取東壩，會剿下游，可無兵單之慮。浙江提督鮑超，冒暑苦戰，屢復名城，厥功甚偉。惟係專闖大員，應如何加恩之處，恭候聖裁。至此次尤爲出力人員，暨陣亡各將弁，相應分繕清單，懇乞恩施，以昭激勸。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兵勇容臣查明專案奏獎。所有官軍剿賊屢勝，攻克甯國府城緣由，謹具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童容海投誠片

（同治元年七月初二日）

再：鮑超攻克甯郡後，派兵追剿敗匪，隨收復甯國縣城。現進攻建平，尙未得手。並據呈稱：「有僞保王童容海，驍勇善戰，本係石達開死黨。上年由汀州入浙，轉隸李秀成隊下。此次來投甯郡，屯衆數萬於孫家埭，與官軍未開一仗。旋遣人具稟乞降，稱與羣賊有隙，願取郡城，縛輔逆以獻。鮑超與之期約，許以自新。乃撫事未成，甯郡已克。童容海徑走廣德，於二十日襲取州城，又稟明鮑超申言：『率衆六萬就撫，速求回文。』並聲明廣德州爲僞侍王分地，恐與浙賊有戰爭之事。」等語。由鮑超專差請示前來。臣檢查本年正月間，上海搜獲僞文，童容海擅殺各酋十餘人，賊中猜忌已深。是其自拔來歸，情尙可信，或不至再有反側。惟人數太多，後

患孔長，已令鮑超酌留二千人，餘則全行遣散。未知該酋童容海果否就我範圍。如其撫事有成，則賊黨去一大支。皖南即可肅清。於大局不無裨益。甯邑與廣德、建平均在甯郡左近，呼吸相通。理合附片先陳梗概，伏乞聖鑒。謹奏。

安徽巡撫李續宜聞計丁憂摺

(同治元年七月初十日)

奏爲安徽撫臣聞計丁憂，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七月初九日准安徽撫臣李續宜咨稱：「同治元年七月初六日，在六安州行營，接到家信，親母蕭氏於本年六月十六日在湖南湘鄉縣原籍病故。該撫臣係屬親子，例應丁憂。飛咨臣代奏開缺，請旨另行簡放。其前帶赴皖之記名提督成大吉、蕭慶衍、道員蔣凝學、毛有銘、副將王載駟等軍，歸臣節制調度。該撫臣卽回籍奔喪守制。」等因。前來。臣查李續宜天性純孝，內行敦篤。咸豐九年因救援寶慶之便，回籍省親。其時母病沈重，灑粟在家侍疾。因軍務緊急，經臣等催令勉強赴營。李續宜私心內疚。近日因自患咯血之症，尤時時慕戀雙親，或至終夜不寐。此次驚聞母訃，自應遵例丁憂回籍治喪。惟軍事方殷，該撫威望素著，關繫甚重。溯查咸豐八年，前湖北巡撫胡林翼在任，丁憂，督臣官文奏請改留署任。欽奉諭旨：「胡林翼穿孝百日後，仍著署理巡撫。如須扶柩回籍，再行賞假兩箇月，俟軍務告竣，准其補行終制。」等因。欽此。維時湖

北巡撫印務，係督臣官文兼署。臣現擬仿照辦理，已咨復李續宜將巡撫關防派員齎送安慶省城，由臣暫行兼署。成大吉等軍臣亦當悉心照護，妥爲調遣。惟兩淮剿撫事宜，頭緒紛繁。苗沛霖及各巨捻深畏李續宜之威，而良民各圩，又感其撫綏之德。皖北及鄂省之兵多係該撫部下勁旅，實非他人所能接辦。臣事繁才短，深恐照料難周，貽誤大局。該撫臣奔喪一節，應否援照胡林翼丁憂之例，賞假數月，仍令回皖署理撫篆，抑或准其開缺守制，另行簡放安徽巡撫之處，恭候聖裁。所有安徽撫臣聞計丁憂緣由，恭摺由驛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元年七月初十日)

再：近日軍情會國荃圍攻金陵之帥，與賊相持，常有零股前來搦戰。小有擒斬，未開大仗。鮑贈克復甯國之後，臣檄令進攻東壩、高淳、溧陽、溧水、句容一帶，作遠勢盤旋而來，然後屯駐於金陵之東北隅，與會國荃相爲犄角。據鮑超呈稱：軍士勞苦太久，疾病甚多，應請稍爲休息，再行進兵。其廣德州爲保王投誠一案，亦尙未辦理妥適。石清吉守廬州之十營，經官文等調令南渡，助剿金陵。商之李續宜，另撥數營接防廬州。臣意李續宜方以全力經營苗黨，自難分撥防廬之帥。已咨復官文等飭令石清吉仍守廬州，無庸南渡。乃李續宜籌辦苗黨，甫有頭緒，今忽聞計丁憂，卽須回

籍治喪事機未順，波折尚多，殊深焦灼。袁甲三病狀近日不知何如？李續宜既須離營，應懇聖恩飭留袁甲三駐紮臨淮，庶兩淮上下不至過爾空虛。謹將近日各身軍情，附陳梗概，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代奏李續宜謝恩摺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一日)

奏為據情代奏，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同治九年七月二十日，淮安撫臣李續宜咨開：「兵部火票遞到，七月初八日，內閣奉上諭，安徽巡撫李續宜著授為欽差大臣，督辦安徽全省軍務。欽此。竊續宜現丁母憂，例應奔喪回籍守制，前經咨請代奏開缺在案。茲奉諭旨，授為欽差大臣，念國恩之彌重，未報涓埃，慟大故之遽擢，空懷梧槽，於臣為不忠，於子為不孝，憂傷惶悚，罔知所措。仍咨臣代陳下悃，叩謝天恩，請旨另賜簡放。」等因。前來。臣查李續宜樸忠敦厚，威望素著，仰蒙聖主知人善任，畀以全皖軍事。惟該撫聞計丁憂，臣於七月初十日奏請賞假數月回籍治喪。計此摺尚未到京，茲復渥荷溫綸，飭李續宜接受欽差大臣關防，不受事則上負君恩，遽受事則內虧子職。該撫之憂皇失措，自發於至情之不容己。前此胡林翼在湖北巡撫任內，勝保在欽差大臣任內，先後丁憂，均奉諭旨賞假回籍治喪。此次李續宜事同一律，應仍竊懇天恩，賞假歸籍，俾得少伸哀慕之忱。其欽差大臣關防是

否照該撫所請，另簡知兵大臣迅赴臨淮督辦軍務，抑或飭令袁甲三力疾督師，暫緩交卸之處，恭候聖裁。所有據情代奏，恭謝天恩緣由，謹繕摺由驛六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查上次摺片報近日軍情片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一日)

再：臣於七月十九日接奉初二日寄諭：「現在會國荃等進攻金陵，乍何布置，援賊麇集，有無動靜，深為靡念。鮑超進攻甯國，已否克復？左宗棠久無報到，浙省情形若何，均著會國荃探明奏聞。」又於二十日由撫臣李續宜咨到七月初八日寄諭：「甯國一城何時克復？是否的實？鮑超一軍作何調遣？著會國荃迅速具奏。」各等因。欽此。同日欽奉廷寄之件，其徑發臣營者，未到。其由李續宜轉咨者，先到。蓋李續宜奏報往返，多由徐宿臨淮，以達六安，故路近而較速。臣處奏報往返，常由河南、湖北，以達安慶，故道便而較遲也。甯國府城於六月十五日克復，臣於二十二日附片先奏，梗概旋於七月初二日具指詳奏戰狀，不知中途果無疎失否？茲將上三次所奏摺片各件，開單呈覽，以備查核。至近日軍情會國荃金陵一軍，自六月十六二十五日兩次大戰後，該逆未再出而搦戰，我軍亦因疾病過多，未能設法攻城。浙賊偽侍王李世賢大股，本欲與偽忠王同援金陵，因恐官軍直逼杭相，故以全力駐守金華、龍游，以拒我師。左宗棠定於七月十二日拔營進紮茶

汧泉江兩處。劉培元進紮歸塘地方。規復龍游。蔣益澧一軍分爲三幫。定於七月初九、十三、十六等日。自長沙起行。赴浙。鮑超一軍。因章容海投誠之事。人數太多。至今尚未辦妥。雖遽拔營前進。臣本應移駐甯國。庶與金陵、蘇杭、徽州。皆在三百里內外。既可聯絡一切。又可就近料理各賊目投誠事件。無如李續宜現丁母憂。即須請假離營。臣當兼顧皖北六安一帶。不能移駐皖南。相隔太遠。調度不靈。深用焦慮。除洋人焚燒紅單船一案。俟專員查明。另行覆奏外。謹將近日軍情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奉旨垂詢各路軍情分條覆奏摺

(同治元年八月十二日)

奏爲疊奉諭旨垂詢各路軍情分條覆奏。仰祈聖鑒事。竊臣近日以來。疊奉寄諭指示各路軍情。縷晰周詳。其中有臣職分應籌之事。亦有非臣力能兼顧之端。謹就聞見所及。勉強愚慮。分條具陳。以備聖明參核。

一、多隆阿一軍。當四月十五日。初克廬州之時。臣本欲其會攻金陵。以會國荃由南岸進兵。先破大勝關。圍逼城南雨花臺一帶。以多隆阿由北岸進兵。先攻九洲洲。圍逼城北紫金山一帶。會於五月十七日。附片具奏。意在先復江蘇財賦之區。以爲明年籌辦京漕之地。不料陝西告警。羽檄交馳。官文等奏請多隆阿率師援秦。而諭旨亦飭令先保陝西。臣雖覺金陵兵單。機會可惜。然以

秦晉爲京師餉源所自出。未敢奏調多隆阿西援之師。轉而東征也。厥後粵逆回竄。秦事稍鬆。而漢回仇殺。望援仍切。欽奉六月初七、初九日兩次寄諭。以多隆阿應於何地駐紮。飭臣與官文會商復奏。其時甯國已克。南岸兵力足敷。調遣臣先已附片奏明矣。因咨達多隆阿不必回顧蘇皖。或連剿陝省。或留駐河南。請其定計。由官文主稿復奏。官文是否已奏。尚未准咨到摺稿。多隆阿旋於七月二十二日覆奏。想邀聖鑒。茲復欽奉七月十九日寄諭。多隆阿一軍已阻於賊之南。不能赴陝。即著勝保督辦陝西軍務。多隆阿既可無須入陝。應於何處駐紮。著會國藩酌量調派。迅速具奏。又奉七月二十四日寄諭。多隆阿雷正綰等軍。祇令其剿辦南陽一帶賊匪。亮不久即可蕩事。以後多隆阿等軍。或須駐防廬郡一帶。或須赴江南會同進剿。均著會國藩酌量調度。迅速奏聞。各等因。欽此。聖懷謙挹。殷殷下問。曷勝悚感。臣查多隆阿軍抵襄陽。由光化荆紫關入秦。並不爲南陽之賊所阻。南陽賊股。經鄂軍金國琛等會剿解圍。亦尙不至爲楚疆之患。勝保此次奏報。殊未確實。致朝廷久經派定援秦之局。又復中變。雷正綰前隊已於十一日起行入關。多隆阿後幫亦於二十二日起行。繼進中塗。接奉改派之旨。不知從何處折回。若業抵秦境。則進退兩難。秦人雲霓之望。是否籲請多隆阿留陝。臣尙不能懸揣。若多隆阿果回鄂境。則當遵旨駐紮南陽一帶。食鄂省之餉。擊豫省之賊。凡搶匪有竄入南汝兩府者。責成多隆阿攔截殲剿。痛剿數次。聲威必

振。補可屏蔽秦中，不令粵捻續竄關陝。南可保障楚省，不令鄂北另籌防兵。北可聯絡鄭元善、葉裕之帥，東可聯絡蔣凝學、穎州之師，誠為一舉而數善皆備。劉掄以馬隊為先，僧格林沁援伐於豫東，多隆阿馳騁於豫西，當可肅清中原，有裨全局。至於防守廬州、石清吉，本係多隆阿部，將不須該將軍親往駐守。圍攻金陵，鮑超已定由東壩前進，不須該將軍遽往會剿。非謂江南不必添兵也。鄂、豫、秦三省交匯之區，不可無大枝勁旅，以為游擊之帥也。是否，有當，恭候聖裁！

一、襄下河一帶，屢塵聖懷！江南之賊，若由常熟、江陰、偷渡北岸之靖江、如皋、通州、海門等處，實屬防不勝防。前奉六月十四日廷寄，因都興阿奏，難民紛投襄下河，其情可疑。諭旨飭都興阿嚴密防範，飭臣實力稽察，不可使一賊偷渡江北。又奉六月十八日廷寄，鈔示潘祖蔭請防襄下河一片，諭旨飭令設法兼顧。又奉十九日寄諭，亦以江北港汊紛歧，飭令臣與都興阿力籌守禦。襄下河，毋稍疎懈。各等因。欽此。再見聖主，晝夜淮揚各屬，刻刻不忘。臣秉承睿謨，亦自兢兢在抱。惟戰船太單，地方太廣，鞭長莫及，徒切殷憂。頃又接李鴻章咨稱：「據蘇州密探偽普王楊輔清自甯國敗回，偽諱王陳坤書自揚州敗回，均來蘇城與偽忠王商議。金陵危急，皖浙官軍分路進剿，上游已無路可竄。欲分大股由江陰、福山、楊林各口，窺竄江北。襄下河空虛之處，就食於完善之區。並先擄有商船一二百號，預勾江洋盜匪為導引，乘間偷渡北岸。」等

語。臣查楊輔清、陳坤書、兩股及青陽、古隆賢等一股三支，敗賊窮無所之，思竄江北，係屬意中之事。李鴻章業已專案具奏，請飭都興阿、黃彬等嚴防，以臣愚見，都興阿之兵力，祇有此數。紅單船之勇丁，不甚可靠。其新調之紅單船四十號，據勞崇光咨已在廣東。省河為颶風所壞矣。是江北應防之要地，尚無專汛派防之水師。臣現咨商揚、徽、福、甯其親赴下游，徧歷靖江、如皋、通州、海門，數百里，江面察看何處最衝，何處次衝，妥籌布置。又擬另辦太湖水師一軍，造船百六十號，防刺上海、松江、山澱、蕩，以入蘇州，而騰出黃翼升水軍，專防淮揚襄下河一帶，以符原議。星夜趕辦，計四個月可以集事。目下太湖水師，尚未辦成，黃翼升不可堪遞。所有襄下河之防，應請諭飭都興阿、黃彬引為專責。臣亦當力籌兼顧，仍請飭下僧格林沁、吳棠，萬一賊竄襄下河，即於清江浦嚴兵以待。此等敗殘股匪，不難一戰殲之。雖未必果有其事，而究當預備不虞。是否有當，恭候訓示。

一、李世忠一軍前奉諭旨歸臣節制調度。頃袁甲三告病開缺，又奉七月初八日寄諭，飭臣妥為駕馭。又會奉六月初四日密諭：「有人奏李世忠所克復城池，皆伊踞守，與陷於賊中無異。飭臣妥為駕馭，使就範圍。」各等因。欽此。臣查李世忠投誠之初，勝保奏明，准帶一萬八千人，實數蓋近三萬。以降人而仍據其地，仍統其衆，當時辦法，本未妥善。近聞陸續招收，且增至五六萬之多。據有城池，自為風氣，於長淮、五河等設釐卡數處，於長江新河口

設釐卡一處，各縣亦有卡局所護頗厚。又廣運鹽斤自捆自賣。上侵公家之利，下爲商民之害。殊堪隱憂，然相沿已久，安之若素。今欲大振紀綱，繩以法律，勢必有所不能。且去冬今春，克復天長，六合浦口，江浦擊退陳坤書股匪，於大局不爲無功。未可沒其勞，而遽議其後。臣擬姑循其舊，不設機心。釐鹽之利，不加禁遏。偶有請求，亦不拒絕。前會解濟軍火三批，米糧兩批，近又來請餉銀，卽當量力分潤，仰副朝廷寬厚之意。但不甚資其力，亦不輕調其兵，暗銷其予智自雄，非我莫屬之驕志。若欲收回國家利權，則須另籌鉅款，按月供支，足以養彼之衆，乃能行吾之法。臣於本年三月，奏請廣東抽釐一案，聲明分濟袁甲三一軍，乃能撫馭降將，卽係指李世忠言之。將來袁甲三去位，臣節制此軍，亦專盼粵東之釐，作滁州之餉。聞晏端書到廣東後，竭力經營，事多掣肘，至今尙無頭緒，亦未報解分毫。若廣東釐金不能大有起色，則不特皖浙欠餉無出，卽李世忠一軍亦終虞其決裂。區區愚慮，不敢不預陳其略。

一 鎮江一軍，前奉五月二十一日寄諭，飭臣統籌兼顧，項又准馮子材咨到摺稿，恭錄諭旨，有隨時稟請督臣會國藩指授機宜，以期萬全無失之訓。臣之愚陋，何足語悉機宜。寵眷愈隆，悚惕無地。馮子材專員來皖，函商一切。臣覆函以鎮江餉絀兵單，祇宜自守，不能出戰。待鮑超攻克東壩，溧陽，溧水，句容等處，屯駐金陵之東北，能與鎮江聯絡一氣，不爲賊氛所梗。屆時馮子材再行撥兵會剿，庶幾聲援四應，士氣易奮。至署撫臣李鴻章，久有移駐鎮

江之議，無如爲忠王糾率大股悍賊，常在松滬一帶，戰爭不休。前五月二十一日，虹橋之役，頃八月初二日，七寶街之役，我軍皆竭力血戰，始獲大捷。觀忠逆之志，似欲甘心於滬上，而洋人坐觀成敗，極難調護。以目下而論，李鴻章有萬不可離滬之勢。或俟太湖水師辦成，李鴻章卽統水陸諸軍，由松滬進兵入蘇，亦屬因利乘便之法。所有鎮江防務，應始終責成馮子材，耐苦堅守，不作出剿之計。拙謀淺慮，未審當否？

以上四條，皆兩月內所奉諭旨，因事理重大，道途遙遠，籌畫難定，覆奏稍遲。理合併案具陳，伏乞聖慈垂鑒，逐條訓示，謹奏。

籌辦廣德州受降事宜分別遣留摺

（同治元年八月十二日）

奏爲籌辦廣德州受降事宜，分別遣留，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僞保王童容海率衆乞降，襲取廣德州城，臣擬酌留二千人，餘悉遣散。前於七月初二日附片具奏在案。旋據鮑超來文，童容海既取州城，襲殺侍逆，所派守賊僞閻天義、馬桂功，並收其衆。現在部下一律薙髮，不止六七萬人。請多留降卒，立爲啓化營，以資攻剿。呈繳僞印三百五十八顆，僞官照九百五十二張，資送來省。並轉據童容海自陳：「本係洪姓，因被馮所改，請卽更正。」等情。臣以洪容海自拔來歸，應准復還本姓。惟所部過衆，不特野性難於撫馴，卽餉項亦難於供億。因令挑留三千人，編立五營。餘則悉數遣

散，飭直隸宣化鎮總兵宋國永，已革江西吉安府知府曾詠，辦理遺散事件。各繳軍械，發給護照，並川資錢一千元，分遣回籍，竭力湊解錢三萬串，尙不知足。敷遣資否，另製遣發被脅良民旗號，於降人中，擇四幹頭目帶領，由陸路分起行走。視各省人數多寡，或合數府爲一起，或合數縣爲一起，每起少者四百，多者不過千人。果能沿途約束嚴明，一無滋擾，俟該頭目等回營，准其錄用，酌予保獎，以結其心，當不至變生意外。至洪容海數年被擄，一旦自新，乃能計取空城，襲殺守賊，力圖晚蓋。非假以虛名，恐不足以馭下。合無仰懇天恩，賞給降將洪容海、游擊虛銜，其部下頭目王永虎、范長根、陶成有、莫志祥、汪維新、李敦本等均請賞給五品頂戴。熊正玉、羅文宓、黃廣興、蔣合麟、朱大椒、黃三元、宣鴻猷、洪鉅海、鴻潮、海洪、青海、洪四海、洪龍海、洪虎海、洪富海、洪貴海、洪華海、洪晏海，等均請賞給六品頂戴。仍俟續有勞績，由臣分別奏保官階。使悔罪投誠者，知朝廷有倖邀之寬典，無顧惜之功名，則東南逋寇，或皆聞風知勸，瓦解冰消，於軍事不無裨益。如此起降，聚辦理或有未妥，另生枝節，臣當隨時奏明，不敢稍存迴護。上煩宸廑，所有籌辦廣德州受降，分別遺留緣由，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元年八月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金陵賊匪未撲，官軍營盤，曾國荃因營中病勇過多，亦未敢攻。鮑超克復甯國，已逾月餘，因童容海投誠之事，久未就緒，又疾疫流行，死亡相繼，尙未拔營。現值天氣稍涼，即當催令進兵。左宗棠在浙亦苦營中患病者多，不能指揮如意。自七月十七日，油埠一戰大捷後，二十一日，與賊遇於青塘，斬首百餘。二十四日，分兵進攻袁家太平祝，兩處均未甚得手。僞侍逆李世賢，現在金華修城治濠，並調溫處之賊萃於該郡，將爲死守之計。龍游縣城，雖已檄調劉培元等軍進攻，該處地勢平衍，難以逼城立營。一時未能速下。蔣益澧一軍七月十六日，已入江西之萍鄉縣境。日內當可陸續抵浙。皖北苗沛霖之黨，會稟明蔣凝學，願退出壽州正陽關兩處，但求不報克復等情，似不至遽生他變。惟撫臣李續宜聞計丁憂，病久未痊，不能治事。該撫前在六安患病，臣勸令請假醫調，李續宜恐勞聖廬未敢具奏。慈於八月初三日行抵安慶省城，臣觀其衰毀之餘，肌肉全瘦，若不令其離營回籍，少伸孝思，恐難期其速痊。該撫於十九日具摺陳情，臣是以未經勸阻，理合一併演陳聖聽，伏乞慈鑒。謹奏。

覆陳河南募勇另派統領片

(同治元年八月十二日)

再：臣欽奉寄諭，陳由立到皖後，著會國藩即將該革員及余大勝等，分別審訊，嚴行懲辦，以肅軍令。惟陳由立所募之勇，亟

須揀員前往湘省接辦一切事宜。豫省將領乏人，現無妥員可派。著會國藩由皖營揀派熟悉湘楚情形，堪勝統帶之鎮將一員，及營哨各官，飭令速赴湖南接辦募勇事宜，飭赴河南以資防剿。等因。欽此。遵卽於臣部各軍及鮑超所統鎮將中逐一遴選，均無可獨當一面者。查有總兵楊朝林，久歷戎行，曉暢軍事。上年冬間，准多隆阿保薦堪勝統領之任者，楊朝林、王可陞二人。臣比令王可陞統勇二千七百，現守蕪湖。聞楊朝林尚在鄂中，卽經咨商湖北撫臣嚴樹森，轉飭赴湘接辦。陳由立募勇事宜，旋准河南撫臣鄭元善來函，有豫中已添李續燾一軍，兵力較厚，所請派員赴湘接統之處，應卽停止。等語。臣伏查李續燾所部亦係湘勇，豫省既添此一支，足資防剿。所有擬派楊朝林往湘接募成軍之處，自應停止，以節糜費。陳咨嚴樹森查照，仍俟陳由立等到皖，審訊奏結外，理合附片覆陳，伏乞聖鑒，謹奏。

查覆嚴樹森被參各情摺

（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九日）

奏爲遵旨查明湖北撫臣嚴樹森被參各情，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同治元年三月十四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三月初一日，奉上諭：「前因有人奏：『嚴樹森到豫撫任後，尙知講求吏治，惟督辦勦匪事宜，未臻盡善。』復有人奏參嚴樹森有『膽怯見偏，量狹性慢』等情。茲又有人奏：『皖師東下，倚全楚爲根本，

楚撫關繫東南安危，非久歷戎行深明將略者，萬難勝任。嚴樹森戰陣之事，實非所長。上年捻撲河南省城，該撫一籌莫展。豫中人切齒今移節湖北，安能望其出境滅賊？官文休休有容，故胡林翼得以宣勞盡力。嚴樹森性情剛愎，若官文待之如胡林翼，該撫必果於自用，萬一不和，楚事必致決裂。嚴樹森前在江夏隨州各任，聞警潛逃。一旦膺鄂撫重任，所統屬兵勇，必將輕其品行，不遵調遣。上游無事，會國藩始無後顧之憂，該撫無胡林翼之善謀，又無李續燾之敢戰，設布置稍疎，賊蹤闖入，會國藩分兵不暇，安望有成？」各等語。嚴樹森操守尙好，留意吏治，自蒞豫撫任後，尙無大過。而人言嘖嘖，諒非無因。特以辦事尙能認真，且任鄂有年，會爲胡林翼保奏，是以簡調鄂撫，冀收駕輕就熟之功。若如所奏各節，是該撫非特不諳軍務，抑且不協輿情，任以封圻，殊於楚事未有裨益。現在會國藩籌畫東征，必須後路策應有人，鄂皖連爲一氣，方能悉銳前行，不至瞻前顧後。關係大局，至爲緊要。該大臣於鄂中人材兵勢，見聞已稔，嚴樹森果否能勝鄂撫之任，抑僅長於吏治，他務非其所習，均著據實詳悉覆陳，毋稍徇隱。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仰見我皇上軫念東南，慎重疆寄，跪讀之餘，曷勝欽悚。湖北巡撫嚴樹森，春間由豫還鄂，臣前此所聞，毀譽參半。近來細加詢訪，情形較確，大抵人非聖賢，難於求備。短長互見，乃士之常。在朝廷之用才，貴節取其所長，而糾察其所短。在臣子之自飭，貴勉其所已知，而增其所不能。嚴樹森之所短，

在負氣自矜計較過熟。負氣則自命過高，責人過重，稍有齟齬，便事吹求，處人鮮留餘地，而人亦攻之甚力。計較既熟，則利害太明，趨避亦所鮮免。咸豐四年，嚴樹森在江夏知縣任內，湖北省城被圍，餉道不通，巡撫青瑣奏委出城勸捐，逮六月省城失守，嚴樹森以先期奉旨，在鄉勸捐，免其置議。五年，在隨州任內時，督臣楊鼎駐軍該州，官兵失利，州城淪陷，事後查辦，因總督有逃奔襄陽之咎，而嚴樹森又有調團協勦之札，亦得奏明免議。厥後遇賊北竄，隨克德安，疊蒙保獎。嚴樹森本有應議之案，而反與於保敘之列，雖機緣所值，適有天幸，不由人謀。而議者因其平日計較之頗精，遂疑此次微倖而獲免。原奏所稱江夏隨州兩案，悉為僚屬所輕，殆由於此。至其蒞任河南，捻匪撲犯省城，原奏以該撫閉門自守，不敢出城一步。古法稱戰不足者，守尚有餘。嚴樹森自度新集之卒，未可深恃，與其出戰挫衄，不如嬰城堅守，此蓋未可厚非。惟軍旅之事，必有毫無瞻顧之心，而後有一往直前之氣。嚴樹森於禍福成敗多涉計較，則危急之時，難期堅定。功名之地，難泯矜爭。諭旨飭其不嫻軍務，原摺慮其不明將略，參之物論，亦均於此事未敢深信，茲其所短也。至嚴樹森之所長亦多，非時流所可及。才思警敏，精神完足。胡林翼綜理釐務，新改漕章，嚴裁各衙門陋規，台局浮費，但持大綱，其節目周詳，經營初稿，多嚴樹森贊襄之力。速胡林翼出省征剿，凡鄂民之疾苦，刑案之出入，州縣之積弊，皆由嚴樹森悉心察覈，往往晝接寮佐，夜治文書，侵曉從公，達旦未

寢。咸豐十年升任豫撫，沿途夫役，到省供應，概不索之。州縣一洗從前惡習。其裁汰冗兵，參劾劣員，亦頗力求整頓。諭旨稱其操守尚好，留意吏治，自蒞豫撫任後，尚無大過，足見聖明垂察之精。臣於咸豐九年經過黃州，見胡林翼座右同官錄數冊，臚列州縣佐雜履歷，注載詳明，評隲精當，知為嚴樹森手筆。聞其接見屬僚，詢訪一次，歷久不忘。胡林翼保薦人材，如閻敬銘、李宗燾、張建基等，皆嚴樹森之所汲引。胡林翼晚年多病，專以薦賢報國為務。嚴樹森被其薦達，感名卿知己之恩，沐文宗不次之擢，祿除舊習，力爭上流，亦孜孜焉以崇尚正人，扶持善類為己任。茲其所長也。官文休休有容，遐邇共知。然昔之待胡林翼，事無大小，推賢讓能，多由撫署主政。今之待嚴樹森，資有淺深，軍政吏治，多由督署主政。原奏所稱嚴樹森性情剛愎，果於自用，或至決裂，以臣觀之所慮當不在此。凡位偪則相忌，勢均則相疑。督撫同城，自昔鮮能和協，而善終為撫者，當任勞而不炫己之能；為督者，亦當讓善而曲盡人之長，庶幾相與有成。如嚴樹森之才，臣愚以為可勝鄂撫之任。若得皇上訓誨，常加官文推誠相與，當可飭吏阜財，蒸蒸日上。東南用兵，鄂皖本屬一氣，呼吸相通，利害共之。如該撫別有劣蹟，鄂事或就隳壞，臣當隨時據實密陳，不敢稍涉徇隱。貽誤大局，所有遵旨查覆緣由，專摺由驛馳奏，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查覆何桂清退守情形摺

(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九日)

奏爲遵旨查明復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接准部咨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奉上諭：「刑部奏：『據何桂清呈出司道公稟，請飭查辦。』等語。何桂清棄城逃避罪名，業經大學士會同刑部審擬具奏。惟據片稱：該革員呈出司道公稟一件，係前任江蘇按察使查文經前任江甯布政使薛煥，前任江南鹽運道英祿、江安糧道王朝綸於丹陽失守後，聯銜稟請何桂清退守蘇州各情。該司道等均有地方之責，當常州危急之際，應如何幫同總督竭力守禦，乃聯銜稟請退守蘇州，顯係見事危急，意在同逃。徐有壬原參摺內，亦有何桂清率領地方官退避之語。若不從嚴查辦，何以肅軍律，而飭官方！著會國藩、李鴻章將該司道當時如何聯銜具稟，及如何退避各情形，據實查明具奏。其蘇常等處各逃官，一併查明參辦。殉難各員，並著查請議卹，以示勸懲。」欽此。臣比卽咨商李鴻章，在於蘇境詳查。旋據通商大臣薛煥遞到節略一函，內鈔錄延寄二件，奏稿二件，咨稿一件。據稱薛煥於咸豐九年十二月補授江甯布政司，奉旨飭令隨同何桂清辦理夷務。十年三月奉命幫辦通商事件。閏三月初旬，由上海轉樟常州，奉旨飭令單銜奏事。二十四日，何桂清欽奉十八日密寄諭旨：「至所稱薛煥應否豫飭來京，此言殊屬非是！天津非議和之地，該大臣仍當飭薛煥迅赴上海，設法挽救。」等因。欽此。薛煥旋於三十日拜疏起程，摺尾聲明：卽日前赴上海相機酌辦。維時何桂清業已議定移駐蘇

州，其司道公請之稟，係查文經主稿。迨何桂清批發後，亦係查文經錄批轉咨薛煥。嗣於四月十一日，撫臣徐有壬奏調薛煥回蘇辦理防務，奉旨：「著不准行。」欽此。緣送各件到臣院營，臣伏查刑部奏請飭查司道四人中，惟薛煥官職最大。茲該大臣鈔送案據，前既奉有迅赴上海之旨，後又奉有不准回蘇之旨，則是理應離開常州之員，軍機處必有檔案可稽，其稟請移駐一節，係屬隨衆聯銜，並非別有私圖。此外如查文經業已革職，臣奉五月二十六日密諭，另有交查事件。英祿業由吳棠奏參，以原品致。王朝綸列銜在末，不過隨同畫諾。臣在外多年，忝任封疆，竊見督撫權重，由來已久。黜陟司道，榮辱終身。風旨所在，能使人先事而逢迎，既事前隱飾，不特司道不肯違其情，卽軍民亦不敢忤其意。十年七月，嘉興大營將弁聯名數十具呈請留何桂清在蘇，暫不解京，求臣轉奏。由臣有齡移咨到臣。臣暗加察訪，不過通知軍中數人，並非合營皆知。是以未及代奏，而王有齡已兩次具奏。觀營員請留之呈，則司道請移之稟，蓋可類推，無庸深究。疆吏以城守爲大節，不宜以僚屬之一言爲進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犯，不必以公稟之有無爲權衡。區區愚見，不審有當於萬一否。除查文經交查之案，當另行覆奏，蘇常等處逃官，由李鴻章彙案會參外，所有遵旨查明緣由，謹會同署江蘇巡撫臣李鴻章，恭摺覆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查覆薛煥吳煦參款片

(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九日)

再：臣前此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三月十三日奉上諭：「前因有人奏一江蘇撫臣不洽輿情，玩視軍務，各節，當經疊諭會國藩查奏。旋據該大臣查明覆奏，與所參情節大略相符。茲又有人奏薛煥肆意營私，於上海城內開設書畫局，並與署藩司吳煦等開設錢鋪，合夥販貨至各海岸，假商人字號，掩人耳目。該撫之兄薛煥州縣鑽營，皆經其手。吳煦之子吳宗麟，氣餒均極，薰灼江蘇逃官如吳雲、李翰文等，薛煥無不包庇，為之開脫。至於練總徐珮璋、士棍費玉會，皆經降賊受僞職，而薛煥信任二人，保舉至道員都司，上海縣劉郁膏，循聲素著，薛煥意存嫉忌，未能盡其所長。各等語。著會國藩將所參各款，秉公詳查，據實具奏，毋稍徇隱。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臣查薛煥性耽書畫，設局收買，臣於上年十一月查覆摺內，業經陳明，未敢稍為隱諱。自被參後，此局早經停止。至於開設錢鋪，假商人之號，州縣鑽營，經薛煥之手，臣處尚無所聞。至開脫吳雲等之罪名，保舉徐珮璋等之官職，乃屬實事。現在吳雲已由李鴻章另案參劾，徐珮璋與其兄徐佩璣，前以團練得名，後以騷擾失望。久處賊中，形迹可疑。為良為匪，亦復衆論紛歧。惟聞該前撫辦理蘇州內應事件，曾備銀數萬，由徐姓馬姓轉交蘇賊。原摺所稱徐費二人受賊僞職，

濟以火藥糧餉，或即指此言之。劉郁膏雖非拯救時艱之才，而崇樸黜華，素負民望。該前撫未經薦達，嫉忌之說，或由斯起。臣竊以薛煥前為巡撫，則百官之黜陟，軍務之興衰，措置稍乖，關係甚大。今僅為通商大臣，無用人理財之責，事權已輕，關係較淺。其前此辦理未善之處，應否免予懲究，出自聖主鴻裁。至諭旨垂詢吳煦開設錢鋪，販貨至各海岸，暨其子吳宗麟氣餒薰灼各情，又奉五月二十日寄諭鈔示，殷兆鏞原摺申列吳煦劣蹟，亦飭臣等查辦。臣查吳煦開設銀號，置買海船，弁利營私，係屬實情。臣與李鴻章久擬列歐參奏。惟蘇藩關道二缺一時，難得接署之人。又蘇常失陷以後，上海屢瀕於危，吳煦聯絡洋人，保全要地，具有微勞。且其廣交洋商，厚結華爾，吳煦之進退於華爾全軍，略有關係。華爾之向背，於英法各國略有關係。不得不周詳審慎，三思後行。除俟上海關道一缺遴委得人，再將吳煦事蹟會摺參奏外，理合將奉旨飭查薛煥各情先行附片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九日)

再：近日軍情，洪容海投誠以後，進剿建平，小挫而退。其部下頭目衆多，各爭雄長，中懷反側，洪容海不能彈壓。有僞目張得勝、陶子高等，帶二萬餘人，投歸僞輔王楊七麻處。又有僞目朱大椒、黃三元等，帶二萬餘人，在廣德州內亂，與洪容海自相仇殺。洪容

海帶心腹萬餘人，奮門而出，投歸甯國。鮑超營次廣德州，遂仍爲賊所佔踞。鮑超仍照前議，令洪容海酌留三千人，編立五營，隨同官兵行仗，攻克廣德，以贖前愆。臣昨於十二日具奏此案，摺尾聲明，恐其另生枝節。今果有此一變，目下事局尙未大定，是否更有波折，殊難預決。頃奉七月二十八日寄諭，以洪容海降衆六萬，不妨酌量多留。惜諭旨遲到半月，不及欽遵辦理。然招降之事，古無良策，必降將之才，足以統馭其黨，而後無反覆爭鬪之虞。又必官兵之氣，足以懾服降人，而後無幹弱枝強之患。今洪容海歸順之衆，雖較前數大減，然後患亦較少，臣尙不深以爲慮。臣之所憂慮者，現在楊輔清、黃文金、賴文鴻、古隆賢等諸僞王，麇集於廣德，建平一帶，又有已降復叛之張得勝、朱大椒等，凶狡彌增。又據左宗棠咨，僞侍王將由浙境赴援金陵，自甯國廣德決戰而往，羣賊將萃於皖南。而鮑超營中疾疫大作，勇夫病者萬餘人，死者日數十人。張運蘭、朱品隆、唐義訓，各軍亦十人而病其六七。張運蘭之胞弟張運桂，亦已病故。卽去臘堅守徽州，苦戰得全者也。會國荃金陵營中病者亦逾萬數，皆由臣以非材妄竊高位，上千鬼神之譴。莫救厄運之災。左宗棠軍中病者亦復過半，每次出隊，不湖五成。若秋間有大股惡賊，深恐羸卒不足禦強寇，中夜縈思，不勝焦灼。至李鴻章奏洪首逆已移居蘇州，係屬謠傳，並無其事。此軍務最大關鍵，臣不敢不留心訪察。除俟洪容海投誠之事大定，另案續奏，暨張運桂等立功後病故各員，彙奏請卹外，謹將近日軍情附

陳梗概，伏求 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唐訓方駐紮臨淮摺

（同治元年閏八月十二日）

奏爲暫署撫臣接辦皖北軍務，遵旨酌度駐紮地方，恭摺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八月十七日奉上諭：「李續宜奏，滙陳哀憫，鑄懇賞假，回籍奔喪一摺，已降旨賞假百日，准其回籍，並令唐訓方暫署安徽巡撫，閣敬銘署理湖北藩司矣。皖省粵逆雖就肅清，而徐宿蒙亳等處，捻匪屢次出巢肆擾。且正陽關壽州各處，苗練吮吮虎視，亦未必帖耳就撫。是皖北軍務未可稍鬆。會國藩節制四省軍務，綦繁現值進剿金陵，調度正當喫緊。皖北關係緊要，必須得人督辦，俾會國藩得以專意東征。據李續宜奏稱，唐訓方久歷戎行，熟諳戰守，著官文速飭該藩司，前赴安慶，接署安徽撫篆，毋稍遲延。其應否駐紮臨淮，接統袁甲三一軍之處，並著會國藩酌度具奏。」等因。欽此。仰見聖主慎重嚴置，虛衷博訪，欽悚曷任。臣維皖北形勢，以淮水爲綱領。前此髮匪盛於淮南，捻匪擾於淮北。袁甲三駐紮臨淮，跨兩淮而處其中。上年秋間，苗沛霖攻陷壽州，占淮西之數城，據上游之津要。袁甲三勢處孤危，旁無應援，支撐實屬不易。自巢和廬州次第克復，而髮逆掃除殆盡。自三河霍邱羣圩效順，而苗黨解散過半。頃苗沛霖已將壽州正陽關兩處退出，李續宜令蔣凝學進

城防守。大江以北，長淮以南，業經一律肅清。地形之險易，視賊勢爲轉移。今日臨淮一關，似已無甚緊要。然唐訓方暫署皖撫，仍應駐紮臨淮，乃足以資控制。李續宜所部在皖境者，約分五枝：一曰安肅道蔣凝學，進次壽州，分防頴壽正陽關三處。一曰記名提督蕭慶衍，駐軍霍邱，與正陽三河尖爲犄角之勢。一曰記名提督成大吉，一曰道員毛有銘，兩軍皆駐三河尖附近之望岡集。並由成大吉分撥一營，出駐河南之固始縣城。一曰總兵王載駟，留守六安州，爲各軍保固後路，接應糧械。淮西各城布置極爲周密。若唐訓方進駐臨淮關，則西可聯絡蔣凝學，壽頴之帥東可聯絡吳棠，清江之帥南可聯絡石清吉，廬州之帥與李世忠，滁州之帥而北路亦可稍助僧格林沁之聲援。若不駐臨淮，則中段空虛，恐徐宿蒙亳之羣搶，又將窺伺淮南。關係甚大，不可不防。聞唐訓方擬於閏八月中旬，由鄂起行來皖，俟其到省，臣當與之熟商，即接統袁甲三一軍，汰弱留強，昕宵訓練。楚皖各軍聯爲一氣，庶幾防剿兼施，首尾皆應。是否有當，伏候密主裁奪。敕下訓唐方妥籌辦理。所有遵旨酌度緣由，恭摺覆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請簡親信大臣會辦軍務片

（同治元年閏八月十二日）

再：大江兩岸各軍，疾疫盛行，臣於八月二十九日附片具奏，在案。近日秋氣已深，而疫病未息。甯國所屬境內最甚，金陵次之。

徽州衢州次之。水師及上海蕪湖各軍亦皆屬疫繁興，死亡相繼。鮑超一軍，據初二日開單稟報，除已痊外，現病者六千六百七十人，其已死者數千，尚未查得確數。甯國府城內外，尸骸狼籍，無人收埋，病者無人侍藥。甚至一棚之內，無人炊爨。其軍中著名猛將如黃慶、伍華瀚等先後物故。鮑超亦染病甚重，合營將領，因其關孫至大，一面稟明臣處，一面用舟送鮑超至蕪湖養病。張運蘭一軍，駐紮太平旌德等處，病者尤多，即求一繕稟之書，賫送信之夫役，亦雖其人張運蘭送其弟之輓至祁門，亦自患病，尙難回營。皖南道姚而備至嶺外查閱一次，歸即染病不起。臣派營務處四品卿銜甘晉至甯國一行，現亦染病回省。稍岳斌自揚州歸來，亦袍重病。天降大戾，近世罕聞。惡耗頻來，心膽俱碎。若有大股賊匪，撲犯甯國，旋太等處，鮑超張運蘭兩軍不特不能出隊迎戰，並不能堅守城壘，不特不能堅守以待外援，並不能預逃以待再振。若撲犯金陵，徽州亦深恐病者太多，戰守皆無把握。數年來，千辛萬苦，戰爭之土地，由尺寸而廣至數百里，倘有疎虞，何堪設想。若皖南藩籬一壞，則江西內地空虛，毫無足恃。輿言及此，憂心如焚。而皖北苗捻兩患，時時可慮。袁甲三、李續宜皆將回籍，唐訓方新來，諸事且萃於微臣一人之身。疾疫之災，既如彼，責任之重，又如此。臣自度薄德，不足以挽厄運，非才不足以支危局。警蹙擔夫力能負百斤者，增至百二十斤，則汗流而蹇，增至百五十斤，則微踏矣。臣力本不勝擬負，今且增至重十倍之重，僣踏不足惜，倘遂貽誤大

局，敢不祇懼！合無籲懇皇太后皇上天恩，簡派在京親信大臣，馳
赴大江以南，與臣等辦諸務。分重大之責任，挽艱難之氣數。臣具
有天良，斷不敢稍存推諉，致誤戎機。今年軍事甫順，而疾疫流行，
休咎之徵，莫可推測。中夜默思，惟求德器遠勝於臣者，主持東南
大局，而臣亦竭力經營而左右之，庶幾補救於萬一。區區愚忱，伏
乞聖慈垂鑒，訓示謹奏。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七

覆陳皖北軍情並察度苗練摺

(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七日)

奏爲欽奉諭旨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閏八月十二日奉上諭：「僧格林沁現飭富和並添派之翼長全順會同恆齡卓明阿馬隊駐紮永城一俟永毫一帶積潦漸消道路可行卽行相機進剿亳州捻巢該捻等股迭經痛剿一經直搗老巢勢必窮思挺走若令東西分竄官軍移向各路往追賊又繞路回巢官軍又復回攻必至往來周折爲所牽制此等情形總當預爲籌畫謀定後動方免臨時互相推諉貽誤事機僧格林沁現在夏邑將由此路進兵將來各路約齊會剿之時賊如竄往北路自應卽由該大臣撥兵追剿其賊竄西路應由唐訓方撥兵追剿賊竄東路應由吳棠撥兵追剿賊若南竄卽行三路合力追剿均著各專責成先期妥爲布置毋得臨事觀望遷延自干罪戾其毛昶熙所部駐紮營郭等處勇營併著僧格林沁酌量隨同官軍應由何路進攻妥爲調遣楚軍應由南路進攻其西路賊竄責令追剿是否足敷分撥有無窒礙難行之處唐訓方署理

無篆甫菴皖軍於進兵情勢未知能否洞悉既據僧格林沁督催楚軍進剿捻巢各情移咨會國藩酌量調度卽著妥爲籌議並將駐紮穎郡楚軍道員將擬學是否堪以統帶抑應添派得力提鎮大員督率之處一併妥籌兼顧並一面咨復僧格林沁辦理吳棠駐軍清淮籌防裏下河一帶於亳州東路靈宿等處亦恐相距稍遠黃開榜派赴徐州代領田在田一軍應令如何酌量進紮袁甲三尙駐臨淮其於亳捻東路防剿應與吳棠等如何各分汛地合力進攻之處均當預爲籌定總之各路責成均須嚴密部勒方能及時同心戮力聲勢聯絡著該大臣等會同詳悉商酌盡善迅卽奏聞鄭元善現赴河洛督辦西路剿匪所統各軍雖難卽時撤回助剿惟亳捻如由西北兩面竄走均係豫境卽著鄭元善毛昶熙嚴飭各屬文武官紳率領兵練協同官軍悉力防剿如有賊由何路竄逸不能實力堵禦該地方官吏與帶兵將領厥罪維均苗沛霖反覆再三其巨測情狀天下聞知目前歸正仍恐其首鼠兩端第以勝保赴陝失所據依兼之畏懼楚帥之威始將壽州正陽等處釐卡交出姑且就我羈縻僧格林沁以現當剿捻喫緊之際勢宜恩威並用以不疑用之剿賊賊平之後苗練勢孤自必盡

除傲慢。且使苗練安帖，則蔣擬學所領楚軍便可專力與僧格林沁之軍合力，各由南北進剿捻巢，以期得力。所籌自是不爲無見。此次苗沛霖因僧格林沁札諭該練欲用之，剿捻，乘奏具稟申訴，揣其意，一則欲借僧格林沁聲威，抑制李續宜，撤去楚帥，使彼得以逞志。一則欲借剿捻之名，冀僧格林沁奏准，仍復還其前次占踞之利藪。一面之詞，毫無情理，而陰鷲之謀，時流露於意言之表。苗沛霖如果能帶練剿賊，爲國出力，朝廷屢經明諭，賞其既往，予以自新。該大臣等何難待之坦白，盡釋猜嫌？但必須其實心實力，悔罪歸誠，有殺賊攻城之實據，方可加之信任。若仍心跡闇昧，或陽爲助剿，而仍與賊陰相結納，或弔欲冒官練之名，以脅制民圩，希圖煽惑，漸成尾大不掉之勢。其居心行事，朝廷亦必洞見肺腑。諒該大臣等亦斷不以欲資其力，稍涉遷就，致爲所惑，而忘後患。著僧格林沁會國藩等，會同察度，妥籌萬善，正陽等處釐卡，既已交出，卽該練等果隨同奮勉，剿賊心跡已明，會國藩等並當籌給餉需。至壽州、正陽關等處，利源所在，斷不得令該練等藉詞餉需，再圖侵佔。前次逆首陳玉成就擒壽州，其餘賊驍悍之衆，尙有二千餘人。苗沛霖收隸所部，現在曾否遣散？其竄擾豫省、南陽一股，捻逆內有無此項陳逆餘黨，並著僧格林沁等查明具奏。等因。欽此。仰見聖謨闕遠，布置精詳。臣於二十一日接奉此旨，卽與撫臣李續宜再三商度。逮二十三日，李續宜登舟起程，署撫臣唐訓方恰到安慶。臣又與之熟商，如會剿亳州、捻巢，楚軍應由南路進

攻。其西路賊竄，責令楚軍追剿。諭旨垂詢是否足敷分撥，有無窒礙一節。查李續宜所部湘勇，在皖境者萬餘人，現在分守潁州、壽州、六安、霍邱，固始、五城，又守三河尖，正陽關兩隘，皆係最要之區。若再令分剿捻巢，則防守七處之兵，與進剿亳南之兵，皆嫌其單。湘軍素無馬隊，於追透捻匪，本不相宜。若步軍太單，則更無把握矣。屢接官文、函咨，石清吉防守廬州之十營，前已調去三營。今又欲再調三營，回援鄂省，並云髮匪自德安而下，欲由安慶境內回援金陵。如果屬實，皖北腹地空虛，處處可慮。穎壽之湘勇以分守七處而太單，廬州之防兵以抽調六營而亦薄。更無餘力可以進剿亳南。此楚軍不敷分撥，兼有窒礙之情形也。諭旨垂詢道員蔣擬學是否可以統帶，抑應添派大員督率一節。據李續宜面稱，蔣擬學與毛有銘同爲監司，成大吉、蕭慶衍、王載駟，皆爲提鎮，勢位相侔，才智相等，彼此俱難統屬。至臣所部各軍，如楊載福、鮑超、張運蘭、朱品隆，諸統將，皆抱病未痊。現在皖南軍情十分緊急，臣欲求一人支持危局，尙不可得。又安能另派大員督率淮北剿捻之師？此穎壽各軍難相統馭之情形也。諭旨垂詢苗沛霖反覆叵測，察度妥籌一節。臣查苗沛霖詭譎多端，耳目最廣。明凡 李續宜離間苗部之密諭，勝保參劾湘軍之微詞，苗沛霖皆得鈔其全稿。卽言官劾苗之疏，廷寄馭 苗之法，苗沛霖亦多錄其原文。蔣擬學等欲陽撫之，而陰防之，固在苗沛霖計算之中。卽僧格林沁欲調苗剿捻，並欲調苗離巢，使楚軍得放心剿捻，亦未嘗不在苗沛霖讒

算之中。臣愚以爲欲苗之不猜疑，必在我者先有誠一不欺之道。欲苗之不反覆，必在我者先有堅定不變之謀。大抵馭苗之策，有二：一曰剿，一曰撫。撫苗之策，亦有二：一曰赦其罪，而不資其力；一曰資其力，而並予以權。一良圩之出財出力，以從苗者，非心服也。彼挾朝命以臨之，不得已而爲所脅耳。自夏間黨羽雖散，苗勢漸衰。今調之會剿，揔則必聽其招集舊部，號令羣圩。是予以威權矣。又必聽其廣收練稱，設立釐卡，是予以利權矣。今日養虎自衛，他日復欲縛虎歸柙，豈易言哉？臣愚以爲救其罪而不資其力，猶不失爲中策。於徵調之札，則咨之，使其處令不能遽振；於釐卡之事，則寬之，使其生計不至遽窮。情願假以利權，斷不予以威權。俾苗沛霖既服官軍之足以自立，又感疆臣之不與爭利，或可相安無事。若既欲資其力，又欲結其心，而又不予以威權利權，則斷無是理矣。此臣察度苗練似用中策之微意也。至苗沛霖所收逆首陳玉成餘衆，會否遣散，是否混入南陽捻股之內，俟訪查明確，續行附奏。所有遵旨籌議緣由，謹會同署安徽撫臣唐訓方，由驛覆奏，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摺係與李續宜面商定議。李續宜奏明於二十六日起程回籍，因業經交印，卽於二十三日起行具咨，請臣代奏，理合代爲聲明。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七日。）

曾文正公全集 卷十七

再近日軍情，僞忠王由蘇州帶大股賊匪，上援金陵，屯據城南谷裏村，人字橋一帶。二十日，撲官軍營壘一次，金陵將士多病，迄未稍愈。會貞幹亦抱病未痊，殊爲可慮。逆首黃文金、胡鼎文等，大股由東壩撲犯金寶圩，鮑超尙在蕪湖養病。宋國永在甯國代統其軍。派虛字四副營，峯字兩營，於距城五十里之新河莊禦之。二十日始到營壘未定，爲賊所乘，官軍小挫，退回甯國。探聞黃文金等逆將自新河莊犯甯郡之西，楊七麻等逆將自建平縣撲甯郡之東。官軍病者太多，統將鮑超又不營，張運蘭雖已於十七日帶病進城，而其部卒亦病莫能興。朱品隆於十四日移守旌德，亦上下皆爲病所苦，防守尙無把握。大疫之後，過此鉅寇，皖南全局幾無一處可恃。總由微臣德薄位尊，莫挽厄運，五夜憂灼，悚皇無地。所幸左宗棠於前月之杪，疊獲大勝，蔣益澧於十四日克復壽昌。將來徽州有急，或可調蔣益澧就近救援。楊岳斌、鮑超，病皆漸愈，鮑超現發偏身瘡癩，邪症全除。擬於二十六、七、日回營，其軍縱有疏失，尙可徐圖整頓。仰賴皇上威福，猶當力籌挽救，定傾扶危。除金陵甯國兩處接仗情形，續行具奏外，理合附片先陳梗概。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彙報軍情請調多隆阿軍回皖摺

（同治元年，九月，十二日。）

奏爲彙報各路軍情，請旨敕調多隆阿一軍，回駐皖北，恭摺

馳陳仰祈聖鑒事竊僞忠王李秀成救援金陵黃文金等股圖犯甯國各情形臣於閏八月二十七日附陳梗概在案現計各路局勢可慮者約有四端李秀成率十餘萬賊更番猛撲雨花臺營盤自閏八月二十至九月初六晝夜不息洋槍洋礮子密如雨兼有開花炸礮打入營中驚心動魄會國荃於二十九日而受洋槍子傷幸尙無礙其得力部將倪桂卽於是日中礮殞命賊現多開地洞百道環攻並未少休又據蔣益澧來稟僞侍王李世賢於前月十四日帶賊三四萬山浙赴援金陵我軍以病餘之卒苦守十六日夜疲乏已極若再添侍逆一股殊恐難支此金陵之可慮也胡黃諸逆之竄犯甯國者自前月二十日我軍小挫後未遽攻撲郡城盤踞於廟埠仰賢圩油榨溝新河莊等處綿亙近百里疊據逃出及擒獲匪黨僉稱一該逆不得逞於甯國決計繞竄南陵青陽上犯江西目下各營病勇未痊缺額未補卽能竭力保守甯郡而灣沚無陸帥駐防該逆若由間道上趨不能分兵堵截此甯國之可慮也小丹陽之賊已由東壩拖過戰船數百號分布固城南濤各湖時圖出江我軍水師自湖口以至金陵分防二千餘里地段太長兼以營哨弁勇病者過多又新派李朝斌帶三營馳赴上海兵以分而愈單設賊船乘間衝出則江中糧路俱斷此水師之可慮也連日接湖北督撫臣飛咨豫省大股髮捻竄至德安隨州分擾各屬逆首馬融和卽上年竄踞德安本年由穎入陝者也訊據賊供有取道皖境回援金陵之語自廬州克復以後皖境各城空

虛一經逆蹤闌入又將到處糜爛此皖北之可慮也此外如蕪湖金柱關等處亦俱賊多兵寡在在堪虞顧可慮者雖有多端而仰託皇上威福似尙有可以挽救之機前此疾疫盛行之際臣於八月二十九閏八月十二日兩次陳奏軍中病狀方虞鉅寇一至全局瓦裂今賊氛如此浩大而支持業經兩旬已非臣意料所及從此竭力營救當可勉撐危局仰慰宸廑於萬一會國荃營中初三日獲小勝仗一次初五早獲大勝仗一次臣現飛調駐紮蕪湖之王可陞一軍馳赴雨花臺又咨調上海程學啓一軍暫棄青浦雇坐輪船趕赴金陵均幫助會國荃共守營濠又咨調李世忠一軍於龍潭石埠渡江由孝陵衛北路而來調鮑超一軍與現駐旌德之朱品隆一軍均由采石南路而來兩頭夾擊冀解重圍此挽救金陵之拙計也當羣賊甫近逼時鮑超卽力疑自蕪湖回營二十七日已低甯國竭力整頓將病者傷者安置城內簡選精銳紮營城外張運蘭全部登陴主守鮑超所部出城主戰初三日在廟埠獲一勝賊擬於初六日移紮高祖山兼顧西河灣沚等處計日內必有數次惡戰臣與浙江撫臣左宗棠函咨商調藩司蔣益澧一軍由浙境馳赴皖南與張運蘭會辦甯國防剿事宜鮑超能於日內大破黃胡各賊固爲至幸若不能破賊亦可抽出鮑超一軍馳援金陵而以蔣益澧接辦甯國軍務至南陵爲內竄之路鮑超已派總兵婁雲慶駐守該縣其皖南之徽州池州祁門江西之湖口景德鎮臣與沈葆楨亦均派兵防守各城此挽救甯國之拙計也

至水師防務，楊岳斌病已漸愈，力疾督守金柱關。彭玉麟分巡蕪
汴蕪湖，各要隘。臣又飭駐紮安慶之巡湖副中兩營趕緊下駛。又
飛調李朝斌三營，由上海折回金陵。該逆如衝欲出大江，合各營
未病之船，尚可與之力戰，挫其兇鋒。仰仗聖主鴻福，或者化險爲
夷，不至遽形決裂。惟皖北地廣兵單，臣前接鄂賊下趨之信，即調
提督成大吉，由三河尖馳赴蕪山英山，相機防剿。現在安慶廬州
兩府料理城守事宜。一面截留李鴻章新募之淮勇五營，暫駐運
漕鎮，保守膏腴之地，而舒桐潛太一路，非有大枝勁旅，不足以資
控扼。昨接勝保來咨，陝西省城業經解圍，附近逆巢亦經掃蕩。又
據官文、李鴻章兩處來咨，已奏請多隆阿一軍回援東南，相應請
旨救下多隆阿，迅速東還，駐紮舒桐，兼顧鄂皖兩省大局。幸甚！本
年五六月間，臣屢思奏請多隆阿一軍，會剿金陵。因西事方棘，臣
不敢獨擁重兵，是以欲奏而復止，欲吐而仍茹。屢蒙聖慈垂鑒，今
則軍情萬緊，才智俱窮，不得不奏添大枝勁旅，保全已復之土地。
如馬融和股匪不果竄擾皖北，多隆阿回軍之後，或會剿金陵老
巢，或會剿蒙亳捻匪，再行奏明，請旨定奪。除各營戰狀，俟守事大
定，分案具奏，及應獎應卹人員，續行陳請外，所有各路軍情，謹繕
摺由驛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甯國縣失守片

(同治元年九月十二日)

曾文正公全集 卷十七

正封摺聞，又接鮑超文稱：甯國縣城於九月初六日失守。該
縣前派韋志俊、洪容海兩將守之，本屬不可深恃。而韋志俊又
因病就養蕪湖，該縣失陷亦係意中之事。惟一縣既失，則藩籬已
弛。現在徽州旌德兩城，首當其衝，守徽州者爲皖南鎮唐義訓，守
旌德者爲衢州鎮朱品隆。兩處兵力皆單。朱品隆又久病未痊，缺
餉過久，據稱旌德百物皆空，無可市買，並無零錢可辦油鹽。驟遇
大敵，深恐不克支持。臣現催調蔣益澧一軍來援徽州，旌德若兩
城能如金陵甯國之堅守二旬，則救兵可至矣。該兩城如幸而保
全，又恐該逆由績溪、太平間道竄犯江西，反復籌思，殊無完策。臣
前調朱品隆借鮑超援解金陵之圍，今旌德且恐不保，鮑超亦三
面受敵，自不能抽出馳救金陵。除甯國縣詳細戰狀另行具奏外，
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彙報近日軍情摺

(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七日)

奏爲彙報近日軍情，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金陵甯國各
路軍情，臣於九月十二日彙報梗概在案。嗣是僞侍王李世賢大
股亦由浙江趕至金陵，與僞忠王合力晝夜猛撲，更番迭進，迄未
休息。至九月十二日未刻，兩處地道同時轟發，土石上飛，賊衆如
牆並進，前者旣殲，後者復登。曾國荃督飭諸將竭力堵禦，純用火
毬拋擲，間以鎗礮，槍險三時，幸得堵禦缺口，擊斃悍賊極多。十三

以後，賊饑少衰，白晝不甚環攻，夜間仍輪班逼撲。連紮百餘壘，於官軍營濠之外，相距不過二十丈，仍再開地道三處，據密探稱，俟雨夜發火轟裂，希圖一逞。自閏八月廿日起，計堅守已滿一月。曾國荃所受洋槍子傷左頰，子出之處，雖未收口，右臂子入之處，業已結痂。軍心尙屬完固，大局可期。平穩惟前此病卒未痊，近日傷者亡者又添一千餘人，疲勞太久，損折彌多。若無大枝勁旅，從外夾擊，深恐難以解圍。此全陵一軍之大概情形也。甯國賊目黃文金、胡鼎文等，久盤踞於高崑、梅嶺、油榨溝、新江莊等處，時竄灣汊、紅楊樹一帶，冀圖抄我糧路。張運蘭病未痊愈，堅守郡城之內。鮑超病體全愈，屯紮距郡二十里之高祖山。九月十八日，鮑超派隊搦戰，該逆亦排隊於仰賢圩、新河莊，處處依傍港汊，阻水自固，不敢過河。與我接仗，鮑超前因病者太多，新愈者亦黃瘦無力，是以回營兩旬，未敢進兵。今見我之守禦日完，賊之怯情日露，即日擬將高嶺、梅嶺之賊痛剿數次，以挫兇鋒。其前在甯國縣城失守者，爲降將韋志俊、洪容海兩部。鮑超現亦飭其收集潰散，重整隊伍，隨同進剿。此甯國各軍之大概情形也。自閏月中旬，大股賊至，卽分偽護王陳坤書、猛撲金柱關，又分股上犯蕪湖。自東壩拾遺之賊船，亦羣聚於金柱關上下。官兵守金柱者，陸兵僅羅逢元、朱南桂等四營，水軍備彭楚漢、丁泗濤等五營。與賊相持月餘，衆寡懸殊，晝夜嚴防。羅逢元等又分兵遠防龍山橋、梅塘嘴一帶，往返六十里，疲於奔命。羅逢元與朱南桂議以苦守太久，不如渡河剿之。

九月十八日，與駐守蕪湖之周萬倬、吳坤修等營，由龍山橋暗渡，會合水師，齊進痛剿。陸師自青山包抄而上，將羣賊蹙逼，落水溺斃極多。水師奪賊礮船五十餘號，從此賊舟無窺伺大江之慮。而內河之灣汊、三汊河，亦均有官軍戰船扼守。此水師及蕪湖、金柱關、陸軍之大概情形也。至臣處調度，有與前次奏摺不相符合者。臣前調王可陞一軍，馳赴雨花臺，幫同防守。厥後王可陞帶三營先赴金陵，留兩營仍防蕪湖。茲因蕪湖事勢已鬆，卽將兩營全行拔去。又前調上海之程學啓一軍，因駐防南渡要區，不能抽動。李鴻章擬調洋將漢兵之白齊文一軍來援金陵。此軍雖非臣所甚願，然亦未便卻其孫急之情，阻其圖功之念。都興阿未接臣咨，僅接會國荃一函，立派楊心純等千八百人，渡江協防，實屬力顧大局，痛癢相關。前調浙江之蔣益澧一軍，旋接左宗棠復函，因日內正攻龍游、湯溪兩城，功在垂成，礙難抽撥他往。蔣益澧既不能棄湯溪而換防甯國，則鮑超亦不能棄甯國而先援金陵。徵兵千里之外，本難處處應手。至李世忠一軍，臣前咨調渡江山者，陵衛北路而來，夾擊偽忠王一股。旋因該提督來文有江防空虛，南賊分股北窺之說，臣卽飛咨止調，令其專防北岸九洑洲一帶。又因該提督來文有挑選精壯萬餘派員統發金陵之說，臣又咨令自行酌量，力難兼顧，則專防北岸力能兼顧，則分援南岸。聽其自爲裁奪。此又徵臣調度各軍前後參差之情形也。至鄂省馬融和股匪，現聞將山應城一帶回竄河南，或不至遽擾皖北。仰託聖主鴻福，

先紆一面之患除金陵十二日之戰金柱關十八日之戰俟接到稟牘另行詳報應獎應卹人員續行奏辦外所有彙報近日軍情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水陸迭勝力保蕪湖金柱關摺

(同治元年十月十二日)

奏爲水陸各營屢獲勝仗力保蕪湖金柱關要隘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自閏八月中旬蘇杭羣賊大舉內犯北撲金陵南擾帝國中犯蕪湖金柱關所有金柱關等處水陸防守及九月十八日之捷臣國藩已將大概軍情兩次具奏在案先是偽護王陳坤書等僞擁衆四五萬突入太平府之張公橋圖犯金柱關橫斷帝國金陵之氣臣玉麟以該隘下達高淳溧水上通灣沚蕪湖爲中段第一關鍵閏八月十三日飭成發翔鄧萬林等於各營中挑集未病礮勇舢板十船會合唐修已外江水師一營王可陞周萬倬羅逢元朱南桂陸帥數營禦賊於花津護駕撤五戰卻之退踞薛鎮十八日諜報賊以戰艦數百由東壩拖壩而出布滿固城南湖兩湖臣玉麟親率王吉左光培等各駕飛刳入湖迎擊詎薛鎮之賊節節延竄潛約賊船銜尾而西環泊花津上駟渡之下臣岳斌一聞此警留羅進賢萬北林水軍於大勝嶺幫助金陵陸帥而自帶丁泗濱彭楚漢等五營力疾赴援金柱關適羅逢元朱南桂等陸軍先在姚老圩毀賊浮橋獲勝一次得此水陸依護賊乃數

日不敢過河九月初五日賊糾大股至龍山橋先以排礮拒我師船遂於淺流中結符偷渡朱南桂率三哨馳擊戰無逾時羅逢元帶隊突至直搗賊心王明元力戰死之朱南桂斜刺而入截賊數段縱橫掩殺未及濟者悉驅入河不謂賊又增黨數千倚河築壘形若貫珠以翼乘間再逞初六日賊以大派進逼金柱關水營各船齊開排礮逆衆稍退復合管帶親兵前營郭明釐與副後營丁泗濱等帶勇登岸奮擊馳逐里許藥戰方酣郭明釐突被洋礮子打穿左喉即時殞命幸得丁泗濱等奮力衝突殺退賊衆搶護忠骸回船初八九等日朱桂南張定魁商令駐守蕪湖之周萬倬吳坤修等各率新後團防等營分巡查家灣梅塘諸一帶而於十二日自率勇士涉流而渡盡焚隔河諸壘擊斃數十人羣賊始遁往魚墳此閏八月十三至九月十三等日水陸禦賊晝夜嚴防之情形也臣國藩時以金陵事急調向守蕪湖之王可陞先拔三營往援金陵而調向守廬州之梁美材三營填駐蕪湖水師之由安慶下駛者則有巡湖副中兩營其由上海折回者則有正前副右新右三營兵數較增可以一戰於是諸將弁會商十八日水陸大舉周萬倬帶所部並團防兩營哨由查家灣渡河朱南桂朱寬義帶吉左營羅逢元帶振字營由龍山橋渡河曾泗美以右營戰船扼橋下兼分水勇登岸助陣丁泗濱胡俊友率副後親兵前營水師由星子橋決堤駛入攻賊之後蔡國祥嚴定國彭楚漢率巡湖正左親兵右營水師由三汊河攻賊之前唐修已分船守太平府護

定吉左振字老營，仍親帶礮，同往三汊河會剿。天甫向曙，分道並進。遇賊於花山，兩鋒相交，喊聲雷動。鏖戰數時，賊不少挫。周萬倬一騎當先，所向辟易。會泗美同圍防兩營，哨橫躍入陣，刀矛環刺，賊不能支，且戰且走。朱桂南、羅逢元帶隊從九山埂上壓下。朱寬義、張定魁從九山左右兩路抄出，賊益震懼，不知所措。爭向上駟渡紛紛竄遁。殊不料彭楚漢、蔡國票等攻破三汊河釣魚台賊卡，後早與丁泗濱、胡俊友、唐修已嚴定國，各水營衝入上駟渡，斫斷浮橋，賊船五十餘號，悉非所有。該逆猝見橋拆，舟沈，回戈轉鬪。衆軍合力圍殺，攔刃而死者半，撲河而溺者半。棄尸駢積，河水不流。自上駟渡至龍山橋，聚賊不下萬餘，無一存者。奪馬三百餘匹，旗械倍之。此九月十八日擊賊大勝之情形也。龍山橋上駟渡之賊，雖一鼓剪除，而窰頭、護駕墩、大小花津、官圩、青山等處，袤延百餘里，尙爲賊據。臣王麟復飭成發翔、喻俊明、水師梁美材、周萬倬、吳坤修、陸帥賢王可陞留守蕪湖之二營，於二十日進次馬音街。會約吉左振字等營，及水師李朝斌、楊友德、李助發等十營，於二十一日，裹飯傳餐，侵曉出隊。先用礮船渡陸師過三汊河，毀平窰頭數壘。王可陞、梁美材等即田中路搜剿，官汙大龍口、朱南桂、羅逢元等復由右路搜剿青山。周萬倬、吳坤修等，同水師選取護駕墩各水勇登陸焚橋，周萬倬等率隊直進。賊乃竄聚花津。我軍緊蹙賊後，與賊搏鬪。移時，周萬倬困入重圍。適王可陞、梁美材等由官圩聯騎衝至。李朝斌、喻俊明等率礮隊排擊水次。周萬倬立刃數賊，突圍躍出。面面夾攻，遂破花津兩岸堅巢，獲賊刳七十隻，焚賊所據聚之糧數萬石。各營還駐馬音街，而朱南桂、羅逢元兩隊亦盡洗青山。據賊以歸。二十三日，周萬倬、王可陞等軍冒雨巡哨，襲賊敗之。二十四日，風雨轉猛，至晚稍霽。議於次日，攻洞陽象山。之賊王可陞、梁美材、羅陸而進。羅逢元、朱南桂、周萬倬、吳坤修分兩翼傍河而進。李朝斌各水營自太平府東循隄而進。甫至小橋，望見賊旂數十，層掩映林谷間。周萬倬率哨官洪得勝、調轡衝入，往來盪擊，賊盡披靡。正欲圍而殲之，俄聞鼓角一聲，象山後突有大股火機礮發，槍子羣飛。周萬倬見洪得勝中槍墜馬，馳救不及。輒復躍入賊陣，右膝受傷，裹創猛戰。幸王可陞帶隊來助，羅逢元、朱南桂亦自洞陽振旅而至，合軍掩襲，旣焚象山賊館，並將采石磯另股賊援悉驅出。薛鎮小丹陽一路，二十八日，成發翔、喻俊明、聞高淳賊船出石白湖，聚泊小丹陽之背，以護新市鎮四壘。乃於二十九日，留會泗美右營堵守塘溝，親帶左營定湘營進湖，離剿破壘。噫賊成發翔得船十二號，喻俊明得船二十八號。自是賊舟之由東壩拾來者，存留無幾。距蕪湖金柱關六十里內，無一賊矣。此九月二十一至二十九日疊次剿賊獲勝之情形也。臣等查金柱關一隘與蕪湖輔車相倚。此次僞護王等旣由陸路全力攻撲，復於東壩拾船過湖，圖竄出江，以截金陵諸營之糧路。安危得失，關係至鉅。幸仗天威，大彰撻伐，保全重險。江介肅清，足寒諸逆。僉併力一逞之心，諸將士苦戰五旬，始終不懈。可否俟金陵賊退後，

容臣等稟案酌保，出自逾格鴻施！至花翎總兵銜，儘先副將，勝勇巴圖魯郭明鼐，忠勇性成，英毅罕匹。咸豐六年投效水營，拔充哨官。自七年掃蕩黃、肅清楚境。八年克復九江府城，進攻安慶、大通、縱陽等處。十年派充營官，攻破南陵賊圍。十一年，攻克安慶省城，收復池州。本年攻打運漕，無爲、東西梁山，及金柱關、蕪湖縣各要地，均屬異常出力，戰功最著。茲因登岸殺賊，中礮捐軀，實堪憫惜。合無仰懇天恩，追贈提督銜，卽照提督陣亡例議卹，以昭激勸。又花翎游擊銜，都司洪得勝，擬保守備藍翎千總王明元，擊賊陣亡，並請敕部各照本銜，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所有水陸各軍，迭獲勝仗，力保蕪湖、金柱關要隘，緣由謹繕摺由驛六百里合詞馳奏，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元年十月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北路金陵大營，自十二日地道轟發，我軍槍塔獲勝之後，賊氛稍衰，而日夜掘開地道，仍不少息。會國荃飭各營添修內牆，內濠，又募死士乘夜突入賊營，塞其地穴，擒斬其酋。又於內掘地道，以迎之，前後凡破賊之地道七處，羣賊智盡能索。至十月初五日，出濠大戰，破賊壘數十座，僞忠王之精銳捐拆極多。又撥賊數萬，回救太倉州，凶穢彌滅，仰託聖主威福，或可解圍。以去中路蕪湖、金柱關等處。十八大捷，以後又有二十一、二十九等

日勝仗，賊船焚奪幾盡，守局穩固。臣已將詳細戰狀，同日另摺具奏。南路甯國府一帶，鮑超於二十一日出隊，小挫一次。該逆一面在上游與鮑鴻相持，一面在下游灣沚、方山等處，與水師相拒。初五日，已渡過清、弋江之西岸，梗塞鮑超之糧路。深恐其內犯南陵、三山、池州，而竄江西。臣九月十二日摺內所陳，可慮者四端，今三患稍紓，可慮者專在甯國一路。若再支撐一月，新募之勇已到，病故之缺悉補，鮑超能出營痛剿，或可力遏賊氛，不令上竄。除詳細戰狀，另行續奏外，理合附片先陳梗概，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陳明各軍應保之案片

（同治元年十月十二日）

再：臣欽奉九月二十一日寄諭：「此時援逆屢集，務當激勵將士，竭力固守。所有出力各員，著會國藩隨時奏請獎勵，以示固結士心。」等因。欽此。臣查前經奏明奉旨准保者：鮑超有克復青陽、石埭、涇太等城一案，會國荃有克復蕪湖、太平、東梁、金柱等處一案，茲已遵旨核定開單請獎。此外應行奏獎者：張運蘭、朱品隆等軍，有去臘徽州守城一案，又有水師克復蕪、太一案，向歸楊岳夙等請獎者。此次亦由臣處出奏。又有潁州解圍一案，應歸李超等前開單內，隨後病故之員不少。近因戰守緊急，未將病沒人

員一一報明。臣處不及查核扣除，俾逝者邀虛銜以飾終，生者亦觀感而圖報，理合一併陳明，伏乞 聖鑒謹奏

縷陳金陵各營苦守情形摺

(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奏為金陵各營苦守四十六日，屢獲大捷，力解重圍，恭摺縷陳，仰祈聖鑒事。竊自閏八月下旬，金陵賊援大至，官軍堵剿迭勝，經臣四次具陳梗概，聲明續報戰狀。在案。旋據江蘇藩司曾國荃稟稱：「僞王李秀成，在蘇州大會羣酋，以僞輔王楊輔清及黃胡賴等股擾甯國，以僞護王陳坤書等股，由太平府窺金陵，關李秀成親率十三僞王，號稱六十萬衆，專注金陵。東自方山，西至板橋鎮，旗幟如林，層層排列。閏八月二十日，糾合城賊，直信我營，尤趨重於東西兩隅。曾貞幹、彭毓橘、劉連捷、張詩日、熊登武、朱林桂等縱軍兜擊，追賊於小河邊，斬級頗多。朱桂林搏戰方酣，中槍而殞。二十一日，城賊援賊同時並進，曾國荃令各營堅壁固守，俟其撲近花籬，突以排礮轟之，賊乃踈伏在地，礮聲絕而殺聲又起，日夜環伺，或少休。二十二日，賊由東路攻副後南後等營，西路則犯湘恆恭字等營，曾貞幹方率晏恭山力戰西路一股，而賊已分黨二萬，徑趨洲上，抄出猛字營之後。曾國荃即派蕭孚泗、周惠堂、王仕益、倪桂、李臣典、崔文田、凌有和、楊錚南等分路馳剿，賊為負創卻走。倪桂與左傳貴大呼衝入，遇者輒殲。左傳貴馬蹶戰歿，

賊遂擁衆回戈，留踞數千人於洲上。曾國荃以洲上關擊全軍糧路，我所必爭，乘夜急修十數壘，由曾貞幹撥兵駐之。又令劉連捷遣死士絕橋出擊，殺賊數十，奪旗數百而還。二十三日，賊既攻我猛字各營，復界巨礮轟東路營壘，並駕戰艦擊湖橋營卡。曾豈凡搶護礮台，受傷幾危，而賊撲益猛，易良虎、易良豹等正在悉力堵禦，適曾貞幹督隊而前，縱橫截殺，即時剿退。仍一面會約羅進賢、萬化林等，移水師於藕塘，護築新營，守定隄埂，而運道乃可無虞矣。二十五日，賊更以西洋火器力攻東路之副後南後，嘉字長勝智後五營，而圍逼西路之仁嚴和智四營者，已歷六晝夜。彭毓橘、張詩日、熊登武、李祥和曹仁美等，料賊疲乏，躍出濠外，突破四壘，殺斃及擒獲者三百餘人。二十六七八等日夜，賊乃悉向東路偏營而陣，洋槍洋礮，驟若飛蝗。并於嘉字光後副後營下潛通地道，百計環攻。劉連捷、朱洪章、武明良、吳春卒、曾昭禮等率同士卒，負牆露立，拋擲火礮，礮賊無算。曾國荃以病卒太多，弗耐久戰，因派李臣典調防南後營汛地。二十九日，賊負片板蛇行而進，直薄副後諸營濠外，開花礮礮橫飛入營，烽燧蔽天，流星市地，羣賊齊聲大譟，東草填濠，岌岌欲上。武明良、劉連捷、吳光春，各以長矛擊刺前者，拽尸後者更進。曾國荃見事勢危急，親率部將倪桂、蕭開印前往策應。倪桂馳斬悍目，轉戰無前，中礮死綏。曾國荃亦為飛子傷，頰血滲交頤，仍裹創上濠，以安軍心。此閏八月二十至二十九等日，督軍守枝獲勝之情形也。九月初一日，添賊一大枝，猛鴛無

匹。諺者曰：僞侍王來自浙東，其撲東路各營者，恃有大援，攻吉後礮台益急。曾國荃引軍馳救，力破賊衆，吳光春、陳膺福乘勢將吉後營一段堵住，而王光勝、劉大勝、黃升、胡澤仁、廖太仙等已相繼傷亡。曾國荃恐有蹉跌，乃留蕭開印守之。維時曾貞幹與諸將謀東路地道甚近，曾國荃又創口未平，不可不帶兵往助。遂飭黃潤昌、王廷耀、曾正明等堅守江東橋、三汊河，大勝關諸營。自帶八哨疾趨而東，商令各營增築內牆，內濠以自固。自初一以至初四等日，我備愈嚴，賊計轉狡。若蠅若蟻，倏往倏來，多用箱篋實土於中，掛砌濠邊，明防礮子於上，暗鑿地道於下。我軍之禦之也，先以火箭攢射，繼挑銳卒誘賊近濠，突出奮擊，幸得少挫其鋒。曾國荃熟察襲勢，惟西路賊陣散漫，西南地面遼闊，不如先發制之，派彭毓棖率張詩日、熊登武、李祥和、劉湘南、羅朝雲、曹仁美等營，擊右路。蕭孚泗率張光明、周惠堂、曾良佐、楊西平等營擊中路，而以李臣典、何玉貴、成東昂、陳壽武、馮盛德、朱平海、趙清河、黃東南等營擊左路。初五日，齊隊出濠，諸道並進，戰不逾時，焚逆壘十二座，殲斃近三千人。屢獲之賊，罕有脫者。我軍惟李臣典、吳宗國負重傷，李正升、劉德徽、吳發遠等殉焉。餘尙無所損折。自此西南一隅，賊不敢復犯後濠矣。此九月初一至初五等日，節次堵殺，獲勝之情形也。初六日以後，東路之賊環逼如初，未嘗少懈。朱洪章、劉連捷、武明良、龔開印、吳光春、陳膺福等，且堵且戰，屢出焚賊，傷斃約七百餘名。我營亦折文喜才、龍開學、彭倫考、劉禹祥、孫雲亭五人。幸

有耆興阿、派楊心純等五營，臣山安慶派去之喻榮陞等四百人，先後赴援。懈王可陞所部亦先派三營，由蕪湖赴援。金陵兵數稍增，軍威頗振。無如主客相搏，不數十武，節短勢險，仍不道出大隊痛勦。而賊之吞插負土者，已及濠牆之下。十二日，瞥見西南一股悉併東路，潛伏雨花臺後。曾國荃知地道之將竊也，令各營謹以備之，不轉瞬而嘉字吉後兩營外一聲霹靂，煙燄上衝，石塊土塊飛入天半，營牆各而塌千數丈。賊即乘隙直上，萬穹齊發，排礮雷轟，踴躍爭先，呼聲動地。兩路悍黨不下萬餘人，擁入塢口者，各有數千人。我軍寂然不動，扼住內濠。俟煙障一開，墜土落畢，武明良率各弁勇從嘉字營衝出，有朱洪章、楊正彪、彭毓棖、李祥和、劉湘南、羅朝雲等爲之援。蕭開印、胡萬清、陳萬勝、胡海萬、戴明山、吳光春、陳膺福、易光春、暨各將弁從吉後營衝出，有蕭孚泗、張光明、周惠堂、王可陞、謝占春、陽華坤、楊心純等爲之援。亂刀交錯，併力搶險。陳得月、陳敬廷、張紹武、周在遠、劉安邦、謝仁本、周宗達、胡榮祥、王芳來、鄭元標、羅道明、雷信義等死之。武明良、龔開印等憤怒填臆，忍死決戰。塢口以內，屠戮靡遺。塢口以外，諸賊渠率旗督戰，更番向前，猛撲五六次，經我軍同出抄殺，賊之精銳，摧折無算。其地道之同時迸裂者，尙有副後一營。劉連捷、糜軍勦退，侯永清、張玉藻、蕭錫珍、李修祿、李學南、劉星德、劉泰合等死之。其各軍之同被賊圍者，尙有信字、長勝、義字、堅字、從字、克字、南後七營。李臣典、楊玉輝、羅炳春、武交清、何玉貴、曾昭禮、喻榮陞、胡松江、楊西平、宋麟

平等，從內擊出；曾貞幹率晏恭山、成東昂、朱平海、馮盛德、陳壽武等，從外擊入，賊亦敗走。是役也，殺賊近萬，誅僞德王及僞主將李蔡、高范、汪羅、吉陳等酋，我軍陣亡不過百餘人，受傷者蕭開印、吳光春、李祥和、胡萬清、曾昭禮、陳萬勝、武義山、張林芳，而外弁勇不過三百餘人。此九月初六至十二等日，搶救地道，力戰大勝之情形也。自有此捷，賊之氣餒稍衰，而設謀圖我，仍百出不窮。十三日，既從東路糾聚賊黨，別開地道，必欲甘心一逞，仍於西路決長江之水，淹往來之路，以冀絕我饋運。當徑曾貞幹、易良虎，在高埂增修小營，分哨填紮，商令水師劉正隆、賴榮光、陳東友等各帶舢板數號，駐泊夔關，與陸營相依護重，保一綫之路，以安萬衆之心。而東路之防，則有武明良派隊毀賊一壘一穴，蕭開印、趙清河於十六夜，派隊破賊一壘一穴。十七、二十一、二、等夜，劉連捷、潯撥勇隊各挾火具，焚賊二壘二穴，計三次俘獲三十人，斬馘過五百人。曾國荃與諸將議制敵之策，尤莫若審賊所向掘地數仞，隧而迎焉。二十四日，副後營劉連捷令部卒就營外荷鋤開掘，不移時而內外洞穿，適與賊遇，抽刃迭刺，聚而殲之。二十五日，蕭開印復穿一地道，熏以毒煙，灌以穢水，賊亦無一生者。次夜風雨交作，劉連捷伺賊無備，於四更時，帶胡俊升、楊致仁，分三路，冒雨出濠，襲破潛挖地道之三壘，俘斬數百，損我胡俊升、楊致仁二人。越三日，劉連捷營中發土丈許，豁然開朗，賊不得遁，盡墜於地道之中。蕭開印、武明良、朱洪章等約於三十夜，薄壘攻賊。蔣仲梅、黃禮芳、中賊流

矢並歿於陣。蕭開印催隊猛進，立踞堅營二座，斬二百餘級，縛五十餘人。十月初一日，副後營鑿開地道一號，初二日，曾國荃中軍又鑿開地道一處，伐木作薪，堵塞洞口，賊乃無能爲矣。維時王可陞留防蕪湖之兩營，至是亦來入濠助守。曾國荃見兵力愈厚，可決一戰，遂於初三、四等日，乘賊懈伏，進拔十數卡。初四夜三更，曾貞幹、彭毓橘、蕭孚泗，偵知西路一汊河隔岸之賊，將圖宵遁，乃整勁隊分道並出，曾國荃亦令李臣典、朱洪章、劉連捷、劉蔚昌、武明良等，徑攻東路前敵四壘，以防雨花臺及南門之賊抄襲我軍之追賊者。天甫向曙，縱焚四壘，賊逸出，悉就誅夷。而西南諸壘中，隙見東路火發，光燭霄宇，益無固志，棄壘爭竄。適曾貞幹率黃潤昌、王廷耀、步軍同楊錦南騎隊馳至，遂由善橋追賊至板橋周村一帶，彭毓橘、蕭孚泗、張詩日、熊登武、李祥和、胡松江、張光明、周惠堂等，步軍及周日升、彭言志、朱雲章、趙三元、伍維壽等騎隊，亦追賊至南路牛首山一帶。自辰至巳，掃平賊壘數十座，擒賊近四百人，斃殿後悍賊約七千人。王可陞、楊心純、武交清、何玉貴、趙清河等軍，搜剿敗匪，直出方山之西，詎南門外雨花臺兩旁留守之賊，勾結城賊，齊出大股，截我歸路。幸劉連捷副後營，並長勝、嘉字、信字各營隊伍，橫擊於左，易良虎、曾良佐、楊西平、羅朝雲、晏澧、過各營親兵夾擊於右，賊始遁奔。其在東路者，向南門繞城而遁，其在西南者，向秣陵關一路而遁。是日之戰，我軍小有傷折，而殺賊殆難以數計。此九月十三至十月初五等日，連破地道，乘勝解圍之

情形也。臣查蘇浙諸賊酋，大舉入寇，虜聚金陵，意圖吞噬我營，合犯上游，計甚狡毒。仰賴聖主威福，將士同心，以病餘之孱兵，當非常之兇鋒。苦守力戰，時閱四十六日。以寡禦衆，出死入生，卒能挽回危機，保全大局。在事文武，實著微勞。除會國荼、會貞幹、係臣胞弟，不敢仰邀議敘外，所有尤爲出力之按察使銜江西卽補道劉連捷等七十三員，謹失開單，鑄乞恩施，以昭激勸。其餘出力人員，並水師員弁，客臣查明彙案，奏獎。至副將倪桂等二百七員，均係立功後，力戰陣亡，深堪憫惻。相應另敕清單，請旨敕部分別議卹。所有金陵各營苦守四十六日，得解重圍緣由，謹會同湖廣總督臣王文江、蘇巡撫臣李鴻章，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仍請簡派大臣會辦軍務片

(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再：近日軍情金陵解圍，援賊雖退，而尙留悍賊在於秣陵關、六郎橋等處，多築堅壘，層層布置。會國荼以病者未痊，傷者太多，俟新募之卒到營，添補足額，再行出隊痛剿。目下仍飭各營嚴密防守，不少鬆懈。僞忠王李秀成回蘇之後，分黨留守金陵，並分股力攻九洲洲，官營圍犯江北。提督李世忠親赴九洲洲。十七、十八、十九等日，賊匪四面猛撲，李世忠竭力堵剿，幸獲保全。惟皖北廬州，兵力不厚，而和含、集縣無爲舒、桐等屬處處空虛，臣實深以爲

慮甯國、文金、胡鼎文等巨股，於初五日渡過湖，占踞西河。剿超派宋國永於初八日攻剿西河之賊，未能得手，損折勇丁數百人。水路糧運，被賊梗塞。臣派員於繁昌、南陵，多雇民夫，趕辦陸運。又派湖北調來之何紹彩等營，由南陵前往援助，保護陸路。又自金陵調出王可陞五營，由蕪湖前往援助，冀通水路。總期能遁運道，而後能保鮑超之營壘。能保營壘，而後能守甯郡之城池。別有賴古等股，攻圍旌德縣城。該城係衢州鎮總兵朱品隆一守。十月初十日，賊薄城下。十二、十三日，猛撲兩次。十五日，官軍出城迎戰，收挫一次。朱品隆以病勇太多，米糧太少，請援甚迫。臣調左宗棠由浙派來之王文瑞一軍，自南路休甯前進，調駐防蕪湖之周萬倬一軍，由北路涇縣前進。兩路救援旌德，不知趕得及否。今歲夏秋以來，疾疫大作，昔時勁旅，頓變孱軍。臣已三次具奏，閏月中旬而後，羣賊環逼，應接不遑。今幸仰託聖主威福，金陵解圍，忠侍兩僞王鼠竄而去，大局尙可支持。惟甯國與旌德同時喫緊，鮑超、張運、蘭、朱品隆諸軍，病餘羸卒，萬難遽振。自金陵至徽州、祁門，八百餘里，地段太長，賊股太衆，加以皖北十餘城，毫無準備。臣反覆籌思，實恐潰敗迭裂，請鑒前功。閏八月十二日，臣奏請簡派大臣來南會辦。仰蒙優詔慰問，朱荷俞允，頃接嚴樹森來皖，有一皖北各軍統歸臣處調度之奏，誠恐聖主誤采外間浮僞之名，不察微臣竭蹶之狀，直待貽誤事機，再行陳奏，則已晚矣。查三年前，江南欽差大臣一人，兩江總督一人，督辦徽防一人，督辦甯防一人，管轄

李世忠苗沛霖兩軍之欽差大臣一人。臣今一身所處，兼此五人
之職。而又新添安慶池州等沿江十餘城。即使才力十倍於臣者，
已有顛蹶之患。況如臣之愚陋乎！合無籲懇皇上天恩，簡派大臣
與臣一辦諸務。縱不能復前此五人之舊，但能添一人二人，俾臣
責任稍分，案牘稍簡，更得專精竭慮，圖報涓埃。除戰守詳細情形，
另行具奏外，謹將近日軍情，及微臣辦理竭蹶緣由附片具奏，伏
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張運蘭回籍養病片

(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再：駐守甯國之福建按察使張運蘭，病久未痊，臣已兩次陳
奏在案。今歲疑疫之災，甯國尤酷。如皖南道姚體備、署甯國府如
府黎福疇、營覆處四品卿銜甘晉皆一入甯境，即染病不起。人咸
視為畏途。惟張運蘭不避險難，抱病帶兵入城駐守，抵防以來，病
亦日增，其稟自陳不支之狀。臣因其胞弟張運桂甫卒於軍，其左
右幫辦交案者物故至十六員之多，不待其稟請假，即批令迅
速離營，回籍養病。頃張運蘭已由安慶買舟歸里。所有該臬司部
下湘勇十營，臣派提督銜記名總兵易開俊、提督銜記名總兵劉
松山各統五營，分守甯國府、涇縣兩城。惟此外八營，皆其比扉共
事之員，官職相等，可否籲懇天恩，將易開俊、劉松山，銓放實缺總
兵，俾足鈐束各營，亦使張運蘭得以安心調養之處，出自逾格鴻

施理合附片密陳，伏乞聖鑒謹奏。

彙報近日各路軍情摺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奏為彙報近日各路軍情，請旨敕調江忠義，移軍駐守皖北，
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自金陵援賊經官軍擊退後，留守秣陵
關分攻九洲洲，並甯國、旌德等處軍情。臣於十月二十七日附陳
梗概以奏。嗣據諜報：偽忠王李秀成並未回蘇，諸酋死黨多未遠
颺，仍在秣陵關、六郎橋一帶修壘堅持。俟偽侍王山東端拾船過
壩，即分向金陵、金柱關以圖再逞。十月十七、十八等日，忠逆之子及
偽章王對王數股，併趨九洲洲，一面圍李世忠各營，一面晝夜趕
渡，先後衝過江浦浦口者五六萬人。會國荃以南岸諸軍節節牽
制，北岸郡縣處處空虚，抽撥周惠堂等兩營搶紮西梁山，先顧瀆
江要隘。又商令李昭慶帶張樹聲五營，自蕪湖北渡，救無為州產
米之區，保皖南各營辦糧之路。臣亦飛調李續宜所部靈慶衍八
營，移駐廬州，毛有銘七營，移駐巢縣。部勒甫定，偽對王一枝直衝
過李世忠各壘，從和州之青甸廟斜趨而西，於二十七日陷含山
縣。二十八日竄據巢縣。十一月初一，撲陷和州。查巢縣西北直達
廬郡，西南近接無為、廬江等州縣，以入省垣。略一進步，全局俱震。
張樹聲等五營，幸已冒雪渡江，駐紮無為州。廬江一總，亦截留上
海新募吳長慶等四營，入城駐守。廬郡一城，僅有石清吉四營，亦

截留唐訓方新募之何有能等三營協守。此外衝要之所，若店埠、若運漕，無兵扼防。臣所調李續宜部下之毛有銘一軍，尚在固始、蕭慶行一軍，尚在霍邱。現今齊集舒城，再行進兵。賊蹤蹣跚，誠恐著著落後。此賊竄江北，辦理竭蹶之大概情形也。甯國悍賊黃文金、胡鼎踞等，自歸西河，斷我水路糧軍。而僞景王楊逆之衆，又時時擊東擊西，四出剽掠。臣所改辦陸運，自三山夾，以至南陵，數十里內，尚無梗阻。自南陵以至甯國府城，到處阻賊，雨雪泥濘，艱於饋運。城內外各營將士，人人以缺米爲慮。十月十三日，賊乘張運蘭因病離營之際，大舉攻城。新任統將易開俊、劉松山等登陴守禦，礮石環擊，賊始解退。易開俊奉臣調援旌德之檄，十一月初三日，道出涇縣，適有甯邑另股，由晏公堂、畫眉嶺兩路而來，圖襲涇縣。城橫斷徽甯之氣，易開俊督同駐涇各營力戰，卻之。鮑超在高祖山屯營，雖多分汎過廣，小挫之後，未可慮議戰攻。前調之王可陞五營及何紹彩四營，擬令分駐板橋、黃麻渡，先保糧路。俟赴湘新募之七千人陸續到皖時，再行分途痛剿。此甯國各軍戰守艱滯之大概情形也。其賴古諸逆之圍撲旌德者，直溇城下，環攻不休。朱品隆於十月十五日挫敗一次，十月十七日小勝一次。十八、十九等日大勝兩次，毀平二十餘壘，賊始退。聚九十等鄉，旌德城幸得解圍。別有昌化、廣德各賊黨，突陷績溪縣城，分竄歙境。駐守徽州之皖南鎮總兵唐義訓，會商左宗棠派援之王文瑞等營，於二十八、九等日分道馳擊，屢有斬擒。十一月初一日，王文瑞敗賊

於臨溪，唐義訓敗賊於孔鑑。初二日，合軍進攻績溪，克復縣城。而旌德境內之賊復於初三日闖入太平縣，由焦村度雙阜，二嶺。初六日，進踞黟縣之西遞地方，意在竄撲祁門，斷徽州之餉道。入江西之北境。此股雖非甚凶悍，而蹤跡甚疾，關繫極大。祁門爲臣數載經營之地，引領南顧，實用隱憂。此又旌德、績溪、太平、黟縣等處之大概情形也。臣竊計本年秋冬以來，羣盜如毛，南北環逼。非先保皖北完善之區，不能辦皖南之賊。自和州以上，直至蕪黃十數州縣，千里無兵，非有大枝勁旅，長駐廬州、舒桐一帶，不特爲皖北無窮之憂，亦且貽鄂豫兩省之患。毛有銘、蕭慶行雖稱健將，才尚不足當此一路。李續宜病勢未痊，亦難遽來。多隆阿本約定進攻九洲洲，會剿金陵。旣而改旆西征，臣早料其必有他變。夏間亦屢奏及之。旋於九月十二日，奏請多隆阿移師東還，詔旨肫切，未邀俞允。今則秦人痛深水火，聖主方暇顧西陲，何敢更爲再三之請。舍此，則惟貴州提督江忠義與安徽藩司江忠濬、讀本兄弟，又有伊兄江忠源遺愛在民，廬人至今頌之不衰。倘調至廬州、舒桐之交，外事則令江忠濬主之，戰事則令江忠義主之，必能艱難共濟，屏蔽江淮。合無仰懇天恩，敕下江忠義統率現部三千人，馳赴皖北，與江忠濬同駐廬境，俾已復之疆土不至再就淪夷。大局幸甚。微臣幸甚。除各路戰狀及應獎應卹人員，續行分案陳奏外，所有近日軍情，謹繕摺由驛六百里馳報，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審明陳步高等潰走情形分別定擬摺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奏為遵旨審明陳步高等潰走情形分別定擬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於本年六月間准江蘇撫臣李鴻章咨解由浙赴滬之副將陳步高貴廷芳二員到營欽奉諭旨著即審明定擬具奏嗣八月間又准江蘇撫臣將吳再升一員併解來皖先後均發交安徽善後局署司道等會同研訊錄供詳辦茲據訊取陳步高供稱：「由廣西武宣縣武生歷保花翎總兵銜遇缺先選副將咸豐十年遵調赴浙隨同克復餘杭臨安平湖嘉善諸城十二月管帶浙江新字營勇一千七百名駐防嚴州十一年六月奉委署理嚴州協副將歷次剿賊獲勝十月赴援省城在候潮門搶築營盤日與賊戰師提督張玉良統轄十月十八日以後歸況文榜統領十一月二十八日正在督隊進攻遙見鳳山清波兩門火起杭城失陷是日率衆衝突攻擊至夜二十九日糧盡援絕進退俱窮憤不欲生投水遇救旋聞總兵况文榜等俱在上海收集潰勇隨搭便船赴吳淞口今奉卸解到皖封繳嚴州協關防一顆呈具親供辭候查辦」又據貴廷芳供稱：「湖南武陵縣人由行伍歷保花翎總兵銜儘先補用副將咸豐十年八月帶勇防守新河莊因甯國府城失守衝圍就近赴浙十二月奉委管帶水師礮船駐防富陽桐廬嚴州一帶十一年九月遵檄赴援省城十月初六船至錢塘江

歸張玉良統轄十五日帶船至義橋剿賊二十日回省張統帥業已陣亡改歸况文榜統帶其時江邊陸營盡為賊陷屢次攻剿未能解圍十一月二十八日省城失陷二十九日蕭山賊來襲水營竭力抵禦水勇十損五六舟中米糧已絕因帶所存礮船馳往海甯詎意是夜風大潮作長龍舳板一時盡覆並被後潮撞擊船隻均壞隨至黃道關探聞上海收集潰勇遂於十二月初八抵吳淞口茲奉解皖審訊應請從重治罪」又據吳再升供稱：「湖南永綏廬人由行伍歷保花翎記名總兵矯勇巴圖魯咸豐十年五月帶勇進攻嘉興駐防湖郡十一年四月調赴浙東六月攻克義烏八月移防諸暨因兵勇不敷分布商請回楚添募稟奉巡撫允准九月二十一日將原帶勇丁移交林福祥接管赴省請咨回湘十月十一日省垣事勢日迫奉提督張玉良札飭招集城外潰勇以資戰守維時糧餉軍裝均無所措人心渙散不復成軍十一月二十八日杭城不守力戰負傷昏暈落水遇救至滬十二月滬城喫緊奉飭募勇二百餘名歷防吳淞高橋等處本年三月積傷感發交卸帶勇事件今奉傳訊以前在浙諸事總屬救護不力咎有應得」各等供前來臣覆加審核各該員雖非先事逃避而律以謀人軍帥敗則死之之義均屬罪無可道惟統將之與裨將權任有輕重科罪自有等差陳步高貴廷芳二員於上年十月先後調援杭省初歸張玉良統轄繼歸况文榜統轄省城淪陷該將等均屬救援不力備查例案並無赴援不力裨將作何治罪明文第統領

張王良雖已殉節，統將況文榜現在上海帶勇，經李鴻章奏明，准其效力贖罪。統將既邀寬典，裨將自難重議。而陳步高曾署嚴州協篆，係有地方之責。貴廷芳一奔於甯國，再奔於杭州，竟以逃潰爲將領之常例，均未便稍涉輕縱。銜情定讞，陳步高、廷芳二員，應比照左宗棠奏准之恆起、劉齊昂發往新疆效力贖罪。至吳再升一員，原帶勇丁，業於九月二十一日交林福祥接管。逮十月十一日，奉張王良檄，重招潰卒，維時糧械無措，不能成軍。城陷同逃，厥咎較輕。吳再升應發往軍台效力贖罪。是否允協，恭候聖裁。除陳步高激到嚴州協關防，由臣咨送浙江外，所有遵旨訊擬緣由，謹會同江蘇撫臣李鴻章、浙江撫臣左宗棠，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祁門縣失守片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再：正封摺開，據署皖南道葉兆蘭稟稱：黟縣境內之賊，於十一月初七日未刻，分數路抄入西武嶺，竄陷祁門縣城等情。查祁門居徽州兩府之中，爲糧臺轉運之所。該逆未逾四日，由太平、黟縣突踞要地，蓄計甚狡，關係甚大。唐義訓、王文瑞兩軍自克復績溪、回軍徽州，未知能否併力進攻，以圖克復。除續行詳奏外，合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撤回壽州正陽防兵片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再：前因苗霖沛圩練擄殺，尋畔巨擬撤去壽州、正陽、關、湘勇，並抽出霍邱防兵，南防九洲洲上犯之賊。於十月二十七日，密陳大概，請旨遵行。現在賊由九洲洲衝過北岸，疊陷和含、巢三州。縣軍情緊迫，瞬息萬變。不及恭候諭旨，已將蔣凝學、壽州、正陽、關各軍撤回，以五營守頰州，以三營守霍邱。騰出毛有銘、蕭慶衍所部移駐舒城，以備巢縣上竄之賊。所遺壽、正兩城隘，即經函咨僧格林沁酌撥兵勇前往接防。所有苗練各圩，既感僧格林沁撫馭給餉之恩，又無湘軍偪處猶嫌之見，日下必不至另生枝節。或者感激思奮，隨同僧格林沁竭力剿擒，亦屬意中之事。合再附片密陳，伏乞聖鑒，謹奏。

欽奉諭旨分條覆陳摺

(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奏爲欽奉諭旨，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十一月十五日，奉上諭：「唐訓方奏：『九洲洲逆黨竄陷和州等處，廬郡喫緊，請留張得勝帶隊攻剿。』」摺。此次逆匪山浦口屯紮後，兩日間，失陷三城，情形極爲飄忽。巢縣距廬州甚近，石清吉所部僅祇四營，自屬不敷守

禦。該署撫新募楚勇已抵舒城。雖未經訓練，以之守禦，尙屬可用。諒已催提到廬。曾國藩所調之蕭慶衍，毛有銘，已否前進？即著催令迅速前往廬郡，以資防剿。現在曾國藩所部兵勇迭次分撥雨花臺及堵禦徽甯等處，兵力未厚。都興阿素顧大局，著派兵派江而上，節節會剿，毋任滋蔓。九洲洲係李世忠之軍圍攻，何以致令賊匪竄出？是否不肯出力，抑或兵少賊衆之故？著曾國藩等查明具奏。至巢縣之濡須口，和州之梁山，地處險要，是否未爲該逆佔踞？曾國藩尤當設法保全。彭玉麟等水師，應酌量駛入巢湖，會合攻剿。其南岸蕪湖等處，爲曾國藩大營後路，更應嚴加防範。著曾國藩飭令水師在江面梭巡，毋令逆匪偷渡。曾貞幹已赴雨花臺大營，蕪湖等處防兵，是否尙厚？甚爲懸系。刻下吳煦等所帶之常勝軍，計已行抵九洲洲，務令將南岸之賊截住，竄出之賊四路兜擊，迅拔各城，盡殲醜類。惟在該大臣等隨時相機，妥爲調度。至此次北竄逆匪據都興阿馮子材奏稱，忠侍各逆，糾黨七八萬，由金陵約同九洲洲踞匪北竄，而曾國藩奏稱，忠逆已遁回蘇城，揆度賊勢，似南岸賊匪擊敗，輪船擬入江攻剿九洲洲，該處踞逆知已無援，聞風先遁，以致乘虛竄入和州等處。故都興阿前奏有該逆均已難髮之說。若上下游官軍會同痛剿，必可擊散。倘忠侍各逆糾黨北竄，全須厚集兵力，方能制勝。著曾國藩查明實在情形，會同都興阿、富明阿、唐訓方，妥籌剿辦。此股北竄賊匪，究有若干？賊目何人？如何竄陷和州等處？各情唐訓方所奏甚屬疏略，著曾國

藩查明具奏。李續宜自回湘後，已逾兩月，諭令毛鴻賓迅速起程東下，並著曾國藩函催，以資臂助。一等因欽此跪讀之餘，無任欽悚。查南北兩岸軍情，臣於十一月十二日業已彙陳大概，茲蒙聖主縷晰垂詢，無微不至，謹就近日軍務情形，一一分條詳對如左：
一、恭奉諭旨，垂詢廬州守禦及蕭慶衍等進兵一節。查渡江之賊，前隊在巢縣屯聚，據糧其後隊於十一月初九日竄聚運漕鎮。廬州城守之兵前有石清吉四營，又截留唐訓方所部義字三營，足敷守禦。臣所調蕭慶衍八營，十四日已到舒城。毛有銘七營二十日續到舒城。進兵之路，若走巢湖之北，田柘皋以至巢縣，則係用衆之地，軍無後繼，轉運維艱。若走巢湖之南，山無爲以進運漕，則係用寡之地，得水師相輔而行，較爲穩著。該二軍已於二十二、三等日，由舒城拔赴無爲州，擬攻運漕，以截巢縣後路。惟北路廬州柘皋一帶，尙少一枝勁兵，恐難得手。前疏請調江忠義一軍伏懇鴻慈，俞允，庶皖北不至糜爛。
一、恭奉諭旨，飭令都興阿派兵會剿，並垂詢李世忠是否出力一節。查都興阿駐守揚州，自撥揚心純千八百人赴援雨花臺，後兵力已薄。且九洲洲北犯之賊，騰聚於江浦浦口，可以上竄和州，巢舍，即可下竄揚州，裹下河。都興阿自宜專信揚防，不必兼顧上游。且中隔浦六等城，亦難出境會剿。此次賊竄北岸，徐忠酋帶至金陵，新渡之賊，非僅九洲洲舊踞之

賊。一面圍撲李世忠營壘。一面衝過該營，繞越上犯。聞該提督部下，亦嘗接戰多次，屢有擒斬。外間因賊所經過數城數卡，皆係李世忠沉地，往來自如，無傷無礙，有疑其部下不肯出力者，並有更甚其詞者。臣皆付之不聞，不問大抵因分汛太廣，賊股太衆，以致無能堵截。該提督尙有數咨，具報力戰，屢次請獎請卹之案。臣卽日當爲彙案陳奏。

一恭奉諭旨垂詢濡須口梁山是否保全，並水師駛入巢湖一節。查裕溪口卽古之濡須口，近爲彭玉麟駐紮水師之地，業經會國荃抽撥周惠堂等兩營分守裕溪口及西梁山等處。水陸倚護，尙可保全。惟巢湖在巢縣之上，水師又在運漕之下，巢縣運漕兩處既爲賊踞，則舳板飛划均不能由賊中衝駛入湖。

一恭奉諭旨垂詢曾貞幹赴雨花臺後，蕪湖防兵是否尙厚一節。查臣弟曾貞幹自五月赴金陵，秋間遭病，閏月稍愈。本擬離營調養，適值援賊大至，力疾督戰。四十六日解圍後，積勞病劇。遽於十一月十八日在營身故。皆由臣位高德薄，咎積災生，疫氣流於軍中，餘殃及於手足。所部十營，併隸會國荃統轄，尙慮力難兼任。臣擬親赴金陵察看一次。又以皖南北賊縱方張，未敢輕離安慶，致令人心搖動。至蕪湖要地，有周萬倬、吳坤修等營守之。金柱關有朱南桂、羅逢元等營守之。防兵尙厚，仍時與楊岳斌水師，截擊渡河之賊。十一

月初八、十三、十七、十八等日，水陸俱獲小勝。曾國荃以沿江要隘，恐有疏失，又從金陵分長勝兩營赴龍山橋、嘉字一營駐東梁山，俾作蕪湖之聲援，而固金陵之後路。

一恭奉諭旨飭令常勝軍截住南岸竄賊一節。查洋將白齊文常勝軍於九月中旬定議來援金陵，屢次愆期。厥後奏明十月十九日超程，吳煦先帶輪船兩隻赴鎮江齊隊，乃白齊文索餉遷延，迄未入江。十一月十四日，在松江閉城滋鬧。十五日帶洋槍隊數十人，至上海毒毆楊坊，刀傷其戚屬，搶奪洋銀四萬餘兩而去。如此跋扈橫行，毫無紀律，不特中國不能資其力以剿賊，亦爲外國之所公惡。應由李鴻章奏明知會駐京公使，嚴行懲辦。

一恭奉諭旨查詢李秀成蹤跡，及北竄賊目何人一節。查偽忠王李秀成尙在金陵，前次所稱遁回蘇城，係屬諜報未確。業經續奏聲明在案。此股渡江賊目，爲偽章王對王及忠逆之子。據李世忠報，實有八九萬人。現據巢縣者，爲偽對王洪春元，祇有假冒官軍旗幟頂帶之事，並無雜髮之說。確由金陵竄出，圖犯廬州安慶，掣動南岸之兵勢。其九洲賊巢，現仍堅踞如故。該洲與金陵城賊一葦可航，朝夕往還，不至因無援而先遁。

一恭奉諭旨飭令催李續宜赴程東下一節。臣近因事機不順，日夜憂灼，其望李續宜回營迫切之情，百倍於他人。惟

見其病勢頗重，到籍以後，亦未痊愈。欲借百日之假，調養有用之身。正月初三日，假期已滿。現經兩次催催，無論能否病痊，屆期決當銷假東下，兼程履營，力圖報稱。

以上各條，謹就奉旨垂詢之件，分晰條對，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旌德涇縣解圍克復績溪祁門摺

(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奏為旌德、涇縣先後解圍，徽浙各軍克復績溪、祁門兩城，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自逆匪攻犯旌德，分撲涇縣，官軍力解城圍，績溪旋失，旋復。賊由旌德之九十等都，繞竄祁門。臣於十一月十二日略陳大概，聲明續報戰狀在案。十月初八九等日，賊酋賴文鴻、古隆賢等自廣德甯國縣竄入旌德之六都，距城僅八九里。守城總兵朱品隆簡病勇中之能戰者，禦賊於楊村，一戰卻之。十二日，賊分三大枝攻撲東、南、北三城，而以一枝猛撲西門外胡暉堂之營壘。魚貫而進，直薄濠邊。洋礮洋槍密如驟雨。胡暉堂督飭士卒，憑營礮擊。子藥將盡。朱品隆以該營戰久力乏，恐有疏失，遂率兩哨及朱步青所帶隊伍衝出西門，入營助守。火器齊發，殲賊無算。賊乃愈攻愈猛，爭拔花籬，躍躍欲上。朱品隆令胡暉堂悉力守禦，仍自出營突陣，立斬騎賊四五人，從外夾擊，賊始返奔。其攻城之賊亦退至數里外下寨。是夜賊又擁衆進攻，越兩日夜，竟無

一刻休息。十五日，朱品隆恐賊立營一定，糧路不通，遂派隊啓城出擊，擊戰兩時，破賊三壘，而東北各門之賊捲地而來，忽以馬隊數百抄我兩翼。我軍小卻，且戰且走，賊勢遂若湧潮。攻我北門，斬卡競進。胡太旂、劉永勝奮奪卡隘，力戰死之。急以全桶火藥轟擲，賊乃負創而退。十七日，賊復大舉攻城，我軍因前一日小挫，未經出城迎戰。礮石外擊，傷賊頗多。十八日，賊攜長梯數百架，搗牌數千張，將欲甘心一逞。朱品隆令洪德發帶隊由東門過橋牽制東路之賊，令易潤壇、朱聲隆、朱步青由西門排列城下，仍親率老營部卒向大北門往來督陣。賊見我軍整隊齊出，悉銳來犯。朱品隆以火箭環射，焚賊搗牌。易潤壇、朱聲隆、朱步青等在西門搏戰，方酣，忽見胡暉堂營中火光突起，恐有挫失，奮力一衝，殺賊數段。胡暉堂乘勢出壘猛擊，賊目羣賊一聞散走，而東門、南門等股經洪德發等縱橫盪擊，亦即紛紛駭潰。次日味爽，朱品隆登陴瞭望，知賊已懈，復督諸將分路出擊，擒斬極多，毀平二十餘壘。賊向楊村轉遁，至九十等都。旌德遂於十九日解圍。方旌德之被圍也，臣調易開俊三營、吳廷華二營由甯郡往援。十一月初三日，馳抵涇縣。適吳廷華二營先一日入城，正在料量赴旌。旋報甯邑賊黨由漕溪竄聚壩頭。初四日，賊由晏公堂畫眉嶺分兩路而來，環攻涇縣。易開俊、吳廷華各率所部登陴守禦。賊但聞涇縣守兵極單，而不知援旌之軍適集於此，倉皇遽遁。此十月十九、十一月初四等日，旌德、涇縣解圍之情形也。先是昌化踞賊巢逆陳逆等股，率黨數

萬於十月二十四五等日陸續竄入績溪縣城并在孔靈分築下壘意在阻絕旌德糧路二十八日皖南鎮總兵唐義訓率強中禮後震宇等營會合左宗棠派援之王文瑞老湘七營馳紮臨溪途遇野掠零賊縱軍擊之小有斬獲二十九日賊以千餘衆犯我中路我軍奮剿卻之是夜孔靈一帶烽燧蔽空料有賊至唐義訓王文瑞共議分道進攻十一月初一日唐義訓率所部專攻左路王文瑞率所部攻中右兩路行未半里賊已蜂擁猝至王文瑞飛飭前右後三旗直前迎敵左右兩翼從外斜抄而以親兵爲後應號鼓齊發兩鋒相交楊海泰龔隆貴王明輝等騰蹕而前遇者輒殲左翼羅瑞山右翼郭德馨從由坳抄出陳清泰龔蘭世等從山梁墜下賊衆披靡不復成伍右路會聚賢亦搜殺而來會敗賊尸駢林谷殆以千計其唐義訓一軍進次孔靈賊正出巢來撲各營併力衝突賊勢大沮縮入村中唐義訓揮隊猛攻連破村旁四壘並毀堅卡五重軍士入村剿捕誅夷羣賊唐義訓派強新一營繞出雄路之後天晚雨甚與王文瑞會師於績溪城外里許時至夜分謀報城賊將遁唐義訓王文瑞令各營裹飯傳餐嚮明出隊則賊方出城紛走我軍收復城池一面躡賊尾追直至蕩山關而還方唐義訓王文瑞進剿之時而旌德之賊已於初三日竄至太平遂由集村進雙阜二嶺初六日竄黟縣所屬之西遞地方初七日駐祁門之良字兩營在黟境之西武嶺迎戰挫衄賊已於初七日突陷祁門維時唐義訓甫自績溪回軍徵郡王文瑞回軍革市聞祁

門之警星夜馳援業已無及初九日兩軍山漁亭進駐花橋將以次日會攻祁城賊不知大兵之驟至圍城鼎沸遂謀宵遁我軍於初十日進復縣城僅斬尾隊百餘人而賊之前隊早出赤嶺從田家樂返竄石球太平一路此十一月初二初十等日連克績溪祁門兩縣之情形也臣查賴古諸賊首圖假徽境就食江西已非一日乃不得逞於旌涇績溪數縣而繞越祁門蓄計至狡關繫至鉅幸仗聖上威福將士用命屢卻兇鋒再復名城除飭各營嚴行防禦外此次尤爲出力之布政使銜卽選道王文瑞可否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員遇缺題奏總兵銜湖南補用副將王開琳總兵銜副將王品高可否賞給勇號副將銜參將蔣信玉江西補用參將王華雲可否以副將儘先推補其餘在事出力人員王文瑞一軍可否由左宗棠保獎唐義訓一軍可否由臣酌獎之處出由恩施記名總兵胡太旂安徽補用參將劉永勝江蘇卽補游擊張仁興擊賊陣亡深堪惻憫應請敕部從優議卹所有旌德涇縣解圍績溪祁門並復緣由謹繕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鮑超丁憂在營穿孝片

(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再甯國一帶自王可陞五營紮定黃麻渡之後糧路稍通軍心漸穩石球太平皆爲賊踞恐其再竄青陽斷南陵涇縣之後路

糧運仍覺可慮。各營病故缺額，尙未募補足數，仍難大舉進攻。鮑超於十一月二十日聞訃，丁母憂，呈請給假奔喪。查武職提鎮大員在軍營剿賊者，向無回籍奔喪之例。況鮑超係獨當一面，又值甯國萬分吃緊之際，更未可輕離防次。應查照咸豐六年江南將軍福舉在金陵大營聞訃丁憂成案，即在營旁賃屋，穿孝二十七日，俟皖南軍務大定，由臣察酌情形，再行請旨准給假期，回籍營葬，以遂孝思。至鮑超本任浙江提督，可否懇恩循例無庸開缺，改爲署理之處，出自聖裁。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李世忠在九洑洲戰守情形摺

（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奏爲賊由九洑洲分股上犯，李世忠一軍節次堵戰獲勝情形，恭摺彙報，仰祈聖鑒事。竊僞忠王李秀成等酋，自雨花臺解圍後，即遣僞章王對王納王及忠逆次子，糾黨渡至九洑洲圍撲官營。李世忠於九月間早已偵探明確。十月初，即由滁州赴九洑洲親駐前敵，力籌防剿。十月初十以後，該逆陸續由下關渡至九洑洲，散布蘆葦叢中，帳棚馬匹絡繹北渡。十七日，分兩枝突出浦口進攻張大本營。李世忠正欲督隊往援，忽有悍賊數千繞過前營，洶洶而來。負土束薪填濠欲進。我軍連發槍礮，殲賊頗衆，賊爲少卻。乃後隊續至者，若蠅若蟻，勢益兇猛。李世忠出營突陣，馳逐於礮火之中，傷馬馬蹶，步戰搏賊，又斬百餘級，賊始遁去。而張大

本營外之賊，亦負創撤退。十八日，賊仍猛犯張大本營。又分七八千衆，抄撲九洑洲倪文藻、陳映登兩營，層層密裹，更番迭進。維時李顯安、楊玉珍、劉長發、吳文祥、陳廣俊、薛元誠等六營同被賊圍。我軍各以排槍穩擊。子藥既盡，繼以磚石。賊雖傷斃不少，知我彼此不能相顧，持長矛躍上營牆。陳廣俊、吳文祥各受矛傷，督軍抵禦。刃賊前鋒，相持竟日，卒不敢近。十九日，賊攻李顯安頭營，及倪文藻、陳映登諸營益急。倪文藻、陳映登堅壁不出，俟賊近濠，縱兵擊之，互有損折。李顯安簡精銳，橫衝賊陣，賊盡披靡。我軍乘勝掩襲，俘戮二百有奇，蹙僞入江者無數。惟汪德喜率隊助戰，追近咸壘，遇伏死之。據擒賊供稱：「諸賊酋率八九萬人分股搶渡，意在上趨和舍，直撲巢縣廬郡以截楚師後路。下犯天長，來安，六合數城以伺裏下河要地。」李世忠正飭各營嚴爲戒備。賊又於二十夜冒雨麇至，一切浦口張大本營一劫。九洑洲李顯安、倪文藻等營。天黑雨猛，火器不燃。軍士屏息露立，羣以刀矛外刺。薄營之賊，攖刃輒墮，賊乃轉攻程自有一營，牆圯數丈，駸駸欲上。程自有從牆缺處躍出，昏夜搏鬪，裹入垓心，刀貫胸腹，移時殞命。胡學詩搶護營盤，亦歿於陣。此十月十七至二十等日九洑洲浦口被圍力戰卻敵之情形也。二十一、二等日，賊攻南岸石埠橋營，晝夜不息。沿江連結八壘，並結筏橫互江心。二十四日，乘風雪渡江者二萬餘衆，旋由九洑洲竄出一股，至江浦以北，牽制小店各營。以大股傍營衝過。我營抽隊出擊，多有斬擒。駐守江浦之軍，出城夾剿，

賊向西路和州一帶竄逸。二十五日李世忠見西路喫緊，親駐江浦派李顯爵、楊玉珍、蔡天福等帶隊躡賊之尾。二十六日昧爽，李顯爵等行至橋林，聞前日西竄之賊，尚有萬人屯聚新店廟地方。我軍鼓行而進，猝與賊遇。李顯爵攻中路，楊玉珍、蔡天福抄左右二路，橋林守將邱昌良撥軍助之，殺賊近二千名，生擒逾七百人。是夜江面賊船銜尾爭渡，九洲洲燈火徹宵不絕。傳言忠逆之子率黨踵至。於二十八、九等日過小店，分隊撲營，悉力上竄。李世忠令朱元興由烏衣進剿，李顯爵由橋林折回，戰賊於小店。賊衆大潰，追擒數百，中有僞主將俞元和、僞合天安汪成玉、僞藍天福、陳伯品三人。十一月初一日，李世忠親督楊玉珍、曹玉良、蔡天福等自江浦馳赴小店，見該逆正在小店過隊西上，並排列旗仗，以備我軍。李世忠揮兵猛擊，衝開賊陣，截住未過賊隊五千餘人。適李顯爵、朱元興亦自橋林來會，賊即駭奔，我軍分道追剿，直至湯泉鎮新店廟而還。此二十四以後，賊山江浦西犯和含官軍截剿，屢次獲勝之情形也。初六日賊在石埠橋濱江增壘守營，將領何立香督隊毀平壘中之賊無一脫者。初九日賊以全力來撲，環營築壘圍攻數日，略無退志。李世忠乃令李顯發過江南援。十三日何立香、吳奎森從東面擊出，李顯發帶所部從西南兩面擊入。另派洋礮隊一枝爲之援應。賊猶恃衆抗拒，猛鷲無匹。李顯發激厲將士，內外交攻，賊數段洋礮隊乘勢環轟，賊多不及歸壘。我軍搶過濠溝，斬卡直入，一壘既破，衆壘慌亂。遂將東面五壘、西南七壘

一律剷除。此又南岸石埠橋官軍踏毀賊壘之情形也。其北岸之賊，亦於十三日力撲浦口各營，又於十四日進圍小店。各營均經諸將弁穩守穩戰，更得江浦營中撥兵來援，賊盡撤圍西去。凡李世忠所守各城各營，屹立賊中，堵剿兼施，均獲保全。疊准該提督咨報，並將山陝兩省欠解協餉，咨請奏撥前來。臣查李世忠一軍扼守江北數城，分攻九洲洲賊壘，又防南岸石埠橋要隘，汛地過寬。此次賊渡北岸，雖未能遏其上竄，而血戰經月，路路喫重，卒能力保各城，屢挫逆氛，實屬功多過寡。惟該軍部卒甚多，缺餉已久，雖經臣籌濟銀米、礮位、火藥等項，藉以稍固軍心，而積欠過鉅，終虞飢潰。所請協撥一款，仰懇天恩，敕下山西撫臣將應解李世忠營月餉五千兩，按月迅解，以資接濟。陝西一省軍事方殷，可否飭部另爲指撥之處，出自聖裁。至升用總兵副將程自有，副將汪德喜，知縣胡學詩，力戰陣亡，均請敕部從優議卹。所有官軍在九洲洲等處節次堵截獲勝緣由，謹繕由驛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

近日軍情片

（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金陵大營堅守如常。北岸巢縣之賊，掠至殷家橋運漕之賊，竄至湯家溝。十一月二十四日，撲近無爲州北門外。我軍出隊堵剿，金陵派援之劉連捷三營恰至，賊即卻走。蕭慶衍

毛有銘兩軍亦於二十六七日趕至無為州。連日雨雪，尚未開仗。南岸楊岳斌水師於十九二十二等日在三汊河奪舢板，槍划二十餘號。二十七日，會同陸兵羅逢元等，攻破護駕墩，兩岸逆壘，焚奪賊船二百餘號。偽侍王在東壩拾來之船，不復能逞志矣。周萬偉吳坤修兩軍於二十七日攻剿石埭及三不管地方，踹毀兩卡四壘，焚其輜重。金柱關蕪湖兩路幸皆穩固。甯國鮑超一軍於二十七日進攻馬頭楊柳鋪之賊，大獲勝仗，踏毀賊館賊卡甚多。博所募新勇未齊，不能乘勝痛剿。水陸糧路，仍有梗塞之虞。駐守涇縣之易開俊吳廷華等營，二十六日擊賊於晏公堂，獲勝一次。二十七日追賊於黃村，挫敗一次。太平石埭兩縣賊踞如故，擾及陵陽鎮。初五日竄入青陽縣城。臣現調朱品隆一軍，棄去旌德而移剿青陽縣城，以顧涇縣後路。未知能得手否。除各路戰狀，容再分案詳奏外，合先附陳梗概，伏乞聖鑒，謹奏。

恭謝天恩摺

（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奏為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接准兵部火票，遞到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八日內閣奉上諭：「江蘇布政使曾國荃著賞給江綢黃馬褂料一件，小卷江綢袍料一件，白玉喜字翎管一枝，白玉柄小刀一把，會貞幹著加恩以知府用。」等因。欽此！臣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弟國荃親提戎旅，進薄堅城。幸

承廟算周詳，白下之圍迅解；迺荷宮衣寵飾，黃中之美榮施。備邀文綺之輝煌，並拜殊珍之璀璨。英銜孔翠，戴苕華而喜近天顏；采溢舟瑤，撫鞞鞞而溫韞聖澤。臣弟貞幹猥以末秩，參佐戎機。效未著乎七禽，寵驟膺夫五馬。凡此恩華之渥，被實非夢寐所敢期。臣惟有督飭臣弟等，勉矢忠勤，力圖克復。作我士風雲之氣，全收六代江山；出斯民水火之中，共沐九天雨露。所有微臣感激激下忱，理合繕摺，恭謝天恩，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迭奉諭旨併案覆陳摺

（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奏為欽奉疊次諭旨，併裂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自本年九月以來，南北兩岸戰事日亟。臣歷奉寄諭，殷殷下問，有隨時詳奏者，亦有未及具覆者。茲就關涉軍務各事件，分晰條列，敬為皇上陳之。

一、恭奉十一月初八日二十一日兩次諭旨，飭令壽州防兵未可輕動，並垂詢苗練不至另生枝節。是否確有把握？又奉十二月初三日寄諭，因袁甲三之奏，飭令派兵剿茶壽正二處，俾該練有所震懾。各等因。臣查前此苗沛霖之黨，據殺湘軍樵採勇夫，岫端漸開。其時僧格林沁正撫苗剿捻，給以餉項。苗黨則痛詆楚師，大肆簸弄。臣恐因剿撫之兩歧，致南北之不和。適值北岸和含巢三城並陷，遂將壽正防軍撤出，騰

挪赴援。明示以坦然不疑，正冀其幡然自悔。當臣撤兵之際，實因慮巢變生，倉卒移緩就急，亦未敢必苗練之不另生枝節。現在事隔兩月，該練尙無據城以叛之跡，且觀其上撫臣唐訓方之稟，與鳳台知縣蔡鏐之函，均屬恭順近理。或者感僧軍撫馭之恩，無湘勇逼處之嫌，不至更生他變。此際若另行籌兵駐紮，陽撫陰防，使反側者無以自安，似不如推誠相待，無庸戍守，轉可省兵力而免後患。如果反覆無常，逆迹萌著，臣與李寶直之兵，自度剿髮匪則不足，制苗練則有餘，不足深慮。

一恭奉睿諭以李世忠負其沈鷺之氣，既能東身歸命，總宜因材器使，化其桀驁，俾爲我用。又奉十一月二十一日諭旨以李世忠之軍，漫無稽察，恐其勢日形扞格，因而生心。嗣後相待李世忠，可仍照袁甲三之法，酌中辦理，以安其心。等因。朝廷撫馭降將，仁至義盡，臣自當仰體聖主不得已之苦衷，委曲求全。惟該軍投誠雖久，舊習未改。李世忠頗驕，充任性，其部下尤恣橫無狀，捆綁自售，場壩避其凶鋒。設卡抽釐，商民視爲畏途。與之相處最近者，下而都興阿一軍，上而楊岳斌會國荃兩軍，均以與滁軍交接爲苦。往往口角爭鬧，釀成命案。卽如本年九月間，臣將二起馬隊遣回黑龍江。十月初六日，委營總那勒豐阿等，行過江浦縣，滁軍卡員不准放行，毆斃及推水淹斃官一員，兵二名。盤費行李，全行失去。該西

丹等投入揚州營中，稍加周卹。臣與都興阿均未敢深究。此次賊由九洑洲渡江，外間頗騰物議。臣亦絕不吹求，全其體面。自袁甲三去位以後，臣分解滁軍餉銀二萬五千兩，火藥三萬五千斤，米三千石，及大礮子彈等項，陸續接濟，冀安其心，而策其力。惟該營餉項窮細，臣不能按月供支。其捆鹽來上游售賣，亦未准免抽江釐。在該提督，不無缺望。目前雖無甚扞格，將來弁勇口角太多，恐不免激成事端。倘有萬難含忍之處，或須示以檢制，稍加懲究。臣當隨時奏明辦理。

一恭奉十月十三日諭旨垂詢楊岳斌彭玉麟二員中，能否派撥一員，駛赴上游江面駐紮防剿一節。查本年八月十二日，臣於覆陳摺內奏明，楊岳斌親赴靖江如皋通州海門等處，察看一次。當因楊岳斌行次鎮江抱病而回，商令彭玉麟代之。又以金柱關告警，遂不果行。厥後兩岸水師，數月防剿日不暇給。楊岳斌防守金柱關，以備東壩抬出之賊巢。彭玉麟駐守裕溪口，以備巢湖竄出之賊股。且下自金陵，上至九江，節節皆有師船設防，上游方戰爭不息，實不能移紮下游江面。

一恭奉九月二十六日通飭諭旨飭派都司以下武弁，學習外國兵法。臣雖未嘗親見洋人用兵，然聞其長處，約有二端：一曰器械精堅，二曰步伍整齊。其短處，亦有二端：不紮營壘，不住帳棚，人數稍多，勢難合併一也。口糧太重，製器太貴，用

兵稍久，國必困窮，二也。善學者自須用其所長，去其所短。臣部各軍分駐皖境，距海尚遠，較之濱海華洋雜處者，風氣略近樸實。常勝軍之口糧太多，臣方深以為非。若酌挑數人，馳赴上海甯波，恐未得洋人之長技，先染加餉之惡習。臣愚以為有心學習人，不在多人，多而聚學，則學者圖增重餉，教者圖侵兵柄。人少而竊學，則一人可教什伯，十人可衍千萬。巫臣黠吳，其始不過一人教射御之事，吳人破越，其始不過一客習井耕之方。近聞撫臣李鴻章已派張遇春之勇，隨英國兵頭教習炸礮。劉銘傳之勇，隨法國兵頭教習洋鎗。如果步武槍礮，一一習熟，臣當函商李鴻章派員來皖轉教臣軍。至外國火器，諸臻精巧，惟銅冒自來火，費錢有限，而妙用無窮，尤遠勝於中國引藥，有畏風畏雨之患。臣擬設法推廣，用之於鳥槍拾槍諸器。現飭工匠試造，不知可期有成否？

一恭奉十二月初一日諭旨，以英國公使信函，副領事官可至金陵城內，曉諭逆賊投誠，飭令酌辦一節。查金陵一城，袤延百里之遙，盤踞十年之久。我軍分屯雨花臺，僅扼城南，其東西北三面並未合圍，詎能制賊死命！本年九月間，賊援大至，該逆雖屢受懲創，我軍亦迭有傷亡。且分偽對王納王等竄擾北岸，佔踞三城。目下偽忠王雖潛回蘇州，而金陵城外各賊壘，布置嚴密，並不少懈。左宗棠雖攻克嚴州，而偽侍王一般，窺伺太平、金柱，專圖進取，並不回援。至甯國、楊、黃諸酋，

與鮑超一軍相持，雖屢次添兵助剿，而糧道迄未通暢。各路賊勢尚未窮蹙，遽冀其獻城乞降，酌理準情，未敢憑信。至自拔來歸，不得妄加殺戮，臣亦嘗納降數次，未敢輕於屠殺。此次欽奉諭旨，尤當嚴禁軍士私取財物，申明約束，以導向化之路。

以上各條，皆係數月內，奉旨垂詢飭辦之件，理合一條對，由驛六百里覆奏，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黃冕憚世臨有功東征片

（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再：湖南東征局襄辦各官紳，臣已奏懇鴻施優加獎勵。而主持其事，最為出力者，如布政使銜江西即用道黃冕，自前年八月創始設局，任勞任怨，鉅細不遺。又卸署湖南布政使，鹽運使銜，岳常禮道憚世臨，自去年九月會辦局務，綜核精密，條理秩然。臣營每當萬窘之時，該局常能如期接濟。除去年六七月間撥解鉅款，卒成安慶之功。本年八九月後，添募諸軍，藉厚東征之力。臣已於前摺敘明外，其採辦款米，製造鎗礮，亦皆取之不盡，呼應極靈。又如火藥一項，屬中原未製備，乃一聞金陵喫緊，江皖各軍皆缺火藥，該二員稟商湖南撫臣毛鴻賓，借撥三十萬斤，飛速分批起解。仍山東征局陸續製造歸還。他省縱敦恤鄰之誼，斷不能如此踴躍。蓋其情切於救焚拯溺，其力遂能扶危定傾。在該司道等受國

厚恩，雖竭慮殫精，非敢有所希冀。特微臣忝竊高位，一家併荷寵榮，若以與臣分憂之人，不乞恩於聖主之前，於心實有未安。該司道等職分已崇，臣未敢率行擬保。所有布政使銜江西卽用道黃晚，鹽運使銜湖南岳常漕道惲世臨，應如何從優獎勵之處，出自聖主格外天恩，謹附片具陳，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再：近日軍情北岸水陸各營，於十二月初九日，在運漕上游擊賊獲勝。初十日，彭玉麟水師攻毀三汊河賊壘，肅慶衍陸軍攻克運漕鎮悉焚賊巢，誅戮無算，餘匪遁歸銅城關而去。十三日，毛有銘一軍在東關小勝一次。二十日，在芙蓉嶺敗挫一次，損鎮將數人。目下廬郡無爲，廬江各城，三河運漕西梁山裕溪口各隘，均有勁兵守定。臣又調蔣凝學防守舒城皖北，或可無虞。曾國荃金陵一軍，於十二月二十一早，攻襲谷里村朱門六郎橋三處賊巢，大獲勝仗，破賊壘十一座，擒斬三千餘人，皆忠逆布置，以護衛金陵老巢者也。金柱關無湖兩處，近爲戰事，惟謹報侍逆，又從東壩抬船西來，始終窺伺蕪湖要地，防務殊難鬆勁。甯國一路，十二月初五日，王可陞於馬港獲一勝仗。而小淮密尙爲賊踞，水路運道仍被梗塞。曾國荃派劉連捷三營移駐三山保全陸路糧道。鮑超及郡城涇縣各軍，堅守如常。池州一路，韋志俊於十八日進攻青

陽，未能得手。現飭朱品隆督軍由池州繼進，倘能攻克青陽，則太平石埭等股可翼次第掃蕩。徽州祁門一路，近日防守安謐，足慰宸廑。除各路戰狀，及應行請卹人員，容臣查明續報外，合先附陳梗概，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八

官軍攻克運漕並銅城關勝仗摺

(同治二年正月十二日)

奏爲官軍攻克運漕後，進剿巢縣小挫，旋在銅城關兩次獲勝，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北岸官軍，攻克運漕鎮，臣國藩兩次具陳梗概，聲明續奏戰狀在案。嗣據各營稟報，僞對王一枝竄聚巢縣，分撲西梁山，經周惠堂節次督軍剿退後，遂踞運漕銅城關。重關各隘，偵知無爲州產米最富，守兵又單，於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擁三千四衆，撲近州城北門外。李昭慶率樹宇等營開城迎戰，會泗美帶水師右營從新河口橫出，擊之適劉連捷亦自金陵來會，賊乃負創卻走。越數日，臣國藩所調之蕭慶衍、毛有銘兩軍先後馳至。議以毛有銘所部嚴備巢縣，東關之賊，蕭慶衍所部專攻運漕銅城關之賊。十二月初九日，臣玉麟令右營定湘營師船駛抵運漕上游二里許，渡蕭慶衍陸師過河築寨未及，盡濟乃該鎮踞賊糾股突出，偪營而陣，圍裏數重。我軍在水次燃礮仰轟，仍分舢板數艘，接渡後濟之軍，環起縱擊，殲獲頗衆。毛有銘正帶馬隊渡黃雒河，履勘形勢。一聞運漕礮聲，飛騎助戰，賊知不敵，敗

遁歸巢。初十日，我營修築旣成，臣玉麟飭會泗美右營，喻俊明定湘營，護定陸師，向運漕自上攻下。親督成發翔左營，王吉嚮導營。唐敏義澄海營，向三汊河自下攻上。該處有三石卡，一大石壘。堅峙，得心未易攻取。成發翔帶飛划，由水路進；王吉帶水勇登陸，由北岸進。唐敏義帶水勇登陸，由南岸進。戰不兩時，遂斷浮橋，悉焚卡壘。賊之攔刃墮河而死者，不止數百人。臣玉麟自三汊河引軍西上，與會泗美喻俊明遇，乃知大馬頭一橋二壘，亦就毀平。蕭慶衍督率馬步等營，四面縱火，斬隘直入，縱橫鈔殺，立復運漕一鎮。乘勝躡賊，直至黃墩，誅斬無算，餘匪歸併銅城關而去。此十二月初十日，水陸各軍攻克運漕鎮之情形也。運漕旣復而後，毛有銘率親兵馬隊回駐石澗埠。卽於十三日，部勒各營出哨東關，見賊對河列陣，正與會泗美礮划往來拒敵。急派湘右營渡河夾擊，斬賊二三十級，賊仍縮入卡內。連日增黨修濠，堅伏不出。毛有銘知東關之未可遽圖，也不如徑取巢縣，以爲攻心之計。二十日，就各營中抽撥六成隊伍，越芙蓉嶺，迤邐前進。突有五千餘賊，在前面山岡，揚旗吹角，張兩翼鈔來。毛有銘隨令信中溥、左溥、右三營，禦左路；湘中、湘右二營，禦右路。兩鋒相交，曾不少卻。乃以馬隊橫掠

賊陣，賊始披靡。我軍奮力薄賊，馳逐一里許。正思撤隊回營，詎林木間鼓聲忽起，巢縣悍賊譁擁而來，經鈔信中溥、右兩營，頃刻合圍。彭星占與諸弁勇，左右馳突，裹入垓心。胡得勝、陳東祥、謝濟、傅呂鴻榜、李春生等力戰死之。彭星占憤怒填臆，負傷決戰，手刃數賊，並歿於陣。毛有銘飛飭湘中湘右溥左等營，合軍併擊，賊漸解遠。比見劉義勝、匹馬衝入中槍而殞。該逆仍復回戈轉鬪，且卻且前，各軍以拾礮猛擊，殲斃前鋒數百人。乘賊隊散亂，爭相駭奔之際，遂奪獲彭星占尸骸而還。此二十日，毛有銘一軍在芙蓉嶺擊賊，小挫之情形也。其銅城關一路，賊於要衝築四卡，以阻我陸師。又築一水卡，以阻我舟師。蕭慶衍先於十四日移軍黃墩，張家渡旋派營勇平渡口土埂，俾利戰船駛擊。十九日，臣玉麟飭令喻俊明、成發、翔王、吉、唐、敏、義等，攻破水旱諸卡，隨結小划為橋，渡過陸師全隊。二十一日，蕭慶衍令趙太和率為左營，郭鵬程率毅右營，攻陶家壩第一壘。洪致祥率亨中營，胡發達率強右營，攻大甲村賊壘。第二壘復令朱吉玉率為右營，蕭恆書率為前營，攻大甲村賊壘。仍自率貞中營，及劉長槐之元左營，為各路策應。天甫向曙，諸道並進。賊正欲出壘迎拒，我軍已環徧濠邊，火器飛擲，燃及哨棚。眾勇於烈燄中，躍過濠溝，摩肩而上。一壘既破，各壘盡亂，駢戮盈千。并斬偽安燕、福文、姓諸酋。水師亦分隊連毀沿隄數卡，乘勢進取。岷山岡逆賊，賊皆惶遽失措，踰牆欲遁。蕭慶衍磨軍直進，立焚二壘，擒斬尤多。遂繞出銅城關後，奮攻石壘，尋以賊援麇集，相持未

下。二十二日，蕭慶衍派趙太和、朱吉玉、蕭恆書、劉長槐四營於近。接該關之黃龍口地方，相度營基，分隊移紮。又派洪致祥、胡發達、郭鵬程三營，親帶貞中一營，整軍以為之備。不移時，而關中羣賊糾合陶家廠、關門、鎮洞、城廟、洋獅、新塘街、五顯集、百旺市、東關各股，分三路來犯。蕭慶衍率各營縱兵鈔擊，少挫兇鋒。中路之賊，敗過關口，左右兩路之賊，退聚關後。眾軍乘之，賊又從關後出兩。大股一，走關西堤埂；一，走岷山岡之東。蕭慶衍令蕭恆書、朱吉玉堵住東路，潛遣洪致祥、郭鵬程、趙太和等，分伏黃龍口村內，而以劉長槐、胡發達等隊赴關口誘賊。賊果輕我兵寡，蜂擁齊出。劉長槐、胡發達斂軍佯退，俟賊撲過村口，伏兵突發，亂刃交刺。該逆無心接仗，衝出重圍，維時岡東一股，聞風竄遁；關西一股，亦經水師擊走。我軍日暮收隊，略有損折。此二十一、二等日，蕭慶衍一軍進攻銅城關，毀壘獲勝之情形也。臣等查賊在巢縣，廣聚悍黨，距守數隘，意在紛竄。皖北郡縣，冀解金陵之圍。此次克復，運漕進規，銅城關苦戰兩日，尙屬得手。惟蕭慶衍、毛有銘兩軍不滿八千人，兵單賊衆，未能遽期掃蕩。現飭諸軍堅守各城隘，俟春水稍漲，再行水陸會剿，恢復要區。所有在事出力人員，擬請酌保數員，附入額西剿擒案內，彙求恩施。外，總兵彭星占數年征剿，嚴明勇敢，艱險不辭，臨陣捐軀，深堪憫惻。應請照總兵立功後陣亡例，從優賜卹。都司銜藍翎守備胡尚勝、藍翎守備劉義勝、陳東祥、藍翎千總謝濟、傅呂鴻榜、藍翎把總呂鴻榜、藍翎外委李春生同時陣亡，并請勅部各

照本職本銜，從優議卹。所有官軍攻克運漕分道進戰各緣由，謹會同大學士湖廣督臣王文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二年正月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金陵大營及金柱關、蕪湖各防，堅守如常，均臻穩固。青陽賊衆聞朱品隆一軍，於二十二日趕到池州，即於二十三日陸續遁歸。石埭十二月二十五日官軍收復青陽縣城，駐兵守之。正月初一日，賊糾大股六七萬衆，窺犯涇縣，繞城築壘，分踞黃村大坑一帶。初四日，涇城守將易開俊、吳廷華等擊退撲城之賊。鮑超於初五日自甯國疾馳九十里，引軍來援，遂於初六日會攻附城賊壘，二十餘座悉破之，乘勝進兵，黃村又毀十數壘，斬賊盈萬，立解涇縣之圍。初七日，鮑超歸高祖山老營，而羣賊已麇集寒亭、清弋江等處，勢將圍撲營盤。計日內必有數次大戰。北岸之賊分踞和合、巢縣、東關、銅城間等城，據守益堅。據搜獲偽文，稱偽忠王現赴蘇州，因常熟賊目周興降陸國忠等投誠，忠逆調集羣賊圍攻常熟，不久即率二十萬衆，再犯江北，下揚州，上皖皖，楚等語。雖未必果有其事，而疊次偽文，該逆銳意竄擾大江以北，殊可深慮。除涇縣戰狀再行詳奏外，合先附陳大概，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鮑超軍大獲勝仗涇縣解圍摺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奏為鮑超一軍破賊於馬頭鎮、楊柳鋪等處，進援涇縣，立解城圍，恭摺詳報，仰祈聖鑒事。竊浙江提督鮑超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楊柳鋪擊賊獲勝，及本年正月初六日，涇縣之捷，臣兩次附陳大概在案。先是四河踞賊分擾小淮、甯地方，與黃麻渡只一河之隔。鮑超以該處守兵單薄，水陸糧路可虞，乃督馬步數營，並何紹彩新訓二營，於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馳赴黃麻渡，會合王可陞防軍誘賊過河，一擊敗之。旋報花旗、廣匪六萬餘衆，由甯國縣進竄敬建、廟直，至高橋楊柳鋪、吳村、馬頭鎮一帶，布滿賊館。自甯郡南至涇縣，北至鮑超營盤，被賊阻隔。即自高祖山老營以至清弋江南，亦幾為賊氛所梗。鮑超以老營空虛，懼有挫失，遂自黃麻渡捲旗息鼓，振旅還援。遙見四面傳烽，煙燄紛起，調知偽眼、王藍逆一股，已對高祖山下寨。偽佑王、李逆一股，已對清弋江下寨。另有賊騎數百，由寒亭、高祖山、摩壘而過，繞出抱龍岡，冀襲我營之後。鮑超既次清弋江，先派宋國、永守、定高、祖山二十七日，味爽，部勒各營，徑從抱龍岡進。令周有勝、正中、營王、有慶、正左、營萬、守根、正右、營孫、得友、華左、營攻、中路、唐仁、廉仁、字營、劉天、勝副、後營、吳雲、集春、中營、羅國、才、霆、後營、攻左、路譚、勝、達、新右、營李、文、益、新後、營洪、容、海、啓、化、營鄧、雲、貴、霆、前營、攻右、路賊、特、衆、悍、列、陣、來

拒。旌旗一展，鼓音若雷。我軍以排槍輪擊，多有應聲而墜者。賊乃愈聚愈衆，密布長圍，傷我營哨數人。羅國才衝賊過猛，並陷於陣。鮑超旋令梁美材、王清泉、萬鳳書、劉順隆、何紹彩、唐友勝、黃海清等營，自山岡後分兩枝鈔入，截賊數段。賊隊大亂，奪路竄奔。諸將士合力薄之，遂將歇建廟至楊柳鋪十數村落中，賊卡賊壘一律平毀，追襲近六十里，殲賊近八千人，擒獲無算。此十一月二十七日止。進攻馬頭鎮、楊柳鋪等處，大勝之情形也。自有此捷，凡附近我營之高嶺、梅嶺、麒麟山各賊股，伏匿不出者，經月。十二月二十五日，鮑超抽隊出剿，行次中途，以積潦未乾，泥淖盈尺，不利軍行而止。正月初一日，僞匡王、襄王、王襄、王諸酋糾合花旗股匪，竄入大坑、黃村，進逼涇縣城南，包過城東，擁衆六七萬人，連營二十餘座。各村煙火相接，彌望皆賊。初四日，該逆架梯蒙絮，悉銳撲城。城中守將易開俊、吳如華等，率勇登陴，以木石下擊，賊始斂退。維時鮑超在高祖山開警，恐涇城不支，將貽甯郡後路之患，計莫如速往擊之。乃簡行隊，疾馳九十里，初五日抵涇，入城少息。初六日，五更時，裏飯傳餐，拔關齊出。先遣王衍慶、鄧雲貴、張遇春、唐仁山、李文益、唐得勝六營，蹶過山麓，分匿叢箐深樹間，而以易開俊、吳廷華所部遙爲之應。復令婁雲慶、羅文宓、周德馨、何文喜四營，依山而上。譚勝、蕭凌雲、洪容海、陳開用四營，循河而上。鮑超督飭梁美材、王清泉、萬鳳書三營，暨黃海清、孫得友騎隊，直前挑戰。羣賊爭相出巢，從山梁撲下。婁雲慶、羅文宓等正當其衝，梁美材、王清泉、黃

海清等步馬競進，戰逾兩時，將士多有損折。羅天順躍入重圍，被賊矛抉出右目，顛暈馬下。王清泉急率步卒，挾之而走，亦爲飛子所傷，約軍佯退。引賊將近山麓，號鼓一聲，伏兵頓發。婁雲慶等回鞭轉鬪，面面夾擊，賊乃大敗。正欲歸壘，瞥見壘中火起，已爲譚勝、達等所破。我軍乘勝併進，盡掃羣壘，立解涇縣之圍。長驅三十餘里，遂入黃村。賊不虞官軍之驟至，有棄壘欲遁者，有閉壘死守者，衆軍士擁至濠下，搶拔地鉞，肉薄而登。又平十數壘，追二十里，至大坑、斃賊盈萬。初七日，鮑超自涇縣回軍，適西河之賊撲近寒亭、高祖山之營，將圖乘虛一逞。南望旗幟蔽空，軍容甚盛，乃相顧錯愕曰：鮑超來矣！亦即一闕散走。此正月初六日，馳援涇縣，力解重圍之情形也。臣查甯國境內，徧地逆氛。鮑超以病餘之將，新補之卒，四出雕剿，得此兩戰，軍威可以復振，危局可以漸安。所有出力人員，可否酌給獎敘，以作士氣，出自聖恩。至參將羅國才等六十員弁，均係前後力戰陣亡，相應另繕清單，請旨勅部，各照原銜從優議卹。所有官軍在馬頭、楊柳鋪大獲勝仗，並解涇縣、城圍，緣由謹繕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並陳親赴金陵察看片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再近日軍情，金陵甯國各營穩守如常，太平、石球等股，踞伏未動。宣城縣屬之金寶圩於上年臘月二十日，被僞侍王率衆攻

破該圩練丁逃至蕪湖者數千，臣爲編營安插。聞侍逆在圩中大掠米糧，仍圖窺伺蕪湖金柱關一帶。該兩處防務暫難鬆勁。北岸無爲州原駐樹字五營本係李鴻章新募之卒，現因救援常熟進攻峴太兵力不敷，飛調樹字等營回滬。另撥章志俊一軍駐防無爲州城。蕭慶衍專顧銅城關一路，尙足堵禦。毛有銘專顧巢縣一路，實形單薄。又在六安州酌抽元中瑞左兩營助之。惟九洑洲江面，續有賊船百餘號，晝夜趕渡。據搜獲僞文，賊欲先攻浦口江浦以通進兵之路。臣恐前敵各防，未能穩固，亟須親往察看，通籌攻守事宜。此次拜摺後，卽日由水路馳赴金陵，及無爲州蕪湖金柱關等處，巡視一次，往返約需月餘。安慶存城兵勇尙有四千餘人，責成司道各員，權爲統率，暫可無虞。萬一巢縣踞匪蓄意西竄，臣亦卽兼程旋省，以資調度。而顧根本，所有軍務大概情形，併微臣親赴前敵察看緣由，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代奏李世忠請贖勝保罪摺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奏爲據情代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接據江南提督李世忠函稱：「恭閱邸報，得悉侍郎勝保被劾各款，欽奉諭旨，交部治罪。查勝帥性好夸大，每於細行不知檢點，中外久有物議。今既據實揭陳，聖諭至爲嚴切，朝廷議罰，豈能曲示姑容爲臣下者均當

以此爲鑒！何敢於情眞罪當之中，妄參未議。但勝帥受先皇帝知遇奉命討賊，時閱十年，身經百戰，籌辦皖豫兩省軍務，雖無成功，而其中驅糜駕馭，當局者煞費苦心。咸豐十年秋京畿震動，幾至全局撼搖。特命勝帥總統援軍，力保畿輔，而外國撫議始成。皇上御極之初，勝帥因政柄下移，無以服衆，請皇太后親理大政一摺，孤忠凜凜，大義昭彰。此雖國家大臣職分所當爲之事，而勝帥之受恩圖報，不避嫌怨，亦於此可見矣。前此世忠舉衆投誠，蒙勝帥拊循備至。老母年近七旬，幼子年甫十六，均賴保全。會憶其奉旨回京，臨別諄切告誡，勉以竭力報國，無或隕越。貽羞世忠今日之渥荷殊恩，全家之柔蒙惠澤，至於斯極者，未嘗非勝帥之提撕激勸，獎掖以成之也。今中外衆口一轍，交章彈劾，大廷論法，自屬罪無可辭。第念其數載治軍，於無可寬宥之中，似尙有一綫可原之處。且凡能任大權者，往往廣招物忌，此尤朝廷用人，不可不察者也。世忠係在勝帥任內投誠，例應避嫌，可否代爲陳奏，儻蒙聖主法外施仁，准從寬議，請先將世忠暫行褫職，責世忠立功代贖。不效，則併治世忠之罪。世忠自當竭盡心力，以期仰報國家，斷不致迄無成效。剴切上陳，不勝悚迫待命之至。等情，請奏前來。臣查勝保係統兵大臣，革職逮治，豈容闕外下臣一言瀆請。惟該提督李世忠係勝保招撫之人，此次籲陳私悃，自願立功代贖。臣亦何敢壅於上聞。理合據情，附驛代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查閱沿江各軍並近日軍情摺

(同治二年二月十二日)

奏為微臣查閱沿江各軍現抵金陵大營恭報近日軍情仰祈聖鑒事竊臣親赴前敵各軍查閱營伍會於正月二十七日附片陳明在案次日自省起程乘舟下駛二十九初一兩日行過池州大通聞蕪湖金柱關軍情喫緊初三日趕至蕪湖初四日周歷城壘旋赴裕溪口晤侍郎臣彭玉麟由東西梁山駛赴金柱關詢悉偽侍王連日撲犯該處二十四日在薛鎮獲勝一次初一日在梅塘營始戰小挫旋獲大勝初三日復獲勝一次初五日臣行抵烏江水營與提臣楊岳斌同至金陵之大勝關初六入雨花台營盤初七八等日逐段查閱均尚穩固疊據探報忠逆之黨偽愛王黃崇發偽顧王吳如孝等股續渡九洲二十七以後屢撲李世忠部將陳自明營盤至初二夜失陷初三早浦口繼陷該逆遂分撲江浦橋林城壘勢甚猖獗聞將先竄西梁裕溪再犯無為廬州等語又據甯郡各軍稟報初一日廟埠等處之賊分小股逼近郡城劉松山出城迎剿擒斬多名而大股由敬亭山趨併楊柳鋪圍撲鮑超高祖山老營鮑超督率諸將分路出擊大獲其勝旋即收復西河其小淮甯馬家園等處賊壘亦經王可陞於初二日率師掃蕩由是鮑超乘勝進攻又將紅楊樹高嶺梅嶺竹塘仰賢圩麒麟山各壘全行平毀其濤沚一股經水師於初五日擊退綜計甯

郡西南北三面百餘里之賊一律掃除惟水陽鎮金寶圩尙未克復自去秋以來奇險疊生仰託聖主鴻福竟得轉危為安實屬至幸臣以南岸局勢較鬆調駐防三山之劉連捷三營北渡廬州與毛有銘協守石澗埠調駐防寒亭之梁美材三營北渡廬州與石清吉協守郡城會國荃亦撥熊登武等營添紮東西梁山以保要隘惟巢含以上地勢寬曠賊賊衆多目前兵力單薄未敢浪戰必俟李續宜銷假回任江忠義由湘東來乃能剿皖北由巢含迤邐而下直至浦口九洲洲除北岸之逆氛復去夏之初議至石埭太平之賊於初一日竄至黟縣旋即退出嶺外於潛昌化之賊初三日竄近徽郡唐義訓迎擊獲勝此兩股意圖內犯江西不知能堵截回竄否臣將金陵戰守事宜商定即赴九洲洲相度地勢迴舟西上仍往蕪湖裕溪無為州一帶詳加察看如果巢賊上竄自當兼程回省以固根本要地請李世忠親赴五河所有浦口九洲洲失陷情形尙無接其咨報即甯國徽州金柱關三處大捷亦未接其詳報除各路戰狀及應獎應卹人員續行具奏外謹將微臣行程及南北兩岸近日軍情先陳梗概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由金陵回皖沿途查閱並近日軍情摺

(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奏為微臣由金陵回皖沿途查閱恭報近日軍情仰祈聖鑒

事竊臣行抵金陵會將兩岸軍情於本月十二日具陳梗概在案十五日由大勝關赴九洲該處江路狹隘與南岸草鞋夾列壘對峙是日風霧蔽塞瞭望不甚明晰卽於次日回舟西上十八日入金柱關小河查閱龍山橋三汊河查家灣等處十九至二十二日山東西梁山入裕溪口小河查閱雍家鎮運漕石澗埠無爲州等處二十三日由神塘河出江現在舟抵大通不日卽可旋省北岸之賊十六日續陷江浦縣城新河口營壘進遷西竄徘徊於巢含全椒之間未遽深入其僞忠王蹤迹據李鴻章函稱該酋因浙東肅清調集羣賊併守杭省而自留蘇州未出據蕭慶衍稟稱該逆實已北渡於十三日入巢縣城據各路生擒賊供「僞天王令忠酋力攻西梁山無爲州圖取廬州和州之米令侍酋力攻蕪湖金柱關圖取甯國太平之米欲還昔歲之舊觀以保金陵之巢穴」各等語逆謀詭秘其確情不得知也臣所調劉連捷三營已到石澗埠與毛有銘共紮十一營地勢寬曠尙嫌兵單此外如西梁山遠漕無爲廬洲等處亦僅力能自固非俟李續宜江忠義到皖難以輕進南岸自甯國屢捷後惟金柱關侍逆一股爭戰不休初一十六等日兩次猛撲查家灣該逆雖大受懲創我軍亦疊有傷亡正擬令鮑超攻取金寶圩進剿東壩以固皖南之藩籬而鈔侍逆之後路乃徽州青陽兩處連日警報頻至石埭之賊黃文金古隆賢等併犯青陽太平之賊分竄徽州各嶺又有花旗譚星兩股由浙江敗回廬集徽境唐義訓初三日擊退歙南一路其東北兩

路愈來愈衆繞過郡城之西十五日唐義訓帶隊出剿從富岡橫至岩寺街頗有擒斬而別股從黃山南來十五日猛撲休甯縣城唐義訓以休城僅留三營不敷守禦添派王華雲一營十六日入城協守至祁縣一帶王文瑞於初十日擊退竄擾石埭南湖之賊其大洪禾戌等嶺時有逆蹤窺伺防不勝防臣本擬令朱品隆回援徽州因青陽喫緊該軍不能抽動不得已令鮑超暫緩東壩之行而先從南陵馳救青陽以解目前之急左宗棠肅清浙東卽慮敗逆回竄皖南亦派劉典一軍援應徽州羣逆皆窮餓之餘無巢可歸蓄意闌入善地就食江西若徽休青陽等城倖得保全該逆或由祁西以竄饒景或山歙南以竄婺源均爲江西北邊之患臣時時兢惕並函告沈葆楨預爲防範合力維持所有微臣回皖行程及近日各路軍情謹繕摺具陳大概其詳細戰狀仍俟分案續奏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沿途察看軍情賊勢片

(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再密陳者臣巡閱諸軍詳觀賊勢攬南北之形勝察天人之微應竊以爲有可懼者數端而可喜者亦有數端自池州以下兩岸難民皆避居江心洲渚之上編葦葺茅棚高三尺壯者被擄老幼相攜草根掘盡則食其所親之肉風雨悲啼死亡枕藉臣舟過西梁山等處難民數萬環跪求食臣亦無以應之二月十五日大

勝關江滾失火，茅棚數千，頃刻灰燼，哭聲震野，苦求賑卹。他處蘆棚叢雜，亦往往一炬萬命。德池甯國等屬，黃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又聞蘇浙之田，多未耕種，羣賊無所得食，故登意圖竄江西，并窺伺皖浙已復之區。平民無所得食，弱者轉徙溝壑，黠者則從賊以偷生。且夕黨羽無定數，酋長無定謀，便恐變爲流賊，更難收拾。而諸僞王中如李世賢、王金華、楊輔清、失甯國、黃文金、失蕪湖、古降賢、失青陽、劉官方、失池州、巢穴雖破，醜類尙多，其意快快，不甚服僞。天王忠王之調度，其行徑亦與流賊相近。李世忠之心迹，中外皆不敢深信。頃因捐鹽構衅，親赴五河。雖浦口江浦失守，尙未聞其回營主持。與都興、阿楊、岳斌、蕭慶衍均有違言。親匪類而遠正人，逞小忿而忘大局，茲值敗軍失地之際，又奉革職留任之旨，竊恐其轉羞成怒，倒行逆施，則裹下河先受其災。而此次北渡之賊，亦有直犯裹下河之謀。鹽場尙有疏失，全局愈難支持。凡此皆可懼之端也。粵匪初興，粗有條理，頗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脅之衆。聽民耕種，以安佔據之縣。民間耕獲，與賊各分其半。故取江南數郡之糧，運出金柱關，取江北數郡之糧，運出裕溪口。并輸金陵，和不等。雖合圍城外，而賊匪乃擅長江之利，抱不竭之源。傍江人民亦且安之若素。今則民間賊至，痛憾椎心，男婦逃避，煙火斷絕。耕者無顆粒之收，相率廢業；賊行無民之境，猶魚行無水之地。賊居不耕之鄉，猶鳥居無木之山。實處必窮之道，豈有能久之理。而東南要隘，如安慶、蕪湖、廬州、甯國、東西梁山、金柱關、裕溪口、暨浙

之金華、紹興，此皆山川筋脈，必爭之地。但求此數處不再失守，終足以制該逆之死命。昔年粵賊所至，築壘如城，掘濠如川，堅深無匹。近亦日就草率，而官軍修壘濠濬，今實遠勝於昔。城中羣酋受封，至九十餘王之多，各爭雄長，苦樂不均，敢不相救。而官軍仰承聖謨，三江兩湖，水陸各營，頗能和衷共濟，呼應靈通。至百姓仰戴皇仁，淪肌浹髓。雖臣等撫綏無術，治軍無效，斯民久陷水火之中，曾不一聞怨咨之語。翹首而望平寇，擊壤而謳吾君。意者民心所在天祐孔長，凡此皆可喜之端也。臣從軍數年，從未敢以賊勢稍衰入奏，惟念西北軍興，皇太后皇上焦勞彌甚，故將南中可喜之機，陳述一二，仰慰宸廑。至可懼之端，臣殫竭愚慮，勉思補救。裹下河若有疏失，當在此兩月之中，難亟謀挽回之術。若竊號巨股，變爲流賊，昔文宗皇帝嘗慮及之。但求金陵、蘇杭三處，有一二克復，即當大赦羣酋，廣爲招撫，以庶幾赤眉百萬同日納降之盛軌。此中自有天意，不盡關乎人謀。至李世忠雖梟桀猜忌，而其部卒頗懷攜貳，又不善戰。縱或激之生變，亦尙不足深慮。臣始奉將李世忠革職留任之諭，本擬暫不宣示。繼思該提督驕恣已久，尾大不掉，急亦有變，緩亦有變，終不能相安無事。即當宣示諭旨，待李續宜、江忠義軍到，由巢含一路東下，進攻江浦等處。屆時或將李世忠失守各城，嚴參懲究，再行相機辦理。理合一併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鮑超軍克甯國近城要隘摺

(同治二年三月十二日)

奏爲提督鮑超攻破賊巢悉復西河小淮密紅楊樹麒麟山諸要隘恭摺馳報仰祈聖鑒事竊照鮑超一軍會合何紹彩王可陞所部分剿高嶺西河直至麒麟山將賊壘全行平毀臣於二月十二日具陳梗概在案先是僞輔王楊輔清糾約僞隨王跟王堵王孝王佑王等酋嘯聚西河灣止紅楊樹黃麻渡麒麟山一帶不下十餘萬人以一大枝鈔出高祖山之前潛匿邨落中距我營七八里十數里不等以一小枝繞過高祖山之背橫出楊柳鋪揚言上犯涇縣火光獨天晝夜不滅鮑超見山前賊旗隱約山後煙燄突起計在誘我赴涇圖襲老營乃令宋國永布置高祖山營寨堅壁穩守而在板橋寒亭清弋江等營抽隊數成親自督率設伏於太子廟山坳以伺其變二月初一日味爽楊柳鋪火光漸息調知甯郡守將劉松山督同劉光明賀國楨李芳菲等出城馳剿殲擒數百人李芳菲率前哨躡賊中礮死之楊柳鋪一股旋向烏沙鋪遁去鮑超料該逆不得遲於郡城必將挾全力以撲我營自登太子廟山岡瞭望果見烏沙鋪之賊進逼獅子山去營不遠各邨落之賊分三四萬衆旌旗蔽空池邇而來將高祖山八營層層圍裹有擁至濠下爭拔花籬者鮑超急帶太子廟伏軍向山僻小徑捲旗疾趨行至離營二里許聞營中礮聲轟發知老營業已出隊接

戰即派譚勝達顏紹榮甘星平徐連陞等直取中路萬守根洪容海羅文宓張遇春等由營後左路進以婁婁慶黃海清唐得勝數隊爲之應王衍慶何紹彩曹志忠等由營後右路進以唐仁廉鄧榮貴孫得友數隊爲之應仍令梁美材王清泉萬鳳書等潛伏茯苓山之旁以斷賊後部勒既定但聞鼓角一聲譚勝達萬守根王衍慶各軍突分三路包賊爰時合圍宋國永乘勢從各營夾縫中擊出截賊數段鄧訓誥周有勝等張兩翼鈔殺賊隊譚亂不復成伍正思奪路竄走適婁婁慶黃海清唐仁廉等馬步齊至我軍縱橫盪決賊之面鋒鮮有脫者而賊之後隊尙欲抵死來援鮑超揮令諸將士奮力衝擊追近茯苓山梁美材大呼突出早斷歸路羣賊駭懼罔知所措紛紛竄入田壠衆軍合力蹙之追襲四十餘里遂平高嶺周家橋諸壘直抵西河賊乃倚水爲險對河列陣意圖抗拒俄而廣榮忠帶邊營礮則由清弋江駛下我軍結筏爭渡水陸夾剿俘戮無算立毀堅巢敗賊始往桃花園灣止一路而遁此二月初一日擊賊大勝攻克西河之情形也西河以北曰馬家園爲衆賊屯糧之所迤西則曰黃麻渡曰小淮密爲王可陞進兵之地西河既復王可陞知羣賊將寒即於初一夜派蔣占魁楊忠揚明貴等會約駐守峨嵋之楊正彪各率行隊進取小淮密親督陽華坤謝占春馬承恩數營取道黃麻渡潛襲馬家園逆壘時已夜分更鼓將絕王可陞令軍士傍壘縱火悉焚賊糧賊不知官軍之猝至在睡夢中披衣急起棄壘狂奔小淮密之賊正欲聞警赴援

蔣占整等已斫斷浮橋，破卡而入。乘勝逐之，暨偪入水者無數。沿途卡壘，盡毀靡遺。維時賊之由西河迤入灣沚者，經盧榮忠礮划，隨同外江水師，曰夜轟擊，賊不能堪。乃於初二初三等日，縮入灣沚之後山，退聚竹塘。旋分大股，歸併梅嶺。麒麟山意在伺間再逞。鮑超謂賊餒雖衰，不速除之，終貽後患。初四日，引軍渡河，進次紅

楊樹信壘，而陣壘賊匿不出，戰我軍相持數時，羣以火器環擲，延然哨棚，軍士冒煙突火，踰濠直進。一壘既陷，衆壘盡亂。各將弁揮隊盪擊，殲獲頗衆。直追過桃花園竹塘灣沚後山。賊皆聞風先遁。遂焚其巢。是夜鮑超遺書劉松山，令於初五日，自郡城率師來會。

將有事於梅嶺及麒麟山。天甫向曙，秣馬蓐食，傳令宋國永熊織生、梁美材等十五營，專攻麒麟山。婁雲慶、唐仁廉、黃海清等馬步八營，專攻梅嶺。而以劉松山所帶各旗營爲斷後。行未十數里，賊

竟糾衆來迎。宋國永同各營，哨就山麓布列陣勢，直前搏戰。潛遣銳卒自山後擐旗先登，襲破賊壘。周麾而呼，賊咸驚疑卻顧。宋國永等縱兵掩擊，積尸若阜。麒麟山堅壘悉平。是日劉松山亦破廟

埠之壘，殲賊千餘。婁雲慶、鄧榮貴等擊破梅嶺之壘，並收復仰賢圩各處餘匪分道竄逸。一由新河莊敗往東壩，一由油榨溝敗往廣德，建平。此初二至初五等日，疊克馬家園、小淮窰及紅楊樹梅嶺、麒麟山等隘之情形也。臣查西河小淮窰爲水路衝要，自被賊踞數月，糧運梗阻，大爲甯國各營之患。仰賴聖主威福，將士同心，

五日之間，悉復諸隘。距郡城數十里內，一律肅清。在事人員厥功

甚偉。可否彙入楊柳鋪涇縣各案，給獎敘之處，出自鴻施，逾格至力。戰陣亡之參將李芳菲等二十六員，另繕清單，請旨勅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所有鮑超各軍連克甯國近城要隘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二年三月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金陵駐守如常。甯國自二月初屢捷後，鮑超派何紹彩一軍守西河，王可陞一軍守灣沚，洪容海一軍守清弋江。其劉松山仍守甯國府城，易開俊仍守涇縣，朱品隆仍守青陽縣。又換調吳廷華守南陵縣，遂節布置，糧運通暢。甯郡應無他虞。蕪湖金柱關兩防，自前月十六日大戰獲勝，該逆至今不敢再逞。臣於二十七日，過大通聞黃文金等大股由青陽上竄，臣卽兼程西旋。次日抵省，調諭吉三護軍二營赴池州，李榕鈞字五營赴東流，以截賊竄江西之路。乃兵甫渡江，賊已由建德闖入彭澤，鄱陽境內，而譚星及古賴等股，又蔓延於徽州各屬。兩路皆有深入江西之計。幸浙江臬司劉典與唐義訓、王沐等，在休歙兩縣屢獲勝仗。徽州一路必可擊退。其由建德一路竄入者，實恐貽江西腹地之憂。臣正檄令鮑超由青陽赴援，景德鎮冀保江西完善之區。旅據北岸各營告警，僞忠王大股上竄，分枝牽制，廬江無爲州之兵，而以全力猛撲石湖埠。毛有銘劉連捷營盤，自初三至初七日，晝夜

圍攻糧路斷絕，文報不通。臣不得已，又飛檄鮑超改旆渡江，以解石澗埠之圍。會國奎亦自金陵分撥五營，救援該處，不知均趕得及否？又有捻匪一股從河南竄入湖北之麻城經鄂軍堵剿，即自三里埂竄至蕪水境內，其勢亦將歸併皖境。髮捻聯成一片，安慶廬州各屬處處喫緊。竄入江西之賊別無大支勁旅，可以派往接剿。幸撫臣沈葆楨久調水陸萬餘人，分守景鎮樂平兩處，或者足資扼堵。江之南岸徽州與江西同警，江之北岸，下游與上游同警。臣調度無方，憂灼宵深，除石澗埠等處戰守情形，續行具奏外，理合附片先陳梗概，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李世忠軍營失陷摺

(同治二年三月十二日)

奏爲賊渡九洲洲攻破李世忠各營，進陷浦口、江浦兩城，竊林一藩恭摺馳報，仰祈聖鑒事。竊提督李世忠一軍，所駐九洲洲浦口、江浦各城隘疊，賊衆攻陷，分撲橋林營壘。臣於二月十二、二十七等日兩次具陳大槪在案。旋准該提督先後咨稱：九洲洲浦口各營自被賊圍，前敵糧路梗塞，軍火又無接濟，與江浦不能互通消息，危急萬分。二月初三四兩日，又增賊二萬餘人，用牛皮爲幃，雜以洋礮，隊并令洋人燃放開花炸礮，四面環攻。我營受傷雖多，深知沿江要地，不忍輕棄於賊，尙各誓以死守。無如賊勢過衆，猛撲不休，該將弁等目不交睫，手不釋刃，竭力堵禦兩晝夜。

至初四晚，勢難再支，遂將浦口以西及城南營寨一併撤回。江浦城內查浦口一城，本毀於賊，我軍在西南兩門外分營駐紮。此次被圍挫退，實因半月來內無糧藥，外無援軍，以致不能固守。至江浦存城將士，自初五日而後，亦經力守旬餘，屢與賊戰，傷折不少。乃賊衆繞城密圍，水泄不通，城中食盡，糧運又絕。日僅一粥，尙不能飽餐。子藥既罄，徒以輒石擊賊，而賊攻益急，行將就斃。該鎮將因於十六夜率領弁勇，冒死殺出江浦縣城。維時橋林防營已被困二十餘日。江浦陷後，羣賊悉趨橋林，該營守將邱昌良激厲士卒，奮勇爭先，以守爲戰。十八日，賊竟愈聚愈多，不下六七萬，衆洋礮洋槍，子如雨下。我軍抵死堅守，疊有傷亡。賊又以西瓜巨礮轟場礮台，緣梯直上，并有踰濠越牆而進者。各勇短刃相接，衆寡不敵。邱昌良身受重創，經左右背負出圍，退至大勝關。查點部卒二千，人亦已十傷八九，所有各該處失事人員，委係力盡援絕，可否均邀寬免。惟世忠忝襄軍務，不能先事籌防，無可辭咎。應乞奏參請旨革職，撤去勇號，不准留營，另行派員接統。豫勝營一軍，或在浦口各營於初四夜撤退，日期稍有不符，自係奏報未確。伏查浦

口江浦二城為濱江絕大關鍵一經失此重險上可由和含巢各屬進逼蘆州下可犯儀揚各防進窺襄下河表延數百里游衍自如未易剿辦該提督李世忠悚惶引咎深明大義應如該提督所陳請旨將李世忠即行革職撤在勇號不准留營并懇聖恩允其所舉即派遇缺題奏提督甘肅西安協副將朱元興接統該軍以重防務臣自上年十月即有調度該軍之責未能先事籌畫又不能設法救援咎亦難辭請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除陣亡各將弁俟咨到續行奏卹外所有賊陷九江洲浦口江浦橋林各城營緣由謹繕摺山驛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蕪湖金柱關水陸防軍屢勝摺

(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奏為水陸各軍在蕪湖金柱關一帶累月苦戰獲勝續報詳細情形仰祈聖鑒事竊蕪湖金柱關水陸各營自去秋以來戰爭不休金陵解圍以前業經續晰具奏十一月以後節次戰勝並奪回灣沚一隘臣國藩已將大概軍情先後具奏並聲明續行詳奏在案上年十一月間僞侍王李世賢自金陵敗遁後糾悍賊數萬人礮船槍划數百號突出東壩將犯金柱關分竄蕪湖會國荃以該兩隘水洞兵單恐為賊乘派武明良一營馳紮東梁山朱洪章兩營馳紮龍山橋以為聲援初八日金柱關守將羅逢元朱南桂截賊於花津十三十五等日復敗賊於上駟渡萬頃湖及梅塘紫

之西岸疊石斬擒十七日朱南桂與臣岳斌商制敵之策俄報賊之由陸路來者右至魚壩左至太平府山水路來者已至三汊河環逼我營是日南風大作水師不能助戰朱南桂羅逢元營營礮一發而殲數營賊為少卻我軍出濠縱擊復以火箭焚賊四船賊始紛紛奔北十九夜羅進賢李助弼率水師潛往襲之奪獲二十餘船擒偽清天安陳緒賓而還二十二日賊由密湖率黨護舟復犯三汊河營寨勢更洶湧並有用飛刳登岸者朱南桂羅逢元引軍齊出朱洪章武明良亦率隊來助併力搏戰追及河干萬化林唐學發等水營乘勢奪船數十號賊之墮水而斃者以千計二十六日水陸各營會議賊屢來西岸攻我未得一逞不若我軍東渡擊之是夜五更朱南桂朱洪章羅逢元整旅渡河分道疾進朱南桂令謝大洲率哨勇先赴上駟渡以截青山後路而自領所部進次卿家橋有一賊卡梗道矢石如雨並有礮則密布橋下我軍猝不得前忽聞水際礮聲自遠而近花化林彭楚漢羅進賢等已拆賊浮橋自下游飛槳而來衝開賊划面面環擊一時篷飛橋折尸塞河流朱南桂見水路得手知卡賊亦將奪氣即飭潘泗知宋楚懷等躍入卡內縱橫擊刺駢戮無遺羅逢元一枝沿河剿殺正攻涂家渡二堅壘未下適朱洪章從青山抄來哨弁嚴洪賓等鼓勇先登立破二壘武明良亦帶隊趕至環壘奮擊壘中之賊無一得脫其西岸一卡一壘亦經水軍登陸攻破是日斃賊最多奪獲戰船一百一十號洋礮二百餘尊此十一月初八至二十七等日

金柱臨水陸疊獲勝仗之情形也。自有此捷，賊之踈伏不出者幾兩月。意謂金柱關防務可以少休，不料賊之窺伺愈深，蓄計愈狡。金柱關之上十里爲三汊河，又上十里爲龍山橋，又上爲梅塘嘴，又上爲杳家灣，新汊角，又上爲三里埭，清水河。則蕪湖水師分防之汎地也。賊不得志於下流，乃繞窺梅塘嘴以上。本年正月二十四日，在新汊角掠船搶渡，朱洪章輕騎馳往，誘賊深入，一擊敗之。朱南桂等謀之水營，謂賊方在 upstream 竄，我宜從下游東渡，薛鎮老巢可以襲而取也。二十七日，羅逢元派兵伏於花津之下，而自從中路進，朱寬義從右路進，朱南桂從左路進。軍次薛鎮，賊錯愕無備，閉壘死守，堅不出戰。各哨隊繞壘而攻，水師以巨礮傍堤轟擊，賊棄壘爭竄。竄至花津者，半爲伏軍所殺。我軍力薄，不能分防。河東老營，仍紮於三汊河，龍山橋，而分兵戍守杳家灣，新汊角，以上，更番換防。二月初一日，賊由新汊角，悉衆來撲。朱洪章整軍以出，搏鬪方酣，不知另股由萬頃湖渡過抄我卡後，朱洪章撤隊急退，賊已層層包裹，我軍敗挫，朱南桂帶隊馳援，朱洪章亦奮力衝出，重圍始解，而弁勇已多損折。賊猶疾如風雨，猛撲不休。朱南桂派彭維祥，向以田堵河邊一路，向世驥，劉紹林，等堵陶家灣一路，仍自帶大旗親兵，並振字營兩哨，衝入杳家橋街中，苦戰逾時。羅逢元朱寬義分數路截擊，斷賊歸路，自是轉敗爲勝。賊乃奪路竄奔，衆軍乘之，多有爭渡而溺者。次日羅逢元朱南桂密約蕪湖防兵周萬倬吳坤修等，水師彭楚漢羅維賢等，乘賊屢挫，共籌再

舉。初三日，各軍水陸並進行，至萬頃湖邊，見浮橋一道，上下環列，賊壘十五座，賊卡賊棚延五十餘里。羅逢元朱南桂朱洪章，督隊過橋，直薄賊壘。周萬倬劉祥勝等繼之，號鼓雷鳴，火器轟發。沿河礮船繞擊，相持兩時。彭楚漢等毀橋登岸，縱焚賊棚。陸軍爭拔地，鐵蟻附而上，悉破卡壘，誅夷過半。遂搜剿至上，馴渡以歸。十五日，賊以小枝排列梅塘嘴，杳家灣對岸，而以大枝由新汊角過河，甫撲朱洪章營卡。時李祥和來自金陵，十六日率師助防，新汊角甯至該處，而長勝營守卡哨勇先經挫退，賊如潮湧，捲地而來。李祥和與吉左振字營各哨勇悉力堵禦，且戰且走，退保老營。羅逢元朱南桂聞警布置，一面飛商彭楚漢等水師來援，一面自簡精銳，倍道進發。羅逢元山陸公蠟繞河而上，朱南桂朱寬義由霍木山前，進行未數里，聞水營羅維賢與賊戰於梅塘嘴，已報捷矣。又數里，旌旗一色，彌望皆賊。朱南桂羅逢元等分四路衝入，萬刃交下，槍子橫飛，賊乃大潰。我軍直追至新汊角河邊，水師彭楚漢等適自梅塘嘴追賊而至，一鼓蕩洗，餘賊盡溺於河。此正月二十四日兩路同捷。二月初一初三十五十六等日兩次小挫，兩次大勝之情形也。先是周萬倬吳坤修兩軍剿賊於南新汊，三不管等處。逸蹄四壘，斬馘頗衆。臣玉麟以該處近逼蕪湖，不能專恃隊師，乃令任星元左光培等移師船於清水河，爲之倚護。正月二十三日，賊黨自三里埭循河而下，距蕪湖不遠。任星元左光培率各船泝流迎擊，王三錫登堤督戰。中賊槍子洞穿右脅，仍復揮兵衝突，將賊

擊退。二月初四日，灣沚距賊將犯我清水河，萬化林會商任星元、左光培等乘夜駛船潛往，五更即抵灣沚。各船方燃礮轟發，適寔營新破西河之賊，派舢板從清戈而下駛，合力猛攻，更於晨霧中，分水勇為旱隊，在街口積薪焚之。賊不及防，以為官軍水陸併至，急遽無措，出巢紛竄。我軍遂收復灣沚。一隘，旋值河水漲溢，萬化林、左光培、任星元等進攻三里堰賊壘，日夜不息。朱洪章等亦率陸軍來會，賊於三月初十日，焚壘宵遁，退併黃池。萬化林等飛駕舢板，直逼黃池石壘之下。該逆自恃岸峻，列礮以待。任星元、萬化林二營奮力仰轟，左光培帶數哨登岸，與水面戰船，摩壘夾擊，各賊驚潰。我軍立復黃池。剗平石壘，朱南桂、羅逢元等陸師會約彭楚漢等水營，亦於次日盡破伏龍橋，護駕墩、花津、賊巢，擄斬甚夥。羣賊遁往金寶圩、溧水、丹陽一帶。此二月初五日，水師攻克灣沚。三月初十一日，續克黃池，悉收內河要地之情形也。臣等查蕪湖、金柱關兩城隘為江介要衝，又為金陵各營後路。上年八九月間，賊蹤環伺，諸將士五旬苦戰，幸獲保全。今又屢卻逆氣，連克灣沚、黃池，以通甯國、蕪湖之氣，實屬始終不解，勞苦功多。所有陣亡各員弁，另開清單請卹。在事出力人員，可否彙入前次案內，容臣等開單奏保，以資鼓勵。出自聖恩。所有金柱關、蕪湖水陸防軍，屢獲大勝，克復灣沚、黃池各要隘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保穆其琛補無為州實缺片

（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再：現在代理無為州知州穆其琛，四川舉人，考取教習，選授巴縣教諭。經前任湖北撫臣胡林翼咨調隨營辦事，咸豐十一年八月，臣札調來營襄理文案。一年有餘，精細勤慎。臣察其才具堪勝繁劇，同治元年閏八月，檄令代理無為州。該員自履任後，鉅細躬親，實事求是。釐別州縣向來積弊，據實上達。地方應辦之事，次第舉行。甫有端緒，而賊由九洑洲渡江，十月二十八日竄踞含山。巢縣距無為州僅數十里，次日書役人民紛紛遷避，闔城為之一空。該員獨坐署中，堅忍靜鎮。迨援兵漸至，固結民志，保衛危城，厥功甚偉。本年強寇壓境，大軍雲集，一面支應軍需，一面辦理隄壩工程，肆應裕如，不形勞瘁。現當地方糜爛之時，分發皖省人員，率皆裹足不前，非破格錄用，不足以資鼓勵。相應據實保奏，籲懇天恩，即以該員穆其琛補授無為州知州，以為臨危鎮定者勸。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再：近日軍情金陵雨花台一軍，撥彭毓橘七營，北援無為州。後兵力稍單，守局尚穩。金柱關、蕪湖、甯國等處，距賊漸遠，防務大

繫徽州三面皆賊，臣僅留唐義訓一軍，防守徽休兩城，十分單薄。幸賴左宗棠派劉典、王文瑞兩軍，沈葆楨派王沐一軍，分駐休甯、祁門，竭力防剿。劉典、王沐各營在於長林、梅嶺、岩寺、草市等處，疊次苦戰獲勝。王文瑞亦於漁亭、七里橋等處屢戰獲勝。十一日大破黃文金股匪於小路口。徽休、祁門各城，或可倖保。然賊思假道徽境，內犯江西，其謀未嘗一日息也。其嶺外石球、太平等處又有古賴、劉藍等股，與嶺內賊祁北面之賊，粘連一片，縱橫蹂躪。臣飭朱品隆由青陽進攻石球，冀掣動徽之後路。三月二十二日大戰獲勝，仍以賊多兵寡，未敢輕離青陽之本防，深入石球之重地。鮑超渡江北援之，三月十六日始抵無爲州，正欲進剿石澗埠。十七日黎明，蕭慶衍、彭毓橋會合水師由黃雜河進兵，並約被圍之毛有銘、劉運捷等由內擊出。大破賊壘，賊卡立解，石澗埠之圍。鮑超聞重圍已解，登舟仍回上游，欲再踐赴援江西之約。臣聞賊之大股並未退回巢縣，悉銳上竄，直撲廬江，乃飛檄鮑超急登北岸，先援廬江。忠酋於十九日攻撲廬江縣城，守將梁美材、吳長慶等登陴堅守，伺隙出擊，擒斬甚衆。賊由界河進，遽而北分竄，桐城、舒城一帶，其由鄂東竄之捻股在蕪水分爲兩枝，一枝回竄黃州，一枝下竄皖境。十八日攻撲宿松縣，十九、二十等日越過太湖，潛山界上。二十二日自青草、孺突撲桐城，守桐城者爲湖南提督周寬世，開城迎擊，擒斬頗多。賊遂入孔城、鎮，與廬江之大股髮逆聯成一片矣。據搜獲忠酋偽文，將由舒城、六安而上，英雀、麻城、宋埠。

一出黃州，一出漢口，撥犯湖北。意欲掣我南岸之兵，以援北，擊我下游之兵，以援上。無非圖解金陵之圍。臣以該逆規畫甚大，蓄謀甚狡，湖北爲數省樞紐，不可稍有疏失。飛咨官文，嚴樹森調成大吉回駐滿口，撥水師速赴武漢，開李續宜於初十日自湘啓行，擬俟其道出鄂，商請暫駐黃州，會籌鄂皖大局。當此南岸喫緊之際，臣方恨無力援徽，援江。乃北岸事變疊生，下則江浦、浦口和含巢縣一片逆氛，上則髮捻巨股疊撲各城，兼圖鄂境。而苗練復於十八日圍攻壽州，並在正陽關毀關擄船，叛迹大露。微臣調度乖方，艱危百出，憂憤何極。所幸浙、滬兩軍捷書頻至，浙軍若克富陽一城，杭州即有可圖。滬軍若克崑山一城，蘇州即有可圖。仰託聖主威福，但求鄂、江西不大決裂，與各悍賊相持數月，俾蘇、浙果收成效，或者大波特起，旋慶安瀾，焦灼無地之時，輒不勝禱祀微倖之想。除各路戰狀，分案詳奏外，合先附陳大概，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石澗埠六安廬江等處戰守情形摺

（同治二年四月十二日）

奏爲忠逆大股疊撲城營，官軍苦守力戰，石澗埠、廬江、桐城、舒城、六安州先後解圍，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自石澗埠圍營之賊，經水陸各軍合力剿退後，進撲廬江，分竄桐城、舒城，與由鄂東下之捻股聯爲一片。臣於三月二十七日附陳大概，在案。爲忠。

王李秀成以三月初二日犯石澗埠，揚隊焚屋，近逼我營。該處將領毛有銘、劉連捷等密飭士卒，穩守營寨，以觀其變。初三、初四等日，賊衆數萬圍攻南後營，及瑞、左、溥、右、元、中、信、中等營。東草如山，呼聲動地。各負片板撲近，溥右營濠邊，毛有銘以中右營兩後哨前往助守，排礮環擊，殲其前鋒。賊猶晝夜猛攻，相持不下。知是者數日，初七日毛有銘、桃銳卒潛出濠外，突焚積草。劉連捷復於初九日，派隊奮擊，悉毀攻具，賊爲少卻。仍於營前營後增壘盈百層，層合圍。營中文報不通，糧運汲道，一時俱絕。如是者又數日，會國荃在金陵聞警，卽派彭毓橘率馬步八營，倍道而至。彭玉麟亦調周萬傳、劉祥勝等渡江來援。遂與蕭慶衍會軍於黃淮河。十六日彭玉麟親督水師進次海子口，牽制東關一路。遣死士溷入石澗埠營中，密約詰朝會戰。是夜四更彭毓橘率師進攻，釘子壩皇圖寺各賊壘蕭慶衍、周萬傳率各帥進攻，黃龍岡迎珠塔各賊壘，號礮齊發。毛有銘卽於重圍中衝出，攻草鞋嶺壘之。劉連捷出攻石澗埠之卡。王戡駟等亦馳出戰，賊於羊虎山。瞥見黃龍岡迎珠塔火光突起，知黃淮河援軍先已得手，遂乘勢猛進，併力夾擊。俘斬無算。彭毓橘亦自皇圖寺來會，縱橫盪洗，羣壘悉平。而東關賊援亦爲水師堵退，忠酋各黨乃分向小嶺開成橋而遁。此三月十七日，力解石澗埠重圍之情形也。臣所調鮑超北渡之師，十六日抵無爲州，未及移營進剿，期賊已解圍，以去。擬回軍以踐上援江西之約。甫及登舟，猶未行也。賊之另股竄盛家橋者，先於十二

十三等日逼犯廬江。該城守將有吳長慶等三營，又截留梁美材等三營，分段繕守。乘賊喘息未定，一擊卻之。十五日王占魁出城雕剿，又捷於羅家埠。至十九日忠酋大股自石澗埠而來，悉萃廬江圍撲城池。臣飛檄鮑超舍舟登陸，轉援廬江。而廬江之賊已於十九二十等日經吳長慶、梁美材等堅守得完，伺隙出擊，賊遂解圍。西竄梅心驛。二十一日突攻舒城之西南兩門，守舒城者爲安肅道蔣凝學，分軍迎剿，賊退七里河。是夜設伏誘賊，大挫兇鋒，執僞天將羽天福於陣。維時捻逆張宗雨、髮逆馬融和等由豫而鄂，而皖，間道疾馳，足無停趾。瞬息而至桐城。守桐城者爲湖南提督周寬世，出戰於三里街，凌厲無前，賊大怖，將謀宵遁。我軍聯騎追剿，該逆遂往孔城鎮，與忠酋合而爲一矣。二十三日忠酋前隊衝至六安州之十里埠，該州城大而圯，留守若僅有蔣凝學部下王臨祥、袁秀林兩營，及糧台道員曾廣寬知州何家驄而已。四人者力籌守禦。二十四日賊以大股繼至，自東南迤北而西，植旗若林，面面結壘，軍士守定架口，各以巨礮環轟，會不少卻。二十五日賊分三路來攻，將抵城根，東門城垣久爲風雨所損，猝傾六七丈。一時塵土蔽空，羣賊大呼擁入。王臨祥麾兵齊上，抽刀攢刺，擲尸城下。曾廣寬、袁秀林飛騎繼至，悉戮進口之賊，搶築木城二道。二十六日成攻小北門，旋即擊退。二十七日賊衆傾巢而出，自北城以至西城，幾無寸隙。憚我城上礮火猛烈，欲前且卻。其尤悍者挽盾直前，誓以死搏。我軍屹立不動，俟其躍過城濠，火毯擲下，焚賊無

數始各裹尸而退。二十八日，會廣翼、王臨祥見城南一二里外，掩映賊旗，徘徊不進。乃令勇士絕城馳擊，斃賊六人。三十日，又緝死士出襲鮑家圩擄糧之賊，斬僞富天豫、張承得、擒僞左監議劉朝柱。臣以六安州係淮南樞紐，恐忠酋與苗捻勾合，愈不可制。檄鮑超由廬江往援，檄劉連捷、彭毓橘、毛有銘由無爲州往援。鮑超將至舒城，賊遂於四月初二日解圍，遁往廬州一身。此廬江桐城舒城防守得完，及六安州解圍之情形也。臣查無爲州爲江北之膏腴，六安州爲皖鄂之要衝，忠酋以全力圍撲石澗埠，冀破無爲爲旋山廬江舒桐糾結捻股，圖爭六安一城。其行蹤爲至疾，其著謀爲至狡，諸將士苦籌戰守，城營均獲保全，使賊不敢橫竄鄂置，均屬著有微勞。所有固守石澗埠、六安州尤爲出力之布政使銜記名按察使劉連捷，請交部從優議敘。記名道毛有銘，請賞加按察使銜，並賞給勇號。藍翎江西候補道曾廣翼，請賞加鹽運使銜，並賞換花翎。候補副將王臨祥、袁秀林，均請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旨簡放。署安徽六安州事補用同知直隸州何家驤，以請知府補用，先換頂帶。其餘出力員弁，可否容臣查明酌請獎敘之處，出自聖恩。花翎參將黃仁親、藍翎都司趙人和、藍翎守備蕭洪松、守備劉紹志、藍翎千總吳秀高、藍翎把總李大材、毛昌五、謝仁週、藍翎外委李升山、沈謙德、向慎光、外委董景星，均在石澗埠接戰陣亡。應請勅部各照本職從優議卹。所有皖北各城營防守解圍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

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二年四月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雨花台、金柱關、蕪湖、東西梁山各營水陸穩固，均無戰事。甯國附近如南湖、新河莊等處，涇縣附近如茂林、章家渡等處，均有賊蹤游弋，防務尙難鬆勁。然甯郡及涇縣、南陵、青陽各城、澗沚及西河、清弋江各隘，水陸防守，棋布星羅。朱品盛此青陽亦於春末夏初，疊獲勝仗。保甯國之後路，足以仰慰宸廑。徽郡防兵單薄，是臣布置最疏之處。去冬甯國之賊，今春浙東之賊，現在麇集於石埭、太平及徽郡、饒景一帶，實屬防之勝防，剿不勝剿。幸左宗棠派劉典一軍，沈葆楨派王沐一軍，先後援徽。三月十七日，會克黟縣。十九至二十五等日，搜剿近城之賊，大破盧村、黃村之賊。王文瑞亦將柏溪、金字牌零股，一律擊退。黟郡境內，甫掃羣氛，而賊之竄往鄱陽者，已由楓田街進逼浮梁。王沐將回駐景德鎮，劉典亦將馳援饒景。江西之門戶可虞，而徽州之空虛尤可慮矣。現調李榕一軍由北岸馳赴建德，進援祁門，調席寶田一軍由湖南馳赴撫州，進援徽境。不知能迅速趕到，併力驅除否？僞忠王自六安州解圍下竄，或稱其回救蘇州，或稱其圖犯揚州。裹下河，或稱其糾合苗黨，竄擾濱淮各屬。其確耗尙不得知，然悉數東趨，并未西犯鄂疆，即屬大局之幸。臣現檄鮑超由廬州追擊忠酋，即

從柘皋進兵以攻巢縣之北。檄劉連捷、彭毓橘、蕭慶衍、從迎珠塔進兵，以攻巢縣之東。檄蔣疑學、毛有銘，由六安進援壽州。並調成大吉、山鄂、回皖、會帥壽州，共討苗黨。該州糧缺兵單，倘能嬰城固守，再過半月，各軍次第趕到，合力痛剿，而僧格林沁、李續宜、遵旨。階來誅屢叛之逆豎，保長淮之重險，庶足以彰天討而定人心。除各路戰狀，分案續奏外，合先附陳大概，伏乞聖鑒。謹奏。

克復關東銅城關兩隘摺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奏為水陸各軍會克東關銅城關兩隘，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自偽忠王李秀成在六安州解圍下竄，鮑超跟蹤追擊，即從柘皋進兵，以攻巢縣之北。劉連捷、彭毓橘、蕭慶衍等，從迎珠塔進兵，以攻巢縣之東。臣國藩於四月十二日附陳大概在案。惟是欲圖巢縣，必先力取東關銅城關，以毀其門戶。初五日，臣玉麟商令蕭慶衍、彭毓橘等專攻銅城關。派水師會泗美、會合劉連捷、毛有銘專攻東關。踞東關者為偽閩天安蕭逆，高壘深溝，擁衆堅守。劉連捷知該隘之未可力爭也，乃於初六日夜令師船由蟹子口潛渡。陸軍緣堤埂而進，伏於九峯山下。另派譚國泰帶勇士數十人，從東關近處，以木盆偷渡，毀柵越濠，突逼壘下，肉薄而登。賊以礮石外擊，密若飛蝗。胡德雲、石太和從煙篋中駕梯直上，中礮死之。劉連捷遂督副後，南後兩營奮力繼進，會泗美從水路列礮環轟。

聲徹霄半。壘賊惶遽欲遁，九峯山下伏兵齊出，合軍衝殺，立破石壘。遂於五更克復東關。黎明七陳村打鼓，山南水坳之賊一齊來援。劉連捷令譚國泰守定石壘，親率副後等營迎敵。毛有銘率湘右等營，由九峯山斜刺而入，賊乃卻走。我軍以賊未受創，必將復至。遂於石壘之旁，增修一壘，以為犄角，嚴陣以待之。俄報賊又從林頭鎮吳家村揚隊而來，毛有銘隨令葛清泰向南水坳進，自率湘右營繼之。劉連捷令李瑞二向打鼓山進，自率副後營繼之。王載駟向九峯山進，劉秉珩向七陳村進。分道並進，搏鬪移時。王載駟等聞南水坳打鼓山之兵已將得手，即帶部卒搶上九峯山。會泗美率舢板從河曲中出，斷賊歸路，擒斬甚衆，盡焚各賊卡賊館，而還。此四月初七日，攻克東關并擊退援賊之情形也。其陸師之分攻銅城關者，蕭慶衍、彭毓橘等軍，於初六日由黃墩渡河過八角廟下寨。會約喻俊明、成發翔、張錦芳、唐敏義、水師四營奮攻一日，夜賊但堅修老巢，伏匿不出。并於南北兩街各添四壘，為負隅死守計。時值河水泛溢，汙田皆成巨浸。臣玉麟於初七日令喻俊明、成發翔等鑿開土埂，帥船從決口駛入南北兩汙直薄賊巢之下，更番擊之。初九日，各軍會商留彭毓橘所部扼守八角廟，分蕭慶衍所部移剿百旺市，五顯集一帶，先清銅城關之後路，分軍為三百旺市接戰。正酣，三汊河、雍家鎮兩支亦至。遂將兩處卡壘一律平毀，振旅而旋。水帥之入南北圩者，乘勢猛攻，環賊壘之三面，皆有舢板小划，拋擲火毯。陸軍亦萬槍齊放。五更時，踹毀南街土

壘遂攻破銅城關一隘，駢戶塞道，幾無脫者，而林頭鎮另股亦旋爲水帥擊走。此四月初十日，續克銅城關之情形也。臣等查賊踞北岸，以巢縣爲根本，以東關、銅城關爲屏蔽，橫據重險，賊計其堅仰賴聖主威福，將士同心，數日而下兩隘，從此鮑超攻其北，劉運捷扼其南，蕭慶衍、彭毓橋圍其東，巢縣必有可克之機。此次力戰陣亡之藍翎千總彭勝華、藍翎把總曾彩雲，把總胡德雲、石太和等，應請勅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所有水陸會克東關、銅城關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并陳餉絀情形片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再：近日軍情，大江南岸，雨花臺各營堅守如常，無湖甯、甯國、南陵、數城，金柱關、灣沚、西河、數隘，水陸布置，防務尙鬆。溧縣守將易開俊，於四月十八日在章家渡擊賊大勝。朱品隆亦在青陽境內擊賊屢勝。徽州自王沐回駐景德鎮後，賊又從太平竄入歙縣之許村。唐義訓督軍擊卻，追出箬嶺。前調李榕南渡一軍，十九日進攻建德，未下。二十三日再戰，克之。臣檄令進攻彭澤、鄱陽，會合韓進春、席寶田等軍，由內打出，冀掃上游之羣賊。而保江西之完區。大江北岸，自忠酋下竄，賊勢漸衰。我軍攻克東關、銅城關，劉運捷進紮望城岡，彭毓橋進紮巢縣東門。水陸攻擊一晝夜，遂放二十二夜克復巢城。現檄鮑超與蕭慶衍、彭毓橋、劉運捷諸軍進取和

含二浦，直達九洲湖，冀驅賊併歸南岸，較易剿辦。苗浦、霖圍攻壽州，已逾一月，城中僅有五百人，絕糧者八日。署知州毛維翼與民苦守，可嘉可憫。蔣凝學於十六日自六安援壽，甫抵謝埠，又爲羣捻所阻。毛有銘自東關援壽，以無餉可領，軍行稍滯。成大吉自麻城援壽，亦以餉缺未能成行。今年兵事之遲鈍，半由於餉需之奇絀。臣部八萬餘人，益以李續宜部下二萬人，欠餉多者十五箇月，少亦八九箇月。昨鮑超自樅陽登岸，苦無途費，其部卒逃散一千餘人。毛有銘自東關起程，其部卒逃散數十人。并據將倡逃之將弁鄒慶星等稟請參革。臣帶兵九載，今年始有餉債兵逃之事。從前徽甯兩防，每月額餉二十萬，皆由浙江供支。臣接辦以來，庚辛二年，奏撥江西漕折每月五萬，至壬戌年奏撥四萬，奉旨允准。旋經撫臣沈葆楨奏留供本省防兵之用，戶部議准。而臣所統徽甯兩防遂無一毫可恃之餉矣。江西通省釐金，臣指定河口、景鎮等卡協濟左宗棠，月約三萬兩，指定吳城等卡協濟彭玉麟，月約二萬數千，又撥給本省水帥劉于濤、孫昌國兩軍，月約二萬數千。四處共支去八萬，而實解臣台者，遂無幾矣。湖南東征局釐金，今年因米價昂貴，留楚買米，而現銀解皖者亦無幾矣。廣東釐金奏定專充皖浙軍餉，近亦有留供本省之議。臣力小任重，統軍過多，每月需額餉五十餘萬，而入款不過十餘萬，不敷之數甚鉅。且唐訓方近駐臨淮，李世忠近駐滁州，索餉之文，月凡數至。卽赫德所購輪船，指日可到，亦必向臣處索餉。昔以數人分辦之軍，務今專責

於一人，昔年各路分籌之軍餉，今併萃於一身。夙夜祇懼，恐微臣之顛踣立見，而大局之決裂尤可虞也。臣在軍多年，從不敢輕上請餉之奏，蓋不欲以危詞上煩聖聽，又不欲以苦語渙散軍心。茲因有勇丁逃散之案，不得不據實密陳，可否籲懇天恩，在於九江洋稅項下每月撥銀三萬兩解皖濟餉，出自鴻施，仍懇勅下廣東督撫將釐金全解皖浙，本省不得截留，大局幸甚。臣忝任江督已滿三年，前二年事機稍順，去夏至今，變故紛乘，幾蹈大戾，目下風波雖定，憂悸未忘，誠恐積日累年，更無成效。仰祈皇上天恩，特派大員來南，於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二篆之中分縮一篆，俾臣責任略輕，稍釋惴惴之懷。臣昨專差遂京與臣弟國荃并辭浙撫之命，亦因識淺才疏，恐妨賢路，均祈俯鑒愚忱。次第九准，不勝感激。激悚切之至。理合附片密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金陵軍攻克石城石壘摺

（同治二年五月十二日）

奏為官軍攻破雨花臺偽城及聚寶門外諸石壘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偽忠王李秀成自六安戰敗，率眾東竄，紛傳將回救蘇州。江蘇撫臣李鴻章、兩江總督臣國荃囑其力攻上游，以分賊勢。無令忠酋得以全力援蘇。曾國荃以忠賊回援蘇州，固屬可慮，即直犯揚州，裹下河，尤為可虞。計莫如急爭金陵老巢，以攻其所必救。使城中之賊不暇遠趨蘇郡，而北岸之賊亦不敢專注揚州。乃

於四月二十七日，宣諭各軍，多備攻具，先登者上賞！退後者必誅！漏甫二下，齊隊出濠。六路併進，每路以一營為前鋒，兩營為策應。令李臣典、趙三元、武交清等專攻雨花臺石城，趙清河、黃東南、攻聚寶門外南卡石壘，晏豐週、易春光、攻西卡石壘，何玉貴、張詩日、楊西平、攻東卡石壘。又令陳湜、率李定元、朱文光、羅景集等出中路，應之。蕭孚泗、率蕭致祥、李泰山、胡松江等出右路，應之。易良虎、禹志澍等出左路，應之。前鋒各營於三更時，匍伏蛇行，偷近石城。石壘東草填濠，架梯欲上。賊遽驚覺，燃礮外擊。我勇中礮而踏者五人，衆勇辟易。李臣典立斬二卒，率旗直前，軍中無敢少後者。羣以火箭、火毯、盤空飛擲，悉入石城。天潮響明，趙三元率中軍親兵，從礮臺下蟻附而升。李臣典、武交清各率部卒從中，右兩路肉薄齊登。維時敵樓火發，賊方爭相奔救，不料煙霧中人聲鼎沸，亂鋒交下，我軍已奪偽城一坐。該處地高勢險，俯瞰東卡、西卡、南卡、九石壘，歷歷在目。旋見趙清河、黃東南、晏豐週、何玉貴等乘勢猛擊，平毀數壘。餘即棄壘竄遁。蕭孚泗、易良虎、陳湜縱軍圍剿，將賊追過長干橋，蹙傷入水者無數。曾國荃以雨花臺地段遼闊，近接城關，賊必與我爭此要害。乃抽四營駐守石城，增修六新壘，以接各舊營之氣。並調集後路各營以待之。未幾，城賊出大股，潛匿附郭屋舍中，以誘敵。各軍蓄銳不發。俟賊少懈，突出奮擊。蕭孚泗、陳湜、易良虎扼其前，趙三元、趙清河、黃東南、晏豐週、易春光、伍維壽等截其後。賊不得逞，進繞雨花臺，乘我新營未定，悉銳猛攻，抵死不

退。李臣典、趙三元、武交清、張詩日等，督隊馳援。黃潤昌、成東昂等亦引軍來助。據鬪移時，賊乃負創入城。是役也，俘執逾二百名，燬戮近六千人，奪獲礮械尤多。軍士亦小有傷折。臣查雨花臺及金陵南門外各石壘，據險雄峙，屏蔽城垣。昔年和春、張國樞等屢攻未下。茲賴聖主威福，諸將同心，克此堅壘，不特可分蘇揚之賊勢，亦於偪剽金陵，深有裨益。此次首先登壘，戰功最著之提督銜，記名總兵李臣典，請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缺出，請旨簡放。記名總兵晏豐，請簡授總兵實缺，並賞加提督銜。副將趙三元、武交清、趙清河、何玉貴、黃東南、伍維壽，均請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旨簡放。其餘出力人員，可否附另巢、含和案，內容臣開單保奏，出自恩施，陣亡各員，查明另案請卹。所有官軍攻克雨花臺等處，石城石壘緣由，謹會同大學士湖廣督臣官文、江蘇撫臣李鴻章，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水陸會克巢含和二城摺

(同治二年五月十二日)

奏爲水陸各營會克巢縣含山和州三城，恭摺馳報，仰祈聖鑒事。竊自官軍疊克東關，銅城開後，遂由望城岡攻復巢縣。臣國藩於四月二十七日附陳大槪在案。先是銅城開，既克，劉連捷與蕭慶衍、彭毓橘謀，欲取巢縣，必自進兵望城岡始。十六日，劉連捷率所部各營，會合彭毓橘陸師，成發翔水師，分道並發，行不數里，

詢知箝箕山麓，伏有賊股。劉連捷恐爲所乘，姑駐軍以觀其變。俄而賊已大至，一枝由陳村來，一枝由斬龍崗來，旌旗迷目，布滿原野。我軍整隊禦之。賊恃衆悍往來，猛撲數次，互有損折。旋分賊騎掠陣而過，劉連捷知有狡謀，麾兵稍退。賊已半抄後路，適礮艇連橋駛至，彭毓橘亦帶馬步六營，從斜徑刺入，三路合圍，擒斬頗衆。劉連捷乘賊戰敗，遂於箝箕山捨築營，彭毓橘驅賊至七八里外，仍回駐迎珠塔。十八日，蕭慶衍率師來會。遂於十九日，進次洪家山，輕騎至望城岡，履勘形勢。遙見賊於巢湖口岸跨水爲壘，水際密排賊划，阻我進兵之路。成發翔、曾泗美、曾督澄海、清江左右四營，決開圩埂，灌水入圩，更鑿圩內大隄，將移舢板以入巢湖。賊乃增壘塞隄，百計撓我，卒不得逞。二十日，蕭慶衍、劉連捷兩軍拔赴望城岡。未及下寨，賊即擁衆渡河。成發翔候賊半渡，令各水營由決口飛槳進圩，山圩達湖，抄過賊後。賊方遑巡，卻顧我舟，乘已橫截圩中。萬礮齊轟，斷其歸路。成發翔、曾泗美等又分水勇乘勢登陸，四出痛剿。賊酋蕭主將梟悍絕倫，左營裨將李宏試縛而斬之。羣賊奪氣，不知所爲。我軍水陸交攻，襲破二卡一壘。壘中壘外積尸若阜，罕有脫者。此四月十六日大戰，箝箕山之南，賊無竄望城岡堵剿獲勝之情形也。望城岡既紮定，則巢縣之南，賊無竄路。陸師可薄城而營，水師亦可繞湖而沖。二十一日，彭毓橘由迎珠塔拔隊進紮東門外之窰廟地方。蕭慶衍撥軍護之。次日水師成發翔、唐敏義，從南隄入五聯圩，轉攻西門。張錦芳攻五聯圩隄

上之石卡。曾泗美、喻俊明同攻東門石壘。並約陸師彭毓橘移逼城根，揚隊搦戰。賊據城壘，矢石交下。我軍且卻且前，相持竟日。二更後，水師環隄猛擊，悉焚湖中賊。毀其浮橋，火毯橫擲入壘。火箭飛射入城，喧聲鼎沸。劉連捷亦自河南飛騎馳至，共破窰廟沿河六石壘。賊競向東門進城。曾泗美、喻俊明即躡蹤從東門而入。成發翔等從南門攻入。適鮑超亦派數營自廬郡西來，遂於二十二夜克復巢縣。二十三日，鮑超由柘皋督軍出清溪鎮擊賊勝之，略地而東。是晚蕭慶衍亦截尾賊於林台圩，旋合劉連捷、彭毓橘等營渡河前進。於二十四日與鮑超會師含山，而賊已宵遁。鮑超蕭慶衍等以賊去未遠，星夜往襲和州。比入州境，天甫曙也。但見賊旗靡亂，不絕於道，而水師成發翔約駐泊藏魚嘴之楊山壘已駛入和州港內。城賊逃遁不及，半聚壘中。鮑超、蕭慶衍與水師環壘急攻，賊大佈，出壘乞降。盡釋脅從者，而斬其頭目以徇。於是各整部伍，入城少息。所獲遺穀甚多。此二十二日攻克巢縣二十四五等日，連復含山和州之情形也。臣等查賊渡北岸，由和州而含山，而巢縣，力爭要地，堅踞數月。意將西竄鄂省，北犯淮甸，掣動上游之全局，翼解金陵之重圍。幸仗天威，大彰撻伐，四日之內，疊下三城。從此進取江浦、九洲，或可翦其枝葉。圖拔金陵。此次苦戰數月，記名提督江南、京口協副將成發翔功績最偉，應如何優加獎勵之處，恭候聖裁。按察使銜，記名道彭毓橘，請賞給勇號。記名提督蕭慶衍，請賞給提督應得封典。記名總兵張錦芳，副將李

宏試，均請賞給勇號。副將曾泗美，請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旨簡放。總兵銜副將劉長槐、朱吉玉、趙太和，均請以總兵記名，請旨簡放。并賞加提督銜。副將唐敏義，請賞加總兵銜。其餘出力人員，容臣等查明擇尤酌保。竊懇恩施，以資鼓勵。至力戰陣亡之花翎副將銜參將陳邦榮、楊繼隆、傅堂春，花翎游擊鄭植祥、藍翎游擊劉春福、都司丁文彬、藍翎守備張彪、藍翎外委屈傳芝、藍翎許李連勝，及因傷身故之花翎副將黃福田、花翎游擊潘宏勝，二員，均請勅部分別從優議卹。所有官軍水陸會剿，疊復三城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二年五月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南岸會國奎一軍自克雨花臺石城及南門外，各壘後，汎地愈廣，防兵愈單。抽調金柱關守兵千人，移紮金陵。又調回彭毓橘一軍，回顧老營，仍留劉連捷步隊，楊鎮南馬隊，隨同鮑超進攻江浦、九洲等處。其蕪湖、金柱關、甯國、灤沚、西河、東西梁山、青陽、南陵、池州一帶節節布置，均尚穩固。五月初三日，太平石埭之賊，分竄茂林、涇縣，守將易開俊督隊迎剿，殲斃盈千。徽州自四月肅清後，近無戰事。其竄江西之黃文金等股，在鄱陽、浮梁境內，屢為官軍所敗。現在斜壩都昌湖口等處，李榕一軍於端午日，破賊於彭澤之項家山。初七日進援湖口。綜計德州九江各屬

水路有劉于濤、孫昌國、左光培、丁義方等營；陸路有段起、李榕、周寶田、王沐、韓進春等營；而劉典又自徽州赴饒。聞江忠義亦將自湖南赴潯，水陸兵力會萃數萬，當可驅賊出境，不使深入腹地矣。苗逆攻圍壽州，繞城築壘數十座，周以長濠。城西濱淮一路，環列礮船，帆檣如織。蔣凝學、毛有銘援壽之帥，於四月二十七日進紮九里溝。二十八日之戰，雖破牛尾岡三壘，而我軍傷亡頗衆，官弁陣亡至二十四人，士氣稍沮。臣已飛催成大吉由湖北迅赴三河尖，爲西路之援應。並檄周寬世由桐城馳赴六安，分紮州城及謝埠馬頭集，保蔣凝學等之後路。又以長淮千里，並無得力水師，飭派李朝斌帶太湖師船十營，赴滬調現駐滬上之黃翼升帶淮揚師船六七營，由洪澤湖入淮。一則各歸本汛，仍符奏設水師之初議。一則駛至五河以上，掃清滄溟，淮肥汝穎諸巨川，俾苗逆不得盡收水濱之利。惟壽州城中僅五百，饑疲之卒，無升斗續進之糧，累月苦守，危在旦夕。赴援之陸師，旣不能併力衝入，續調之水師，又不能剋期來會。誠恐要地難保，無以慰州牧毛維翼等倒懸之望。憂灼之餘，彌堪愧歎！除各路戰狀，分案續報外，合先附陳梗概，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攻克江浦浦口九洑洲江面一律肅

清摺

（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曾文正公全集 卷十八

奏爲水陸各軍會克江浦浦口二城，草鞋夾、燕子磯等數隘，并力破九洑洲一關，江面一律肅清，恭摺馳報，仰祈聖鑒事。竊自巢、含和三城相繼攻克，旋破雨花臺等處石城石壘。臣等於五月十二日陳奏在案。厥後鮑超與蕭慶衍、劉連捷等在和州，息軍數日。正擬席捲東下，疊據探報：賊中以雨花台連破石壘，官軍大舉攻城。又以崑新即克，恐滬軍大舉圍蘇。李秀成與諸僞王紛紛改圖，議由江北返援，近救金陵，遠救蘇州。於是天長、六合、來安等處次第解圍，羣醜南渡。而賊之分踞橋林、小店者，亦於五月初五日冒雨掠舟，紛紛搶渡。江面人聲喧闐，不絕。蕭慶衍度江浦浦口各賊股，將無固志矣。乃遣騎隊襲之，行未中途，聞浦口之賊先已棄城遁走。江浦之賊獻書詣營，乞降。鮑超、劉連捷察知其詐，於初九日引軍疾進。蕭慶衍出烏江，與各水營會師約戰。適李朝斌統太湖水師將赴滬上，亦於是時道出金陵。初十日李朝斌派部將郎桂芳、李助發、江福山等師船，由大江衝卡，先駐浦口，以扼忠酋餘黨之未渡江者。臣玉麟自率定湘、澄海、清江三營。臣岳斌自率親兵，左後護衛等營，並調正中、副後、副右親兵，前四營同入內河。詎帥次江浦，而賊又聞風宵遁。遂會合陸帥將江浦浦口一併收復，仍沿途追剿，抄過逃賊之前。賊正竄併九洑洲，洲上僞城之賊不納。我舟師截江圍擊，賊不得渡，爭向蘆葦中駭竄。不知叢葦密處，水深丈許，或數丈。昔道光年間備夷之濠，張國樑禦賊之濠，又羣賊歷年添修之濠，溝港縱橫，人馬紛逐，一蹶即溺，死者駢積，以

數萬計。至十一日餘，賊飢啼江邊，既爲新開河所隔，不得仍回北岸，又爲大江所阻，不得徑渡南岸。各水帥分隊登陸，盡日輪攻，擐刃就戮者半，墮江自沈者半。惟新中營副將鄔桂芳，飛槩前驅，徑奪洲隘，中礮死之。此五月初十日，克復江浦浦口兩城之情形也。二浦既復，我軍將有事於九洲洲，曾國荃乘夜至新江口，與臣王麒臣岳斌會勘該洲。在驚流急湍之中，高峙僞城，巨礮層列。對岸有欄江磯，中關諸石壘，又有草鞋夾，下關七里洲，燕子磯，十數堅壘。賊艦賊划與爲倚護，斷非陸帥所能飛越。亦非水帥所易猝攻。計莫如先取南岸數隘，庶撤其藩籬，而九洲洲乃有下手之處。十二日，派丁泗濶，許雲發，楊明海，胡俊友，等四營爲頭隊，從下關進。派喻俊明，唐敏義，陶樹恩，嚴定國，羅宏裕，楊占釐，等六營爲二隊。從草鞋夾進。更派彭楚漢，傅敏才，顏海仙，張錦芳，等爲三隊，以應之。臣岳斌仍與李朝斌往來督戰。臣王麟親督成發邦，任星元兩營，據九洲洲上流，作欲攻不攻之勢。使洲賊不暇兼顧南岸。調派旣定，十三日，天未嚮明，丁泗濶，喻俊明，彭楚漢等，乃循南岸飛駛而下，將逼賊巢。賊竟萬礮齊轟，猝不得近其壘。我軍預以枯荻灌油，縱火江上，先焚其舟。數百賊艦，一時俱燼。衆勇乘勢薄壘，有緣牆而上者，有從礮眼中搶險而入者，遂平下關。草鞋夾，八賊壘，移師轉向中關。該關內倚小河外濱大江，水流箭急，師船不能上駛。胡俊友舍舟遊陸，突出壘下，方將一躍而登，忽爲槍子洞腹，遽殞於陣。陶樹恩，許雲發，憤極搏戰，復奪重創。士卒亦損折過衆，回軍

暫息。乃於次日，分兵襲破燕子磯，殺賊毀壘而還。此三十四日。日疊克下關，草鞋夾，燕子磯，三隘之情形也。先是臣岳斌詢諸士人，知江濱叢莽中有隄埂一道，可達九洲洲賊濠之外。至是商令陸軍劉連捷，楊鎮南數隊，由隄埂缺處，覓水而進。派彭楚漢，傅敏才，顏海仙，三營從洲尾攻上。派張錦芳，成發邦，任星元，三營由洲頭攻下。派喻俊明，唐敏義，嚴定國，等及李朝斌所部之李助發，周正林，江福山，等營，各駕舢板，繞洲奮擊。另飭丁泗濶，羅宏裕，楊占釐，等由南岸分領水師，直趨中關。十五日，昧爽，兩岸並舉，人人皆殊死戰。賊之在中關者，自恃附城爲壘，卒不稍動。其堅踞九洲洲者，下有賊划，上有僞城，千礮環轟，片刻不息。又於東西南南三路分伏洋槍悍隊，伺閒出擊，損我精銳，幾不可以數計。彭楚漢，唐敏義，負創角戰，誓得此隘而甘心。戰至日晡，賊少怠矣。乃於初更時，謀之成發邦，喻俊明，顏海仙，張錦芳，等乘月色昏暗中，移船潛近賊壘。自西南風大作，衆軍以火箭撥射，立焚水中拖罟數隻，風引火猛，燃直洲上卡房。喻俊明，李朝斌，麾軍直上，成發邦，任星元，張錦芳，在左，彭楚漢，顏海仙，唐敏才，在右，各率弁勇大呼升岸。丁泗濶亦自中關鼓槩而來，躍過重濠，肉薄齊登。前鋒旣登，後者更進。踰者被戕，踐戶復登。竟以二更後越牆撲入，聚礮羣醜，無一脫者。遂奪九洲洲僞城一座。并獲大礮數百尊，牛馬旗械無數。此又十五日，力克九洲洲之情形也。臣等在九洲洲爲大江關鍵，與金陵相倚角，實逆首所必爭之地。幸賴天威震疊，奪此要隘，北岸盡爲我

有長江一律肅清。從此圍攻金陵較有把握。諸將士酷暑兵饑，血戰至五晝夜之久，傷亡至二千餘人之多，實亦可嘉可憫。此次尤爲出力之提督銜浙江定海鎮總兵喻俊明，浙江黃巖鎮總兵丁泗濱，記名總兵彭楚漢，楊明海，均請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督缺，出請旨簡放。彭楚漢一員，臣國藩曾於塘勝水師總兵案內特保，應請先擢總兵實缺。記名提督浙江處州鎮總兵李朝斌，因赴滬之便，竭力助攻，應如何加恩之處，恭候聖裁。記名提督江南京口，協副將成發翔，前於克復巢縣案內，列爲首功。此次應如何酌獎，仍候聖裁。總兵銜副將楊占鰲，李助發，嚴定國，副將顏海仙，宏裕，傅敏才，周正林，李宏試，均請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旨簡放。楊占鰲並賞加提督銜，李助發，顏海仙，羅宏裕，傅敏才，並賞給勇號。記名總兵張錦芳，請賞功提督銜。已保總兵銜副將唐敏義，請賞給勇號。副將銜參將許雲發，陶樹恩，均請以副將儘先補用，並賞給勇號。許雲發並加總兵銜。游擊江福山，請以參將儘先選用，並加副將銜。其餘出力人員，可否由臣等專案奏獎，出自天恩。至總兵銜副將鄔桂芳，副將胡俊友，力戰捐軀，深堪憫惻，均請照總兵陣亡例，從優賜卹，以慰忠魂。此外陣亡各員，弁容俟查明彙案奏卹。所有官軍克復各城隘，及九洲洲緣由，謹會同大學士湖廣總督臣官文，江蘇巡撫臣李鴻章，浙江巡撫臣曾國荃，恭摺由驛六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再：近日軍情，壽州一城，苗逆圍攻如故。蔣凝學，毛有銘等於五月十三日毀東皋峯，逆壘數座，該逆續調悍黨增修多壘，意在以長圍久困。城內米糧久罄，殺馬食土。聞苗黨有夜樟小舟運麥八石以濟城中者，可知從苗之心亦不甚堅。臣現檄周寬世四營，蔡迎河集及四十里鋪，保蔣凝學等之後路。成大吉於十四日在麻城之宋埠拔隊，亦令併援壽州，以厚兵力。其濱江一帶，自九洲洲攻克後，留蕭慶衍駐江浦浦口，以固北岸之防。派鮑超渡江進蔡孝陵衛，以合金陵之圍。十四日吳坤修，萬化林，等水陸勦賊，破楊四渡六壘。王可陞，何紹彩，周萬倬，等併在裴公渡，雁翅，斗門，連破七壘，遂收復金寶圩，距蕪湖金柱崗，百里內，已無賊蹤。西河灣，泚各防，亦均隱固。甯國守將劉松山，先於初八日赴涇縣，與易開俊會勦灣灘大坑之賊，獲一勝仗。十六日僞襄王李王等股一山，章家渡擾及丁村，一由大坑逼犯涇縣。易開俊分隊出擊，力戰卻之。其青陽守將朱品隆，既破梅林兩卡，又毀陵陽鎮四壘，直薄石埭城下。屢攻未克。回軍仍駐青陽。徽州儲防，近無戰事。饒州景德鎮一帶，劉勝祥於十二日獲一勝仗。劉典，席寶田於十四十五日各獲勝仗。李榕抵湖口後，因病卒太多，賊勢太衆，尙未接戰。俟江忠義到湖口，與饒軍兩路并進，江西各賊股必可悉就驅除。臣當

檄江忠義李榕席寶田等各率所部自石太漸進東壩則攻取金陵老巢較有把握矣然金陵城大賊衆諸酋目眷屬資財萃聚於斯洪逆老於戎事又留僞忠王不援蘇州共守金陵斷無輕棄之理必須力斷接濟仿照昔年攻九江安慶之法嚴防江路禁截賊糧則百餘里之城數十萬之賊專恃肩挑陸運勢必不給數月以後當有因飢內訌之事查前此長江上下輪船與紅單師船均不免暗中濟賊除紅單船一項由臣設法查禁外輪船往來剽疾稽察尤難應請旨勅下總理衙門照會英法各國公使於金陵未克以前不得在該城外停泊輪船庶該逆城孤糧絕不至又成持久之局所有近日各路軍情合先附陳大概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九

覆陳金陵壽州軍情摺

(同治二年六月十二日)

奏爲欽奉諭旨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同治二年六月初四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五月二十七日奉上的諭：「會國藩前奏鮑超等軍追賊已至江浦，飭令攻克二浦後，即進攻九洲。茲據都興阿等所奏：江浦浦口已於本月初九日攻破，七里洲於十二日攻破，九洲洲於十五日攻破。九洲洲爲江中要地，賊踞堅壘，數年之久，官軍此次攻克，竟能敏速如此，都興阿等所奏諒係實情。會國藩奏報是否業已在途，著即將詳細情形，迅即馳奏。都興阿等摺內所稱忠逆帶隊渡江，援浦爲梁，正源截擊於寶塔根，賊遂敗竄。現在竄往何處？下關七里洲之賊向中關回遁，其九洲洲踞賊斃溺而外，是否尚有餘匪紛竄，均須確切查明，妥籌堵剿。會國藩業將雨花臺賊壘攻克，茲九洲洲又爲鮑超等乘勢掃除，金陵勢成檻穽，其機大爲可乘。應即如何相機進剿，及會商左宗棠、李鴻章，進攻蘇杭，使賊應接不暇，以圖進取之處。會國藩諒必成竹在胸，惟窮寇必思鋌走，江路水陸寬廣，備禦宜嚴。裏下河一

帶尤應嚴密設防。」等因。欽此。又於初八日續奉六月初一日上諭：「二浦九洲等洲，克復情形，迄今尚未據會國藩奏報。前據都興阿等奏到，當經寄諭該大臣，迅將詳細情形，及水陸進取機宜，迅速馳奏。此時諒已奏報在途。其馮子材等規復丹陽，進兵機宜，並著該大臣妥籌指示，策應調度，以期互相犄角，毋誤戎機。唐訓方前奏爲苗練所困，情形甚爲急迫，連日總未得其奏報，屢系殊深。疊經諭令會國藩設法撥兵馳援，現在臨淮壽州蒙城等處，該大臣會否派兵前往救應，如何布置，及各該處現在情形如何，著會國藩迅速馳奏。」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軫懷南服，須臾不忘，而安慶又稍遠。臣於二十一日聞九洲洲克復之信，二十五日始接各營公牘，即於二十七日馳奏，郵路阻長，不得與都興阿同時奏到。早慰宸廑，致朝廷殷殷瞻念，無任慚悚。各軍戰狀，臣已詳細馳報。其金陵近日布置，與苗逆近日情形，理合縷晰覆陳。諭旨垂詢餘匪紛竄，妥籌堵剿，及嚴防裏下河一節。臣查三月之杪，僞忠王銳意犯鄂，自攻撲石澗埠、廬舒、六安等城，連不得逞，折而東趨。又聞其銳意以犯揚州，并犯裏下河。厥後李鴻章之兵，攻破崑山，

進逼蘇州。曾國荃之兵攻破雨花臺各石壘，而巢縣和含次第克復。於是逆謀大亂紛紛南渡，遠救蘇州，近救金陵。天六來安瓜洲之賊，不擊而自退。江浦橋林浦口之賊，不攻而自破。在忠酋之意，收回江北羣賊，以全力保守江南，僅留精銳分守九洲七里洲等壘，與金陵相犄角，爲堅拒不拔之基。不料我軍大舉進攻，正值羣賊甫渡中洲，未達南岸之際，凡競渡之賊，與守壘之賊，蟻聚於濠汊蘆葦之中，各礮船繞洲圍攻，登岸搏戰，數萬悍寇，悉數聚殲。縱偶有倖脫者，亦不過逃歸金陵老巢，實未嘗紛竄江北，致貽裏下河之患。此臣自去冬以來所深慮，至是始稍釋隱憂者也。諭旨垂詢如何相機進擄，會商滬浙攻取蘇杭一節。九洲洲甫克以後，臣卽檄鮑超南渡，檄蕭慶衍防守二浦，旋接揚岳斌會國荃來函，請調蕭慶衍同渡南岸，紮駐神策門一帶，而以鮑超一軍繞過鍾山直達孝陵衛，漸圖合圍。爲持重之謀者，則以城垣太廣，兵力尙單，不宜遽求合圍，恐大股逆賊齊至，一隙可乘，全局俱震。爲制敵之謀者，則以浙攻富陽，邇攻蘇州，金陵亦宜迅速合圍，使該逆備多力分，不遑兼顧，或者致力於金陵，收效於蘇杭三處。有一得手，兩處可期并下。臣亦主合圍制敵之說，與諭旨所示，使賊應接不暇者，暗相符合。特勁派無多，不足以斃深根之寇。擬俟江西邊境蕩平，再調江忠義、李榕、席寶田等軍，由皖南漸趨東壩，會剿金陵。一面咨請揚州、鎮江防兵前來協剿，亦非旦夕所能集事。此籌剿金陵老巢之大略也。諭旨垂詢壽州蒙城近日情形一節，苗逆復

叛以後，臣先後飭派蔣凝學、毛有銘、周寬世、成大吉等援救壽州。壽州三面環水，僅南門一面可通。又以賊寨林立，與水際礮相爲倚護。四月二十八日之戰，毀牛尾岡三壘。五月十二日之戰，毀東皋峯數壘。二十六日，猛攻城外賊壘未下，而我軍三次苦戰，已損精銳二千餘人之多。據署知州毛維翼遺死士鳧水出城，稱城中野草雜蔬，摘食俱盡，道殣相望，勢將不支。蔣凝學、毛有銘，以重金啗苗圩，潛運米麥進城，冀再堅持數日。成大吉趕至，必可合解重圍。不謂六月初二日，運米者再入，而下蔡外委邱維城旋於初四日四更舉城獻賊，毛維翼力戰死之。臣以壽州既陷，皖北與豫鄂三省震動，乃檄蔣凝學暫駐三河尖，辦足米糧，移紮潁州，以保要郡，而衛豫境。檄成大吉仍紮三河尖，以蔽鄂疆。檄周寬世退紮六安州，以固皖省。毛有銘暫駐六安，爲諸路游擊之師。亦因傷亡過多，雖遠其剿也。苗沛霖既得壽州，凶餓彌熾，勢必窺伺臨淮。臣現飛調何紹彩四營，由甯國北渡，馳赴臨淮，歸唐調方調遣。前調之黃翼九淮揚帥船須俟李朝斌抵滬後，始得交替防務，上駛入淮。輾轉需時，尙恐緩不濟急。又飛咨彭玉麟、楊岳斌，選派舢舨八十號，星赴臨淮，援剿苗逆。符黃翼升到淮，仍令各回本汛。臨淮能否保全，尙不可知其蒙城一軍，則更無兵撥，鞭長莫及，憂愧徒深。此壽州失陷後，力圖補救之情形也。伏查去冬今春，危險疊生，自巢含二浦，力攻洲，次第克復，長江數千里盡爲我有，江北髮逆一律肅清。方幸大局旋轉，澄清有日。不謂苗逆煽亂，壽州被陷，是皆

徽臣治軍無狀，調度多乖，愧憤曷已。運同銜署安徽壽州知州毛維翼，忍飢撫士，扶病登陴，以練丁五百人，苦守七十六日，民皆效死弗去，卒至食盡力竭，城陷同殉。亮節孤忠，一時復絕。惟有籲懇破格恩施，准將毛維翼追贈道員，照道員陣亡例，從優賜卹。仍於原籍及死事處，所建立專祠，以彰忠靈。其餘在城文武員弁，俟查明另行辦理。自李續宜丁憂回籍，臣卽兼統其部下四軍。去歲賊竄江北，驟失三城，臣調蕭慶衍、毛有銘兩軍南援，遂將防守壽州之三營，移駐六安等處。今歲苗逆既叛，又不能以全力撲滅苗黨，仍留蕭慶衍會剿巢縣，調成大吉回援鄂省，實有顧此失彼之咎。應請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至各軍救援不力，均有應得之咎。布政使銜安肅道蔣凝學，首先調援，初到壽城，稟請破苗解圍，確有把握。厥後一戰失利，自悔輕敵，貽誤匪淺，應請旨革去布政使銜。記名提督成大吉，在湖北接到飛檄，久不成行。五月十四日，在麻城之宋埠，拔隊遲至二十四日始抵開始。又復逗遛數日，竟未趕至壽州，實屬遲延玩誤，請旨將成大吉撤銷勇號，以參將降補。稍示懲儆。仍各留營帶隊，以觀後效。按察使銜記名道毛有銘，同辦一事，厥咎維均。惟該員前在石澗埠苦守半月，終解重圍，克復東關之後，馳驅數百里，赴援六壽，頻行之時，其缺餉與成大吉相同，而拔隊迅速，不敢稍誤帥期，功過尙足相抵，應請免其置議。所有遵旨覆奏緣由，恭摺由六百里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彙報各路軍情摺

(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奏爲彙報各路軍情，先陳梗概，仰祈聖鑒事。竊金陵與壽州等處軍情，臣於六月十二日馳奏在案。近日探報，爲忠王侍王均隨洪逆，堅守金陵。搬運蘇州之糧，接濟老巢。曾國荃一軍自五月十五十八等日，攻破金陵南城角，長干橋一壘，二卡後，圍逼如常，別無戰事。鮑超至鍾山築營將竣，本擬移紮孝陵衛，旋因自染暑瘴，又以軍中疾疫大作，死亡相屬，恐前敵爲賊所乘，遂平毀鍾山營寨，仍駐神策門沿江一帶。金陵城下，暫難合圍。臣亦以江西未靖，皖南方棘，恐鮑超須調剿上游，不敢令其遽爾合圍也。蕪湖、甯國、南陵、涇縣各城，金柱關、灣沚、青弋江各隘，雖抽調何紹彩、西河一軍，而水陸防守，幸均完固。僞輔王楊七麻等股，在於東水陽、新河莊，結卡踞守，亦未敢伺隙內犯。二十至二十六等日，甯國守將劉松山會約涇縣守將易開俊，剿賊於黃村、北貢里、曹村、考坑、窩麥河等處，四戰四捷。朱品隆亦自青陽會剿於木竹潭、顧安鎮、黃柏嶺等處，獲勝三次，斃賊極多。前據搜護僞文忠酋欲調黃李占，賴各賊回援金陵，近則并無其事。古賴劉藍等逆，仍在太石涇、廬之交，黃李等逆則麇聚於湖口、鄱都一帶。數月以來，江西官軍與左宗棠派援之師，苦戰苦守，屢獲勝仗。景鎮鄱陽之賊，次第退竄。沈葆楨又咨調江忠義專剿湖口，滿擬卽日全境肅清。六月初二

日韓進春在洋塘挫潰，凶饒復張。目下賊勢趨重湖口一路。六月十七日猛撲江忠義堅山營寨。李榕部將陳山立援剿獲勝，旋以追賊致挫。十九二十三等日復來擊山圍營，攻撲甚猛。江忠義雖係宿將，而所部老勇較少，新募居多。李榕則全係新立之軍，未經大敵，殊可危慮。山湖口下至彭澤，馬當東流，上至屏峯南康都昌，瀋江濱湖一片逆氛。臣現咨商彭玉麟多帶礮船，親赴湖口，援剿江西。寄諭所示廓清江境，然後併力皖南，規取金陵，誠為確不可易之理。即當欽遵辦理。苗逆既陷壽州，北圍蒙城益力，又遣黨至汪家集西伺霍邱。蒙城勢尤危迫。臣與唐訓方均無兵可撥，鞭長莫及，憂灼徒深。霍邱居三河六安之中，迤東北曰溜子口，密邇正陽，最據形勝。臣令蔣凝學暫不赴三河尖，就駐防溜子口，令周寬世撥三營駐防迎河集。該二處皆賊所必爭，兵力過單，未知能穩守否。毛有銘所部則守六北壽南之老廟集，以杜野掠，而保米糧。且令良圩有所依附，不與盡叛歸苗。指日水師入淮，或者大舉會討，較有下手之處。除各路戰狀分案續報外，所有近日軍情，合先由驛具陳大概，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彙報近日各路軍情摺

(同治二年七月十二日)

奏為彙報近日各路軍情，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自大江南北，兩岸軍事孔亟，歷奉寄諭，指示周詳，殷殷以金陵江西及淮上各

防為慮。其大概情形，臣於六月二十七日具奏在案。茲復就近日戰守事宜，分晰條列，續陳作左：

一、金陵各軍疾疫過半，鮑超所部霆營為尤甚。偽忠王侍王輔十章王等糾率悍黨，堅守老巢，時復伺隙出戰，以圖一逞。六月二十二日，突分兩枝，一出儀鳳門直撲鮑超，字右營一出太平門繞撲劉連捷，南字等營。我軍轟擊竟日，負創而遁。七月初一日，又以西瓜炸礮，猛攻劉連捷下關營寨，勢更兇悍。得水師協力苦戰擊退。而李成謀與劉連捷各受槍傷，幸不甚劇。聞自齊文投入賊中，以重金廣置礮礮，分解金陵。現在劉連捷營外，明掘直濠，暗開地道，計日內必有數次驅戰。又准李鴻章鈔送忠酋等偽文，新調偽護王潮王同授金陵，展王為王改守句容。但隨羣逆畢萃金陵，或者蘇常等處有機可乘，未始非官軍之利也。

一、毛鴻賓請調張運蘭入粵，欽奉諭旨，垂詢所部老湘營，能否調往飭臣酌量辦理。張運蘭自上年十月間因病回籍，所部湘勇十營，即派部將易開俊、劉松山各統五營分守甯國府涇縣兩城。甯國當廣德建平之衝，涇縣當太平石埭之衝。易開俊等內防外剿，屢卻賊氛，城垣賴以保固。所駐皆係最要之地，臣處別無換防之帥。接據毛鴻賓來函，亦以該營欠餉過多，一時恐難抽動，已令張運蘭另募三千人帶赴粵中。則原部湘勇自應仍留皖南以資得力。

一太平石埭之賊堅踞如常。六月十七日，分股進章嶺，羊棧嶺竄入黟縣，意將由上溪口衝出婺源，就食江西。十八日，王文瑞自祁門督軍，會合劉典留守漁亭之各營，併攻黟城，一戰克之。驅賊至嶺外十數里，擒斬甚衆。此次幸仗天威，剿辦極速。不使徽州更增一患，即免江西再設一防。

一江忠義李榕兩軍駐守湖口。六月十九日，堅山之戰，僞堵王黃文金，實負重傷。二十八日，剿賊於陳兵馬、水車港等處。二十九日，追賊於梧桐嶺、太平關等處。分道馳擊，均獲勝仗。七月初三夜，堅山營中俯敵文橋賊巢，火光隱約。江忠義知賊將宵遁，約李榕於將曙時，引軍襲破諸壘。賊乃敗過黃沙嶺，分竄都昌、彭澤境內。湖口已無賊蹤。江忠義等加派隊伍，裹帶乾糧，馳追三日，尙未收回。前奉聖諭，速由湖口與饒軍並進，將江境各賊悉力驅除。由石太進取東壩，有此一捷，賊鋒稍挫。如江西一律肅清，臣即當催令江忠義、李榕等欽遵前旨，妥速辦理。

一恭奉六月初五日諭旨，垂詢李世忠作何動靜，飭臣隨時奏聞。李世忠之心跡，中外皆不敢深信。臣於二月二十七日，亦經密陳及之。乃二浦並陷，深感聖主之不加嚴譴。九洲洲既克，又畏禁軍之難與抗衡。臣察其愧悟慚生，頗知斂抑。亦復推誠相待，事事示以不欺。近接該提督來函，有「五河地方爲臨淮後路，倘苗逆下竄，誓必堅守五河，決一勝負」等

語。李世忠與苗逆積怨甚深，其欲發憤剿苗，既伸公義，又報私讐，似屬出於至誠。近日臣處餉項極絀，數月以來，並無銀米子藥解濟。滁州李世忠亦無怨望之意。若坦然相處，當不至別生枝節。

一苗逆圍陷壽州後，遣黨在正陽關增壘浚濠，尙未蠢動。何紹彩陸師四營於六月二十六日，取道廬州前進。彭玉麟、楊岳斌所派舢板八十號，亦於二十二、二十五等日，由九洲洲先後開行。計此，均已趕到臨淮。得此水陸倚護，唐訓方之老營可期穩固。惟蒙城糧路將絕，危殆萬分。恭讀六月十九日諭旨，命臣另籌一軍，赴潁上，擣苗逆老巢。能否於江北陸路防軍內抽調勁旅，或徑援蒙城，或由定遠馳抵懷遠等因。查江北陸營如蕭慶衍所部駐防江浦浦口，周寬世所部分防桐城六安，迎河集等處。蔣凝學所部分防潁州霍邱，三劉集等處。成大吉所部扼防三河尖一帶。毛有銘所部扼防老廟集一帶。各守要區，萬難抽撤。此外實無一枝勁旅，可援蒙城，並赴潁上，無以仰慰宸廑，曷勝愧悚！

以上六條，均係諭旨垂詢之件，及各路布置情形，除戰狀分案續報外，合先逐條詳列，由驛五百里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催調黃翼升赴臨淮片

(同治二年七月十二日)

臣前調黃翼升淮揚水師由洪澤湖赴援臨淮，須俟李朝
斌太湖水師到後，交替防務，始得自上海拔營渡江西上。誠恐
輾轉需時，緩不濟急，因飛商彭玉麟、楊岳斌等，在長江各水師營
中，暫派舢板八十號，先赴臨淮，日內計可趕到。而太湖帥船陸續
入滬，李朝斌亦可即日抵防。上海戰船足敷分布，相應請旨敕下
署江南提督黃翼升親統淮揚水師之半，刻日駛往臨淮，仍分一
半留滬助剿，責成該署提督往來布置，兼顧淮滬兩防。俟克復蘇
州後，即將駐滬各營分紮洪澤湖以下，巡防淮揚通泰等處。駐淮
各營分紮洪澤湖以上，巡防淮、穎、滄、渦等河至江南。是督一缺黃
翼升既赴臨淮，未便攜印入院，應懇天恩即令浙江處州鎮總兵
李朝斌就近在滬接署，以重職守。其黃翼升一軍，所需糧餉子藥，
目下應由李鴻章全數供支。將來唐訓方事機漸順，餉項漸裕，即
由蘇皖兩省各支一半。臣慮應務稍有起色，亦必多撥鹽稅供支
該軍，以期與淮揚二字名實相符合。附片陳請，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湖口防軍勝仗摺

(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奏為湖口各軍疊挫賊鋒，遂毀文輪堅巢，草賊悉遁，恭摺奏
報，仰祈聖鑒事。竊自江忠義李榕督軍進次湖口，擊賊屢勝，臣於

六月二十七、暨七月十二等日，節次具陳大槪在案。先是僞堵王
黃文金糾合諸賊酋，於二月由皖入江，分擾鄱陽、浮梁、祁門、都昌
境內，屢為劉典段起、席寶田、韓進春等軍所扼，不得深入江西。乃
折而西竄，趨車湖口，分為三路。上路曰文橋，中路曰梧桐嶺，下路
曰太平關，袤延三十餘里。而文橋賊勢最重，凡堅壘七座，黃逆親
踞其中。浙江鹽運使李榕，自彭澤項家山一捷後，聞湖邑告急，於
五月十四日移營湖口之三里街。越十數日，江忠義亦率所部，自
九江東渡，會師於馬影橋。六月初九日，雕勦殷家山、涂家嶺之賊。
展旗一進，不戰而卻。江忠義旋紮堅山，以備之。十七日，賊由文橋
出大股三萬餘衆，分道來犯。江忠義留兵守定老營，隨令徐士巍、
徐生德、王順慶等直前迎敵。而以李祥松、劉光文、林志金等為左
翼，江忠寬、黃仁、遺權、光燦等為右翼，仍親督陳鳴志、江忠華、馬步
各營從後繼進。戰不兩時，李榕部下鄭陽和、楊春華兩營前來會
剿。突出堅山之右，列陣襲賊。李榕以賊方衆悍，勢恐不敵，飛騎止
之。而鄭陽和已衝過曹均橋，與賊戰於田埔。一馬中槍而逸，羣馬
卻後，幾亂步隊。李榕抽刀厲定陣脚。江忠義職軍驅殺，至數里外。
賊乃回戈轉鬪，且卻且前。哨弁黃忠勝、李光明、李士青、江忠修、鄧
在仁、黃守和等，縱橫疊擊，各負重創。李榕部將陳由立大呼陷陣，
殲悍賊百餘人。盡力窮追，深入敵境，誤為伏賊所抄。急引軍躍出
重圍，士卒已傷亡九十五人。十九日，賊以大枝匿於翻山、張天社
一帶，乃以小枝薄營誘戰。江忠義戒諭將士，堅壁不動。賊始計沮。

悉衆來攻。排列五六層，猛撲十數次。官軍但以槍礮外轟，遇者輒
瘡。忽有一酋指麾，賊無敢反顧者。江忠義詢之降卒，知爲逆
渠黃文金。俟其撲近花籬，聚羣槍同時並發，應聲而仆。賊遽譁亂，
爭昇以行，餘亦相率竄走。擄生擒賊俱逆酋黃老虎實受重傷而
奔。此六月十七十九等日賊犯堅山各營合戰獲勝之情形也。自
黃逆負創後，賊爲氣奪，悉屯文橋壘後，匿不復出。江忠義、李榕、周
際形勢，共籌進取，必以一營斷梧桐嶺來賊，二三營防文橋壘賊，
而以全力注陳兵馬地方，庶有下手之處。二十八日，江忠義率精
捷九營進陳兵馬，中左兩路李榕率鈞字五營出左路之左，進水
車港，鄭和策馬當先，手刃瞭望二賊。楊春華麾隊繼之，轉戰而
入。江忠義遙望樹林陰翳中賊旗隱約，即督中軍親兵鼓行疾進。
兩鋒相交，火器燃發，槍子雨飛，何明立、鄭長來聯騎齊驅，將賊蹙
逼出林，直薄陳兵馬賊館。賊復增黨決戰，陳山立正在傍山搜剿，
見鄭陽和、楊春華從左路橫躍入陣，急催部卒，併赴前敵，與江忠
實、陳正珀猛進猛擊，賊乃大潰。但以另股繞出，縱焚郵舍，徹夜擾
我。次日，李榕率偏師，突出擊之。由太平關一路，打散刈稻之賊數
百，小有擒斬。江忠義分軍爲二：一出花尖山，一出毛家店，所向辟
易。張寶鑑橫槊直入，殲騎於陣，旋以中賊三矛，逾時殞命。各營奮
力馳護，數路並進。林志金、江忠偉亦自花尖山移軍來助，賊不能
支，敗過梧桐嶺，潛伏不動者數日。適會劉典、席寶田等有南路青
山橋之捷。賊於是退志矣。七月初三夜，江忠義在堅山營中，俯

瞰文橋七壘，火光熒熒，若隱若現，度賊將遁。約李榕部隊於五更
時出營會剿。仍先遣勇士潛至壘下，鳴號鼓以驚賊。賊不虞官軍
之猝至，惶遽不知所爲。各勇乘勢踰濠，蟻附而上。比江忠義、李榕
全軍踵至，衆壘已平，遺棄米穀相望於道。於是各整隊伍，裹四日
糧，載黃沙嶺，馳斬尾股，足無停趾，直出建德所屬之羅家畝。上下
房等處，殺賊二千有奇，積屍塞路。始於初八日整旅而還。此六月
二十八九等日擊賊疊勝。七月初三夜攻奪文橋及連日追剿之
情形也。臣查皖南各賊，圖竄江西邊境，不得逞於饒州景鎮，遂欲
佔踞湖口，徐擾腹地。經江忠義、李榕等擊傷悍目，攻毀老巢，使賊
不敢駐足。江境次第肅清，實屬有裨大局。其應獎應卹人員，除江
忠義一軍，應由沈葆楨奏請外，李榕一軍可否容臣查明酌獎之
處，出自聖恩。至花翎守備張儀卿、楊友和、藍翎守備劉喜祿、王俊
傑、沈克明、藍翎千總汪春旺、金家見、張先亮、藍翎把總夏楚寅、譚
正興、韓得勝、馮玉峯、外委楊興隆等十三員，弁均係力戰陣亡，應
請敕部各照本職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所有湖口防軍屢獲勝仗，
各賊全遁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
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再：近日軍情，曾國荃一軍派劉連捷駐營下關，自六月二十

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覆陳籌援臨淮摺

(同治二年八月十二日)

二至七月初六，該逆猛撲數晝夜，洋鎗礮礮多而且悍。經劉連捷竭力擊退。會國荃因北路喫緊，力攻南路，以掣賊勢。七月初八日，大戰獲勝，攻毀印子山賊壘，調蕭慶衍由江浦南渡，分守要地。鮑超病體尚未全愈，其將卒雖亦多病，然較去歲則已少矣。蕪湖守將吳坤修於十七日約會水師，迎擊於雙斗門，破其二壘，乘勝追至水陽。金柱關、蕪湖兩防均可鬆勁。甯國、南陵、涇縣、濟沚、清弋江各防，近亦均無戰事。惟湖口肅清之後，江西羣賊悉數東趨，行走剽疾。二十日，已繞過池州，進撲青陽縣城。守將朱品隆督軍固守。二十一、二等日，賊又以全力來撲，四面合圍，環城而營。朱品隆所部七營，營官病者四人，其胞弟甫經病故。朱品隆亦抱病甚重，昇疾登陣，未知能否堅守待援。現在劉典一軍回駐徽州，江忠義、李榕、席寶田三軍，臣檄令作為潯饒徽甯池五郡游擊之師。李榕已抵東流，江忠義、席寶田亦以病多夫少，尚未拔營入院。但願青陽保守無恙，各軍陸續前進，則皖南大局不至決裂。苗黨之據壽者，踞伏未動。蔣凝學、毛有銘、周寬世、成大吉所部各駐要區，防守尚穩。蒙城解圍以後，賊聚懷遠。普承堯、張得勝等攻懷之師，已被該逆截斷後路，糧運梗塞。臣所派赴援臨淮之何紹彩、陸帥二千人，王吉、丁泗濱、舢板八十號，已據先後到防。十三日，水陸並進，水師攻奪宋家灘礮台數十隻，惜河洲一壘未破。前敵糧運仍為賊阻。其留守臨淮者，兵力過單，別無可濟之師，殊少自全之策。北顧淮甸，殷憂曷已！除各路戰狀分案續奏外，合先附陳梗概，伏乞

奏為欽奉疊次諭旨，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年七月初十日，奉上諭：「昨因彭玉麟赴援江西，諭令會國藩迅催楊岳斌督率水師，馳赴臨淮，藉資援救。此時苗逆勢極猖獗，援兵早到一日，庶得早救一日之倒懸。仍著會國藩遵旨嚴催，毋稍遲玩。唐訓方仍就現有兵力，妥籌守禦，以待援師並飛催蔣凝學、周寬世、毛有銘等軍，迅速進紮溜子口等處，約期會剿，不可稍有鬆勁。」等因。欽此。又奉七月二十四日上諭：「臨淮地方關係皖北全局，豈容稍有疏虞。現在危急情形，迥異常時，非有陸路援軍，速行馳救，大局將不堪設想。會國藩所部各營，雖不敷分布，亦當於無可籌撥之中，勉力抽派一軍，星馳援應。」等因。欽此。又奉七月三十日上諭：「李世忠既欲出力報效，與其駐勇五河，專候賊至，何如督飭所部，由五河星馳前進，以拯臨淮之急。并著會國藩即行札調該提督迅速進兵，毋稍遲誤。會國藩接奉此旨後，察看李世忠近日情形，如果私驕公憤，發於至誠，即將此旨摘錄傳諭，並須坦白相待，使之不疑，令其知感，知愧，樂為我用。李世忠是否可資其力，此次可否摘錄傳諭，並著會國藩酌量辦理，隨時覆奏。」等因。欽此。伏查臨淮之要區有五北

曰穎上曰懷遠南曰壽州曰鳳陽曰臨淮皆緊傍淮水者也距淮稍遠之要區有西北則濱穎河者曰穎郡濱渦河者曰蒙城南則濱淝河者曰六安濱史河者曰固始皆匯於淮水者也自穎上懷遠壽州悉淪於賊九處已失其三目下唐訓方所置守者爲臨河爲蒙城爲鳳陽三處臣所置守者爲六安爲穎州爲固始三處情形雖稍分緩急而皆苗逆必爭之地臣前派何紹彩陸帥二千人及彭玉麟楊岳斌所撥舳舨八十號先後抵淮亦嘗戰勝一次因苗逆徒黨日衆夾淮而軍懷遠蚌埠糧路已斷七月二十二日唐訓方將各營撤退卽長淮衛小蚌埠一帶亦被苗逆佔據臨淮一軍危如累卵臣本思續撥援兵挽救全局況又疊奉諭旨責無旁貸無如近淮諸軍如周寬世蔣凝學毛有銘成大吉等皆扼守最要之地不能抽動周寬世所部分守六安迎河集二處尙嫌單簿頃又調桐城一營併紮迎河矣蔣凝學所部分守穎郡霍邱三劉集三處七月十七日攻破黃梁集西南二圩十八日疊平數圩該處在溜子口之南苗黨倘貫金嘯聚其間蔣凝學派隊出劉家台湖口焚其米船盡毀羣圩遂於八月初一日襲破倘逆老巢嚴防河路爲將來進兵溜子口之計毛有銘所部駐守老廟集七月十七日攻破陶家三圩旋又分紮板橋集凡壽南六北之良圩賴該軍以自保成大吉所部分駐固始三河尖近以爲穎郡之聲援遠以爲鄂省之屏蔽而潘瓊等圩首鼠觀望亦須有該軍維繫其間庶不至墜其公然從苗之志凡此皆近淮諸軍難以調動之情

形也至大江南岸諸軍自江西肅清後黃文金等股七僞王圍撲青陽守將朱品隆病勢日篤不能登陴將士病者過半苦守兩旬兵單糧絕岌岌可危李榕之由水路赴援者甫抵離城十八里之銅埠江忠義席寶田之由陸路赴援者現尙未至池州青陽之能否保全殊無把握縱青邑倖保無恙而賊意在圍魏救趙將徧擾皖南最要之區以掣金陵官軍之勢凡甯國蕪湖南陵涇縣灣沚青弋江必將處處喫緊臣以金陵各軍新破上方橋河西二壘城賊水運已斷不得已檄令鮑超引軍西上以剿由江回皖之賊以救甯國蕪湖之急方今滬軍極盛江陰新克已將蘇浙之賊截爲數段正在得手之際本宜加功於金陵收效於蘇郡臣分金陵之兵以救皖南已屬失算若再遠救淮上所失尤大此江南諸軍不能赴淮之情形也諭旨命臣割調李世忠迅速進兵毋稍遲誤並垂詢是否可資其力一節李世忠中心感愧與苗爲讎是其可信之端而將弁驕恣士卒攜貳又其不可恃之端該部所註江北州縣惟滁州五河兩城稍有關繫數年之儲蓄各營之精銳畢萃於斯論守局則自顧身家或有堅忍之力論戰陣則尙無紀律難操必勝之權果其該提督迫於公義私憤併力剿苗自未便阻其敵愾之心致啓其猜疑之漸若必調剿以資其力則臣能保該提督之無他不能必該部衆之用命萬一軍心不固前敵挫失恐五河後路又蹈二浦覆轍欲拯臨淮之急轉貽全局之憂此又臣所不能不過慮者也竊計臨淮各營何紹彩歐陽勝美等之陸師丁泗

濱王吉等之水軍，尙無損折。普承堯張得勝，挫退以後，已逾半月，當可收集補綴。次第成軍。臣處解銀二萬，及子藥槍礮，以資整頓。倘得陳國瑞援軍，迅速臨淮，或者勉力支持，保此危疆。臣俟皖南軍事稍鬆，仍當另籌一旅，馳往會勦，斷不敢稍存膜視。上煩宸廑，所有疊奉諭旨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覆奏，伏乞皇太后 皇

金陵軍攻克上方橋江東橋石壘摺

（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奏爲金陵陸帥擊賊屢勝，將上方橋江東橋諸堅壘，一律毀平，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本年七月初間，官軍在金陵城外堵剿獲勝，并克印子山賊巢，業經浙江撫臣曾國荃會報戰狀在案。自昔年賊據金陵，逆酋楊秀清布置最密，城外如九洲洲七里洲中關，下關雨花臺，紫金山，陵東關，東江橋，上方橋等處，類皆築壘如城，掘濠如江，爲堅不可拔之基。曾國荃一軍今年攻克數處，聲威頗震。又以江東橋爲西南隅要隘，飭陳湜督軍圍之。上方橋爲東南隅糧路，飭蕭慶衍進兵圍之。七月二十日，蕭慶衍率七營出印子山之東，偪賊壘而下寨。城賊與七壘橋之賊，竭力來爭。曾國荃令蕭孚泗、張詩日、李臣典等分隊堵禦。俾蕭慶衍牆濠逾時而成。二十二日，派李祥和、凌有和等滾營而進，更紮蕭慶衍新壘之前。賊擁衆猛撲，我軍力擊卻之。壘成後，昇巨礮晝夜環轟，賊爲堅

壁不出者數日。曾國荃於二十九日，潛遣能登武、胡松江、陳壽武等，繞過上方橋五里許，搶築六小營，以截賊後。賊懼糧路阻絕，乃糾數大枝，悉銳來撲。蕭孚泗、李臣典等，麾軍迎戰，小有擒斬。伍維壽、周日昇，復以騎隊從右路遠來包抄，賊始駭潰。合軍追及秣陵關，破十餘卡，盡奪河下賊船。而河西之接濟斷矣。蕭慶衍知壘賊計窮，傳令郭鵬程、蕭恆書等營，會合李祥和所部，於夜半時，各負秫桿，擁至濠邊，競拔地鉞，大呼猛進。比賊驚覺，前鋒軍士半已躍入壘中。曙色朦朧，各軍抽刃環追，悉殲羣醜，罕有脫者。此七月三十日，攻毀上方橋河西堅壘之情形也。其江東橋一路，石壘高峙，環繞木城。外隔水二道，賊以有險可倚，負固拒守。陳湜率吉後兩營，及平字盛字恭字三營，設法進攻，數月不下。阮明德等力戰死之。陳湜積憤填臆，乃置攻具，建浮橋，將制死於敵人，而諸將未之喻也。八月十一夜，風霾蔽月，咫尺莫辨。陳湜選銳卒數百，涉流而渡，潛匿壘下。特製絕大噴筒，望空飛擲。賊方驚眩不已，陳必友、朱載武等，已衝過浮橋，徑拔花籬，晏恭山、劉定發，從右路抄出壘後。吳隆海、陳汝俊，從左路鈔至旱西門。陳湜旋督隊繼進，賊恃牆堅礮利，連環轟擊。我軍所挾藥筒，爲該逆素所未見，焚及木城。朱載武、滕壽春，引死士肉薄齊登，先登者負傷輒斃。陳湜率吳隆海、陳汝俊，抽刀壓陣，士卒不敢卻顧。有緣梯而上者，有向礮眼中蛇行而入者，賊皆惶遽失措，奪路爭竄。次日昧爽，遂拔石壘，並將衆壘一鼓下之。而城中出援之賊，適遇蕭孚泗、張詩日、黃潤昌、羅遜

元檀三元各營隊伍自襄拱橋突出搏鬪移時受創而遁此八月十二日攻克江東橋各壘之情形也。臣查上方橋江東橋均占形勢經諸將士悉力攻克俟上游軍事稍鬆大集新舊各軍徐圖合圍較有把握。此次出力人員可否附於克復雨花臺案內酌請獎敘之處出自聖恩陣亡員弁俟彙案開單請卹。所有金陵各軍攻破上方橋江東橋兩隘緣由謹會同大學士湖廣督臣官文江蘇撫臣李鴻章浙江撫臣曾國荃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並調金國琛回皖片

（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再：近日軍情青陽一城黃文金等僞王圍攻已歷一月零六日，文報不通，米糧久斷。八月十二日李榕部將鄭陽和等至距城十里之袁橋紮營旋被該逆攻陷。喻吉三率三營繼進十八日紮營徐家村二十一日攻破袁橋賊壘小有斬擒。二十二日江忠義席寶川兩軍繼進將合謀力戰以解重圍得朱品隆密稟城中草根樹皮採食俱盡能否忍飢為數日之守殊不可知。青陽迤北為銅陵縣突有藍逆另股竄入彭玉麟派在防水師一戰卻之其進東為涇縣賊股分擾劉松山自甯郡督隊至涇會同守將易開俊剿賊於金村李村鳳村茂林章家渡等處疊獲大勝。又有花旗廣匪窺犯甯國郡城劉松山引軍回郡力戰卻之。目下皖南羣盜如

毛幾與去冬相似。幸劉典王文瑞王沐等議由徽州分道出嶺進規石埭太平二縣而臣所調鮑超一軍亦由金陵上援先赴蕪湖甯國或可力保皖南支持全局。至壽州苗逆之黨自前月破我懷遠圍帥後復攻蒙城凶鋒益熾。八月十二夜渦河南北各營全數潰退撤至小澗集守城者僅李南華等練勇千餘人斷難倖全。臨淮一路有郡興阿派二千人赴援諭旨又飭富明阿帶兵繼進李世忠亦親督五千人來會夾淮分屯尙足自固。苗逆若不得逞於臨淮則上游六安潁州固始三河尖處處喫緊周寬世成大吉蔣凝學毛有銘等各守一方勢均力敵不相統屬。臣日夜憂灼深恐心志不齊調度舛錯貽誤大局。查前任湖北安襄陝荆道降補同知金國琛與成大吉蔣凝學毛有銘等同出李續宜部下。周寬世亦出自李續宜部下。該數軍分註皖豫之交須有人維繫其間庶得聯為一氣。李續宜病勢日深暫難東下。臣擬親赴六安察看一切又因皖南事急不敢遠離江溜。所可調護湘營籌餉苗逆者惟金國琛能勝此任。該員疊奉諭旨飭赴河南軍營因傷疾舉發。臨留湖南尙未成行。臣思皖豫邊境同以苗逆為鉅患。潁州雖屬安徽疆土而實為河南所必爭之地。固始三河尖雖屬河南疆土而實為安徽所必爭之地。并為湖北所必守之地。形勢睥睨為三省事權宜歸於一線。現聞金國琛舊疾漸愈赴豫則須另募新軍難求速效。赴皖則可通四軍之氣而固兩省之防。惟有仰懇天恩准將金國琛一員改派赴皖北責令綜理其實世等四軍營務仍往

來固始三河尖等處會辦皖豫交界剿苗事宜，實於兩省均有裨益。除各路戰狀分案詳奏外，所有軍情梗概，及調金國琛會辦皖豫交界剿苗事宜，埋合附片陳請，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青陽援師大捷解圍摺

(同治二年九月十二日)

奏爲青陽苦守三十八日，援師大捷，立解城圍，恭摺馳報，仰祈聖鑒事。竊逆匪山江入皖，圍撲青陽，官軍水陸進援，先挫後勝，臣節次附陳大概在案。初僞堵王祐王等七悍酋，擁十數萬衆，在都昌湖口彭澤一帶，戰敗而東，遂略池州，直薄青陽城。下七月二十日，守將朱品隆派隊迎敵，挫賊前鋒，斬忠盼朝將洪逆以徇。俄而賊分兩大枝，一由廟前而來，逼我西南兩門，一由茅坦而來，逼我東北兩門。蟻聚蜂屯，爭營巢窟，不數日間，近城半里環築六十六壘。又數里更築七十餘壘。沿河設有木城，河岸堅卡林立，悍黨守之。自是城中糧運斷絕，文報亦阻矣。二十三日，我軍分道擊賊，毀東門三卡，西門二壘。二十六日，又在北門毀賊數卡，然皆隨毀隨修，不經宿而立。就八月初旬以後，無日不戰。戰或小勝，而朱品隆病莫能興，部將亦多嬰疾病，漸不可支。時江忠義、席寶田兩軍尚在東流。李榕先率所部於初六日由水路駛抵距城十八里之桐埠安營築壘，成軍以濟。初十日，李榕揚隊至洪山口。該處左水右山路狹如綫，馬不得上。乃令左右兩營覓民划分載陸勇，

約柳壽田水軍，乘溪水未落，夜襲袁橋賊卡。五更後，李榕駕小舟從後策應，少頃礮划銜尾而上。袁橋卡破，盡殲據卡之賊。遂於十一日，派鄭陽和、陳由立各將三百人，進紮袁橋。守城將士遙望援兵初進，亦出隊應之。奮擊西北兩門卡壘，冀通內外之氣。詎鄭陽和、牆濠甫成，被賊撲陷，水師柳壽田亦挫賊而歸。陳由立以背水孤營，被賊層層圍裹，封壁不動。自未刻至四更，苦戰固守，逮賊之環攻少懈，始得振臂一呼，引軍突出。自是外援絕，而城中飢餓益甚矣。幸臣所調之喻吉三陸師、彭玉麟所派之喻俊明水師，已達茅坦。十八日，進紮徐家村。城中始知援兵營壘已定，衆心稍安。江忠義、席寶田亦先後踵至，駐軍於石墨鋪。二十一日，喻吉三等有袁橋之捷。越三日，席寶田更進五溪橋，逾嶺破卡，賊遽驚潰。堵逆黃文金自刃數賊，轉鬪而前。席寶田撥隊抄入卡後，黃文金從亂軍中逸去。我軍併進伍家村，土地壇，屠戮無算，而軍勢爲之一振。此七月二十至八月二十四等日，賊圍青陽苦籌戰守之情形也。疊據朱品隆遺死士易服而出，蠟書隱語言軍中米糧既盡，食及牛馬。牛馬既盡，食及草根樹皮。閱者爲之隕涕。適彭玉麟來自池州，周歷形勢，見董家村路口對峙二卡，右枕高岡，左臨溪隴，卡後地稍平衍，結壘者四，將以拒我援軍。乃與諸軍熟商，議定江忠義精捷八營出董家村山後，爲攻卡正兵。喻吉三護軍三營出陳家村後，包過田隴爲攻卡抄襲之兵。李榕先派鈞前副右兩營守定稷子店烏魚潭後路，而自率鈞中左右三營，徑渡西岸，由獅子山

頂壓下，會於董家村口爲護軍接應之兵。並以喻俊明、柳田、水師分進夾山、洪山兩口，專攻袁橋。陳家村大小羅村各賊壘，爲陸師依護之兵。二十七日五更，孽食、水陸大舉，江忠義親督黃仁遺、江忠寬、徐生德、鄭長希等，行近董家村，從山後榛莽中，揮隊緣巖而上。賊在巖腰，燃發洋槍，先登者中槍輒斃。黃仁遺、率王高來，身先禦之。江忠寬自右路抄上巖腰，遇賊即砍，無一脫者。徐生德乘勢躍過濠溝，撲卡直入。而護軍旗幟出自田隴，喻吉三涉水而前，水深及腹，盡焚路口二卡。遂合黃仁遺、鄭長希等，擊退援賊。移軍聯攻，賊壘相持逾時。堵逆突糾大股數萬，環布壘外，圖抄我後。我軍少卻，江忠義屢定陣腳，誓不返顧。各營哨衝入賊，縱橫盪決。哨長鄧新維身中數矛，猶復裹創力戰。喻吉三正在廩軍助陣，乃賊隊忽亂，敗若湧潮，中路堅壘既破。左路二壘俱下。李榕適由獅子山繞至村口，賊衆惶駭，奔北。聲若頹牆。維時水師亦自袁橋棄舟登陸，攻破陳家村逆壘。席寶田在五溪橋相距稍遠，疾馳來會。行次中途，達望西北附郭一帶，煙燄蔽天，知守城之軍自內擊出。即約諸援軍一鼓猛進，悉掃賊巢，直抵城根，而青陽之圍立解。計平一百三十餘壘，殲擒實逾萬人。餘賊遁歸石埭一路。此八月二十七日會師青陽城下，力解重圍之情形也。臣查青陽一城，陷賊十年，經鮑超用兵數月，始得攻克。此次黃文金各賊股以全力爭此要區，意將大擾皖南，掣我金陵兵勢。幸託聖主威福，諸將士忍飢扶病，內守外援，歷三十八日之久，卒能拔出重險，力保垂陷危

城，實屬有裨大局。在事尤爲出力人員，應先月繕清單，仰懇恩施，以昭激勸。其餘出力員弁，可否容臣查明專案奏獎之處，出自聖裁。至陣亡花翎都司許和山、藍翎千總李席珍、藍翎把總余才勝、李華崐、周玉祥、楊元成、劉受一、把總張修、胡承初、謝見章、鍾登高、藍翎外委李得勝、周新喜、賀宗修、張良才等十五員弁，應請敕部從優議卹。已革參將李殿華，於湖口堅山之戰，身先陷陣，最稱得力。此次力戰捐軀，尤爲憫惜。並請開復原官，照副將陣亡例，從優賜卹，以慰忠魂。所有青陽援師大捷，共解城圍緣由，謹繕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二年九月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臨淮一路穩守如常。陳國瑞於八月二十四日，至小澗集，會合英翰所部，四日內疊破賊圩，蒙城文報漸通，重圍可期。迅解。唐訓方亦派何紹彩再進蚌埠一路，以掣賊勢。前此蔣凝學攻克黃梁集，逆首儲貫金適赴下蔡乞援，致令漏網。近聞該逆在蒙城勾結苗黨萬人，至壽州分竄余家集、三覺寺等處，意在擄掠，或不至遽謀深入大江兩岸。青陽解圍後，太平、石埭、旌德、甯國、四縣尙爲賊踞。劉典、王文瑞、王沐等軍，正議由徽州出嶺會剿。適因太平之賊竄入箬嶺，延授許村石門一帶，雖經劉典會商唐義訓擊退，而浙江富陽新復，左宗棠札調劉典回浙。該臬司去後，

徽州防兵單弱，勢難再圖嶺外。現令江忠義、席寶田、李榕、朱品隆、喻吉三、分兵兩路進攻石埭、太平等縣。惟該數軍轉戰數月，尙多嬰疾未愈。朱品隆亦因大病過久，請假回籍調理。鮑超一軍已至南陵，擬令搜勦新河莊、水陽、金寶圩之賊。由建平直達東壩。其甯國守將劉松山、涇縣守將易開俊，自八月初九十一日大捷後，十七日賊圍甯國郡城，劉松山力戰卻之。二十二日賊至廟埠，又卻之。而易開俊亦於八月二十四、九月初三日先後破賊於涇縣之茶坑、平垣等處。但求將皖南各股悉數驅除，東接浙帥之氣，北絕金陵之援，則事機漸順矣。除另摺詳報戰狀外，合先附陳大概，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金陵雨花臺各營及金柱關、蕪湖各防均無戰事。鮑超一軍由蕪湖進攻建平、東壩，須先勦新河莊、水陽、金寶圩之賊。日內計當接戰石埭、太平之賊，窮蹙已久，本無固志。惜江忠義、席寶田等軍病卒甚多，尙未進兵。九月初七八等日，涇縣守將易開俊勦賊於晏公塘、風坑、琴溪橋一帶，又獲大勝。賊乃遁往甯國縣境。其黃文金各股由青陽迤邐下竄，意在併入浙江。左宗棠調劉典旋浙，或足以資防勦。北岸臨淮六安諸營防守尙穩，惟蒙城糧盡援絕，恐難持久。又有陳大澆捻股由豫入鄂，歷竄隨州、襄

陽、應城、麻城，以達黃州，勢將闖入皖境。皖北祇此兵力，別無迎擊之帥，殊爲可慮。除甯國、涇縣各戰狀另案詳報外，合先附陳梗概，伏乞聖鑒謹奏。

甯國涇縣防軍勝仗摺

(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奏爲甯國涇縣防軍疊獲勝仗，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總兵易開俊、劉松山等各統湘勇五營分駐甯郡、涇縣，屢遏內犯之賊。經臣三次奏陳梗概在案。本年七月下旬，太平逆酋古隆賢、石埭逆酋賴文鴻等乘青陽被圍，官軍不暇兼顧之時，各糾大股，蓄意犯涇。以古逆一股踞聚茂林、潘村等處，以賴逆一股踞聚丁家渡、章家渡等處。附近村落布滿賊旗。甯國守將劉松山督隊於八月初八日馳抵涇城，與守涇之易開俊商，以章家渡距城較近，必須先清此路，而後可徐圖茂林。初九日，部勒各營，侵曉即發。劉松山令章瑞璿率各旗從右路進，易開俊令陳名鈺、喻先達率各旗從左路進。仍自率陳青雲、王華國、蕭章開、繼之道出了家渡，斬守卡賊數人，不數里，枕山依水，賊館羅列。我軍甫進，各賊已紛紛縮入章家渡。易開俊、劉松山等僅軍猛擊，斬賊頗多。突有花旗一股自金村來援，章家渡賊亦復回戈轉鬪，勢殊驚悍。陳青雲率隊斜刺而入，章合才、易德麟併力乘之，王華國、蕭章開等從叢菁中抄出賊後，賊力錯愕，敗往水南都而去。易開俊以該處去茂林

尚十七里勢難同日進剿謀之劉松山於十一日馳擊茂林至則鳳村李村之賊聞風悉遁乃以六旗攻茂林四壘以二旗攻潘村三壘茂林之賊踰橋來拒鄧光武雷國英急起乘之偪賊過橋退至村口章合才率衆追之樟樹下一壘出千餘賊五爲之援適易德麟騎隊橫出邀截之而章合才王華國等亦從村後抄來賊隊散亂不能歸壘壘中守賊亦靡然潰矣其攻中壘者爲歐陽廷易致中仰攻逾時忽見古酋出巢督戰歐陽廷以一旗往來掠陣易致中昇巨礮轟之古酋負創返奔易俊亦自將勁隊馳至火箭火毬齊擲賊中立燔巨壘二座而潘村三壘亦爲陳青雲張恆舟兩營所破於是合軍追逐又躡二壘於潘村之後餘黨向太平老巢而遁此八月初九十一等日會剿涇陽之章家渡及攻破茂林潘村等處七村九壘之情形也甯國北路曰水陽曰馬山埠爲羣賊所嘯聚一聞劉松山赴涇甯郡空虛潛謀襲我郡城十四日劉松山引軍馳回傳令各門繕修守具戒備以觀其變十七日諜報賊至油榨溝將以詰朝來襲劉松山令章瑞璿舒翰楊玉迪等夜出南門繞過敬亭山擇險設伏又令張聲壯易德麟等在西城嚴陣以待天甫向曙賊數千人沿河蜂擁而至一悍目繞城大呼以令於衆我將士伏於女牆寂若無人注視良久見賊布勢漸寬號鼓一發爭拔鹿角踰濠競進劉松山令張聲壯等迎剿西門之賊並分擊街後一路陳世隆出剿南門之賊而自督胡文高章合才等突啓北門鼓譟而出賊不及備死於濠下者三四十人遂驅賊

至北門街賊翻身猛撲抽刃巷戰賊正倉皇欲遁張聲壯易德麟等適從西門追賊而來勢若奔濤遂將北門兩股一併擊退賊之在南門者聞信惶懼將望敬亭山折竄而北詎料我軍正設伏該處橫斷歸路賊乃東趨廟埠併股狂奔劉松山又遣章合才等遮擊於前陳世隆章瑞璿等緊躡於後伏尸盈路賊走陳卻瀾瀆河一帶爭舟舟覆暨偪入水者無數劉松山又於二十二日率楊玉迪章合才等迎賊於廟埠不戰而退楊玉迪進軍油榨溝河奮擊忽爲飛子傷鼻血流交頤猶復單騎突陣賊不敢犯始相率循河下竄此八月十八日賊襲甯國府城力戰擊退之情形也維時涇縣之水南都尙有踞匪糾黨聚丁塘延及茶坑田坊四頁村其勢復張二十四夜易開俊密諭各營出奇兵以離剿比曉進圍四頁村執先鋒賊數百斬之隨分二旗撲入茶坑二旗馳入田坊又破之會帥轉向了塘乘賊無備攀卡齊入短兵巷戰賊盡披靡一時潰出雲嶺越數日仍踰嶺而西竄至水南都旋踞平垣九月初三日易開俊軍次平垣五里許以蕭章開曹義勝擊中路以陳青雲王華國擊左右兩路賊競踰崖而逸初七日我軍搜剿晏公塘零匪未及交鋒遽與壩頭漕溪合股併退風坑易開俊即於初八日出隊琴溪橋下設伏誘賊賊自風坑悉衆來撲曹義勝張恆舟接戰佯卻引入伏中歐陽廷陳青雲等突出包圍亂刃交錯賊不能支敗往甯國縣而去此八月下旬至九月初八等日涇縣分剿獲勝之情形也臣查甯國涇縣地居皖南數屬之中自上年張運

蘭因病回湘，易開俊、劉松山等接統所部，分駐兩城，屢卻大敵。復能馳驅援應，往往日行百里，實屬勞苦功多，保全大局。藍翎把總鄧光武，藍翎外委雷國英，均係力戰陣亡，應請敕部從優議卹。所有官軍駐守甯國、涇縣擊賊疊勝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查辦革鎮黃彬參款訊明擬結摺

(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竊為審明革鎮黃彬被參確情，科罪擬結，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密寄，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五日奉上諭：「有人奏幫辦軍務水師總兵黃彬安坐瓜洲，不理營務，專以收取沿江盤金，侵吞肥己為事，并縱容所部艇師，攔劫商民貨物，誣稱盜賊，慘殺無辜。上年六月間，游擊郭定猷帶兵在劉河地面，攔劫商船，殺害良民數百人，瓜分贓財十餘萬，捏稟剿賊大勝，由黃彬入奏請獎，疊經被害家屬周姓等在巡撫衙門控告。本年三月，有人見黃彬在船宴客，聞即粵逆渠魁。五月內，石埠橋甫經投誠之賊，在儀徵縣楊鍾琛公寓宴飲，門外擁進多人，詢係黃彬水勇，來尋賊目，索取米帳，並有接濟賊米之船，經民團查獲。該鎮輒藉詞搶案，懲辦民團。現在長江南岸之賊，時思偷渡江北，正水師防剿喫緊之時，若委任此等劣員駐防江面，必致與賊潛通消息，勾結竄越，於江防大有關係。著會國藩、李鴻章按照所參各款，

嚴密查辦，務得確情。如果通賊屬實，即著於審明之後，以軍法從事。」等因。欽此。又奉十一月初六日上諭：「浙江黃巖鎮總兵黃彬自幫辦江北軍務以來，總統水師，從未見其於沿江賊匪所踞各城及附近口岸痛剿一次，攻克一城。迨經訪查，該總兵專以設卡圍利為事，縱容兵勇，攔劫商民，藉圖肥己。偽奉檄飭，焚燬沿江村莊，擄殺難民，捏報勝仗，跋扈橫行，肆無忌憚。黃彬以微末武弁，不數年間，擢至專閫，派令幫辦重任，宜如何整頓營伍，奮勇剿賊，乃竟敢恃恩驕恣，肆意妄行，以致民怨沸騰。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軍律，而飭戎行。黃彬著撤去幫辦軍務，總統水師各差，即行革職，并著都興阿解交會國藩軍營，聽候查辦。」欽此。旋經都興阿恭錄諭旨，遵將黃彬咨解到皖，當即飭發善後局司道收審取供。又添派咨調來營之刑部員外郎范泰亨會提覆訊。茲據訊得黃彬供稱：革鎮於咸豐十年蒙恩賞加提督銜，總統水師，幫辦都興阿軍務。計是年至同治元年三次解鎮江城圍，兩次在揚州府境會合陸軍痛剿江皖竄匪，暨渡江悍賊。又派上下游將領郭定猷等，各帶礮划，督同靖江如皋兵團，擊退江陰壽星沙之賊。此外在小河、魏村、焦山，各口岸屢次獲勝，歷任將軍巴棟阿都與阿查明會奏有案。實無擄殺難民，捏報勝仗，及劉河打仗之事。亦無村民向水營喊訴之案。惟水師船隻大小僅三百餘號，分防江面七百餘里，南北港汊紛歧，髮逆出沒無常，各處險隘均須分船駐守，未能攻克一城，職是之故。嗣蘇杭失陷，逃勇遺勇廣匪土匪入江，

劫掠，疊經革鎮嚴拏，遇案即辦，又何敢縱容水勇，攔劫商民？至沿江設卡抽釐，實則水師餉竭，革鎮先後稟商提督李若珠，將軍都興阿，准與吳全美，賴鎮海，並委員梁傳，黃立偉，在沙漫洲試辦。其時上下商船，每幫或數十號，或百餘號，水師派船彈壓巡查，局員抽釐發餉，所收銀錢，均係局員主政。迨沿江各港辦齊，旋由北台通歸南台收放，復由台改歸江北籌餉局。局撤，仍歸南台收放。節經漕督王夢齡，吳棠，分別奏咨，案據確鑿，委無罔利肥己情弊。又軍務倥傯，何暇宴客，或路過同鄉官，又奉差事，將弁偶爾留飯，閭閻事所恆有。豈有於衆人屬目之地，公然招飲，粵逆渠魁，革鎮雖愚，亦愚不至此。若兵勇接濟賊米一節，各路水師，革鎮不時親往巡察，都興阿亦隨時派有差官查探，並未查有此事。但江路綿長，蘇杭游兵，散勇各處商船往來，不絕，或有冒充兵勇，擾害商民，或有牟利之徒，裝米潛行濟賊，革鎮巡視不周，有失覺察，實屬咎無可辭。各等供議詳請奏前來。臣逐核原參各款，水師將佐實未及劉河打戰，前於會奏郭定猷案內，業經聲明，巡撫衙門並無周姓控案。即沿江卡釐，既歸台局經理，亦無侵吞實據。惟在船宴客，索取米帳，兩事案關通賊，情節較重，反覆推勘，派員密訪，均未查有確證。是所供各情，尚無遁飾。然於游匪潛濟賊米，未能覺察，恐其部卒亦不免參錯其中，以致物議沸騰，實非尋常失察可比。自應從重比例擬結。查例載，姦徒偷運米穀，接濟奸匪者，絞。失察汛口，各官照例議處。此案已革黃巖鎮總兵黃彬，雖訊無通賊

重情，乃以幫辦軍務，總統水師大員，既不能攻克城池，肅清江面，又不能禁遏奸匪，接濟賊糧，科以失察議處之例，殊覺過於輕縱。業經革職在先，仍擬請旨將黃彬發往軍台效力贖罪，以肅軍政。所有查辦總兵大員參款，訊明擬結緣由，理合繕摺覆奏，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金陵軍疊克八隘并復秣陵關摺

(同治二年十月十二日)

奏爲金陵陸帥疊克東南沿河八隘，并復秣陵關，僞城，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本年八月間，官軍攻克江東橋，上方橋，後金陵城東尚有數隘未下，夾河而壘，戒備甚嚴。近城者曰中和橋，曰雙橋門，曰七甕橋，稍遠者曰方山，土山，曰上方門，高橋門，迤南則爲秣陵關，以至於博望鎮，亦金陵之外輔也。會國荃以東路未平，不能制城賊之死命，遂令蕭慶衍、彭毓橘、蕭孚泗等擇小河紆曲之處，架橋結筏，謀分隊伍，東渡立營。詎賊已先據河東，築數壘以拒我。蕭慶衍疊用巨礮隔河迎擊，旋於九月十八日，派朱吉玉、李祥和，更在西岸上下游各修三營，爲進兵之計。賊復列洋槍數千枝，於隄埂下，與我軍盡力對轟，相持不下者兩日夜。二十日，四更時，李祥和、王仕益、蕭開印、吳次漢等，率銳卒，從下游過河。蕭慶衍率朱吉玉、劉長槐等營，從上游過河。破五土壘，殲賊頗衆。俄而城賊壘，蜂擁來爭。蕭慶衍一面搶築營寨，一面廢軍環進，挫賊前

鋒，逾時卻走。而東岸之營壘已成。二十二日，賊又諸道并出，銳不可當。陳湜、彭毓橘、蕭孚泗、曾督趙三元、武交清，駐兵其中，使雙橋門以東，不能通城。賊之。蕭慶衍更率所部各營，經取中路，戰入垓心。會輝日，王棲鳳、蕭有致等死之。各將士憤甚，相排競進，賊乃靡然返竄。蕭慶衍以騎隊邀斷歸路，遂克上方門、高橋門、雙橋門、諸石壘。而右路方山、土山之賊，經熊登武、胡松江、陳壽武等，分道馳剿，亦各棄壘而奔。於是七甌橋、踞賊惶遽，欲遁。蕭孚泗、彭毓橘、帶熊登武等八營，扼定東岸之左。李臣典、吳宗國等五營，遮擊西岸之前。正謀前後合圍，一鼓併下。城中忽出大股，抵死來援。兩軍相搏，張毓明、劉開傳、章盛南、蔡典隆，繼得升，喻得輝等又死之。蕭孚泗、彭毓橘，急督各軍擊退援賊，仍復復壘環攻。至二十四夜，令死士潛往縱火，賊衆冒煙突出，乃克斯壘，屠戮無算。此九月十七至二十四等日，連克上方門、高橋門、雙橋門、土山、方山、七甌橋、二十餘壘之情形也。方山以南，爲秩陵關，關以南則爲博望鎮。賊在該鎮設卡者二，築壘者七。上可以應水陽，而旁可以控金柱關。守關者爲朱南柱，亦會國荃之部將也。九月十八日，聞鮑超等軍將有事於水陽，朱南柱即會約朱洪章、武明良等五營，進次小丹陽。潛察形勢，譎襲博望鎮，使不能爲水陽之援。夜漏四下，朱南柱率黎冠、湘等銜枚疾進，以武明良爲右翼，朱洪章等爲左翼。十九日昧爽，各軍前鋒齊抵博望卡下。卡賊負固死守，槍礮橫飛，猝不待近。朱洪章俟賊少懈，昇巨礮至左卡，一發而殲數賊。武明良又

用火箭攢射，燔及右卡哨棚。羣賊駭懼，撲火爭竄。我軍正乘勢殺入，燬其堅卡。而壘中之賊，傾巢驟至。朱南柱往來猛撲，未能略挫其鋒。朱洪章、武明良，陰率哨勇繞出頭壘，踰牆而登。賊聞後路人聲若沸，返顧羣壘已易官軍旗幟，錯愕不知所爲。朱南柱等遂縱兵夾剿，驅賊至長流、粥地方，墮河而溺者強半。乃引軍回駐博望，奪獲米穀近二千石。此九月十九日，金柱關防軍攻破博望鎮、二卡七壘之情形也。會國荃以博望既得，則秩陵關之勢孤。七甌橋既得，則中和橋之勢孤。二十五日，派趙三元、伍維壽，共帶馬步九營，南略秩陵關，又派陳湜、黃潤昌，分帶八營，出七甌橋之西，與熊登武、胡松江等會師於中和橋，一戰克之。而秩陵關之賊，見我馬步馳至，即棄釜奔潰。各營追及河干，深不可涉，僅斬尾股二百餘人而還。自是紫金山西南無一賊巢矣。二十七日，會國荃親督蕭慶衍、蕭孚泗、彭毓橘、李臣典、陳湜等，往勸孝陵衛地勢將欲分營移駐。賊自朝陽太平兩門突出二枝，前來搗戰。蕭慶衍、陳湜率所部各當一路，蕭孚泗、李臣典率所部傍城抄入。鏖戰方酣，俄有一酋指麾督陣。會國荃知爲巨目，乃匿洋槍隊於山麓，伺其近而擊之。該酋中槍墜馬。賊陣遽亂，有敗往城中者，有不及回城轉向淳化鎮大路而逸者。蕭慶衍、陳湜等率騎兵追至三十里外，俘執百數十人。訊據供稱：「中槍之酋，僞護王陳坤書也。章順二僞王仍退入城，殆不敢復出。」此二十五至二十七日，疊克中和橋、秩陵關及大戰城下，獲勝之情形也。臣查金陵一城，面面布置，據有重

險爲洪逆堅不可拔之基。自克九洪洲，江東橋數隘，而西南一面已爲我有。茲又克七甓橋，秣陵關等隘，而東南一面並爲我有。現令蕭慶衍全隊進紮孝陵衛，經營城北，漸成合圍之局。此次出力人員，應候續立功績，彙案請獎。其力戰陣亡人員，俟查明另行開單請卹。所有金陵一車疊克要隘，緣由謹會同大學士湖廣督臣官文、江蘇撫臣李鴻章、浙江撫臣曾國荃，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古隆賢率衆投誠收復二縣摺

(同治二年十月十二日)

奏爲降人古隆賢舉衆就撫收復石球太平旌德三城，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僞匪王賴文鴻竄踞太平一縣，僞奉王古隆賢分踞石球、旌德、廣德等城，聚黨出掠，久貽皖南之患。自賴文鴻爲溼軍所敗，遁入南國縣，而太平遂爲古隆賢分地。本年八月下旬，青陽解圍後，該城守將朱品隆疊據古隆賢遣人通款，請以四城獻，部衆之在右太者四萬有奇，其在旌廣者亦三萬有奇。悉願反正，乞貸一死。朱品隆察其窮餓歸誠，情詞懇切，知非挾詐僞而來也。卽呈明臣處，議將廣德撫局以鮑超任之，旌德撫局以易開俊任之，石球太平撫局則請自任之。九月十九至二十三等日，朱品隆兩派營弁馳赴石球，宣諭降衆，先繳軍械，次令薙髮，分屯城下，以待命。二十八日，親督易開俊、梅綸源等分帶四營入城受降。

並調踞守太平之江老三二千餘衆，歸併石球，詳加簡閱挑留，馬步千人，編立營哨，仍交古隆賢管帶，責令立功贖罪。餘則由臣籌發萬金，視原籍之遠近，定給資之多寡，概予遣散。是日既復石球縣城，遂於次日飭諭志業前往太平，併復城池，調諭吉三所部三營守之初，江老三方以太平不來獻，僞天將江會義率黨背盟，殺古朝將以叛，取道三溪竄往廣德。二十七日，溼縣守將易開俊突由馬渡橋橫出截擊，斬馘頗衆。乃引軍進次旌德城外。守旌德者爲僞岷天義中法喜早已聞風先遁，餘黨盧旺有、汗浪珊、長臨道左舉城歸降。易開俊安撫城中，盡遣降卒三千餘人，卽分所部兩營守之。據總兵朱品隆、易開俊、歷將籌辦情形呈報前來。臣查古隆賢爲賊巨惡，本屬罪不容誅。一旦翻然悔悟，自拔來歸，不煩一兵而三城並下，亦尙有寸功足錄。不邀寬典，則無以開羣盜自新之路。而廣聖朝如天之仁，合無竊懇天恩，准照上年洪容海投誠成案，賞給古隆賢游擊虛銜頂帶，以昭激勸。其部下頭目及經辦招撫各將士，可否容臣查明酌加獎勵之處，出自聖裁。所有古隆賢率衆來降，疊復三縣緣由，謹繕摺由驛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再，廣德一城臣飭鮑超部下宋國永往辦招撫事宜。旋有叛黨江會義、中法喜等下竄，尙恐事多中變。現在水陸各車已克復東壩，鮑超卽將由建平進剿廣德。該州之或撫或剿，已檄令相機辦理。續行具奏，合併陳明。謹奏。

近日軍情摺

(同治二年十月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臨淮一路穩守如常。富明阿於九月二十六日親赴蒙城督剿李世忠進軍姚家灣，以圖下蔡直搗苗逆老巢。唐訓方亦分軍大小蚌埠，以圖懷遠，聲勢頗為聯絡。潁州兵練攻破朱滑、孜圩、那西、漸靖、陳大、濠、捻、股亦經鄂軍擊敗。由麻城境內竄歸河南，無慮旁延皖境矣。湖南道州有警，孫長綏以江西南邊空虛，咨調席寶田一軍赴贛州防守。臣又令江忠義一軍回駐饒州境內，江西設有緩急，添此兩軍足資防禦。大江南岸甯國、太平以東，久為賊藪。彭玉麟親督水師，會合王可陞、吳坤修等陸師，於九月杪攻克密灣、金寶圩、水陽、新河莊、塘溝、滄溪各賊壘，駐師高淳、湖口。高淳守賊楊友清遣人乞降。十月初二日收復高淳縣城。東壩賊黨黎立新等亦即具稟納款，願為內應。彭玉麟知東壩一股已無固志，商同鮑超率師疾進。楊岳斌亦帶師船來會。旋於初七日攻克東壩，留黎立新降衆三營，餘則誅夷殆盡。此次幸仗天威，得此東壩要隘，不特皖南可冀肅清，即東至蘇州，北至金陵，攻取亦較有把握。除水陸剿撫各情形，另摺續報外，合先附陳大概，仰慰宸廑，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

聲明石太旌甯四城失陷緣由片

(同治二年十月十二日)

再：臣欽奉寄諭：「太平、石埭、旌德、甯國四縣城於何時失陷？現在是否均淪於賊？著會國藩查明具奏。」等因。欽此。臣查上年六月十五日甯郡克復後，臣於宣城、涇縣、南陵、甯邑皆置守兵，以其為邊圍，距賊近也。於石埭、太平、青陽、池州皆未置守兵，以其為腹地，去賊遠也。厥後七八等月，疫疾盛行，鮑超游擊之兵與各城防守之兵均岌岌不能自保。甯國縣城於九月初六日被賊攻陷，守將韋志俊、洪容海皆係降人，臣故未嚴參也。十月中旬，羣賊圍攻旌德，守將朱品隆苦戰苦守，幸得保全。十一月初三日，賊從旌德闖入太平，并由太平繞越祁門。初十日出赤嶺，趨田家樂，竄入石埭。十二月初五日，青陽不守，臣於是調朱品隆一軍合邊圍，而先顧腹地，棄旌德而移剿青陽。雖旋即克復青陽，而旌德一城無兵駐守，又為賊踞矣。該四城失陷原委，臣經四次奏陳在案。現在古隆賢投誠，石埭、太平、旌德三縣並復，惟甯國縣尚為賴文鴻所據，一俟廣德剿撫辦有端倪，則該縣勢孤，或亦不難於攻取。所有奉旨飭查緣由，理合附片覆奏，伏乞聖鑒謹奏。

克復水陽東壩等隘高淳等四縣摺

(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奏為水陸各軍剿撫兼施，疊復水陽、新河莊、東壩等隘，高淳、甯國、建平、溧水、四城，恭摺馳報，仰祈聖鑒事。竊官軍攻克水陽新

河莊並復高淳東壩等城隘臣國藩於十月十二日附陳大槪在案方鮑超進軍仙人橋王可陞進軍東門渡出金寶圩之南將并攻新河莊臣王麟以該處地窄勢險未可以用衆也因率喻俊明唐敏義水師兩營並約吳坤修劉祥勝傅家桂等陸師六營出金寶圩之北將有事於水陽臣岳斌亦率李濟清羅宏裕王仁和等戰船來會師次密灣見有堅大石壘礮眼層列能越水陽等壘而遙擊我軍九月二十六日風雨蔽天賊備少懈喻俊明唐敏義乘夜運礮過河密排洲次徹夜環轟比礮石壘半圯遂合劉祥勝等鼓噪而前李濟清吳坤修亦駕小划入亮陡門平圩壩數壘併攻水陽破之其南路則有成發翔張錦芳等帶舢板進南湖毀夾岸兩卡卽於次日衝過新河莊從油榨溝倒擊而下時鮑超浮橋未成弗克東渡可陞偏帥獨進正與衆賊相持各水勇升岸大呼踰濠競入力攻新河莊又破之水陽迤北曰滄溪距滄溪十餘里曰塘溝爲直達高淳之要路臣王麟於二十九日令吳坤修萬化林往取滄溪親督水師及傅家桂等陸師襲陷塘溝進塘溝數里曰高淳湖口東西兩壘萬槍齊發阻我陸軍進步十月初一日唐敏義王仁和於槍市如雨之中會合各舟師疾駛而進拔其堅壘又數里曰長樂鎮街市之中賊築石城礮台旌旗迷目我軍略不停槩衝入湖心忽梗一橋洋槍集於橋下喻俊明羅宏裕李濟清傍兩岸悉力衝擊唐敏義王仁和爭拔樁木斫斷橋梁一躍而上舉火立燔石城該鎮既克劉祥勝傅家桂亦渡旱隊來助吳坤修萬

化林亦自滄溪戰勝而還乃合軍謀進高淳先是高淳賊自楊友清乞撫不許至是該賊目遣人通款伏地涕泣自陳臣王麟察其情詞可信令與偽輔王餘黨自相攻開始許之降初二日率帥前往受降及至西門外煙燄上騰殺聲未絕揚友清率衆扣馬告曰偽輔王府餘孽有變頃已計斬之矣於是入城安撫悉遣降衆是夜略地而東並取固城一鎮此九月二十七至十月初一日水陸連破七隘初二日收復高淳縣城之情形也自太平旌德背盟叛去之江中二酋下竄東安鎮圖與偽匡王賴文鴻合股易開俊以旌城初復賊未遠颺利在速戰而又慮廣德撫議未成仍爲該二酋挾之以叛也乃遣降人彭國鈞間道入廣德馳諭招之一面部勒營伍於初三日度環雲嶺將抵東安鎮市口賊館如雲散布村落聞歐陽廷易致中步隊及蕭章開騎隊騰蹕而入所遇輒殲岸賊援涉水來爭又得陳裕英等渡河抄擊陳名鈺等沿河兜剿賊受大創闕然而潰維時甯郡守將劉松山方揚隊於白菓樹湯村何村一帶詎知株木店增賊四五千衆悉自東安鎮戰敗而來乃引軍突出截之賊正傳餐將發不虞我兵猝至悉無鬪志棄釜駭奔劉松山親督各勇驅出廣德大路旋即移師東嚮將攻甯國縣城賊賴文鴻先經聞風宵遁而易開俊所派之陳裕英等旗適至遂與劉松山會復城池初四日彭國鈞返自廣德引降將鄭魁武部衆萬餘人詣東安鎮軍前乞降易開俊曉以大義簡留一營餘則概予資遣惟鄭魁武舉衆來歸廣德一城又爲江會義中法

喜叛黨乘虛竊據矣。此十月初三日，收復甯國縣城之情形也。初新河莊既克，尚有東夏四壘，為建平東壘之樞紐。初八日，鮑超令馮標、周有勝、王衍慶等，屯軍曹塘，進攻東夏。賊恃牆濶濠深，堅伏不出。馮標摩壘而進，手刃悍酋周有勝，王衍慶率眾爭抽鹿角，齊登一壘平，而眾壘俱下。自是東壘守賊黎立新等，上書水營，請為內應。建平守賊張勝祿等，上書陸營，請獻城池。定議建平撫事使馮標任之，東壘之戰事則鮑超與臣王麟同任之。初七日，臣王麟率水師八營，及吳坤修、劉祥勝等，旱勇六營，鮑超亦率馬步十三營，合趨東壘。見上壘高峙，三大壘，壘後築有偽城，橫亘數里。正議分軍立寨，偽隨王楊柳谷馳告，賊壘梗命，楊輔清為謀主，乞速進兵，以踐黎立新之約。鮑超即令譚勝達、李文益、龍鐵、黃海清、孫得友等，繞壘圍攻。臣王麟亦令喻俊明、唐敏義等，五營依護。吳坤修、劉祥勝各隊直出壘下。適臣岳斌飛檄而來，督令李濟清、王仁和、羅宏裕等，專向水路助陣。賊不逾時，殲賊盈千，賊多踰壘而逸者。楊輔清從亂軍中，敗往溧陽，而楊柳谷立獻偽城，乃克東壘。要隘東壘復，而建平之捷書亦至。自馮標入境宣諭，張勝祿等十二人感涕涕零，矢志不貳。即於是日，斬偽跟王藍仁，得舉城以降。建平復，而溧水之降書又至。踞溧水者，楊英清、黨眾萬餘，願繳軍械各散回籍。十二日，臣王麟會同臣岳斌帶隊進城，溫詞撫慰。盡資之行，不復稍留降眾，另立新營。此十月初七至十二等日，勤撫兼施，克復建平、溧水二縣，及東壘一隘之情形也。伏查江皖接壤

之區，以東壘為最要關鍵。仰賴天威震疊，響服羣酋，旬日之間，收取四城，并奪東壘重險。臣國藩現檄鮑超全軍，駐守東壘，保此三省扼要之地，即為附近游擊之師。撥派王可陞守溧水，李榕守建平，洪容海守高淳，朱品隆、喻吉三兩軍分守青陽、石埭、太平三城。易開俊、劉松山兩軍分守甯郡、旌德、涇縣三城。此外無兵可撥，以故廣德一州未能進剿。甯國一縣未能置守。致皖南不能一律肅清，愧歎實深。諸賊目革面自新，有裨全局，似宜宥其罪，而并錄其功。合無籲懇聖恩，准將楊柳谷、鄭魁武、張勝祿等三人賞給都司，虛銜頂帶。楊仁義、黃儒繡、李明魁、黃勇發、江元泰、陳永爵、董明玉、湯桂風、陳世青、周珍金、汪保發等十一人，賞給守備虛銜頂帶，以昭激勸。其餘大小頭目，可否酌給虛銜？此次在事出力人員，可否容臣等查明併案保獎之處，出自鴻施逾格，至陣亡各員弁，均俟一併確查彙案請卹。所有官軍剿撫並籌，疊復各城隘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李世忠軍破苗圩復懷遠縣摺

(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奏為提督李世忠率師入淮，疊破苗圩，會復懷遠縣城，恭摺陳仰祈聖鑒事。竊自苗逆倡亂，連陷壽州、穎上、懷遠，各州縣圍撲蒙城，分伺臨淮。李世忠以臨淮為中原樞紐，未可為賊所伺，乃由滁州馳檄討苗，誓師前進。派朱元興、李顯發等各帶數千人，先

後赴援臨淮。仍親督大隊移駐五河，以爲之繼。九月二十三日，我軍循淮河南岸而上，道出劉府、考城、灰溝一帶，旋據姚家灣。練總姚紹珍率衆來助，李世忠即令徧諭各圩，許以自新。於是淮南北之閭閻反正者，百有餘圩。惟壽州中心渡之東鄉，有柏家圩，尙爲苗黨死守。十月初三日，李世忠由石頭埠催隊猛進，逾時平之。初八日，行次中心渡，自東迤南，引軍繞圩而過。不料圩中槍礮突發，損我軍士二十餘人。李世忠詢知該數圩，悉皆壽州賊渠李萬春之黨，即飭各營分道圍擊，使賊不能相顧。盡舉十四圩，又平之。次日我軍所至，且剿且撫，計毀八圩，收十數圩。並於十一日，攻克小古墩、集六圩。該集之西曰夏家寨，寨中悍賊所聚，濠深牆峻，猝不易攻。李世忠先令陳自明、李顯安等率隊直前，誘賊出寨。俄見賊負長槍，爭先迎拒，火機所觸，發無不中。乃令李顯發抄出賊後，宋元興、蔣立功等分兩翼斜刺而入。賊知不敵，返奔入寨。我軍追至濠邊，緣牆欲上，詎賊守禦益嚴，先登者中槍輾斃。十二日，各勇填濠縱火，煙塵蔽天。守寨之賊不及燃礮，衆軍已箠旂而登，鋒刃環加，鮮有脫者。夏寨既破，壽東附苗十一圩，亦皆不戰而潰矣。二十一日，李世忠既派李顯發帶礮艇出蚌埠，擊賊獲勝。尋聞蚌埠守賊張士端舉衆就撫。計懷遠一城，必可襲而取也。遂於二十七日，偕同李顯發、朱元興、蔣立功、陳自明、李顯安等舍壽州而轉趨懷遠。與唐訓方會師於城下。未幾賊自亂，喧聲突起。我軍知其內變，乘勢急攻。賊即披關出降。長隴道左各軍整隊而入，立將縣城

收復。節據江南提督李世忠呈報前來。臣查逆練苗沛霖稱兵復叛，疊陷城池，據有長淮形勝，屢以甘語詭詞煽誘李世忠。乃李世忠赤心報國，作嚴檄以誅苗，申大義而誓衆，毅然以討賊爲己任。親率萬數千人，削平四十餘圩，收復名城。此次僧格林沁大兵南下，苗逆立刻授首，誠如疾雷破山，無堅不靡。而李世忠剿平各圩，能使苗黨紛紛返正，實亦有裨大局。除該提督部將李顯發、李顯爵業由撫臣唐訓方另摺奏請獎敘外，應懇天恩俯准開復李世忠革職留任處分，以昭激勸。其餘出力員弁，可否容臣查明酌保之處，出自聖裁。所有李世忠一軍，剿撫諸圩，收復懷遠縣城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摺

（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月）

再：近日軍情會國荃雨花臺一軍，於十月初五六等日攻克淳化、解溪、隆都、湖墅、三岔鎮、五隘，破賊二十餘壘。金陵城東百餘里內，一律肅清。遂於十五日進紮孝陵衛，城賊運糧之路業已斷絕。惟城內賊數尙多，其氣尙固。我軍於四月間開挖地道，直至十一月初五夜始得挖成，用火藥轟陷十餘丈。該逆內築月城，下穿橫洞，竟能搶堵缺口。我軍陣亡三百餘人，傷者更多。蘇州克復而後，聞僞忠王之計，將入金陵，挈洪逆首以出。竄臣觀洪酋之堅悍，未必肯棄金陵而竄他處。目下當以全力謀破堅城，一面布置各

軍分堵上游。事機愈順，圖謀愈不可不慎。長淮一帶，蒙城解圍，苗逆授首，蔣凝學成大吉等，進取穎上。於十月初二、三等日，攻毀近城七圩。該城頭目方長華乞降，不許。乃斬苗景和苗景花以獻。次日，遂復縣城。毛有銘初四日進攻正陽關，苗黨朱萬隆遣人乞降。適僧格林沁遣將康錦文、富明阿遣將程文炳前來招撫，遂會同納降。收復正陽關城。又據李世忠咨報二十九日派何璜收復下蔡，獲苗逆妻子五人。二十日派宋元興收復壽州等語。臣查壽州下蔡去僧格林沁大營最近，當已遣將先行招撫。除俟接到僧格林沁唐調方來咨，另案續報外，合先附陳大概，馳慰宸廑，伏乞聖鑒謹奏。

李續宜病故遺書代陳摺

(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奏為前任安徽撫臣病故遺書節錄代陳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接據湘鄉來函，前任安徽撫臣李續宜於十月二十八日在籍病故。其前一日該撫自作遺書，寄臣中有云：「伏枕自揣，決無生機。續宜死何足惜，所最難安者兩朝之恩未報。老父之養未終，髮逆蔓延，苗逆猖獗，敵部二萬人分駐皖省，一切全賴主持。續宜臥病家山，奄奄待盡，心事未了，死不瞑目。前數日原擬將未了事，力疾為一遺表，乃構思未就，遽爾病革。一息尚存，遺憾何極！伏懇具疏代達鄙忱，上謝聖朝高厚之恩，略表圖報來生之意。」等

語臣查該故撫李續宜以書生從戎，咸豐三、四、五年幫辦其師羅澤南營務，六、七、八年幫辦其兄李續賓營務。戰勝攻取，無役不從。臣與胡林翼皆知其才，足以獨當一面。勸召募新軍，別樹一幟。李續宜堅不允從，故數年功績為其兄所掩，未予優獎。直至七年之冬，李續賓殉節三河，李續宜始涕泣誓帥，代領其衆。九年夏間，逆酋石達開擁數十萬衆，圍攻寶慶，九十餘日。李續宜自鄂馳援，一戰而解，威望由此大震。恩遇因之日隆。未及一歲，由道員洊擢巡撫，回援湖北，連克兩府五縣。李續宜猶以驟膺重任，不克上酬國恩，下雪私仇為恥。聖主臨御，李續宜調任鄂省，再撫皖中，旋授欽差大臣，異數稠疊，密諭曉諭。李續宜每與臣言，自以新進之臣，謬受腹心之寄，恩重報輕，惶悚無地。逮丁憂以後，賞給治喪銀兩，派地方官經理，詔許回籍，屢次展假，受恩愈渥，圖報愈切，而病亦愈深，不可為矣。自李續賓帶兵以來，兄弟皆以潔清自矢，靡俸薪資，悉供軍用。家無長物，環堵蕭然。李續宜每謂區區介節，不足以言報稱，古有沒而結草以酬恩遇者。李續宜臨終遺書，殆出至誠。臣蓋於其平日信之也。李續宜之入皖也，與袁甲三志同道合，以銳意討苗為己任。袁甲三彌留之際，亦嘗有書遺臣，囑臣慎益加慎，勿輕苗逆為易剪，勿視淮地為易收等語。有荷僱付託，士句死不瞑目之風。今苗沛霖伏誅，淮甸澄清，該兩臣夙志以終，不克親歷行間，一抒生前之忠憤，尤為可悲。可憫。除袁甲三業已加恩襲卹外，李續宜應得卹典，例由湖南撫臣入奏，臣不敢妄有陳請。特其

臨終遺函，悽惻哀痛，理合專疏馳報，代達勞臣戀闕之忱。所有接據前撫臣病故遺書，節錄代陳緣由，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摺

(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再：近日軍情，僞忠王李秀成自蘇州逸出，統衆數萬，分布丹陽、句容、龍潭、石埠橋等處。初十日，忠逆率數百騎，由太平門入城。曾國荃令蕭孚泗、李祥和等，在附城一帶，修一月牆。十三日，賊出大股來撲，我軍力戰卻之。賊亦傍城增壘，防我地道。我軍復於十六夜，力攻破之。疊據降賊供稱，忠逆既至金陵，勸洪逆棄城同逃。洪逆不從，忠逆有向甯國縣繞越開化、玉山入江西之議。臣已咨商左宗棠、沈葆楨，嚴防東路。其西路，爲羣賊上犯之熟徑，處處可通。臣於徽甯池三屬，派兵分守十城。江西之東北邊境，如石門、洋塘、景德鎮等隘，亦經沈葆楨逐段設防。惟尙欠大枝游擊之師。頃因贛南防務已鬆，臣留商沈葆楨檄調韓進春一軍，回贛饒景，重地，以期有備無患。理合附片具陳梗概，伏乞聖鑒謹奏。

欽奉諭旨覆陳四條摺

(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奏爲欽奉疊次諭旨，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自本年入冬

以來，苗黨就誅，蘇垣克復。東南軍事大有起色。惟劇寇未除，反側難安，可慮之處尙多。屢蒙誥誡精詳，指示機要。計十一月十一至二十二等日，奉旨飭查及垂詢各事宜，謹一一分析條列，詳對如左：

一、恭奉十一月十一日諭旨：「壽州收復之後，李世忠所部進城，堵殺守門勇丁五名，又於圍攻下蔡時，因宋慶不肯讓給調隊攻打，爭功起釁，實屬不成事體。飭將啓釁根由，秉公查辦。」一節。臣查陣國瑞與李世忠構衅，彼此各執一詞。據陳國瑞稟稱：派副將康錦文帶同苗景開等於初一日攻克壽州。初三日，有李世忠營將領進城，即殺守門勇丁五名。康錦文整隊迎敵，立將李營隊伍逐出城外，生擒五十餘名，內有已保提督之蔣立功一名。等語。據李世忠呈稱：「派朱元興等前往收復壽州，不料被苗景開將記名提督朱元興、杜宜魁二員，同時殺斃，尸在壽州月城之內。又派蔣立功前往收復正陽，行過壽州，被人誘入城內。宋慶、康錦文將提督蔣立功鎖押」等語。僧橋林沁初次具奏，稱李世忠所部擅殺守門勇丁，其時但據陳國瑞之稟，尙未接李世忠之稟。厥後接到李世忠稟件，知陳國瑞部下宋慶、康二將有鎖押蔣立功之案。其所帶之苗景開，又有殺斃朱元興、杜宜魁之案情節尤重。僧橋林沁寄臣函謂：兩造各執一詞，已咨唐訓方查辦矣。唐訓方旋亦寄臣一函，謂朱元興、杜宜魁與宋慶、康錦

文先後同入壽城。彼此互爭，互有殺傷。今李世忠、吝稱、朱杜死於苗景開之手，應卽殺苗景開以議抵，先了此案。等語。以臣愚見觀之，苗景開本係苗沛霖親屬死黨，卽無殺朱杜二人應抵之案，亦在萬不可赦之列。宋慶雖稟訴蔣立功擅殺門卒，然互爭之時，殺傷實亦相當。又於李世忠部下之提鎮擊斃二人，鎖押一人，當不至更有餘怒。李世忠不敢歸咎宋慶等，而指名係苗景開所殺，又恐其部下滋事，急急帶隊回滁，是尙無尋仇生衅之意。若果殺苗景開以慰之，必且感而兼畏，不至更有後言。此案由唐訓方悉心查明，僧橋林沁就近判斷，自可處置妥善，兩得其平。至下蔡之役，係李世忠部將何璜先入，苗衆雖降，而尙未獻寨。逮宋慶帥文挾苗景開而來，賊始舉寨以獻。當時互爭鬪殺，在所不免。何璜旋即退至龍王廟，尙無始終爭執情事。謹就微臣所聞覆陳梗概，其詳細情形應由僧橋林沁唐訓方查明擬結。

一恭奉十一月二十二日諭旨垂詢正陽收復之時，道員將擬學何以有爭奪開礮，致傷兵勇之事。飭令查明，據實奏聞一節。查正陽關城本係毛有銘合同康錦文、程文炳於十一月初四日前往收復。維時蔣凝學成大吉兩軍尙在潁上，未知朱萬隆先已獻關投誠。初六日，移師至正陽，隔河立營，正擬搭造浮橋，而關上陸軍、河下礮划已羣起轟擊。蔣凝學等俱知朱萬隆尙在城內，以爲苗黨之出拒官軍也，不得不開

礮還擊。蓋康錦文自壽州而往，在正陽之東。毛有銘自六安而往，在正陽之西南。蔣凝學自潁上而往，在正陽之西北。三者各不相謀，當彼此互擊之時，不特康錦文官兵在關城之內，蔣凝學不得而知，卽毛有銘湘軍在關城之旁，蔣凝學亦不得而知也。旋經毛有銘飛騎馳告，彼此各自收隊，究竟浮橋未成，並無一人渡河。蔣凝學所稟傷亡六十餘人，康錦文所稟傷亡二十餘人，臣竊以爲皆不可信。頃據唐訓方來咨，有親赴正陽，細加訪察，實因兩下未及知會，並非有心尋衅等語。揆厥情形，尙屬可信。唐訓方業經咨呈僧橋林沁免其查辦，臣卽日亦當具咨詳述一切。

一恭奉十一月十五日諭旨鮑超全軍現紮東壩，此時溧水已復，自應進圖句容，以斷忠逆救援金陵之路。一節。查溧水迤北爲句容，而迤東則爲溧陽。該處去東壩較近，實僞侍王李世賢之老巢。十一月十二日，侍逆糾黨五六萬衆，分屯梅渚、距東壩建平各四十餘里。十四日，進犯建平，守城將士一戰卻之。又轉趨周城社渚一帶，於二十五日猛撲溧水守將王可陞徹夜登陴，力戰却之。近據稟報，忠逆由金陵退入句容，旋由句容潛入溧陽，與侍逆合股，意在分撥溧水建平奪我東壩一關，併圖上竄東壩爲江皖浙三省關鍵。鮑超正須以全力爭此要區，暫不能進取句容，以合金陵之圍。自句容而外，論者又謂宜急取廣德、肅清全皖，扼賊上犯之路。臣以

廣德易取而不易守，鮑超既力扼東壩，更無他軍可當廣德一路。句容、廣德，之不能早爭先著，蓋臣之力薄，而心彌數耳。

一、恭奉十一月二十二日諭旨：壽、穎各城均已收復，現祇勦辦零星股匪，可以無須大兵屯聚。張得勝、蔣凝學、成大吉諸軍均可移緩就急，分發赴陝一節，查湘營之在皖北者有四：一曰蔣凝學，駐軍潁州；及三劉集，進取潁上縣城者也。一曰毛有銘，駐軍老廟，集會復正陽一關者也。一曰周寬世，駐軍六安州，分防迎河集者也。一曰成大吉，駐軍三河尖，與蔣凝學同進潁上者也。此外，又有石清吉一軍，駐防廬州，係多隆阿舊部，亦歸臣處調遣。臣以皖北苗黨就滅，羣圩悉平，而忠逆又有上竄江西之議，皖南別無大枝游擊之帥，乃檄毛有銘所部，移駐皖南，並調周寬世回守省城，而換出安慶防兵與毛有銘同赴南岸，爲江皖交界游擊之帥。其成大吉一軍已准官文來咨，調赴鄂省防剿三關一帶。石清吉一軍亦赴鄂省防剿小河一帶，將來此二軍者，或久留湖北，或漸入陝西，應由官文酌度辦理。臣所轄皖北之兵，除調出四軍外，僅留蔣凝學數營分防潁州、六安等處，暫時未可輕動。以上四條均係近日奉旨查詢之件，理合逐款條對，由驛五百里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一

淮南鹽運暢通力籌整頓摺

（同治三年正月十二日）

奏爲淮南鹽務運道暢通，力籌整頓，以冀規復舊制，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上年九月二十二日覆奏京倉需米摺內，曾將籌辦南鹽情形，略陳大槪在案。伏查淮南鹽課甲於天下，自長江梗阻，引岸廢弛，疊經前督臣於咸豐四年奏辦，就場抽稅，販戶下場，綱鹽收課甚微。又於七年奏改設局征稅，令水販就棧採買，稍有成效。似每年所徵課銀，較全盛時，尚不及十分之一。總因楚西引地未通，鹽無去路，是以課無來源。現在江路肅清，運道暢行，無阻，所有楚西各岸，自應趕緊設法，運鹽濟售，力圖整理。而籌辦之難，大端有二：一在鄰鹽之侵灌，太久，西岸則食浙私粵私，而兼以閩私。楚岸則食川私粵私，而兼以滫私。引地被占，將及十年。民既藉此以濟食，官亦藉此以抽釐，積重難返，久假不假，勢不能驟行禁絕。一在釐卡之設立太多，淮鹽出江，自儀徵而金柱關，而荻港而大通，而安慶，而華陽鎮，以達於楚西，層層設卡，處處報稅，均以鹽釐爲大宗。諸軍仰食，性命相依，勢不能概行裁撤。臣博訪衆論，

核定新章，按切今日之時勢，仍仿昔年之成法。大致不外乎疏銷輕本，保價杜私。四者，請爲我皇上臚陳其略。自鄰鹽侵佔淮界，本其煩，堵之且恐生變。計惟重稅鄰私，俾鄰本重而淮本輕，庶鄰鹽可以化私爲官，而淮鹽亦得逐漸進步。現已咨明湖廣江西各督撫，將鄰私釐金酌量加抽，聽鄰鹽與淮鹽并行不停。警之田產，被客民佔據，田主初歸，姑與客分耕而食，待至淮運日多，銷路日暢，然後逐佔田之客，申鄰鹽之禁，此疏銷之略也。近年楚西之鹽，每引完釐約共在十五兩以上。所分濟者，下游爲鄒興阿之餉，馮子材之餉，李世忠之餉，上游爲臣與官文部下之餉，皆萬不可停。臣與各處客商，鹽釐不能全停，未始不可暫緩。除揚鎮兩防，宜照舊額外，其餘未始不可少減。臣酌定新章前之逢卡抽收者，今改爲到岸售銷後，彙總完釐，分解各軍。前之收十五兩有奇者，今改爲楚岸每引抽銀十一兩九錢八分，西岸每引抽銀九兩四錢四分，皖岸每引抽銀四兩四錢。既減釐以便商，又先售而後納，此輕本之略也。商販挾賈求利，無不願價值常昂，保而勿失。然不由官爲主持，往往見小欲速，跌價搶售，其始一二奸商零販，但求卸貨

另行覆奏，合併陳明謹奏。

近日軍情摺

（同治三年正月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金陵城中積糧未罄，仍為負隅死守之謀。另股分擾上興埠、力山、柘塘等處。十二月二十八夜，竊犯溧水，該城守將王可陞登陴防禦，賊不得逞。偽侍王勾結堵逆黃文金及廣德餘黨，於正月初二日由甯國縣上竄。初六日已至績溪，人數頗多，勢甚剽疾。意在衝過徽州，直上江西。沈葆楨探得賊勢趨重東路，於臘底調韓進春五千餘人移防玉山，調席寶田等軍萬人移防婺源。臣亦調毛有銘一軍由安慶過江，馳赴休甯，均為江皖交界游擊之師。惟連日大雪數尺，各軍不能成行。未知果不落後著否。深為焦慮，合將大概情形由驛附陳，伏乞聖鑒謹奏。

官軍攻復績溪并在歙獲勝摺

（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七日）

奏為賊竄績溪，旋經官軍攻復，并在歙南截剿獲勝，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偽侍王李世賢賊黨，由甯國縣竄入績溪。臣於正月十二日，附陳大槪在案。自新正以來，徽州等處探報，均稱侍逆擁衆上行，將由徽浙以竄江西。溧水等處探報，則稱侍逆尚在溧陽，將攻溧水。以救金陵。二說互異。臣合各路稟報參觀，則竄徽

而先銷，不肯守日而賄利。其後彼此爭先，愈跌愈賤，如風捲潮退，雖欲挽回，以保成本，而不可得。官與商俱受其害。現於楚四各岸設立督銷局，派委大員駐局經理。鹽運到岸，令商販投局掛號，懸牌定價，挨次輪銷。時而鹽少，小民無食貴之虞；時而銷滯，商賈無虧本之慮。此保價之略也。鹽法首重緝私。大夥私梟明目張膽，猶不難派兵捕拿。最易偷漏者，包內之重斤，船戶之夾帶，所謂官中之私，查禁尤難。現經改復道光三十年舊章，每引正鹽六百斤，分緗八包，每包另給緗耗七斤半，包索三斤半，共重八十六斤。由臣刊發大票，隨時填給，并於大勝關、大通、安慶等處派員驗票截角。如有重斤夾帶，立即嚴加懲究，提鹽允公。其各岸之兼行鄰鹽者，亦必另給稅單，苟無單而販私，即按律而科罪，此杜私之略也。茲四者均就目前之要務及道光年間之成規，參酌而損益之。無論官運營運，悉照商運一律辦理。至應完課銀，因鹽釐為數過重，未能遽議加增，仍照咸豐七年奏案徵收。向來鹽課按半年奏報一次，今擬將各處彙收之釐，亦分上下半年隨課並報，以便部臣有所稽考。惟兵燹之餘，戶口大減，以今日之民數，照承平之引額，恐運銷不及一半。加以鄰私充斥，挽復非易，殷商絕少，招徠尤難。能否漸有起色，殊無把握。臣惟有督飭署運司忠廉，實力講求，以期國課軍需兩有裨益。所有淮南鹽務運道暢通，力籌整頓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再：淮北以鹽抵課，紊亂舊章，疲壞已極。經部臣奏奉諭旨，飭令設法辦理。容俟辦有頭緒，

者侍賊之黨羽也。約分四枝，以一枝趨績溪，以一枝趨績屬之大石門，轉向歙縣南鄉。以二枝趨浙江之昌化，上窺遂安。正月初六日，績溪既陷，賊即延踞雄路、孔靈等處，意將直撲徽州府城。署皖南鎮總兵唐義訓於初八日率所部八營，自徽城出紮吳山鋪，分駐新管地方。俄有紅衣悍酋，帶馬步賊隊，層層擁至。我軍列陣迎戰，傷賊馬二騎，斬執旗賊數人。唐義訓乘賊少卻，催軍奮剿，自龍塘以達雄路，盡毀賊館。賊向績城、孔靈兩路退走。回顧各山賊旗展動，特有後援，旋馬轉鬪。我軍奮力猛擊，斬賊尤多。比及日晡，牧軍適左宗棠部將王開琳督帶老湘營自屯溪馳至。唐義訓與之商定，次日會師進攻。初九日，王開琳率隊由臨溪大路進，唐義訓率隊渡過臨溪對河，與賊戰於孔靈。陣斬百餘賊，追襲十數里，將爲薄城之計。王開琳自臨溪驅賊至七里牌，踰卡而登，直抵城南一帶。賊遽返走入城。唐義訓麾兵夾擊，斜入城西，城賊由東北兩門遁出。諸將士乘勝併進，馳剪尾股，立復績城，仍回臨溪下寨。此正月初八日擊敗雄路股匪，初九日會復績溪縣城之情形也。維時賊之在大石門者，已由大嶺竄至鴻琴、七賢、方村等處，係歙之阜南鄉，距城三四十里。其在昌化境內，已山白牛橋、竄尚感、坪街口、大周圍等處，係歙之水南鄉，距城亦祇百有餘里。王開琳以賊注南路，慮越休甯斜竄而上也，引軍回駐屯溪。唐義訓則出佛嶺及南源口，以截之。初十日，唐義訓前隊既旣，調知大周圍下游有賊過河，急揮後隊，冒雪追及忍寒決戰，頗有殲擒。旋聞績溪敗賊

并聚於鴻琴、七賢各村，不可不移軍往剿。是夜駐師南源口，十一日風雪轉厲，唐義訓部隊連遞而進，賊不虞官軍之驟至，惶遽失措，多有蹶伏雪中而就戮者。流血沒脛，雪泥盡赤。我軍入村搜捕，俘執其酋，誅夷凍餒之匪，不復成伍。十二日唐義訓迎擊昌化另股，十三日追剿深渡客賊，沿途抄殺。正擬進取街口，感坪一路詎此路之賊已竄往遂安，所屬之郭村。而王開琳屯溪一軍，旋出白際嶺，赴援遂安矣。此初十至十四等日，截剿歙縣南鄉，疊獲勝仗之情形也。臣查此次侍逆各黨上犯，股數甚衆，意在衝過徽州，就食江西腹地。雖經唐義訓、王開琳等攻克績溪，旋有歙南之捷，徽郡暫告肅清。而遂安一帶賊勢尙重，現又擄及開化之馬金街。該處一通休甯，一通婺源，一通常玉兩山。臣所調毛有銘一軍，於十七日由安慶渡江，計此時可抵休甯。沈葆楨所派席寶田等，移守婺源之軍，韓進春等移守玉山之軍，亦據先後到防。除飭各軍扼要分堵，力保江西藩籬外，所有官軍攻復績溪，并在歙南獲勝緣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覆陳李世忠情形片

(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七日)

再：臣欽奉正月十七日密寄諭旨，飭臣「遵照前旨，劄調李世忠到營，將其部衆妥爲安置。所占城池、釐卡，諭令交出歸官。」等因。欽此。伏查李世忠於正月初一日來文，請將原守之五河、滁

州全椒、天長、六合等城交出，所部營勇，或進攻江南，或另行調撥，或酌量遣散，歸農悉聽臣斟酌辦理。又於正月初三日來文，已將大小礮船裁撤水勇概行遣散。所辦礮位百餘尊，情願捐繳報効，請臣派弁驗收解回。各等語。臣見該提督措詞馴謹，絕無把持兵柄，留戀利權之意。因於初七日備文咨復，令其悉遣部衆。其中有萬難遣撤，或須量爲留用者，官不得過一百員，勇不得過二千人。所繳礮位，卽飭黃翼升就近在五河點收運回，并遵旨給予一函，囑李世忠自赴安慶一行，倘有經手未了事宜，卽派親信大員來營面商。遣勇事宜，亦無不可示以至誠，出以和霽，消其疾畏之心，使不至望而裹足。旋又於十一日接其來文，五河縣城業已交出，弁勇業已撤遣，并發給餉鹽，以爲回籍川資。卽由舊縣返至滁州，將滁全等城次第交出，不至仍聚一隅，稍有滋擾等語。是李世忠之願將各城一律交官，已無疑義。惟部衆太多，是否悉遵約束，該提督是否親來安慶，江北各城如何派營接防之處，現尙行文未久，應俟呈覆到日，再行奏明辦理。所有往來咨牘，及調營信稿，臣均鈔送僧格林沁處備查。因係未經辦定之案，不敢遽呈御覽。謹先附片覆陳大概，仰慰宸廑。謹奏。

攻克鍾山石壘金陵合圍摺

(同治三年二月十二日)

奏爲官軍攻克鍾山石壘扼斷太平神策兩門，遂合金陵城

圍，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金陵一城，延五百有餘里，自曾國荃駐師雨花臺以來，奪取附城諸要隘，東西南三面，悉爲我有。惟鍾山僞壘尙未克復，城北兩門尙未合圍，終不能制賊之命。上年十一月間，穴地轟城，未遽得手。不得不經營城北，先扼糧路，爲布合長圍之謀。曾國荃商之楊岳斌，飭派彭楚漢、丁泗濱各師船，雪夜巡江。見奸民小划載米偷渡，輒要而奪之，以斷江面之接濟。又派朱洪章、武明良、熊登武、羅雨春、沈鴻賓、蕭開印等營，各出三成隊，繞過鍾山之後，分夜輪擊，以扼陸路之接濟。然城北地面太寬，洪逆與忠酋踞守老巢，仍堅伏而不動。其雨夜搬運賊糧，亦有防不勝防之慮。曾國荃調韋志俊五營，渡江守金柱關，騰出朱南桂等六營助圍金陵。甫至三汊河，適值大雪連朝，平地數尺，人馬阻絕，頓兵未發。比至正月十六日，始令陳萬合、胡克安、帶桂後等營出草鞋夾登岸，而朱南桂率黎冠湘、彭維祥等繼進，將欲移營城北。旋於二十夜偵知忠酋之子僞二殿下率黨數千自太平門赴句容，護糧進城。經朱洪章等潛約各營伏兵要路，羣起截擊，斬七百餘級，執二百餘人，棄糧草積狼籍道左。次日曾國荃親督朱南桂、張詩日、譚國泰、梁善材等各率親兵槍隊，至洪山北固山神策太平等門外，周歷形勢，詳勘營基。適忠酋先由城中糾大股出鍾山之南，猛撲嘉平營濠牆，爭拔地鉞，躍躍欲上。我營以檣礮憑牆環擊，賊不少卻。朱洪章與武明良等見賊抵死來犯，知非痛剿無以挫其鋒。遂留兵守定營寨，一面率隊出濠，分路夾擊。朱洪章、羅雨

春沈鴻賓等向右路；武明良、武義山等向左路。寒旗直前，搏戰移時，殲賊數百，賊乃返走上山。鍾山之巔有石壘，僞名曰天保城。羅雨春攀崖直上，中槍幾墜。沈鴻賓率哨弁繼至，各挾火礮，火箭從壘後擲入，賊多冒火突出，各弁勇從礮眼中肉薄而登，所遇輒殲。出壘之賊，又經朱洪章、武明良等四出抄殺，無一得脫。立將鍾山石壘克復。以長勝營四哨守之。二十二、三等日，賊又兩次來撲，會國荃撥軍擊退後，遂飭黃潤昌、熊上珍移駐山嶺，分戍天保城。二十四日，派蕭孚泗、蕭慶衍、馬步十二營出山，北列隊太平門外，護修二壘。以王遠和等湘後左右營守之。維時梁美材所部紮洪山，朱南桂所部紮北固山，堵佳神策門大路，僅餘元武湖一段，無兵分駐。然隔水甚寬，援賊不得入城，賊不得出，而金陵城北之圍自弛。此合矣。臣查會國荃屯兵金陵，苦守苦戰，將及兩年，始將城外數十石壘全數攻克，抄過北路，以成四面包圍之勢。其距城百里之外，如鎮江、東壩、溧水、金柱關，均有重兵駐守。宜興、溧陽二縣又新經蘇軍克復。外援將絕，糧米無多。仰仗聖主威福，如果克此堅城，當不致有大股逸出，貽患他方。惟是圍師不滿五萬，分布九十餘里，偏困數十萬賊，深慮窮寇衝突，抵隙蹈瑕。譬之堵塞河決，合龍固屬可喜，走掃亦復可虞。每念臣弟國荃才力淺薄，荷此重任，臣尤惴惴如履春冰。除飭各營加倍穩慎外，所有官軍攻克鍾山、偽城、金陵、合圍緣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曾文正公全集 卷二十

近日軍情片

(同治三年二月十二日)

再：近日上游軍情，侍逆之黨僞稟王一股，於正月十七日由胡樂司續竄績溪十三都。時唐義訓在歙南剿賊，移軍馳至，績境賊見官軍即走，僅斬尾隊數百而還。其宅股之闌入遂安者，十五、十七等日，經王開琳迎擊於中洲昏口一帶，疊有斬擒。賊乃由馬金嶺、華埠分枝，一向婺源，一向玉山，其向婺源者，由白沙關內犯席寶田等軍，於二十日在柵橋頭大獲勝仗。其向玉山者，由七都球內犯韓進春一軍，於二十三日，在洋口大獲勝仗。該逆雖屢經敗挫，而銳意上竄，但求覓食以偷生，絕不返顧以圖全。現已繞至廣豐，又繞至鉛山、湖坊，勢將蔓延腹地，窺伺撫建兩郡。臣調席寶田一軍援剿廣玉、撫建等處，又與撫臣沈葆楨咨商，或添調繼果等營，回贛江西腹地。所幸此次竄江尚非大股。凶悍之賊，除忠逆紮在金陵，勢難他竄外，如堵逆黃文金尚在湖州，輔逆楊輔清未知的在何處。侍逆瀟陽老巢，新爲蘇軍所破，聞該逆率其黨羽歸併湖州。目下湖州賊數極多，由安吉、孝豐、昌化、遂安以竄江西，毫無阻礙。如侍堵等逆接續上竄，則三省交界之游兵江西內地之防兵均嫌單薄。臣當嚴飭唐義訓、毛有銘等軍扼守徽休兼顧馬金，以固藩籬。所有近日軍情，理合附陳大概，伏乞聖鑒謹奏。

覆陳接統揚防大員片

(同治三年二月十二日)

再：臣欽奉正月二十九日寄諭：「前因南岸各軍不敷分布，

曾經諭令會國藩酌量情形，調都興阿所部渡江協剿。復因甘省回匪鳴張，特命都興阿前赴綏遠城，會同德勒克多爾濟辦理防務。并令富明阿即日前赴揚州，接統所部扼守江北。惟念都興阿老成持重，久於行陣，深得兵心。此次奉命北行，所部揚防兵勇，非有諳練戎機之大員，不能接統。富明阿患病尚未銷假，且北省需才正急，將來尚有另行簡用之處，自應趕緊遴選將才，以備任使。現在江北文武大員，惟吳棠剿捻向稱得力。第伊久在清淮一帶督兵，與揚防兵勇素不相習，且恐該漕督一離清河，則徐宿一帶即有鞭長莫及之慮。吳棠可否令其接統都興阿所部？若移紮揚州，能否兼顧清淮之處？著會國藩酌覈具奏。詹啓綸帶兵亦稱得力，如令吳棠赴揚督兵，能否駕馭得宜？詹啓綸本任係徐州鎮總兵，似可飭令赴任，以重職守。陳國瑞勇敢素著，如令接統揚防，或幫同吳棠辦理，尙能融洽，其能否獨當一面之處，并著會國藩察看，迅速覆奏。儻吳棠、陳國瑞二員內均難調派，即著該大臣於所部各員內，擇其謀勇兼全，材能統衆者，奏請派赴揚州，接帶兵勇。庶江北守禦不至空虛。且與大江以南，聯爲一氣。至黑龍江馬隊，非有諳習情形之大員，不能統率。都興阿前赴綏遠，會辦防剿，所

有黑龍江馬隊，即可令其隨帶北來，藉資得力。其餘都興阿所部兵勇，均著會國藩仍遵前旨，分別布置調派。等因。欽此。仰見聖慮周詳，無微不至。臣查漕運督臣吳棠久踐戎行，閱歷最深。江北情形亦熟，實堪接給此軍。惟清淮界連三省，今日已成重鎮。皖豫苗捻之餘黨，山東幅教各匪之根株，一日未除，清淮一日不可無統兵大員，爲之鎮壓。揚州距清淮四百餘里，難於兼顧。誠如聖諭該漕督一離清河，則徐宿一帶，即有鞭長莫及之慮。陳國瑞驍勇善戰，罕有倫比。惟年僅二十餘歲，桀驁之氣未化。近日養病高竇境內，縣署頗受其侮辱，民間亦畏其騷擾。又與李世忠積不相能，斷難獨當一面。以臣愚見，宜令僧格林沁、吳棠等挾以征戰，收其猛鷲之用，不宜使之接統揚軍，并不可使之幫辦揚防。恐長降將驕蹇之風，亦杜揚濂互鬪之漸。李世忠近稟復臣處，除遵示酌留千餘人外，餘限二三月一概散遣，城卡一律交出。雖可信該提督斷無變志，而其部下素無紀律，難保不另生枝節。宜令陳國瑞與之隔絕，愈遠愈妙。詹啓綸亦係降將，往年販鹽擾民，聲名平常。近歲漸就範圍。都興阿北征之後，恐非他人所能駕馭。應如諭旨飭赴徐州本任，以聯東豫之氣。至臣所部各軍，添募益多，將材益少，類皆樸謹自守之員，實乏統率一路之選。其昔年會隸巨部者，楊岳斌母病未痊，終將籲請開缺。彭玉麟專管水師，亦難更膺他任。惟降補藩司唐訓方，居心寬厚，耐勞愛民，戰守均屬嫻習。於李世忠亦撫馭得宜，若令接辦揚州防務，可期妥適。第才識稍短，又係

甫經奉旨降西之員，非臣下所敢奏請。惟有恭候皇上聖裁。特簡大員，接統揚防一軍。該軍馬隊自應隨都興阿全數北行。其水師之紅單等船，即可由微臣兼轄，酌量裁撤，以節糜費。臣謬膺重寄，不克儲選賢將，以備朝廷之器使，曷勝愧悚。欽奉諭旨，殷殷垂詢，理合附片覆陳，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遵旨籌議停補額兵摺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奏為遵旨籌議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接准部咨議覆湖北巡撫嚴樹森奏請停補江蘇、浙江、安徽等省綠營額兵一摺，奉旨著各省督撫悉心籌畫，妥議具奏。又准前安徽撫臣唐訓方轉准親王僧格林沁咨稱：「皖境苗捻各匪漸次削平，自宜整飭營伍，分兵駐紮，庶可隨時彈壓地方，以期日久安謐。」等因。當經札飭安徽善後局司道會查議詳去後，茲據該司道等詳稱：「皖省額設制兵，自軍興以來，大半奉調出征，其留存各屬城汛者，每因郡縣失陷，遷避鄉里，或附託軍營，為當差餬口之計。此時地方新復，各大小文武衙門，文卷蕩然無存，不但征兵之歸伍與否一時未能查考，即各屬之城汛弁兵，應給薪糧，亦且無從核斷。溯自楚帥東下，地方之守禦，本無藉於州縣存城存汛之兵。況皖南壽春兩鎮皆在行間帶勇，所轄各協營兵，散處零星，該鎮將多不能隨時簡校，而將弁各缺，既無兵卒可使操防，即照常餉補，亦屬無

事司辦。現雖皖北苗捻各匪次第削平，然楚豫捻股根株未盡，駐防各軍，尚難悉數全撤。金陵賊勢窮蹙，屢欲潰突江西，其皖南各防，亦尚未能鬆勁。是皖省防剿彈壓諸事宜，仍須有大枝勇丁鎮駐其間。原設營兵，應請仿照浙江辦法，暫緩募補，以節糜費。等情。具詳請奏前來。臣查浙江綠營業經左宗棠覆奏，暫行撤裁，將弁暫緩餉補。奉旨允准在案。安徽一省，被賊蹂躪最久，原設綠營額兵散亡殆盡。應如該司道等所議，仿照浙江成案，潰卒不准收伍，閒存零星孱弱之兵，即予一律裁撤。其營汛將弁缺出，并請暫緩餉補。統俟一二年後，軍事大定，或挑選勇丁，或招募鄉民，次第簡補，以實營伍，而復舊制。庶幾兵歸實用，餉不虛糜，於地方政較有裨益。所有遵旨議覆緣由，謹會同安徽撫臣喬松年，繕摺具奏，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再：近日軍情，金陵首逆并未出城猛撲。僅於水西、旱西兩門放出老幼婦女萬餘人，為節省米糧之計。曾國荃悉心布置，總以使賊不能衝出為要。鮑超東壩之帥久無戰事，巨檄令分營進取句容、丹陽一帶。如克復句容，即以全軍駐之，專防金陵城破後，截剿冒死外竄之賊，不令貽患他省。廣德州踞匪，亦以糧盡棄城，於十五日遁歸湖州。目下湖州羣匪麇集，皆思上犯江西，以覓生路。

所幸左宗棠分派各軍扼防淳安、遂安、華埠等處，甚爲周密。臣亦嚴飭徽甯各防，聯絡要繫。其業經內竄江西者，初九日，席寶田、劉金谿獲勝，十一日收復縣城，賊乃由瀘溪潛向建昌。十二、十三、十四日，該郡水陸防軍，在萬年橋等處，三戰三捷。十六日，楊錦斌於郡南小挫一次，韓進春於郡東獲勝一次。十八日，賊撲附城各營，席寶田會同韓進春、劉勝祥等軍，併力迎剿，大敗之。有此一捷，當可保全腹地完善之區。沈葆楨又添調繼果營一軍，回顧撫建，或可驅除出境。惟據席寶田稟撫，匪人數實有八九萬衆，未可輕視。應請旨飭下閩粵兩湖，一體嚴防，免致變戾流寇，又煩兵力。前奉寄諭飭臣即派楊岳斌戰船數百號，駛赴鄱陽，并將江忠義舊部歸其統帶等因，查刻下賊由建昌退聚兜港，近逼南豐，在鄱湖之南五百里。江忠義舊部精捷一軍，駐守婺源、新建等處，又在鄱湖之北四百里，均非水師所能兼顧。江西水師有劉于濤、孫昌國二軍，儘敷分布，而精捷一軍業經奏周江忠朝統帶，據報起程來江，亦未便另派大員兼統。是楊岳斌師船駛上游，無裨於江西防務，似不若仍募金陵江面，尚可斷接濟而防竄越。所有近日軍情，及楊岳斌無庸飭調緣由，理合附陳大概，伏乞聖鑒謹奏。

覆陳李世忠近狀片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再：臣欽奉二月初六日密寄諭旨：「所有李世忠部衆如何

妥協遣散，所留二千人，是否分隸各營？如何管帶調遣？及交出各城如何派營接防？均著責成會國藩悉心籌畫，妥速辦理，不可稍涉大意，致留後患。」等因。欽此。伏查李世忠於正月十八日接臣書函後，即於二月初二日覆呈一函，據稱：「前已咨呈將九河、長兩城兵勇先行遣散，所有滁州全椒、來安、六合各城，世忠亦嚴飭各弁勇，限定三月底全數移出，概行遣散，斷不遲誤一日。敵營餉鹽與採買之鹽，盡在五河西壩堆存，現飭陸續運售，將銀暨鹽分散各將弁勇丁，以爲回籍川費。并將滁州歷年所收稻穀售賣，先發給天長兵勇川費，令其迅速遣散。世忠理應投轄請罪，親聆訓示。奈滁州數城兵勇，必得親自料理，不能離身。特派記名總兵王廷瑞、陳自明，代躬赴皖請示。其有遣散未盡之將士，酌留千餘名，交陳自明統帶，赴轅靜候指揮。」各等語。旋於二月十九日，王廷瑞、陳自明等來營謁見，而陳之詞，與李世忠原函大略相同。遣勇以後，李世忠應如何引退之處，候示遵行等語。臣比即明白開導，頃又給予一函，告以儘此三月內盡散五城兵勇。四月初，親來安慶晤商一次，由臣奏乞恩施，飭令赴任。仍俟任事數月後，呈請開缺回籍，以踐去夏引退歸耕之前言。臣查李世忠平日攬權專利，詭詐多端。此次憚懼天威，畏罪輸誠。陳自明籍隸雲南，曾爲向榮舊部，以之管帶，酌留之千餘人，尙屬相宜。此外滁營各文武親屬，能否悉臻妥協，尙不可知。除俟三月底五城交畢，李世忠離滁專案奏結外，合再附片覆陳近狀，馳慰宸廑，伏乞聖鑒謹奏。

江西牙釐請照舊經收摺

(同治三年三月十二日)

奏爲江西牙釐仍應歸臣處經收，以竟金陵將戴之功，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接准江西撫臣沈葆楨咨稱：以江西軍務方殷，請將茶稅牙釐歸本省經收，於二月二十六日具奏。鈔摺咨會到臣。伏查臣軍奏撥江西之餉，前後約有三項。臣初任江督，奉旨兼辦皖南軍務。其時江南六府糜爛，皖南僅存祁門一縣，一片賊氛，無從下手。臣於是奏辦江西釐金，以充東征諸軍之餉。奏撥江西漕折五萬，以充徽甯兩防之餉。速二年四月，因各軍逃亡過多，又奏九江洋稅三萬，以清積欠。先後奉旨允准。沈葆楨到任後，於元年九月奏明，將漕折截留不解。臣營二年六月奏留洋稅，專充江忠義、席寶田之餉，并未解過臣營一次。此兩項者，臣均未具疏覆奏，力與爭辯。此次截留牙釐，不能不縷陳而力爭者，實因微臣統軍太多，月需額餉五十餘萬。前此江西釐金稍旺，合各處入款，約可發餉六成。今年則僅發四成，而江西撫臣所統各軍之餉，均發至八成以上。臣軍欠餉十六七個月不等，而江西各軍欠餉不及五月。即以民困而論，皖南及江甯各屬市人肉以相食，或數十里野無耕種，村無炊煙。江西亦尚不至此。請我皇上欽派大員，察看東南數省。果江西之軍民較苦乎？抑皖南金陵之軍民較苦乎？假令沈葆楨奉使巡視皖吳一次，果行軍於江西較難乎？抑行軍於

皖南金陵較難乎？知必有不辨而自明者。臣於三省皆係轄境，非敢厚於皖吳而薄於江西也。無論何人處臣之地勢，不得不出於此也。今蘇浙之省會已克，金陵之長圍已合。論者輒謂大功指日可成，元惡指日可斃。以臣觀之，洪酋與忠逆，堅悍異常，屢掘地道，俱未得手。本無糧盡確耗，又城中新種麥禾，青黃彌望。臣之愚計，諄囑會國荃、鮑超等，總須力扼竄路，不使逆酋挾大股衝出，貽患他方。至克復之遲速，尙難預計。往昔庚申之春，和春、張國樑大軍合圍，功敗垂成。彼時圍師比今日多二萬人，餉項存營者尙數十萬。徒以遲延未發，尙爲軍士藉口，全局決裂。況今日餉需奇絀，朝不謀夕，安得不爭江西之釐，以慰軍士之心。此臣之隱衷，外人詫爲過慮。惟冀皇上鑒亮者也。前代之制，一州歲入之款，置轉運使主之，疆吏不得專擅。我朝之制，一省歲入之款，報明聽候部撥，疆吏亦不得專擅。自軍興以來，各省丁漕等款，紛紛奏留，供本省軍需。於是戶部之權日輕，疆臣之權日重。然疆臣既得專筭利權，則督與撫事同一律，不得又有輕重主客之分。臣嘗細繹會典事例，大抵吏事應由撫臣主政，兵事應由督臣主政。就江西餉項論之，丁漕應歸沈葆楨主政，以其與吏事相附麗也。釐金應歸臣處主政，以其與兵事相附麗也。釐金之起，始於咸豐三年，雷以誠倡辦於揚州，專爲髮逆兵事而設，初非國家經制之款。臣忝督兩江，又縮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財，臣皆得奏明提用。即丁漕洋稅三者，一分提濟用，亦不爲過。何況釐金奏定之款，尤爲分內應籌

之餉，不得目爲協餉，更不得稱爲隔省代謀。如江西以臣爲代謀之客，則何處是臣應籌餉之地？謂安徽應籌耶，則喬松年亦得執本省隔省之說，以相拒。謂江南蘇松各屬應籌耶，則李鴻章兵數之多，亞於臣處，戰事之殷，倍於上游，除議定月解四萬外，勢難再行提用。謂江北淮揚各屬應籌耶，則裏下河蕞爾之區，臣與吳棠、富明阿、馮子材四人爭剝競取，其何能給？且畛域之說太明，則鎮揚兩防斷不足以自存，而僧格林沁、多隆阿等不兼封疆之帥，必有窳礙難行之日。臣竊以爲不可。臣所最抱歉者，廣東七成之釐，金湖南東征局之釐金，皆非臣分內應得之餉。用兵太久，乞鄰救飢，私衷耿耿，如負重疚。然毛鴻賓、惲世臨不遵奏請停止者，知臣處入不敷出甚鉅也。一俟軍務稍定，臣即當奏明先還廣東七成之釐，次罷湖南東征之餉，斷不肯久假不歸，踏專利之陋習，而不自覺。此心籌之熟矣。抑臣又問同僚交際之道，不外二端：曰分曰情。巡撫應歸總督節制，見諸典載，諸坐名敕書。臣又會奉特旨節制江西巡撫。臣以才力不逮，再三懇辭特旨之節制。一時之異數，臣得而辭之。會典敕書之節制數百年之成憲，臣不得而辭。沈葆楨亦不得而違分也。軍事危急之際，同寅患難相卹，有無相濟情也。沈葆楨於臣處軍餉論分論情，皆應和衷熟商。元年八九月間，臣軍疾疫大作，死亡無算，而忠逆大舉援救金陵，危險萬狀。沈葆楨乃於是時截留漕折銀四萬，既不函商，又不咨商，實屬不近人情。二年潯關洋稅一案，臣奏撥三萬兩，奉旨允准。沈葆楨旋奏

留專供江甯二軍之餉，欽奉寄諭以皖營軍餉短絀，飭撫臣妥籌兼顧，如數分撥。逮關道蔡錦青分撥萬五千兩，解至臣營，沈葆楨乃大怒，嚴札申飭蔡錦青，并移咨詰問臣處。但有峻厲之詞，絕無婉商之語。此次截留釐金，亦并未函商咨商一次，不知臣有何事開罪而不肯一與商酌，以爲事勢緊急，無暇遠商耶？則前年漕折去年洋稅，今年釐金，三事中豈無一事可以先商後奏者？殊不可解。人恆苦不自知，或臣明於責沈葆楨而闇於自責。臣例可節制江西，或因此而生挾權之咎，臣曾保奏沈葆楨數次，或因此而生布德之咎，幾微不慎，動成仇隙。然臣閱世已深，素以挾權市德爲可羞，頗能虛心檢點。即如漕折一案，臣會函商一次，咨商一次，洋稅一案，臣接撫臣峻詞詰問之咨，曾經密函婉復，茲特鈔呈御覽，以明臣不敢有挾權市德之意。自此二案外，臣之公牘私函，在江西者極多。其中如有挾權市德措詞失當者，請旨飭下沈葆楨多鈔數件進呈。倘蒙皇上摘出指示，或有顯過，臣固甘受譴罰，即有隱慝，臣亦必痛自懲艾。若臣返躬內省，則自覺對沈葆楨而無愧，即訊諸大廷，質諸鬼神而無慙。而沈葆楨專尚客氣，不顧情理，實有令人難堪者。臣亦不復能隱忍不言矣。臣處自開裁去江西釐金之信，各軍人心皇皇，轉相告語，大局實虞決裂。合無籲懇天恩，飭渝江西釐金仍全歸臣處經收，以竟將戴之功。俟金陵克復之日，立即請旨分成勻濟。一面派撥重兵回援江西，兼顧湖南。其金陵未克以前，除彭玉麟、劉于濬、孫昌國三軍需餉五萬有奇，循舊

仍由江西釐金供支外。其江席兩軍萬人，臣亦必於釐金項下竭力分撥，特不可遽改局面，動搖軍心，致生功虧一簣之變。所有江西牙釐應歸臣營緣由，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三年三月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金陵城賊常放婦女幼孩出城，以爲節食之計。洪酋逆堅忍異常，前此兩次掘穿地道，及二月初七日雲梯猛攻，均未得手。鮑超一軍於三月初六日與賊戰於句容城下，大敗之。次日遂復縣城，擒僞漢王項大英，僞列王方成宗，從此金陵以外城壘悉爲我有，當不能以大股衝出，貽患他方。惟營中餉需奇絀，米糧昂貴，深慮軍心不固，另生波折。杭城克復後，賊山德清併入湖州，該處股數日多，恐仍將覓食上竄。臣與左宗棠之帥在於徽浙之交，節節布置，以防羣賊再犯江西。其前此竄入建昌境內者一枝，趨南豐一枝，趨新城并分股擾及廣昌界上，席寶田、劉勝、韓進春等均南豐。二月二十三、四日，疊獲勝仗，斬僞天將譚福於陣，其精捷營一軍亦由貴溪馳赴南豐新城。若能克復該縣，使前股不能立定巢穴，則後股亦難跟蹤上竄，庶剿辦不甚費手。除旬容戰狀另案續報外，合先附陳大概，伏乞聖鑒謹奏。

克復句容縣城摺

（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奏爲官軍攻復句容縣城，生擒二酋，乘勝剿平寶堰賊壘，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鮑超一軍進攻句容，克復縣城，生擒兩僞王，臣於本月十二日附陳大概在案。先是句容踞逆僞守玉方海、宗部黨馮貳，有誓爲死守者，有願爲內應者。方海宗知衆心不固，又聞鮑超大軍將至，即在金壇寶堰等處，糾結僞翰王項大英、僞列王方成宗、兩大股同守句容，以拒我。三月初五日，鮑超親督各營冒雨疾馳，行過溧水，攻三岔賊卡，破之初六日，軍次句容所屬之塔崗，距城祇十里。正在修築營寨間，詎城中突出三四萬衆，壘布山岡，彌望皆賊，意將乘我立營未定，悉銳猛撲。鮑超即令周有勝、王衍慶、鄭德亮等七營直前迎敵，以宋國永、帶領譚勝達、易昌煥、段福、唐仁廉等八營攻其左，以馮標、帶領劉順隆、何田玉、李文益、孫開華等八營攻其右。兩軍相搏，戰至數時，殊不少卻。黃海清、唐得勝、閃洪升、劉得勝、蔣魁南等各率騎隊，分左右兩路，越過田隴，直抄賊後，雲霧蔽日，以步隊佐之。賊見歸路將斷，大譁欲遁。我軍且戰且進，逼近城下，殲賊數千。附城四壘之賊，相顧錯愕，亦即一闕散走。鮑超料賊膽落，利在速圖，乃飭各營齊施槍礮，徹夜環攻。漏至四下，忽見城東一角火光燭天，知內變已作，急引軍東向，而賊已啓南門，傾巢衝出。諸將士乘勢截剿，斬馘尤多，并縛二

曾以獻。俄有翟本邦等內應七人，叩馬通報，指擒賊而言曰：此偽翰王項大英，偽列王方成宗也。遂於初七日黎明，相率入坡，立將句容克復。派員檻送二酋前來安慶。臣於十八日訊明正法。距句容四十五里，曰寶堰，南通金壇，北達丹陽，有五堅壘在焉。維時句容逆首方海宇，遁至該處，與壘賊偽顯王袁得厚合謀，阻進兵之路。初九日，鮑超率隊前往，摩壘而攻，賊但穴牆施礮，堅閉不出。是夜派婁雲慶、唐得勝等潛伏壘下，又派馮標、鄒連陞、胡良作等五路併進，萬槍齊發，子如雨集。賊漸不支，各軍負艸填濠，爭先躍入一壘，既破，衆盡潰亂。壘中逸出之賊，又經伏兵掩殺，蹙逼入河者無算。方逆袁逆遁往金壇、丹陽而去。奪獲大礮二十一尊，礮船旗幟多件。據提督鮑超咨報前來。臣查句容一城，與金壇、丹陽鼎足而三，實為金陵之左輔。鮑超率師進剿，仰賴天威，一戰克之，并執二偽王，毀五賊壘，而金陵亦有日孤之勢，裨益全局，厥功甚偉。所有尤為出力之提督銜甘肅、涼州鎮總兵馮標、提督銜記名總兵譚勝達、唐仁廉，均請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缺出，請旨簡放。記名總兵周有勝、吳昌煥、李文益，均請賞加提督銜。提督銜記名總兵劉順隆、王衍慶，記名總兵張玉田，均請簡放總兵實缺。副將銜安徽補用參將黃海清，請以副將仍留原省儘先補用，并賞給勇號。副將孫開華，請賞加總兵銜，并賞給勇號。總兵銜四川卽補副將陳永康、四川卽補副將羅運昌，均請無論四川推題副將缺出，將該員等先行補授。羅運昌并賞加總兵銜。副將段福，請遇有副

將缺出，將該員先行補授，并賞加總兵銜。副將銜參將唐得勝，請以副將儘先補用，并賞加總兵銜。游擊洪容海，請以參將儘先補用，并賞加副將銜。降人翟本邦、張宏發、楊文明、龔福全、張明道、張志寬、童得勝等，潛為內應，冒險圖功，均請賞給守備虛銜。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可否容臣查明彙案保獎，出自聖恩。卽選知府田芬、副將銜參將陽茂泰、花翎都司易新勝、都司黃昌、陳光謨、花翎守備向忠國等，均係力戰陣亡。仰懇敕部從優議卹。所有官軍克復句容縣城，并毀寶堰各壘，緣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再：近日軍情，杭州賊酋陳炳文、汪海洋等，分道犯徽。三月十三日，唐義訓戰於徽郡之南，殺傷相當。毛有銘在郡東三十里外迎戰失利。十四日，羣賊併犯郡城，圍攻東北兩門，力戰卻之。十五日，等日官軍出城奮擊，均獲勝仗。詎湖州偽侍王大隊續由昌化而來。十七日，唐義訓、毛有銘渡河進剿，竟大挫於楊村。刻下嶺內遍地賊氛，徽休祁黟四城岌岌難保。而賊之前隊已紛紛由龍灣婺源上竄江西。後股續至者，猶復絡繹不絕。蓋侍堵輔三巨酋實有二十萬衆，臣素所稔知，曾經兩次陳奏。湖州克復，悉數由徽竄江，其餘杭、德、清、武、康之賊，臣不知其詳，據報甚多且整也。金壇

丹陽業經鮑超會同鎮揚兩軍克復。常州亦有克復之信。計蘇境各賊，皆將繞由浙皖竄犯江西。臣現調石埭二營、青陽四營入嶺援救徽州。又調鮑超全軍回援江西。道塗太遠，竊恐已落後著。欽奉疊次諭旨垂詢，微臣能否親往金陵督辦剿賊，目下徽境賊勢如此浩大，上游無所秉承，臣自不宜前赴金陵，願彼失此。所有金陵圍帥仍責成曾國荃一手經理。圍帥諸將中有蕭慶衍部下之亨中營，於昨十六七八等日鬧餉，曾國荃憂惶無計。臣覆函囑其欠餉太久，不可過繩以法，祇宜多方撫慰。釐此一糞之功，又囑其不可令大股衝出，貽患他方。并囑萬一金陵幸克，即由曾國荃、彭玉麟、楊岳斌三衙將大概情形先行馳奏，以慰聖懷。其詳細戰狀，則轉咨官文與臣會奏。至漢中髮捻各匪，前聞竄至鄧州內鄉之交，頃接稟報，鄂軍成大吉等。於三月初六日在樊城附近大獲勝仗，賊已全竄豫境。該逆欲以舟師水陸下竄，援救金陵，斷無可慮。所慮者由豫皖陸路衝至鳳潁廬州巢縣一帶，擄船南渡，圖解金陵之圍。是應防者在安慶以下之江面，不在蕪黃以上之江面也。臣現咨商楊岳斌、彭玉麟於浦口以上七百里要津渡口，節節布置，以防漢中東援之賊。至鄂中須用水師，該省本有礮船四百百號。下游如楊岳斌全軍向食鄂台之餉。朝調則朝往，夕調則夕往。前准官文嚴樹森咨調李濟清、萬化林二營，臣飭派前往，想已到矣。欽奉十六日寄諭，飭於楊岳斌、彭玉麟二人中酌分一人，溯流而上，以資防剿，并統率鄂省陸軍之處。候接到官文來咨，再行察

酌辦理。除金壇、丹陽之克，徽州之戰，另行分案續報，仍俟查明徽軍敗挫實情，參劾諸將，自請嚴議外，合先附陳大概，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謝交部從優議敘恩摺

（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奏為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三月十五日接准吏部咨開：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內閣奉上諭：「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督軍剿賊，節制東南數省，盡心區畫，地方以次削平。舉賢任能，克資羣力。蓋交部從優議敘」等因。欽此。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伏念臣猥以凡庸，謬膺重寄，轄境太廣，柄任過隆。事變彌多，智識愈短。當咸豐十年初膺鉅任，審已量分，已深知不克稱職。特以其時江浙糜爛，不敢畏難謝事，姑以菲材，承乏其間，待事機之徐轉。厥後安慶克復，大局稍定。臣即三次具疏，請皇上簡派大臣，分任其責，未蒙俞允。其節制四省之命，臣亦經三次疏辭，仰蒙聖慈垂鑒，故臣於浙江兵事并未與聞。幸託皇太后皇上鴻福，東南數省將次削平，皆由聖主知人之哲，擢用封疆將帥，俾得各展所長，收茲成效。如臣碌碌，何敢貪天之功，掠人之美。金陵合圍以來，附近各城壘，雖已悉為我有，而首逆堅守老巢，蕩平尚稽時日。蘇杭克復以後，全局益振，而窮寇紛奔求食，窺伺皖南游繹江西，驅除尙煩兵力。補過不遑，漸懼彌深。迺荷聖恩，優加

甌！斂！濫！登！上！考！開！命！之！下！感！悚！莫！名！臣！惟！有！勤！以！補！拙！慎！以！圖！功！勉！持！不！矜！不！伐！之！忱！益！收！羣！策！羣！力！之！助！庶！幾！仰！答！高！原！深！恩！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專！弁！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克復金壇縣城摺

（同治三年四月十二日）

奏爲官軍進攻金壇，誘賊出戰，乘勢攻克縣城，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金壇一城，續經鮑超率師克復。臣於三月二十五日附陳大概在案。初鮑超既取句容，遂平寶堰五壘。該處東北有丹陽，東南有金壇。賊方分踞以與常州相犄角。丹陽一路有富明、阿馮、十村會軍攻之。其金壇一路，灌濠成河，自西洋村以達城根，凡隔小河數十道。三月十二日，鮑超親督所部渡河競進，將欲壁於城下，俄得馮子材緘報丹陽賊勢綦重，商令移師助剿。鮑超即派婁雲慶、周有勝等率馬步七營留駐金壇城外，而自率十四營暫回句容。十六、十七等日，金壇之賊擁衆出城，疊撲我營。婁雲慶、周有勝力戰卻之。鮑超回句容後，接馮子材請剿丹陽之書，又接臣力保東壩之檄。十九日，乃飛馬傳知金壇城外各營，盡行撤回。句容以備分援二處之急。甫經傳令，該金壇撤營之時，恐城賊追躡我後，或致疏失。乃親率全隊，偃旗息鼓，於二十日折回西洋村，備擊金壇出巢之賊。遂於後茅山一帶，面面設伏，令周有勝、曹志

忠等四營伏於茅山之左，而以黃海清、劉得勝等騎隊佐之。令唐仁廉、李文益等四營伏於茅山之右，而以婁雲慶、熊高望等騎隊佐之。金壇逆酋盛明友聞官軍撤隊，即糾城賊二萬餘衆，悉力窮追。官軍伏在山後，屏息不動。俟賊追過茅山，正向田隴村落間，迤邐而進。鮑超揮令張玉田、羅運昌、張遇春、楊友益、鄭德亮等突出中路，萬槍齊發。賊亦以洋槍小隊蜂擁來迎。張遇春於羣子如雨之中，衝入賊隊，賊爲披靡。鮑超催動號鼓，伏兵四起，旌旗滿山。黃海清、劉得勝等驅馬入陣，截賊數段。婁雲慶亦率熊高望等從山後抄出，橫斷歸路。賊不虞窮追逼伏，倉皇失措，棄械滿道。各軍追殺五十餘里，逼至金壇西門，敗賊不敢進城，而城賊亦啓南門，盡向三仙隴遁走。我軍正在跟蹤追剿，聞乃丹陽小路出賊一股，自北而南，循西洋村以至店埭，連瓦不斷，勢將出我後路。鮑超傳諭各將士，暫不入城，乘勝分軍縱擊。賊受重創，前股竄往埠店大路而去。後股仍由丹陽小路而逃。據擒城供稱：「此係常州城外敗匪取道丹陽，欲由建平、廣德以上竄者也。於是揚隊西洋村以備續至之賊。一面移軍金壇，即於二十日收復縣城。准提督鮑超呈報前來，臣查金壇雖彈丸小邑，而旁接丹陽，內蔽常州，亦賊所必爭之地。鮑超因調隊暫回句容，恐城賊躡追爲其所乘，引軍設伏計破此城。不特常州、丹陽輔車相依，即金陵老巢愈成孤立，實屬有裨大局。游擊張遇春奮不顧身，疾馳入陣，至於受創幾絕，尤爲偏裨中難得之材，相應懇恩於副將儘先補用。其餘出力員弁兵

勇容卽棄入東壩，句容各案，查明奏保，仰候恩施。至參將鮑昌齡，都司宋連陞，王正禮，均係力戰陣亡，并請敕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所有鮑超一軍攻克金壇縣城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徽州防軍挫失摺

(同治三年四月十二日)

奏爲浙省賊股上犯，徽軍挫失，未能遏賊西竄，恭摺馳報，仰祈聖鑒事。竊僞聽王、陳炳文、僞侍王、李世賢，各酋山浙境先後犯徽，臣於三月二十五日附陳大概在案。自杭州餘杭既克，賊首陳炳文、汪海洋等黨分道出竄，一由昌化出老竹嶺，一由孝豐出甯國績溪，兩縣畢萃於徽郡之東南。三月十二日，毛有銘率所部八營，自休甯至郡，商之唐義訓出城迎剿。十三日，唐義訓出郡南，毛有銘出郡東，乃東軍甫抵新管，不虞賊之驟至，隊伍未整，猝然應敵。前軍既挫，後軍旋亂，毛有銘抽刃警衆，不能壓住陣脚，遂相率退入郡城。唐義訓在南路之方村迎戰獲勝，冒雨追賊，傍夕聞東軍失利，亦卽撤隊回城。而賊已由吳山鋪分繞桂林，又繞出藍田、富場等處，自東而北，而西，面面傳烽，直撲城垣，郡中大震。十四日昧爽，我軍既擊卻撲城之賊，唐義訓出城北，向江村沙村兩路併進。毛有銘出城西分軍爲三：一枝赴巖市街，一枝抄過鄭村，稻田一校趨古虹橋，迎剿於富場之郊。遙望賊旗擁至，密不見尾。毛有

銘督兵前進，決戰兩時許，部將金茂榮、楊德雲、曾遇文，死之。我軍更以排槍環擊，猛撲猛進，而鄭村、稻田之師搏鬪方酣。唐義訓亦自江村、沙村擊散一股，由富場渡河而來。於是合軍夾剿，徧搜碣田、槐塘、棠樾、唐模，各村落斬馘頗衆。賊乃由巖市遁入屯溪，圍撲該處營壘矣。防守屯溪之銓字兩營，其將官爲羊寅、洪良輝，被圍之後，竭力堅守一晝夜。適毛有銘於夜半向屯溪疾進，又有漢口三營前來助戰。時方天曙，該逆不暇蓐食，棄釜撤圍，多向龍灣、上溪口竄去。毛有銘卽築營駐師屯溪，此三月十三日官軍在歙東挫失，十四日疊獲小勝之情形也。十六日唐義訓率隊至齊武，見羣賊由山下麥隴中抄出，分兩翼來迎。卽令勇士昇礮轟之，殲賊騎五人。步賊爭相奔救，我軍包過山麓，夾攻賊後，自蘇村、霞川驅出深渡，薄有擒斬。俄聞侍逆分股繞竄巖市以西，而親督死黨出深渡過河。唐義訓知此股之既多且悍也，乃令王品高、王華雲、李祖祥等各帶哨勇留駐朱村，而自帶親兵及葛清泰一營馳紮篁墩，謀與毛有銘會師禦賊。十七日，朱村各營，倭曉出隊，行次楊村，詎深渡之賊已大至，展旗一進，洋槍瀾發，銳不可當。李祖祥、唐廷揚、捷勝、楊德和等死之。唐義訓由篁墩督軍繼至，突陣縱擊，初尙得手，屢進屢退，裹入中圍。賀善和、左茂中、謝國雄、盧大忠、黃炳雲、王炳信等又死之。時毛有銘適在屯溪上游渡隊，途次聞警，卽飭各營分三路飛援。毛有銘自外攻入，唐義訓自內衝出，賊始披靡。我軍追過十餘里，山坳中忽有伏賊一枝，鼓噪而出，敗賊亦

返戈轉鬪，剽悍無前。各軍戰久力疲，自知不敵，撤隊急走。賊且於天晚路雜之中，三面掩至，遂至步伍散亂，將士損折，棄械爭渡，幾不能軍。迨二更後，毛有銘回營。次日唐義訓回郡，賊已連宵西上。

直徧休甯。自是歛休境內，無地非賊，亦無路不梗。布長圍以困我郡城，而郡東之接踵而來者，仍復絡繹於道。十八十九兩日唐義訓擊退薄城之賊，并獲小捷。休甯守將劉長春等亦於十九二十等日一截賊於溪邊村，再截賊於汪金橋、下汶溪、藍田、渭橋等處。

賊知兩城守禦尚固，乃戰者自戰，行者自行。由龍灣折嶺分竄婺源境內，以達江西之德興、延及玉山矣。此十七日追賊大挫，及十六至二十等日擊賊小勝之情形也。伏在此次竄徽之賊，號稱十餘萬衆，論徵軍衆寡懸殊，誠不足以資抵禦。然唐義訓、毛有銘、兩部合計將及萬人，除守徽休兩城，屯溪港口外，尚可得六千餘人。

苟其布置得宜，好謀力戰，亦何致寇氛猖獗若此？乃毛有銘到防日久，而十三日之戰，全無紀律，交鋒即退。聲威一損，賊餒頗熾。唐義訓十七日之役，亦屬堵剿不力，雖倖能保全徽休兩城，而臨敵憤事，咎無可辭。相應請旨將署皖南鎮總兵唐義訓革職，仍留署任。按察使銜記名道毛有銘革去勇號，拔去花翎，以知府降補，仍留營差委，以觀後效。臣調度無方，并請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至

力戰陣亡之花翎參將金茂榮、花翎游擊銜都司李祖祥、花翎都司唐廷揚、藍翎都司銜守備會遇文、都司銜守備賀義和、左茂中、藍翎守備揚德雲、守備謝國雄、盧大忠、藍翎守備銜千總謝捷勝

楊德和、守備銜千總黃炳雲、把總王炳信等十三員弁，均請各照本職本銜，敕部從優議卹。所有賊由徽州上犯，各軍堵遏不力，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李世忠開缺回籍摺

（同治三年四月十二日）

奏為江北一律肅清，提督李世忠遣散部衆交出城卡，呈請開缺回籍，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元年九月奉命統轄滁州李世忠一軍。是冬即值金陵髮逆渡江北竄，攻陷和巢。二年春間，偽忠王復大舉北犯，撲陷浦口、江浦。李世忠力保滁、全、天、六等城，偽忠逆疊撲無廬、桐、舒，直至六安，連不得逞，退而東竄。官軍乘勝追剿，克復二浦、九洲、江北肅清。李世忠函告臣處，即請開缺回籍。臣正在復函熟商間，適聞苗逆復叛，壽州失守。李世忠慷慨誓師，親統所部赴淮助平苗黨。十月之杪，僧格林沁大兵擒斬苗逆，淮南重安。該提督正將率師回滁，乃因壽州下蔡有爭功互鬪之案，又因師行缺米，有沿途騷擾之說。經中外臣工參奏，疊奉諭旨，飭臣會同僧格林沁查辦。旋經僧格林沁將提督朱元興、杜宜魁被害情形詳悉復奏。李世忠亦咨呈臣處，請將所守五城交出，所部營勇或另行調撥，或遣散歸農。聽臣斟酌辦理。經臣屢次具奏，并聲明俟三月底盡散五城兵勇後，由臣奏懇恩施，准令赴任。在案。旋據該提督三月初六日文稱：「世忠於去臘傷病後發，滿

擬早得就痊，藉圖報効。詎當春令，病益增劇，舊傷亦發。即欲遵照赴任，實恐隕越貽羞。且先人遺骸，至今未能安葬。現擬俟各城交出兵，勇盡行撤遣之後，扶柩回里安葬，并以調治傷病。所有提督本缺，世忠既不能赴任，自應呈請開缺，另擇能員補授，以期營伍有裨。等語。茲復接其三月二十七日一函，據稱：「日前陰雨過久，所發餉鹽未克掃售，各兵勇川資不敷，尙未散盡。惟全椒、天長等城已於二十及二十四等日一併退清。來安一城亦於四月初二日定即退出。祇俟鹽價銀到，隨將各弁勇飭催起程。所有滁州、六合兩城縱久不過初五六日均可撤退，萬不能再有遲誤。惟有趕將兵勇迅速催散，俟散盡之後，遵即赴轅，面陳一切。」各等情。前來查詢下游文武來皖者，均稱：「此次遣散勇丁，給與川資或發現錢，或給鹽包。少者四五千，多者七八千，將領數十兩不等。皆由李世忠散財和衆，綏靖地方。」接喬松年來書，亦言：「李營退出之五河、盩、卡業經該撫派員接辦，讓出兩城，全椒頗爲安靜。天長所遣之勇雖稍滋事，不至爲患。」等語。是李世忠所設之卡，所守之城均已交出歸官，克踐前言。臣以各城既撤，須兵替防，無可調撥，咨請吳棠派兵防守滁州，兼顧來安，咨請富明阿派兵防守六合，而陳自明挑留之二千人，則調赴南岸之池州駐紮。各離故土，俾游勇之逗留滁屬者，不得假託李世忠舊部之名，滋生事端，以清界限。而便稽查。至李世忠自投誠以來，於今年七月，屢著戰功，捍衛江北。前此髮逆苗逆甘言煽誘，該提督自矢忠貞，堅逾金石。

上年助平苗黨，決計解兵引退。官欠餉鹽五十餘萬包，不求補給。又出其所藏，資遣部下弁勇，并捐建滁州學宮，捐發滁屬農民牛種。又欲捐修雒河集新城，捐助臣處軍餉。此四者皆係巨款，俟議定確數，再行分案具奏。該提督李世忠於江淮軍務大定之後，潔身引退，廣散資財，不屬私爲。已有尙深鑒明大義，合無鑒懇皇上天恩，准予開缺回籍，保全令名。所遺江南提督一缺，并懇迅賜簡放，以重職守。所有李世忠撤勇交城，呈請開缺各緣由，理合專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三年四月十二日）

再：臣前次奉報湖州丹陽均已克復，常州亦有得手之說。常州係據委員探稟，臣亦知其不確。至丹陽一城係據水守將王可陞之稟稱，於二月十一日克復。湖州一城係據左宗棠之咨稱，於三月初九日克復。不知皆係訛傳。湖州未克，則黃文金、楊輔清，是否由徽入江，尙未可知。常州未克，則蘇軍能否分兵接防東壩，尙未可知。臣倉卒陳奏，不實，惶悚曷極。至近日軍情，金陵一軍在朝陽，神策、金川等門外開挖地道十數處，賊於附城一帶築月圍以拒之。三月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等日，攻破月圍，焚其火藥，殲斃極衆。而我軍前後傷亡亦近三千人。當此之時，除卻嚴圍猛攻，力禁接濟，更無他法。賊之由婺源境內闖入江西者，一聚德與一撲玉。

山又將延擾腹地。臣前調鮑超率帥西援，縱使李鴻章派兵替守
 旬容，東壩鮑軍亦難速到，實恐緩不濟急。因派唐寬世駐省七營，
 金國琛馬步九營，先從饒州一路進援江西，未知果否有裨。鮑超
 於尚未援江之際，囑令會同鎮揚兩軍力攻丹陽，翦除金陵常州
 之枝葉。上游髮捻巨股，已竄過隨州襄陽，將及黃德二郡，意在假
 道鄂皖，東援金陵。前奉旨飭於彭玉麟楊岳斌二人中派一人泝
 流而上，統率鄂軍。現接官文來咨，鄂省江面防剿，有李濟清、萬化
 林等帥船，足敷分布，請於彭玉麟楊岳斌二人中商派一人，布置
 九江以下。臣即商請彭玉麟率帥上駛，已於四月初九日過安慶。
 初十日由安慶馳赴九江，防剿北岸鄂皖江面，兼顧南岸鄱湖都
 昌一帶。自徽軍失利後，臣慮婺源、樂平、饒州、景鎮，或致淪陷，不意
 均得保全。且聞竄江之賊，因糧食不繼，號令不一，紛紛逃散。仰託
 聖主威福，此股或不足深慮。惟皖北陸軍僅穎州六安廬郡巢縣
 等處置有防兵，其餘潛太英霍桐舒等縣，皆係昔年髮捻往來熟
 徑，調守無兵，空虛可慮。臣觀此時事孔棘，焦灼彌深，惟有力疾調
 度，勉措危局，庶冀仰慰宸廑。除各路戰狀彙案續報外，合先附陳
 大概，伏乞聖鑒謹奏。

瀝陳餉絀情形片

(同治三年四月十二日)

再：臣接准部文戶部於三月十六日覆奏，摺內稱：曾國藩軍

營現在月餉，每月湖北協濟銀五萬兩，湖南協濟銀二萬五千兩，
 四川協濟銀五萬兩，江西協濟銀三萬兩，外尚有廣東釐金及江
 蘇釐金等款，為數甚鉅，均可源源接濟。縱各省報解稍有未齊，通
 盤籌畫，亦總可補苴支拄。又於三月二十三日片奏內稱：曾國藩
 軍營湖南湖北江西廣東四川等省每月協餉約計數十萬兩，各
 等語。查四川一省除戊午之冬，已未之春，兩次解過臣營銀二萬
 五千兩外，近五年以來，并無絲毫協解之款。不知戶部以何處奏
 咨為據？言四川每月協臣五萬，請旨敕下該部，鈔出原案，知照臣
 處，以憑查核。湖南除東征局另抽半釐外，開有協濟臣處之款，然
 亦無月額二萬五千之多。臣處亦未奏定有案。本年尚未協解一
 次。江西所謂三萬者，當係指去夏奏撥洋稅言之。此款僅據關道
 蔡鈞青解過一批，銀萬五千兩，旋即退還矣。廣市釐金係臣所不
 應得之餉，亦臣所最拘疚之端。然本年百餘日，尚俾解過銀九萬
 兩，徒有專利之名，究無救貧之實。江蘇釐金係臣分應籌之餉，然
 淮揚各屬向歸漕臣及鎮揚兩防抽收，蘇松各屬向歸撫臣抽收，
 蘇軍人數最多，臣亦未便遽起相爭。俾去秋議定由滬上月解臣
 台銀四萬，亦未能如期按解。本年僅解過一批三萬耳。戶部所指
 六省供臣之餉，為數甚鉅，實則所得極少。臣向不肯以缺餉危苦
 之詞籲告朝廷，故戶部不得知其詳也。江西湖南江蘇川廣五省
 臣既粗陳其略矣。此外惟湖北一省與臣處交涉最多，然亦無月
 協五萬之款。自安慶克復以後，於今三年，鄂省并未解過臣台協

惟楊岳斌水軍梁美材意志復陸軍李續宜舊部成大吉蕭慶衍蔣凝學有銘四軍歷食鄂台之餉而剿蘇皖之賊戶部所稱湖北濟臣餉項或即指此言之然官文與胡林翼嚴樹森數人者素抱剿滅金陵逆巢之志而此數軍者向歸湖北糧台報銷之營是蓋鄂軍剿鄰境之賊非鄂省協臣台之餉也自去冬以來湖北餉項亦絀疊准官文嚴樹森來咨楊岳斌蕭慶衍蔣凝學毛有銘梁美材諸軍鄂台只可發餉六成由臣處湊發一成臣雖勉強應允而目下窮窘至此本部十萬人無以自存安能更覓一成之餉助供鄂軍相應奏明請旨飭令官文嚴樹森將此數軍仍照昔年舊例一力供支或於六成之外酌添一二成始終以鄂兵鄂餉助皖助吳俾微臣謀餉憂灼之情爲之少減又如普承堯何紹彩兩軍本係唐訓方部曲降官以後撥隸臣處檄令分防巢縣廬郡兩城餉項均無著落現在淮甸澄清利源日廣相應請旨飭下喬松年將此兩軍交該撫調遣餉項由臨淮糧台支發即歸該台報銷俾微臣謀餉憂灼之情又爲少減不勝大幸臣才識愚庸謬當重任局勢過大頭緒太多論兵則已成強弩之末論餉則久爲無米之炊而戶部奏稱收支六省巨款疑臣廣攬利權如臣雖至愚豈不知古來竊利權者每遭奇禍外畏清議內顧身家終夜悚惶且憂且懼臣所居職位昔年凡六人任之欽差駐金陵者一人總督駐常州者一人皖江以南徽防統帥一人甯防統帥一人皖江以北下而滁和天六全來歸臨淮控馭者爲東路統帥一人上而英

霍潛太桐舒六廬多隆阿等經營其間者五年爲西路統帥一人微臣謬以庸材兼此六事曾經兩次奏請簡派大臣來南會辦未蒙俞允今兵弱餉絀顛覆將及而髮捻巨股大舉東犯自英霍以至滁來處處空虛萬一該逆竄踞各城皖北糜爛或并貽患於裏下河臣亦何能當此重咎合無籲懇天恩飭將皖北西路責成喬松年東路責成吳棠富明阿共籌防剿臣非敢預爲諉過之地實以緜力而兼病軀自度不足捍禦賊氛不得不瀝陳於聖主之前所有微臣辦理竭蹶下情謹附片略述梗概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東壩防軍截賊獲勝摺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奏爲東壩防軍截擊丹陽上竄之賊大戰獲勝恭摺馳報仰社聖鑒事竊自丹陽一城經富明阿馮子材會師攻復僞顯王甘王及僞忠王二殿下等巨酋糾敗賊三四萬衆由天皇寺進竄木家莊大山頭一帶以圖犯我東壩并分枝由漆橋進竄塘溝固城湖一帶以圖犯我高淳四月十三日水師營官柳壽田乘賊未及盡濟迎擊於固城湖敗之遂約高淳守將蕭信集戴德祚等追擊於楊村又敗之賊大怖遁回漆橋時鮑超引軍自句容出溧水正欲馳諭譚勝達率東壩各營先剿大山頭一股仍親督驍隊專剿漆橋一股詎行抵漆橋賊已合股併向東壩一路四月十四日

譚勝達商之吳雲集，竄訓誥，李文益會成武，黎光照等營，暮食出隊，天未曙也。少頃，帥次安興，遙見山谷中賊旗林立，若遠若近，迎而撲來。諸將士奮勇直前，槍環擊，賊乃全無怯志，前股少卻，後股繼至，往來猛鬪十餘次，更以賊馬分兩翼抄出，勢益剽悍。譚勝達於敵騎衝突之際，橫躍入陣，徑取中路，抽刃疊刺，立梟數酋，賊氣爲奪。吳雲集見中路搏鬪方酣，即以所部向左路大呼疾馳，左脇已受重傷，猶復與會成武、賡兵疾進，截賊數段，乘勢追過右路。而右路聚賊尤衆，洋礮排列，擁護一酋，各弁勇指曰：「此渠魁也。」鄧訓誥策馬當先，突出斬之。中左兩路之賊奔救不急，譚亂欲遁。適

李文益從山後掩至，黎光照亦節節掃蕩而來，各營會合，併力長驅，勢不可遏。甘逆顯逆率悍黨在高岡督陣，正思折隊返走，不料我軍颯馳電掣，一擁卽至，亂鋒交下，死者山積，賊乃大潰。軍士踐

尸而過，逐出三十里外，始各回軍。下塌旋有匪來自漆橋，適與我軍相值，不敢尋戰，捲旗急行。比至定埠，又爲易華元帥船所截，頗

有斬擒。餘黨悉向湖州廣德竄去。是役斃賊約七千人，中有僞王等十七人，均搜出僞印，解至安慶。據譚勝達稟報，由提督鮑超轉

呈前來。臣查丹陽各賊股意在衝出東壩，由皖南併竄江西。經鮑超飭令譚勝達等督軍痛剿，雖未能悉數剪除，而下游多殺一賊，

卽上游少竄一賊。挫此兇鋒，亦屬有裨大局。現准李鴻章來咨

已派劉銘傳十二營接守句容，鄭國魁水陸五營接守東壩。鮑超

俟蕪軍到防後，擬卽親統全隊，刻日上援江西。臣亦於滬餉罄餉

中撥銀十萬兩，解交鮑超以作途費，冀速師行，而慰民望。此次出力員弁，仍請附入東壩句容各案內，彙保優獎，以勵軍心。其陣亡及前案續查人員，另開清單，請旨敕部議卹。所有東壩一軍截擊竄賊獲勝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徽州防截軍賊獲勝摺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奏爲蘇賊續竄徽州官軍擊剿屢勝，餘衆潰散，恭摺馳報，仰祈聖鑒事。竊僞聽王陳炳文、僞侍王李世賢等，先後由浙犯徽，由徽入江。臣於四月十二日詳陳戰狀在案。嗣報徽州南路復有賊至，詢其酋目爲僞烈王林逆、僞王朱逆及僞爵潘忠義、李石、黃宗保等，究其來路，蓋江陰楊舍之敗賊，常州城外之壘賊，常郡合圍以後，該逆等不能入城，由丹陽湖州而上竄者也。乃從昌化進老竹嶺，闖入歙境大阜七賢方村等處，距郡城三四十里。四月初十日，徽郡守將唐義訓率所部六營，馳出城南，爲迎頭截剿之謀。賊衆懼而東趨，接及臨溪孔靈一帶，揣賊狡計，必將出藍田、鍾塘嶺富場，繞郡城而西也。乃馳函告金國琛，毛有銘，各以所部來會。是夜三更，唐義訓以一營伏鍾塘嶺後，十一日味爽，以五營進。遇賊接戰，伏軍并發，殲其前鋒。是時金國琛、毛有銘、留兩營守休甯，會帶馬步十二營，行抵富場，隔河而屯。傳鑿未畢，賊遽以大股屬至。

山岡上下，若蟻若蠅。金國琛等令王俊南爲中路衝鋒，羅盛典佐之。趙仁和爲左路衝鋒，楊啓益佐之。葛清泰爲右路衝鋒，王玉藻、李致和佐之。仍親督李贊勳馬隊，羊寅、洪良輝步隊，爲諸路策應。部勅既定，姑不出戰。俟賊涉水將半，一聲號砲，突出奮擊。賊恃衆悍，搶上隄埂，我軍猛撲，賊進。更以騎卒沿隄包抄。正酣戰間，唐義訓適從鍾塘嶺尾賊而至。兩面夾攻，賊卽不支。緣山亂竄，各營奮力追殺，俘斬千餘人，解散不可勝計。逸出之賊，方由呈坎遁向黃山小路，復於十二日，爲唐義訓所敗。此四月十一、二等日，鍾塘嶺、富場等處，剿賊獲勝之情形也。賊既趨重黃山，則歙休之北、黟縣之東，均形喫重。十三日，我軍向漁亭併進，唐義訓爲前茅，毛有銘繼之，金國琛又繼之。馳抵五弓橋，賊已揚旗怒馬而來。唐義訓先與交鋒，毛有銘、金國琛分路剿擊。窮寇苦戰，不可當銳。唐義訓率隊上山，抄過賊後。毛有銘等揮令各營，從溪河上流大呼衝入，斬馘無算，駢尸塞流。正擬入山追剿，而日斜士飢，乃分軍少息。齊雲山之麓，俄而賊旗隱現，右側山衝忽出一枝。我軍再起破之，餘匪退遁藍田山溪一帶。是夜月色正明，唐義訓派隊赴南渡，循河直上。以一營在西館傍山埋伏，一營在西館對岸埋伏，一營在渭橋山後埋伏，一營向巖脚林際埋伏。比至天曉，金國琛、毛有銘等亦率各營自五弓橋銜枚疾進。賊半在西館過河，半在南渡過橋。我軍鼓角齊鳴，一擁而上。各山伏兵突出，殺聲大震，羣賊驚亂，不復成伍。其未及渡者，衆軍蹙之入水，其已渡者，爲渭橋巖脚之軍所

截。前股擊散，後股續至，奪路狂奔，生擒林蔭等十酋，陣斬潘忠義等十四酋，死者散者，實有二萬餘衆。所剩敗殘零賊，潛向上溪口，紛紛南竄，不過二三千人。而婦女輜重馬匹器械，拋棄略盡。此三四等日，五弓橋西館等處，搜剿大勝之情形也。伏查本年正月以來，蘇浙諸賊已三次衝出徽境，併竄江西。江省防軍已有應接不暇之勢。此次續股上竄，各軍積愧生奮，擒斬解散，約去十分之八。入江之匪無幾，軍威爲之一振。此事出力員弁，可否容臣酌量保獎之處，出自聖裁。陣亡將弁，查明彙案辦理。所有徽軍擊賊獲勝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再：蘇浙羣賊，由徽上竄者約分六起。第一起，爲偽溆王等係溧陽宜興敗出者。溧陽本偽侍王老巢，故溆逆黨也。現尙踞江西之南豐縣城，暨分竄汀州等處。第二起，爲陳炳文、汪海洋等係杭州敗出者，輜重最多，隊伍頗整。餘杭、武康、德清、石門各股皆附之以行，現尙延擾於鉛山之湖坊、陳坊等處。第三起，爲偽侍王來至湖州，由徽入江，攻陷弋陽。四月十六、十七等日，圍撲撫州，旋退至金谿之許灣，將與南豐股匪合爲一路。第四起，爲江陰楊舍之敗賊，常州城外之壘賊，卽唐義訓、金國琛等軍十三、四日在歙林境

內所破者也。其金壇句容敗出之賊，是否在內，尙未可知。常州克城之時，各頭目與兩粵老賊均就駢誅，無一漏網，不至貽患於上游。至從丹陽逸出之賊，雖在東壩一敗，而餘黨悉趨廣德湖州，是將爲第五起。而湖州堵輔二悍酋，徒黨尙衆，又將爲第六起。揣其勢，莫無不圖竄徽境，併犯江西。欽奉四月十九日寄諭：鮑超一軍自可騰出移援徽郡，或卽令渡江北，防剿潛太英崔桐舒一帶，仰見聖謨廣運，先事豫防，惟在目下賊情，究以江西爲最重，而江西之待援，實比皖北爲尤急。鮑超全隊四月必可成行，五月當可到江。自不宜改援皖化，致辜江西軍民雲霓之望。至周寬世、金國琛兩軍，臣本檄令由饒景一帶援江，旋因饒景數百里并無賊蹤，待逆南竄已遠，乃改調周寬世等暫不赴江，分駐祁門、漁亭、休甯等處，以備迎堵續至之賊。俟丹陽、湖州、廣德各股竄靖後，再行馳入江西會剿。所有近日軍情，理合附片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謝寬免嚴議恩摺

(同治三年五月初六日)

奏爲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四月十九日奉上諭：「曾國藩奏，徽軍挫失，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一等因。欽此。祇承之下，感悚交并，伏念臣智識短淺，膠膺重寄，矢冰淵以常凜，猶措置之多乖。此次徽軍挫失，

雖因衆寡懸殊，究係堵剿不力。臣調度失宜，咎無可辭，迺蒙聖慈，曲加寬貸，隆施逾格，愧悚難名。臣惟有欽遵訓誨，振刷精神，勵冰鑿之微忱，策桑榆之後效。常思艱而圖易，冀掃穴而擒渠。庶以仰答高厚鴻恩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專弁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鮑超請假葬親摺

(同治三年五月十三日)

奏爲帶兵大員請假葬親，恭摺籲懇天恩，仰祈聖鑒事。竊署浙江提督鮑超，於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甯國高祖山軍營聞訃，丁母憂，呈請奔喪回籍。時值甯國境內自紅楊樹、青弋江西、河灣、泚等處，面面賊氛，皖南全局震動。鮑超獨當一路，斷難離營。經臣奏奉諭旨，俟江南軍務大定，再由臣奏請給假回籍營葬。鮑超一聞成命，悲不自勝，仍復公牘私函，再三申請。臣與之期約，俟攻克西河灣、泚，保全甯郡後，必當代爲陳奏。上年二月，臣巡閱沿途江營伍，行次裕溪口，鮑超迎謁舟中，以西河灣、泚并復，甯郡肅清，請踐前言，情詞迫切，聲淚俱下。并稱：「臣與胡林翼、李續宜三人丁憂，均得邀恩離營，回籍治喪。超母鞠育之苦，迥異尋常，懇爲援例聲請，俾展孝思。」等語。臣多方撫慰，又與之期約，待攻克東壩後，始行具奏。十月間，水陸諸軍奪取東壩一關，而乞假之文旋至。臣復婉詞批答，囑其暫留五個月，勉仰一時哀慕之忱，以待金

陵大勳之集。如金陵逾期弗克，亦必專疏籲求恩准，給假歸營葬事。今年三月初間，五個月之期又滿，鮑超復以悽詞苦語懇請代奏。臣查該軍赴援江西，斷非一蹴所能了事，前次節節爽約，致其家奄柩在堂，久不克成歸窆之禮。至此而再失信於鮑超，竊懼此後之號令不復能示信於諸將矣。目下江西軍務喫緊，本不應率請離營。惟鮑超部將如宋國永、馮標、婁雲慶、諸鎮，皆相從十年之久，其餘饒將尙多足資剿辦。頃復欽奉諭旨，派楊岳斌督辦江西軍務，鮑超係其舊日部曲，即令楊岳斌統率該軍以行，必可指揮如意。合無籲懇天恩，俯念鮑超苦戰功多，賞假四個月，飭令暫回四川本籍，俟營葬事竣，迅即回營，俾展人子烏私之誼。彌彰聖朝孝治之隆。所有帶兵大員請假葬親緣由，謹繕摺由驛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三年五月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湖州廣德各賊黨分據如故，尙無上竄之信。賊之在徽州擊潰者，由婺源德興併入江西，道員王德榜率長左營截殺於弋陽境內，大獲勝仗。據稱賊衆數萬，全股殲滅。其所報賊數與徽軍所報取遁，僅有數千者，多寡懸殊。雖彼此均有不實不盡，而此股賊勢之孱弱，誅戮之將盡，尙屬可信。侍逆一股攻破建昌之萬年橋卡，以小枝率制官軍，以大枝疾趨而西，疊陷宜黃崇

仁兩縣，即在崇仁繕城撻楹，爲久據計。凡樟樹鎮及豐城新淦、峽江等縣處處喫緊，省城戒嚴。沈葆楨調湖口守將萬泰、王定國、管帶潯兵於五月初三日進省。彭玉麟派喻俊明、張錦芳等，亦自湖口各率師船駛入省河。臣飛檄周寬世銓字七營，從景鎮饒州雇船赴援，必能先後趕到。省垣重地，必不可無虞。鮑超一軍於初六日由蕪湖啓行，擬取道湖口九江繞出樟樹鎮，迎頭遏擊。與劉典、王文瑞諸軍痛剿數次，不使竄賊竄渡贛江以西，或不至有妨大局。至鄂中髮捻，現尙蔓延黃陂孝感麻城一帶，去皖甚近。英霍潛太桐舒處處空虛，臣咨商李鴻章分撥數軍接守建平、溧水、高淳三縣，騰出李榕王可陞等軍，渡江而北，扼紮桐舒，以固藩籬。惟輾轉調防，有需時日，不免有鞭長莫及之慮。所有江皖軍務情形，謹由驛附陳大概，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遵旨會籌師剿金陵摺

(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奏爲遵奉諭旨，會師籌剿金陵，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鑒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五月初八日，奉上諭：「李鴻章所部兵勇，攻城奪隘，所向有功。礮隊尤爲得力。現在金陵功在垂成，髮捻蓄意東趨，遲恐掣動全局。李鴻章豈能坐視？著即迅調勁旅數千，及得力礮隊，前赴金陵，會合會國荃圍辦，相機進取，速奏膚功。李鴻章如能親督各軍，與會國荃會商機宜，剿辦更易

得手。著該撫酌度情形，一面奏聞，一面迅速辦理。會國藩身爲統帥，全局在胸，尤當督同李鴻章、曾國荃、彭玉麟、和衷共濟，速竟全功。掃穴擒渠，同膺懋賞。總以大局爲重，不可稍存畛域之見。等因。欽此。仰見聖謨廣運，指示周詳，欽悚曷任。自蘇常攻克之後，臣本擬咨請李鴻章親來金陵會剿。特以該撫係封疆將帥之臣，又值苦戰積勞之際，非臣所敢奏調。是以未及具疏上陳。函商臣弟曾國荃，亦以師久無功，愧悚無地，不敢更永助於人。近於畏難卸責，始勤終怠者之所爲。乃兩月以來，百計環攻，逼城太近，被賊以洋鎗狙擊，我軍傷亡至四千餘人之多。所挖地道十餘處，已被該逆從內掘出，穿透三洞。此外諸洞，亦難奏效。前聞賊糧於五月罄盡，近來城中收割新麥，又可支持數月。是掃穴擒渠之期，尙無把握。而曾國荃焦勞致疾，飲食漸減，身發溼毒，不便起坐。餉項奇窘，尤爲可慮。聞蘇軍開花礮位，無堅不摧。其洋鎗隊，爬城攻壘，無敵不破。臣於五月十一日，始咨調蘇軍之來。旬容等處者，如郭松林、劉銘傳、兩鎮，酌帶開花礮位，輔以槍隊，就近助攻金陵。然猶未敢請李鴻章親來也。今幸欽奉寄諭，飭李鴻章親督各軍，西來會剿。臣已恭錄諭旨，具咨加函，催請李鴻章刻日馳赴金陵，與曾國荃會商剿辦。前接李鴻章來函言：「蘇軍將士太勞，宜少休息，待會克長興、湖州再行選將撥兵，助攻金陵。」等語。然使僅請派將前來，其知者以爲憐該撫之過勞，信蘇將之可恃。不知者，以爲臣弟貪獨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尤非臣兄弟平日報國區區之意。

合無籲憑天恩，飭催李鴻章速赴金陵，不必待七月暑退以後，亦不必待攻克湖州之時。金陵早破一日，天下之人心早安一日。俾髮捻東竄，不至掣動大局。餉項奇絀，不至更生他變。實爲至幸。提督鮑超、黃翼升，於五月初十一等日均來安慶接見一次。臣飭鮑超速援江西，十七日已至九江，飭黃翼升速回金陵，接統楊岳斌、外江水師，仍俟楊岳斌行抵江西，換出彭玉麟所部師船，駛赴下游，謹遵會籌金陵之命，仍須迴顧上游，兼防鄂省東下之賊。臣於三月間，本欲前往金陵督剿，旋因徽州大警，迄不果行。此次湖北羣賊已竄過鄂皖交界之馬鞍山、英、霍、潛、太等縣，一蹶即至。安慶首邑鄉民亦遷徙震動，省會重地，防兵單薄。刻下未可暫離。擬俟北岸軍事稍鬆，臣於六月親赴金陵，會同李鴻章、彭玉麟、曾國荃、籌商攻剿。倘屆時安慶緊急，亦即乘坐輪船，星夜上駛。總當兼權緩急，量而後動，斷不敢顧彼失此，致煩宸廑。所有遵旨會剿金陵緣由，謹會同兵部右侍郎臣彭玉麟、浙江撫巡臣曾國荃、繕摺由驛五百里奏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奉旨覆奏并陳近日軍情摺

（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奏爲續奉諭旨，恭摺覆奏，并陳近日軍情，仰祈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諭：「此時賊勢固結不解，必須將金陵迅速攻拔，使該逆無所依附，自成

瓦解之勢。前經疊諭李鴻章撥兵助攻金陵。能否親往，并令該撫酌辦。現當事機緊要之時，李鴻章務當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迅速遵辦，力圖共濟，不准稍有推諉。等因。欽此。又奉五月十九日上諭：「現在羣賊紛竄，總當速拔金陵，覆其巢穴。會國藩當嚴飭會國荃督率所部，奮力圖功，不得再有稽延。李鴻章恪遵前旨，不分畛域，撥兵助剿，或親往會攻，毋稍避嫌推諉。前因會國藩軍餉竭蹶，諭令李鴻章將輪船經費銀五十萬兩全數撥歸該營。旋據李鴻章奏：「據赫德聲稱：「現時祇能湊解銀十五萬兩。當飭江海關道趕緊起解。」等語。迄今爲日已久，尙未據會國藩奏到究竟現存之十五萬兩，會否解赴安慶，并著會國藩查明覆奏。」等因。欽此。仰見皇上瞻顧東南，刻刻廛念。臣於五月十一日，咨請李鴻章選派驍將酌帶開花礮位前來助剿，旋奉敕下李鴻章督軍會剿之諭。復於十五日具咨加函請其親來會辦。均於五月二十二日專疏覆奏，頃已鈔摺寄蘇，加函催促。李鴻章所派何隊，現尙未報起程，能否親赴金陵，亦未接准咨覆。據會國荃來文，神策朝陽兩門外所掘地道，又被城賊從內挖出，橫穿數處，勇士傷折甚多。金陵城厚且高，迥非他城可比。卽金川門左近俗號矮城者，亦尙高至五丈以外。是開花礮之能否收效，尙未敢必。臣惟有倍加勤慎，飛催李鴻章率師來會，一面晝夜環攻，一面嚴斷接濟，俾令糧援并絕，飛走路窮，盡殲賊萬堅忍之賊，仰慰九重宵旰之憂。前此奉撥輪船經費一項，據代理江海關道應寶時先後批解規平

銀二十三萬八千兩有奇，合庫平銀近二十二萬兩。內以五萬兩分濟鮑超一軍，以四萬兩提解安慶糧台，餘十三萬撥歸金陵大營。飢困之際，獲此巨款，正如久旱得雨，莫不含哺而頌皇仁。惟此項銀兩，轉瞬已罄。臣不敢謂籌餉之尙少，而深悔募勇之太多。惴惴焉恐生他變，或誤大局。既願李鴻章統兵以來助，尤望其攜餉以相遺也。至上游近日軍情，賊之竄擾江西者，自攻陷宜黃崇仁以後，株守不出，并未北窺省會。西越贛江，逃者頗多。鮑超於二十一日單舟晉省，與撫臣籌商一切，其全隊由湖口渡湖，將取道九江瑞州而進。楊岳斌亦抽調水陸十營，前赴江西。合之鮑軍共二萬餘人。臣因江西兵力極厚，不難盡殄寇氛，改調周寬世一軍，令赴皖北以防鄂省東竄之賊。鄂賊現在麻城黃岡之交，一搖足卽入皖境。列城空虛，殊深焦慮。擬令陳國瑞駐紮壽州，處淮南江北適中之地，爲廬壽舒六游擊之師。仍當防守要區，嚴扼江面，俾不得掣動金陵全局。仰副諭飭諄諄之意。所有續奉諭旨，并陳近日軍情，謹繕摺由驛五百里覆奏，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覆陳長江水師提督員缺片

（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再准兵部咨開同治三年四月十九日內閣奉上諭：「江南提督著李朝斌補授。」欽此。同日奉上諭：「江南水師提督著黃翼

升補授欽此欽遵行文到臣查江南全省額設提督一員兼轄水陸駐紮松江此外并無江南水師提督員缺惟元年二月間臣於覆奏改建安徽省城摺內曾有添設長江水師提督之請旋經部臣議准在於蕪湖地方建立長江水師提督衙署而於總兵副參以至千把應設幾缺暨分汛修艦各事宜行令臣熟籌妥議臣以軍務倥傯尙未議奏又因部臣所論上接九江下連江甯係專指安徽江面而言微臣所擬則當上起岳州下抵福山係通指五省江面而言必須會同五省督撫暨楊岳斌彭玉麟等往來熟商始克定議是以遲遲未及其疏上陳自奏准新設此缺至今未蒙簡放有人此次欽奉諭旨李朝斌補授江南提督自係李世忠所遺之缺其黃翼升所補江南水師提督是否即係新設長江水師提督之缺如即係此缺應請敕部撰擬字樣新鑄印信頒發來南以昭信守至長江水師提督設官分汛修艦撥餉各事宜臣當遵照部文會同沿江督撫及楊岳斌彭玉麟等詳悉議奏恭候欽定合先附片陳請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覆陳金陵皖北江西各路籌辦情形摺

(同治三年六月十二日)

奏為欽奉諭旨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竊臣自旬日以來歷奉寄諭殷殷指示不外迅剿金陵及皖北江西兩路軍務所有近日籌辦情形理合分晰詳對馳慰宸廑諭旨飭令李鴻章俟長與

得手後統率諸軍助攻金陵一節臣接李鴻章來咨教練礮隊尙須時日又以湖州賊衆蘇常毗連會攻金陵即不能協剿湖州又謂天氣炎熱洋槍連放即紅多則炸裂開花礮放至十數出即不能著手等語臣查李鴻章平日任事最勇進兵最速此次會攻金陵稍涉遲滯蓋絕無世俗避嫌之意始有讓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惟所稱全力助金陵則除留防蘇境外更難協剿湖州係屬實在情形臣亦未便再三瀆催轉瞬新秋暑退該撫必可督兵親來屆時湖郡或已先下無復浙賊犯蘇之慮亦無槍礮紅裂之患矣諭旨詢及聞中外匪徒仍有偷濟賊糧食軍火之事飭即實力嚴防一節查金陵城大而堅重山複港引河穿城接濟極不易斷然自二月合圍以來陸路晝夜搜查據報已粒米不能入城水路百計防範終難淨絕至四月底始定上下民船三日放關一次均派礮船護送除放關有期外不准一船往來臣頃面詢楊岳斌據稱五月以來江濱奸匪暗資賊糧者實已絕蹤然水路六百七十里臣何敢信其一無疏漏惟當諄飭各營加意嚴防近聞戈登語及白齊文暗回中國招集無賴雇備輪船將赴金陵助濟逆酋此則意外之虞頗難防禦耳諭旨以髮捻東趨飭調李榕王可陞等迅赴舒桐調周寬世移赴皖北一節查上游髮捻由孝感黃陂蔓延至麻城黃岡羅田等縣近已竄入英山境內臣前調蘇軍接防深水高淳建平三城而檄三城防兵移駐舒桐等處旋據李鴻章撥營接守深水高淳臣因調深水王可陞一軍移駐無為州楊岳

斌帶高淳一軍馳入江西。惟建平非蘇所轄，無兵接防。臣又咨請李鴻章於新克長興各軍中，分兵守建。騰出李榕六營馳赴桐城，并調李世忠舊部陳自明四營，由池州駐紮廬江。未知能否速到。至周寬世一軍，臣前因江西兵力足敷剿辦，已改調該軍由江旋皖。不謂軍檄未至，而該提督已抵南昌。適因東鄉不守，南昌戒嚴。經該省官紳合詞請留，又不得不先其所急，令赴進賢防剿。目下不能遽回皖北。諭旨以英霍喫緊，去安慶不遠，飭臣俟上游軍勢漸平，即赴金陵督師一節。查賊之由鄂趨皖，意在擊動金陵全局，果能扼守皖境，即所以協助金陵。臣前次奏明擬於六月親赴下游籌商攻剿。現值鄂省各股竄近英霍，新調桐城廬江無爲之兵，均未到防。安慶人心震動，誠如聖諭。臣實未可輕離，惟有催集防軍，設法堵遏。俟皖北稍安，李鴻章會剿有期，即當馳赴金陵商辦一切。以上四條皆蒙宸衷廩系，謹將近日情形恭摺由驛五百里復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金陵克復全股悍賊盡數殲滅摺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奏爲克復金陵，全股悍賊盡數殲滅，恭報詳細情形，仰祈聖鑒事。竊照官軍攻克金陵，業經浙江撫臣曾國荃將大概情形，於十六日亥刻會同臣馳奏在案。茲據曾國荃十九日咨稱：「此次攻城，剿洗老巢之難，與悍賊拚死鏖戰之苦，實爲久歷戎行者所

未見。自得天堡城後，城中防守益密。地堡城扼住隘路，百計環攻，無隙可乘。直至五月三十日，始經李祥和羅逢元、王遠和、黃潤昌、陳壽武、熊上珍、王任益等率隊攻克，占取龍膊子山陰，居高臨下，勢在掌握。自六月初一日起，各營輪流苦攻，傷亡極多。李臣典偵知城內米麥尙足支持數月，又見我軍地道三十餘穴，都已無成。官軍五萬餘人，筋力將疲。若不趁此攻克，事久變生，深爲可懼。李臣典願率吳宗國等從賊礮最密之處，重開地道。蕭孚泗、黃潤昌、熊登武、王遠和、願距城十數丈修築礮台數十座，通派各營隊伍，刈割溼蘆蒿草，堆網山積，上覆沙土。左路地勢甚高，利於聲攻；右路地勢極低，利於潛攻。如是者半月，未嘗一刻稍休。肉薄相逼，損傷精銳不可勝數。總兵陳萬勝、王紹義、郭鵬程等，素稱驍將，數日之內次第陣亡，尤堪憫惻。十五夜四更，地道裝藥之時，曾國荃與李臣典正在洞口籌商一切，忠酋李秀成突出，死黨數百人，由太平門傍城根直犯地道大壘，別從朝陽門東角出數百人，裝官軍號衣，持火彈，延燒各礮壘，及附近溼蘆蒿草。官軍久勞之後，夜深幾爲所乘，賴伍維壽、李臣典、黃廷爵、張詩日堵住左路，斃賊無算。彭毓橘、熊上珍、陶立忠等堵殺右路，擒斬亦多。幸克保全洞口。十六早，嚮明曾國荃將四路隊伍調齊，預飭各軍穩站牆濠，嚴防衝突。惟將太平門龍膊子一帶自黎明攻至午刻，李臣典報地道封築，口門安放引線，曾國荃懸不貲之賞，嚴退後之誅。劉連捷、朱洪章、武明良、伍維壽、熊登武、陳壽武、李臣典、張詩日各率營官席地

敬聽，願具軍令狀，誓死報國！遂傳令即刻發火，霹靂一聲，揭開城垣二十餘丈，煙塵蔽空，石甌滿谷。武明良、伍維壽、朱洪章、譚國泰、劉連捷、張詩日、沈鴻賓、羅雨春、李臣典等皆身先士卒，直衝倒口而入。各弁勇蟻附齊進，銳不可當。而左路城頭之賊以火藥傾盆燒我士卒，死者甚衆。大隊因之稍卻，經彭毓橘、蕭孚泗、李祥和、蕭慶衍、蕭開印等以大刀手刃數人，由是弁勇無一退者。而武明良、伍維壽、朱洪章、劉連捷、譚國泰、張詩日等各率隊伍，登龍廣山，與右路太平門之賊排列轟擊。移時，賊乃卻退。李祥和、王仕益從太平門月城攻入，羣賊知此次地道缺口，不復似前次之可以堵禦矣。維時官軍分四路剿擊，王遠和、王仕益、朱洪章、羅雨春、沈鴻賓、黃潤昌、熊上珍等進擊中路，攻僞天府之北。劉連捷、張詩日、譚國泰、崔文田等進擊右路，山臺城趨神策門一帶。適朱南桂、朱惟堂、梁美材等亦率隊從神策門地道之旁，梯攻而入，相與會合。齊進，兵力益厚。直擊戰至獅子山，奪取儀鳳門。其中左一路，則有彭毓橘、羅朝雲、趙清河、黃東南與武明良、武明善、武義山等由內城舊址直擊至通濟門。左路則有蕭孚泗、熊登武、蕭慶衍、蕭開印、李蕭致祥、周恆禮、李泰山、蕭清世、蕭恆書、朱吉玉、趙太和、劉長槐、蕭上林等分途奪取朝陽洪武二門。城上守陴，城門守樓之賊，及附近一帶賊隊悉被殺戮。其抄截疾馳各路，同一神速。其留兵置守各門，同一布置。此十六日，地道成功，城中鏖戰，及東北兩路抄剿之情形也。方我軍大隊之抵龍廣山也，西南守陴之賊，猶植立

未動。迨奪取朝陽門，賊始亂次。而羅逢元、張定魁、彭椿年、張光明、楊西平、何鳴高、彭光友、熊紹濂、羅興祥、葉必信等各率所部，從聚寶門之西，舊地道缺口，仰攻而入。李金洲、胡松江、朱文光、武交清、劉湘南、易孔昭、戴名山、張正榮等率隊從通濟門月城緣梯而上。而陳湜、易良虎、易良豹、龍清垣、率吳隆海、張葉江、晏恭山、馮盛德、陳汝俊、劉定發各營，則猛攻旱西水西兩門月城。僞忠王、李秀成、方率死黨狂奔，將向旱西門奪路衝出。適爲陳湜大隊所阻遏，乃仍轉回清涼山。江南提督黃翼升率許雲發等水師各營攻奪水關，攔江礮石壘，乘勝猛攻濱江之城，遂與陳湜、易良虎等奪取水西旱西兩門，將守賊殲盡。由是全城各門皆破，大勢已定。日色將暝，陳湜、易良虎遙見忠酋賊隊，隱匿西南房屋如鱗之內，益戒所部嚴防賊衝。彭毓橘置守聚寶門，通濟門，李臣典、李祥和、扼守太平門，黃潤昌、王遠和、朱洪章等見星收隊，結爲圓陣，站立龍廣山稍資休息。此水陸各軍攻克西南兩城，及分守要隘，預防賊股衝突之情形也。方朱洪章等與賊搏戰於僞天府城北之時，沈鴻賓、周恆禮、袁大升等率隊從左路捲旗疾趨，繞僞城之東，設伏出奇，爲擒渠掃穴之計。迨朱洪章戰馬帶傷，悍賊隱扼石橋，我軍隊伍不能飛越城河，繞僞城之西。當日暮苦戰之後，正兵收隊龍廣山，而伏兵深入，由僞城之東，逶迤而南，不能收隊時已三更矣。僞忠王傳令羣賊，將天府及各僞王府，同時舉火，焚燒僞宮殿，火藥沖霄，煙燄滿城。袁大升、周恆禮、沈鴻賓等見僞殿前南門突出

悍賊千餘人，執持軍器洋槍，向民房街巷而去。知是洪逆竄至民房，遂率隊腰截擊之，殺賊七百餘人，奪偽玉璽二方，金印一方，寬廣約七寸，卽洪酋僭用之印也。其偽宮殿侍女，縊於前苑內者，不下數百人，死於城河者，不下二千餘人。其時偽城火已燎原，不可嚮邇。街巷要道，賊均延燒塞衢，官軍以暮夜路徑生疏，不能巷戰。遂收隊站城。此十六夜攻破偽天內城，斃賊極多之情形也。是夜四更有賊一股，假裝官軍號衣號袖，手持軍器洋槍，約千餘人，向太平門地道缺口衝突。經崑字湘後左右各營截擊，多用火桶、火彈、焚燒人馬，死者已多，約尚有六七百人。騎馬衝出，向孝陵衛、定林鎮一路而逃。伍維壽、楊鈞南、陶立忠等急率馬隊跟追，曾國荃一聞騎賊裝扮官軍逃出之信，卽加派張定魁、李泰山、黃萬鵬、黃廷爵等馬隊七百騎追之，并飛咨溧水、東壩、句容各守將會合追剿。直至十九日酉刻，伍維壽、黃萬鵬等回營面稟，追至淳化鎮，生擒偽烈王李萬材，帶領前進，追至湖熟鎮，見逃賊在前，當經馬隊圍住，全數斬刈，未留一人。又追至溧陽，據百姓言前路并無賊蹤，經過曾國荃親訊李萬材供稱：「城破後，偽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衝出，被官軍馬隊追至湖熟橋邊，將各頭目全行殺斃，更無餘孽。」又據城內賊供稱：「首逆洪秀全實係本年五月間，官軍猛攻時，服毒而死，瘞於偽宮院內。立幼王、洪福璜、重襲偽號。城破後，偽幼主積薪宮殿舉火自焚。」等語。應俟偽宮火熄，挖出洪秀全逆尸，查明自焚確據，續行具奏。至偽

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受傷，匿於山內民房，十九夜提督蕭孚泗親自搜出，并搜擒王次兄洪仁達。二十日，曾國荃親訊，供認不諱。應否檻送京師，抑或卽在金陵正法，咨請定奪。其餘兩廣、兩湖、江北多年悍賊，十七、十八等日，曾良佐、周光正、鄧吉山、劉泰財、聶福厚、譚信高、胡克安、朱連甲、王春華、黎冠湘、彭維祥、陳萬合、朱連泗、謝三洪、李臣榮、彭玉堂、劉金蘭等，分段搜殺，三日之間，斃賊共十餘萬人。秦淮、長河、屍首如麻。凡偽王、偽主、將、天將及大小酋目，約有三千餘名，死於亂軍之中者，居其半，死於城河溝渠及自焚者，居其半。三日夜，火光不息。至十九日，尚有賊踞高屋之顛，以洋槍狙擊官軍者。此馬隊窮追逸出之賊，及搜剿首逆，并羣賊之情形也。現在派營救火，掩埋賊尸，安置難民婦女，料理善後事宜。百緒繁興，竊念金陵一軍，圍攻二載，有奇，前後死於疾疫者萬餘人，死於戰陣者八九千人，令人悲涕，不堪回首。仰賴皇上威福，迄今乃得收寸效！等情。由曾國荃咨報前來。臣等伏查洪逆倡亂粵西，於今十有五年，竊據金陵，亦十二年，流毒海內，神人共憤。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屢次削平大難，焜耀史編。然如嘉慶、川楚之役，蹂躪僅及四省，淪陷不過十餘城。康熙三藩之役，蹂躪尙止十二省，淪陷亦第三百餘城。今粵匪之變，蹂躪竟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餘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黨，如李開方、馮官屯、林啓容、守九江、葉芸來、守安慶，皆堅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衆自焚而不悔，實爲古今罕見之劇寇。然卒能次第蕩平，

剷除元惡。臣等深維其故，蓋由我文宗顯皇帝盛德宏謨，早裕戡亂之本。宮禁雖極儉嗇，而不惜鉅餉，以募戰士，名器雖極慎重，而不惜破格，以獎有功。廟算雖極精密，而不惜屈己，以從將帥之謀。皇太后皇上守此三者，悉循舊章，而加之去邪彌果，求賢彌廣。用能誅除僭偽，蔚成中興之業。臣等忝竊兵符，遭逢際會，既痛我文宗不及目覩，獻猷告成之日，又念生靈塗炭，爲時過久，惟當始終慎勉，掃蕩餘匪，以蘇子黎之困，而分宵旰之憂。此次應獎，應卹人員，另繕清單，籲懇恩施。臣國藩拜摺後，卽行馳赴金陵。李秀成、洪仁達，應否獻俘，俟到金陵後，察酌具奏。所有金陵克復，全股悍賊，盡數殲滅緣由，謹會同陝甘總督臣楊岳斌、兵部侍郎臣彭玉麟、江蘇巡撫臣李鴻章、浙江巡撫臣曾國荃，恭摺由驛六百里加緊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賊酋分別處治，應籌善後事宜摺

(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

奏爲洪秀全、李秀成二酋分別處治，并應籌善後事宜，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六月二十三日具奏克復金陵詳細情形，於僞天王幼主之實在下落，李秀成等之應否獻俘，聲明續奏在案。拜疏後，臣卽乘坐輪船，於二十五日駛抵金陵。周歷各營，接見諸將，均有顛顛可憐之色。蓋自五月三十日攻破地保城後，連攻十五晝夜，未嘗少休。四面之兵，挑集龍腫子一隅，但出行隊，未

支帳棚。晝則日炙，宵則露處；又出入地洞之中，面目黎黑。雖與臣最熟之將，初見幾不相識。其論功居首之李臣典，因胃暑受傷，督工過急，克城後，一病不起。諸將士亦傷病山積，死亡相屬。臣弟曾國荃前病業已痊愈，近因隨衆露處過久，又復徧發溼毒。臣帶兵多年，克城數十，罕見如此次之勞苦者。臣宣道皇仁，多方撫慰。既獎其可憫可敬之功，復勸以忘勞忘死之義。至僞天王洪秀全逆尸，將士積憤之餘，皆欲得而甘心，直至六月二十七日始從僞宮內掘出。二十八日，扛至營次，臣與臣弟國荃驗看。臣所帶委員中，有曾任刑部秋審處之勅方鎰、龐際雲、孫尙絨等，暨各文武公同相驗。該逆尸，邈尙邪教，不用棺木，徧身皆用繡龍黃緞包裹。雖袴脚，亦係龍緞。頭禿無髮，鬚尙全存，已間白矣。左股右膀，肉猶未脫。臉畢戮尸，舉烈火而焚之。有僞宮婢者，係道州黃姓女子，卽手埋逆尸者也。臣親加訊問，據供：「洪秀全生前經年不見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軍攻急，服毒身死，祕不發喪。而城內羣賊，城外官兵，喧傳已徧，十餘日始行宣布。」等語。僞幼主洪福瑣繞室積薪，爲城破自焚之計。衆供皆合。連日在僞宮灰燼之中，反復搜尋，茫無實據。觀其金玉二印，皆在巷戰時所奪，又似業已逃出僞宮者。李秀成之供，則稱會經挾之出城，始行分散。然此次逃奔之賊，僅十六夜，從地道缺口逸出數百人。當經騎兵追至湖熟，圍殺淨盡。自十七日後，會國荃卽將缺口封砌，關閉各城，搜殺三日。洪福瑣以十六歲童騃，縱未斃於烈火，亦必死於亂軍，當無疑義。所有僞

王璽二方，金印一方，臣當專差賚送軍機處，俾方略館有所考焉。李秀成之就擒也，各營之降卒，附城之居民，人人皆識，觀者如堵。臣二十五日，甫至金陵，親訊一次，旋派候選道龐際雲候補知府李鴻裔候補同知周悅修等，鞫訊累日，令寫親供，多至數萬字。竅髮逆之始末，述忠酋之戰事，甚爲詳悉。臣復詢以江西李世賢、湖北馬融和、湖州黃文金各股賊情，據李秀成供：「湖州、廣德之賊，即可不攻自遁。馬融和一股，本由陝西調授金陵，因長江阻隔，久無來信。李世賢係李秀成堂弟，與之約定八月以前，則據江西之糧，以救待黨之飢。八月以後，全數回竄，圍解長圍，則據甯國之糧，以救金陵之飢。」等語。又力勸官兵，不宜專殺兩廣之人，恐粵賊愈孤，逆黨愈固，軍事仍無了日。其言頗有可采。日來在事文武，皆請將李秀成檻送京師。卽洋人戈登、雅委瑪等，來賀者，亦以忠逆解京爲快。臣竊以聖朝天威，滅此小醜，除僭號之洪秀全外，其餘皆可不必獻俘。陳玉成、石達開，卽有成例可援。且自來元惡解京，必須誘以甘言，許以不死。李秀成自知萬無可道，在途或不食而死，或竄奪而逃，翻恐逃顯戮，而貽巨患。與臣弟國荃熟商，意見相同。輒於七月初六日，將李秀成凌遲處死，傳首髮逆所到各省，以快人心。其僞福王洪仁達一犯，係洪秀全之胞兄，與其長兄洪仁發，皆暴虐恣橫，多行不義，爲李秀成等所深憾，亦於初四日凌遲處死。李秀成之供詞，文理不甚通適，而情事真確，謹鈔送軍機處，以備查考。臣既將各逆酋分別處治，卽應料理善後事宜。歷年以

來中外紛傳洪逆之富，金銀如海，百貨充盈，聞亦嘗與國荃論及破之日，查封賊庫，所得財物，多則進奉戶部，少則留充軍餉，酌濟難民。乃十六日克復以後，搜殺三日，不遺他顧。僞宮賊館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詢，則并無所謂賊庫者。訊問李秀成據稱：「昔年雖有一『聖庫』之名，實係洪秀全之私藏，并非僞都之公帑。僞朝官兵，向無俸餉，而王長兄次兄，且用窮刑峻法，搜括各館之銀米。蘇州存銀稍多，於金陵亦無公帑積儲一處。惟秀成所得銀物，盡數散給部下，衆情翕然。此外，則各私其財，而公家貧困。」等語。臣弟國荃，以謂賊館必有窖藏，賊身必有囊金，勒令各營按名繳出，以抵欠餉。臣則謂勇丁所得賊贓，多寡不齊，按名繳弱者，刑求而不得，強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餉無幾，徒損政體，而失士心。因曉諭軍中，凡剝取賊身護金者，概置不問。凡發掘賊館窖金者，報官充公，違者治罪。所以憫其貧，而獎其功，差爲得體。然克復老巢，而全無貨財，實出微臣意料之外，亦爲從來罕聞之事。而目下籌辦善後，需銀甚急，爲款甚鉅。臣統軍太多，卽擬裁撤三四萬人，以節糜費。應撤者，欠餉無著，應留者，口糧無措。江甯生靈，荼毒甚於他省。欲撫卹此八屬災民，經費亦無所出。自上年五月起，周歲之久，官軍常有數百人開挖地道，縱橫計之，城脚空虛，約二十餘里。賊自內挖出者，不在比數。理宜趕緊修築，駐防滿營，亦宜修理，均難籌此巨款。凡此皆善後之大端，其餘百緒繁興，左支右絀，臣欣喜之餘，翻增焦灼。總督衙門，卽係僞天王府之地，片瓦無

存。現擇房屋之稍完者，量加修葺，爲臣衙署。臣當回安慶一次，料理上游軍事。八九月間，再來金陵經畫一切。除李臣典應得卹典，另行專摺具奏外，所有洪秀全、李秀成、二酋，分別處治。并麤籌善後事宜，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一

謝錫封侯爵恩摺

(同治三年七月十六日)

奏為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七月初十日准兵部火票遞到同治三年六月廿九日內閣奉上諭：「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自咸豐四年在湖南省首倡團練創立舟師與塔齊布羅澤南等屢建殊功保全湖南郡縣克復武漢等城肅清江西全境東征以來山宿松克潛山太湖進駐祁門疊復徽州郡縣遂拔安慶省城以為根本分檄水陸將士規復下游州郡茲幸大功告成逆首誅鋤實由該大臣籌策無遺謀勇兼備知人善任調度得宜曾國藩著加恩賞加太子太保銜錫封一等侯爵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等因欽此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忝膺疆寄於今五年德薄材庸無裨時局速屯兵於建業愧帥久而無功值甲子元會之昌期復東南陸沈之重地此蓋仰託累朝厚澤聖主天威合億萬眾敵愾之心平十餘年稽誅之寇如臣碌碌何功可言迺復渥荷恩綸特邀曠典錫以通侯之爵超諸承弼之班更分日月之重光俾煥雲霄之一羽殊恩

稠疊皆人臣罕觀之榮；天語褒嘉尤曠古非常之寵。溯自楚師初興水陸並進實藉同澤同袍之力夫豈一手一足之勞歷年漸久人事變遷前此死事之臣既埋忠而長逝即今前驅之將尙苦戰而未休而臣謬被隆施先蒙褒賞撫今追昔愧悚尤深臣惟有履冰知懼躡堦自箴虞壺後而跋前常慎終而如始引英賢而競進冀氛禳之全消庶以仰答高厚生成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專弁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李臣典病故請卹摺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

奏為一等子爵總兵李臣典病故請旨交部議卹仰祈聖鑒事竊記名提督歸德鎮總兵李臣典病故臣於七月初七日聲明另摺請卹在案七月初十日欽奉六月二十九日諭旨：「記名提督李臣典於鎗礮叢中掄挖地道誓死滅賊從倒口首先衝入衆軍隨之因而得手實屬謀勇過人著加恩錫封一等子爵並賞穿黃馬褂賞戴雙眼花翎」欽此旋據曾國荃咨稱李臣典性情樸實忠勇絕倫治軍愛民井然有條料敵制勝毫髮不爽實為難得

之將以軍功擢，記名提督，實授河南歸德鎮總兵，開命之日，誓死報國，不冀生還。與國荃同居前敵，已閱九年。每當危險之際，慷慨赴敵，或以身翼蔽主將，宛轉救護，義形於色。年纔二十七歲，竟有名將之風。六月十五日，在地洞口受傷。十六日，克復金陵城池。十七日，因傷增病，醫治無效。二十日，昇回雨花臺營次，醫者謂傷及腰穴，氣脈阻滯，不久恐變喘症。加以胃暑過勞，難痊望可。二十三日，國荃親往省視，李臣典不肯服藥，自云此次萬無生理，徒以聖恩未報，言之淚下，並無一語及其家私。即於七月初二日，已刻出缺。其胞弟李臣榮、李臣章，料理後事。即日將歸原籍，擇立繼嗣。欽奉六月二十九日上諭，有錫爵之曠典，有黃馬褂雙眼花翎之懋賞，李臣典竟不克親拜寵命。感聖恩之優渥，歎該員之數奇，國荃私心痛悼，寢食難忘。謹將該員歷年在江西安徽及進兵金陵所立戰功、臚列實跡，開具清單，應請詳晰代奏，仰乞優卹等情。由會國荃移咨前來。臣覆查無異，茲將李臣典戰功清單錄呈御覽，可否籲懇皇上天恩，宣付國史館立傳，敕部優卹，特旨予諡。并於江西吉安府安慶金陵建立專祠，以彰忠藎。出自逾格鴻施，所有李臣典病故請卹緣由，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蕭孚泗丁憂開缺摺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

奏為提督蕭孚泗開計丁憂，循例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接准浙江巡撫一等伯臣曾國荃咨：「據福建陸路提督蕭孚泗呈報：『本年六月二十二日，據到家信，親父仁先於本年五月二十日戌時，在湖南湘鄉縣原籍病故。孚泗係屬親子，例應丁憂。懇即奏請開缺奔喪，回籍守制。』等情。咨轉前來。臣查提督蕭孚泗從征十年，歷著戰功，疊荷恩綸，擢至福建提督。此次克復金陵，又蒙逾格天恩，錫封一等男爵，賞戴雙眼花翎，殊榮異數。該提督感激圖報，彌切忘私忘家之志。惟現在老巢既破，大功粗成，蕭孚泗聞計丁憂，呈請奔喪，乃人子之至情，亦聖朝之定制。應懇天恩，准其開缺，即令奔喪回籍，以遂孝思。其福建陸路提督一缺，請旨迅賜簡放，以重職守。理合繕摺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覆陳逆酋正法片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

再：臣於七月初十日，欽奉六月二十九日寄諭，逆首李秀城、洪仁達等均係內地亂民，不必獻俘，第該逆等罪惡貫盈，自應檻送京師，審明後盡法懲治，以洩神人之憤。著會國藩遴派委員將李秀城、洪仁達押解來京，並咨明沿途督撫，督飭地方文武，多派兵役小心護送，毋稍大意。等因。欽此。臣於六月二十三日報捷摺內，聲明李秀城、洪仁達應否解京，俟到金陵後察酌具奏。旋於二十五日馳抵金陵，詢及李秀城權術要結，頗得民心。城破後，竄

逸鄉間。鄉民憐而匿之。蕭孚泗生擒李逆之後，鄉民竟將親兵王三清捉去，殺而投諸水中。若代李逆報私忿者，李秀城既入囚籠，次日又擒偽松王陳德風到營，一見李逆，即長跪請安。臣聞此二端，惡其民心之未去，黨羽之尙堅。即決計就地正法，厥後鞫訊累日，觀者極衆。營中文武各員，始則紛紛請解京師，繼則因李秀城言能收降江西、湖州各股，又紛紛請貸其一死，留爲雉媒，以招餘黨。臣則力主速殺，免致疏虞，以貽後患。遂於初六日正法，初七日錄供具奏。其洪仁達一犯，雖據李秀城供在賊中暴虐專權，而如醉如癡，口稱天父不絕，無供可錄。因其抱病甚重，已於初四日先行處死矣。初十日始奉將二酋解京之旨，扣算日期，臣處應於初六日接到批旨，乃驛站山安慶轉遞江甯，致遲四日之久。臣查軍機處封面，及兵部火票，皆注明遞至江甯字樣。不知驛站何處錯誤，應即行文挨站查辦。又欽奉六月二十九日諭旨：洪秀全屍身覓獲後，剝屍梟示，仍傳首被害地方，以雪衆憤。欽此。臣於六月二十八日驗明洪逆正身，即行戮屍焚化，未將首級留傳各省，是臣誠見不到之咎。欽奉諭旨訓示，不勝惶悚。至軍機處交片，查取僞玉璽二顆，金印一顆，臣於十六日專差賈送謝恩摺件，并將三印附送軍機處矣。理合附片覆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裁撤湘勇查洪福瑱下落片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曾文正公全集 卷二十一

再，七月二十四五日，臣在舟次疊奉七月十一、十四、十五等日寄諭，訓飭之事甚多，而遣撤勇刃及查洪福瑱下落二事，宸慮尤切。伏讀諭旨有云：裁撤兵勇，雖爲節餉起見。然驟撤三四萬人，恐此輩久在戎行，不能省事，必至隨處嘯聚爲亂。從前川楚善後積至數年，方始肅清，可爲殷鑒。不若先汰老弱，而以精壯各軍分赴江楚，俟江楚一律肅清，再議裁撤歸農，或挑補各營兵額，俾不致復生枝節，方爲盡善。等因。欽此。臣以欠餉太鉅，後患無窮，久思大加裁撤，以節糜費。嗣與臣弟曾國荃酌商，防戍之兵與游擊之師，不宜太少。定將金陵全軍五萬人裁撤一半。於七月二十日續奏在案。湘勇召募之初，選擇鄉里農民，有業者多，無根者少。但使欠餉有著，當可安靜回籍，不致別生枝節。至挑補兵額之說，近多建此議者，臣竊不以爲然。蓋勇丁之口糧一倍於馬兵，三倍於守兵，馬糧之缺極少，守糧月支一兩，斷不足供衣食之需。誰肯於數千里外，補一衣食不敷之缺？欲以湖南樸實之勇，補三江綠營之兵，必不情願。其願補者，皆游惰無歸者也。此事另奉諭旨鈔發陳廷經之條奏，飭令妥辦。臣愚以爲勇則遣回原籍，兵則另募土著，各返本而復始，庶爲經久可行之道。諭旨又云：「昨據曾國藩奏，洪福瑱積薪自焚，茫無實據，似已逃出僞宮。李秀城供曾經挾之出城，後始分散，其爲逃出已無疑義。湖熟防軍所報，斬殺淨盡之說，全不可靠。著會國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并將防範不力之員，弁從重參辦。」等因。欽此。臣初聞金陵克復，亦深慮極大。

之城。必多竄逸之賊。湖熟追殺淨盡之說。臣亦不敢深信。迨臣至江甯。小住經旬。距克城已閱二十日。而附近如溧水。句容。丹陽。高淳。東壩。建平。各防之將。各縣之官。并未稟報有賊匪竄過之事。臣弟所派各路跟查之弁。亦自東壩。溧陽。等處歸來。報稱沿途百姓。未見有賊蹤經過之事。臣於是釋然大慰。以為洪福瑱必死於亂軍無疑矣。旋於七月十一日。接甯國守將劉松山及委員陳斌稟稱。洪福瑱帶二三千人。逃至廣德。旋又見左宗棠寄臣弟函。稱僞幼主率賊二三千人。逃入廣德。迎至湖州。皆云係逃出難民所供。十三日。接浙江糧道楊昌濬稟。亦云。洪福瑱帶二三千人。竄至廣德。十四日。左宗棠寄臣一函。則云。金陵餘逆。漏出數百。亦有數千之說。與劉松山楊昌濬所云二三千者。微有不符。臣再三推詳。由金陵至廣德。縣縣有兵。層層密布。其中如駐句容之劉銘傳。駐溧水之王可陞。駐建平之李榕。駐東壩之鄭魁武。皆曉事不欺之人。又奉嚴防逸賊之札。若謂洪福瑱僅帶零賊。難髮潛遁。此數處者。或不知之。若賊至二三千之衆。而謂此數處一無聞見。既不截剿。又不稟報。此事理所必無也。臣觀附近各縣各將之無稟。證以李秀城之親供。逸出漏網之賊。多亦不過數百。堪以仰慰宸廑。其洪福瑱果否尙存。臣現派著髮降卒。四處訪查。不欲僅以難民之言為憑。尙未訪有端倪。至防範不力之員。弁。是夕賊從缺口衝出。我軍巷戰終日。并未派有專員防守。缺口。無可指之汎地。礙難查參。且杭州省城克復時。僞康王汪海洋。僞聽王陳炳文。兩

股十萬之衆。全數逸出。尙未糾參。此次逸出數百人。亦應暫緩參辦。賊情詭譎。或洪福瑱實已身死。而黃文金僞稱尙存。亦古來敗賊常有之事。應俟查明。洪福瑱實在下落。續行具奏。抑臣更有幸者。向使破城之夜。該逆大開十三門。每門衝出數百人。不俾由缺口一路。官軍亦未必能悉數截剿。向使李秀城不因鄉民爭匿。羈延時刻。官軍亦未必能既脫復擒。今之逸賊無幾。渠魁就縛。蓋全仗皇太后皇上之福。非臣兄弟之力所能及也。除諭旨垂詢各事。另行分條覆奏外。謹將此二事先行附片馳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再：近日軍情江西之賊占踞許灣者。為僞康王汪海洋一股。經鮑超於七月初四破其長濠。殺賊數萬。分踞東鄉金谿者。為僞聽王陳炳文一股。懾我許灣之戰。遂於初十一兩日棄東鄉金谿兩城陸續退遁。率衆求撫。據鮑超寄到陳炳文投誠稟帖。共有黨衆六萬餘人。洋鎗隊七千餘人。皆願效順。等語。此二股皆由杭州竄出者。分踞崇仁。宜黃。之賊。為僞侍王李逆一股。經江忠朝等於十一月十二兩日。次第克復。南豐之賊。為僞潘王譚逆一股。經鮑超於十八日克復。此二股。係由湖州溧陽。先後竄出者。一切調度。想楊岳斌。沈葆楨。已經詳奏。欽奉諭旨。飭臣酌派金陵陸帥赴江。

勦剿。目下江西軍威大振，無須添派援江之兵矣。臣所慮者在皖北英霍一路，皖南廣德一路，而金陵之師急，切不能起程。應遣撤者無由籌給欠餉，應出剿者無由籌發行糧。不料老巢既破，而餉絀若此。皆臣經理不善之咎。前派鮑超一軍馳援江西，發給行糧十萬，賴有總理衙門撥濟巨款，得以成行。刻下不惟無此巨款，而金陵既克，廣東之盤金不能不歸還本省。江西一半之盤金，除留饒景二卡，接濟徽軍兵米。此外亦全留江西發鮑超周寬世兩軍之餉，更無涓滴解赴皖臺。臣軍現入之款，惟湖南東征局與安徽沿江釐金兩項，月計所入不過數萬，以供皖南北兩岸防兵，不敷尙鉅。更無餘力分濟金陵裁兵之欠餉，與出勦之行糧。臣再四思維，訖無善策。擬即日札派江蘇官紳在於上海勸捐，並函商李鴻章酌分松滙釐金撥解臣軍，不識能否有濟。湖北之賊尙盤結羅田麻城一帶，僧格林沁已調陳國瑞進剿麻城英翰進紮商城喬松年調蔣凝學之兵，進紮英山，臣亦調李榕之兵駐防桐城。布置尙密，惟無大枝勁旅痛加剿洗，尙爲湖北皖豫三省之患。所有近日軍情，理合附片馳陳，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奉旨分條覆陳摺

(同治三年八月十三日)

奏爲欽奉諭旨，分條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歷奉本年七月十一，至二十七等日，寄諭以江皖暨各路軍事，殷殷下詢。如遣撤

勇丁，及查洪福環下落兩事，業於上月二十九日覆奏。此外奉旨飭查之件尙多，謹一一分條詳對，爲我皇上陳之。

一、恭奉諭旨垂詢江甯城內情形，若何居人能否漸次復業？賁院有無損壞，應如何修葺之處？飭臣查明具奏。一節查江甯省城踞最久，居民流亡殆盡。此次官軍克城，羣酋縱火焚燒，昔年巨室富家，改造僞府，微有存者。此外民房極少，故克復幾及兩月，街市尙未復業。臣嘗至賁院履勘一次，至公堂衡鑿堂，明遠樓未經毀壞，號舍一萬六千餘間，亦多完好。惟號板全數毀失，監臨主考房官提調監試各屋，瞻錄對讀彌封供給各所，片瓦無存，均須蓋造。現派員在鄂皖等處採辦木料，廣集工匠，飭委記名臬司黃潤昌趕緊興修。擬於九月奏請簡派主考，銜命南來，於十一月舉行鄉試，庶冀士子雲集，商民亦可漸次來歸矣。

一、恭奉諭旨，江甯克復，旗營駐防事宜，亦應早籌辦理，飭臣等妥籌款項，迅將江甯京口駐防房屋，早爲建蓋，以資棲止。其兵丁俸餉，能否即行照例全支之處，並著妥籌辦理。現在京旗駐防生齒日繁，如挑其閒散，陸續撥補江甯兵額，能否有裨，酌量具奏。等因。查駐防旗營，亟宜修理，臣已於七月初七日陳奏及之。惟一時大工畢舉，籌款實難。擬俟賁院工竣，次修江甯旗營。又次京口旗營。工作有先後之分，庶籌辦有措手之處。昔歲賊陷江甯，旗營三萬餘人，幾同一燼。被害之

慘甚於京口；殉節之烈，甲於天下。十餘年來，陸續增添，現存不過八百餘人，籌餉尙易爲力。臣擬將江甯滿營，概發全餉，其京口旗兵，業已挑補足額，俸餉較鉅，應請仍照現辦章程，暫給半餉。一俟庫藏漸裕，續行奏明一體全支。至挑開散京旗，以實江甯兵額，亦俟修蓋營房規模粗定，會同富明阿續奏辦理。

一恭奉諭旨，據御史陳廷經條陳善後事宜內，疆輿略爲變通一條，飭臣等酌度形勢，妥籌具奏，并鈔示陳廷經原摺一條。臣查蘇皖未分之時，跨江淮而爲省，古人經畫疆里，具有深意。我朝聖君賢相，未嘗輕議更張。若必畫江而分南北兩省，則亦宜畫淮而分南北兩界。淮北如蘇之徐州、皖之潁州，將割隸何省乎？唐之十道，宋之十五路，其於江南、江北皆截然分而爲二，與該御史所奏大指略同。然唐自中興以後，聲教不行於河北，宋自中興以後，號令并不行於江北。畫疆太明，未必果能久安。論形勢控扼之道，守江南者必須先固淮甸，棄淮則江南不可保。昔人如吳師道、胡安國、楊萬里、暨趙范、葉適輩言之詳矣。臣愚以爲疆吏苟賢，則雖跨江跨淮而無損於軍事，吏事之興，疆吏苟不賢，則雖畫江分治而無補於軍事，吏事之廢，此等大政，似不必輕改成憲。區區愚見，未審行當萬一否？

一前奉兩次諭旨，垂詢楊岳斌赴任後，鮑超謀勇素裕，能否

勝督辦之任？頃又奉八月初二日寄諭，飭楊岳斌迅赴陝甘之任。臣前以江西軍務雖已得手，而侍逆未受大創，趨重南贛、湖州等股，又將續入江西，咨商楊岳斌暫緩赴任，正在具摺覆奏間，再奉諭旨，驚悉新疆失陷三城，又經飛咨楊岳斌迅赴甘肅。想該督接奉八月初二日諭旨，亦必刻日起程，專疏覆奏矣。鮑超戰功最偉，屢次收降巨股，賊中服其威信，自足勝督辦之任。惟目下湖州克復，江西軍務應分兩路辦理。鮑超現駐撫建，應責令專顧北路，備勦湖州、廣德，續至之賊。劉典、席寶田、江忠朝、王文瑞、劉勝祥、韓進春等，現已併趨南贛，應責令專顧南路，追勦侍康等逆，上竄之賊。果能分任責成，撫臣和衷調度，當不必另派大員督辦。而江境亦可次第肅清矣。

一恭奉諭旨，飭臣調派金陵將弁帶精兵萬人，從英山一路前進，與楚師會合夾擊一節。查前此皖南北邊境喫緊，臣即在金陵抽調朱南桂八營，馳赴皖南，進勦廣德一路。劉連捷十營，朱洪章三營，渡過皖北，防勦英山一路。不謂調撥甫定，羅田斬水之賊，已於七月之杪，犯英山，圍撲我軍。蔣凝學雖迭獲勝仗，而糧路梗塞，深爲可慮。適廣德已克，臣飛催劉連捷、朱洪章、朱南桂三軍，悉赴皖北，苦於川資無措，一俟籌銀四五萬兩，即可迅速西行，徑趨英霍，以收夾擊之效。

以上五條，皆係奉旨垂詢飭辦之事，除英山戰狀另行詳奏外，謹

繕摺逐一臚陳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金陵陸軍請獎請卹摺

(同治三年八月十三日)

奏爲攻克金陵之陸軍出力員弁遵旨查明保奏仰祈聖鑒事竊粵匪竄踞金陵十有二年前此各將帥屯營城下功敗垂成同治元年四月間會國荃以偏師東下竭力圍攻二年有餘始得仰仗天威破此老巢洪逆到尸忠逆就縛悍黨十萬幾無孑遺微臣兄弟仰蒙恩眷渥邀異數在事文武員弁欽奉諭旨飭臣查明保奏遵經恭錄轉行去後茲據各營開列勞績等差呈送請奏前來臣覆加詳覈無濫無遺相應繕具清單仰懇天恩准照所請給獎以示鼓勵其藍翎千把外委仍仿照湖北之例咨部注冊現當撤勇歸農之際俾得同戴皇恩寵耀閭里至陣亡傷病身故之彭迎祥等五百一員名一併開單請旨敕部分別議卹所有遵保出力員弁及附案請卹緣由謹會同大學士湖廣督臣王文韶浙江撫臣會國荃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再此外水師各營暨陸軍之距金陵最近者防勦二年亦屬著有勞績又隨臣在安慶各營防守要地及辦理文案善後糧台諸事竭力經營已越三年其蘇皖印委各官有裨金陵軍事餉事者臣均當確切查明續行分案擇尤請獎合併陳明謹奏

會國荃請開缺調理摺

(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奏爲據情代奏仰祈聖鑒事竊據臣弟會國荃咨稱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奉上諭「據奏會國荃於克城之後心血過虧困憊殊甚欲請回籍調理部勒散勇南歸求所爲善始善終之道」等語該撫所見雖合於出處之道而於盡臣謀國之誼尙未斟酌盡善況遣散勇丁祇須分派妥靠之員沿途照料而現在江南安慶等城均須督兵鎮守該撫正宜駐紮江南安心調理一俟就痊即可幫同會國藩分任其勞即著會國藩傳旨存問無庸遽請開缺回籍等因欽此跪誦之下悚感難名伏念國荃受恩深重每於盡臣謀國之誼亦嘗刻自惕勵以期仰答鴻慈於萬一祇以讀書太少未能斟酌盡善恭摺聖訓益覺無地自容現奉恩諭准在江南安心調理復諭以就痊後分任其勞國荃正當恪遵諭旨趕緊醫治就痊於金陵一切善後事宜有關吏治民瘼者加意講求藉資練習何敢稍耽安逸自外生成惟一月以來延醫診視日進湯藥病勢有增無減緣怔忡舊患起於心血先虧而成於憂勞過甚從前數月一發尙可支持近則一月數發日增狼狽每至舉發之時粥飯不得下咽徹夜不能成眠始覺氣如奔豚上衝胸際漸至心神搖動頭暈目眩平地有顛仆之虞醫者云症由內傷必須靜養數月醫藥方能見功國荃自揣年力壯盛及早醫治得法

可復元。若此勉力支撐，精神不能周到，措置必至乖方。思維再四，惟有籲懇天恩，賞准回籍調理，冀得早就痊愈。國荃以書至，從戎膺靈密，疊沐殊恩，會未入覲天顏，跪聆聖訓，備得病勢稍愈，自當銷假入都，泥首宮門，藉伸數年犬馬戀主之忱。至現在軍散勇丁已近萬人，派員照料回籍，其餘專俟詢到，次第遣撤。又次過皖北者一萬一千人，交劉連捷、朱南桂、朱洪章統帶，已於十一、三、三等日過江，馳援英霍。其防守金陵城池及附近要隘萬餘人，業已分段布置，登陴守禦。江浙四省，指日可報肅清。整修貢院，九月可以完竣。國荃別無經手事件，惟冀回籍養病，稍息仔肩等情。懇請代奏前來，伏查臣弟曾國荃春夏之交，飲食日減，睡不成寐，臣曾陳奏一次，然以一人而統九十里之圍師，與羣酋悍賊相持，日無安枕熟睡之理，亦係將帥應嘗之苦，臣尚不甚介意。迨克城以後，臣至金陵，見其偏體濕瘡，仍復徹夜不眠，心竊慮之。近十數日，不得家書，詢之來皖，差弁知其肝火上炎，病勢日增，竟不能握官字。幸值撤勇就緒，軍務業經大定，地方又無專責，合無仰懇天恩，俯如所請，准會國荃回籍調理，一俟病體就痊，即令奏銷，假入都陛見，跪求聖訓。所有臣弟國荃因病籲請開缺緣由，理合據情代表，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湖州廣德敗賊犯歙官軍截剿屢勝摺

(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奏為湖州廣德敗賊併犯歙南，經官軍截剿屢勝，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自湖州克復，賊衆數萬，糾合廣德餘黨，分路出竄。業經蘇浙各軍兜剿窮追，狼狽已甚。其衝過徽甯境內者，八月初一日，經甯國守將劉松山迎擊於錢郵鋪，收降卒常宇安等四千餘人，悉行遣散。旌德守將易開俊聞警，拔營旋向板橋繼進。賊之後隊乃由老竹嶺轉竄歙縣之南鄉。初七日，徽州守將唐義訓自杞梓里進軍中嶺，易開俊亦自板橋進軍山陽坑。合隊夾擊，大敗之，斬擒三千有奇。餘賊翻過六甲嶺，遁向淳安一路。初九日，探報老竹嶺有續到之股，為偽幼英王陳逆偽幼忠王李逆及偽幼孝王等人數尤衆。易開俊率隊疾進，先令歐陽廷、易致中、喻先達三路馳擊。中路戰不數時，復督蕭章開、曹義勝、何作霖三營從叢箐中橫出截賊，賊不稍卻。喻先達、易致中、歐陽廷、何作霖等大呼陷陣，立殲前鋒，賊始潰走。我軍沿途跟剿，斬斃近千，解散盈萬。餘賊聚於六甲嶺頭，易開俊於次日分所部為六路，撥開榛莽，蟻附上升。羣賊一見即奔，各軍踰嶺壓下，殺賊又以千計，直追至畢家園而返。十一日，易開俊進紮蘇村，駐軍少息。十四日，督隊向胡須嶺履勘地勢，適與賊遇。令歐陽廷、易致中、鄭開武為前茅，自率馬隊親兵應之。令蕭章開為左翼，喻先達為右翼，三路併進，擒斬無算。賊仍遁出嶺外。此八月初七至十四等日，易開俊一軍疊擊山陽坑、六甲嶺、胡須嶺，竄賊獲勝之情形也。維時賊之遁向淳安一路者，已抵威坪，為浙軍所扼。將欲回竄歙境。唐義訓飛飭馬登富宋

光隆穩守深渡。自率左俊逸、王品高等五營，於十四日馳至昌溪。適見賊紛紛過嶺，比及引軍擊退，又報賊以大股突竄江村，另股繞出約坑、佛嶺一帶，將在定漂橋出口。唐義訓遂令王華雲、蔣信玉等赴豹嶺扼堵。唐義謨、左俊逸等赴佛嶺扼堵，并督小隊親往深渡，而賊已由鎮口渡河。急派馬登富、宋光隆繞河橫擊，賊之中槍墮水者不少。時唐義謨、左俊逸等正在佛嶺而出約坑，合軍猛剿，賊兩段。一面堵住過河之賊，一面迎敵鎮口衝出之賊。相持數時，賊始受創，退往江村。王華雲等亦在豹嶺脚，大有斬獲。而還是夜雨甚，賊冒雨涉水，由小川捨渡。我軍節節截剿，戰至響晨。唐義訓分軍抄出鎮口後路，仍親率數營斜越深渡上游，賊見我軍過河，大駭而奔，折向黃備一帶。又爲金國琛步隊所襲，拋棄輜重略盡。十六日，唐義訓先派各營，而面設伏，以待賊。賊果向鎮口悉衆竄出，上下五六里，旗幟層列，臭水爭渡，猶未盡濟也。不料我伏軍突出擊之，既濟之賊半蹙入水，而未濟之賊，欲遁無路。馬登富、蔣信玉等從陸路環擊，浙軍礮船亦從水路駛至，賊乃伏地乞撫，願效前驅。中有廣賊千餘人，誓死不降。又經我軍直前痛剿，斬敵數百。惟游擊唐遠崑力戰死之。是役也，殲大小酋目九人，降者數千。人僞幼孝王胡逆並死於亂軍之中。此十四五六等日，唐義訓一軍在豹嶺、佛嶺、鎮口等處，堵剿大勝之情形也。臣查湖州、廣德各賊，傾巢敗竄，勢將由徽入江，以圖生路。幸易開俊、唐義訓等在歙縣東南，併力堵遏，俘斬降散爲數甚衆，再得一二勝仗，可

冀就地殄滅，不至貽患江西。實屬有裨大局。在事出力員弁，應俟皖南全境肅清後，彙懇恩施。花翎參將銜游擊唐遠崑擊賊陣亡，應請敕部照參將例，從優議卹。所有徽甯防軍截剿竄賊，疊獲勝仗緣由，謹會同督辦江西皖南軍務陝甘督臣楊岳斌，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再：近日軍情，江西侍逆等股竄擾南安水城。江忠朝、王文瑞兩軍，趕到尙未擊退。楊岳斌已抵贛州，若南贛不清，恐難遽赴甘肅。湖州廣德之賊，經浙軍徽軍層層追擊，縱有零股，竄入江西。亦不過數千人，得鮑超、劉典等軍，迎剿北路，當易於肅清。皖北之英山、霍山，一片賊氛。蔣凝學雖屢獲勝仗，而糧路尙屬梗塞。臣現調劉連捷、朱洪章、朱南桂等，率金陵萬餘人，由桐城進剿。英山調李榕王，可陞何紹彩三軍八千人，由六安進援霍山。有此兩枝大兵，皖北亦易剿辦。臣本擬俟全皖肅清，再行移駐金陵。因臣弟曾國荃病勢增劇，下游無人主持，定於九月初間起程，駐紮江甯舊治。貢院工程，據稟可於九月一律完竣。臣到江甯親往驗工，如實無草率之處，再行奏請簡派試官，以昭慎重。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彭玉麟不專駐安慶片

(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再：臣欽奉寄諭「安慶地處上游，控制皖南皖北，不可無大員鎮撫，即著彭玉麟駐紮安慶，妥籌防剿。」等因。欽此。臣查彭玉麟習於水師，不習陸戰，咸豐十一年蒙恩簡授安慶巡撫，當經上疏固辭，具陳大略。目下金陵克復，長江雖一律肅清，而水師事務尙繁且重。自兩湖以至蘇州、江淮、海、港、汊、紛、紜，船隻千餘號，礮位數千尊，雖分爲四大支，而黃翼升係彭玉麟部下撥出，李朝斌係楊岳斌部下撥出，惟二人者，可以綜攬全局。今楊岳斌奉旨馳赴甘肅之任，臣管轄之事過多，所有長江水師親定規模，不得不責成彭玉麟區畫一切。上自岳州下至崇明，旁及兩湖三江境內之湖蕩河汊，凡長江水師提督所轄，何處立營分汛，何處創立衙署，開設船廠，均須彭玉麟周歷巡察，議定章程，由臣與該侍郎暨沿江督撫會奏。彭玉麟實不能專駐安慶，亦不能兼顧陸路。其安慶省城防守并善後事宜，臣已札飭藩司馬新貽、署臬司何璟暨記名總兵喻吉三會同妥辦，必無疎虞。理合附片陳明，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江南貢院工竣請放考官摺

(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

奏爲江南貢院建修工竣定於十一月舉行鄉試懇請簡放考官，仰祈聖鑒事。竊江南鄉試自咸豐九年在浙江借闈特闈萬壽恩榜，并補行乙卯正科後，尙有戊午辛酉壬戌及本屆四科，歷經奏請展緩辦理。逮本年六月江甯省城克復，臣親勘貢院，幸尙未全毀。當即鳩工庀材，飭派記名臬司黃潤昌監視興修。於八月十三日，奏陳大概，旋據該員以要工完竣，繪圖呈驗。臣於九月初一日自安慶起程，初七日舟抵金陵。初九日至貢院，查驗工程。所
有主考監臨提調監試房官各岸騰錄對讀彌封供給各所，新造者十之九，修補者十之一。號舍一萬六千餘間，新造者十之一，葺補者十之九。又因江南人文薈萃，向慮號舍不敷，酌就闈外闈入隙地，以備將來添建號舍之用。臣逐段勘驗，現僅號板未全，牌坊及油飾未畢。約計九月二十日前，一律完竣。工堅料實，煥然一新。兩江人士聞風鼓舞，流亡旋歸，商賈雲集。現在已通飭各屬，出示曉諭。定於十一月舉行鄉試。江南監臨向係江蘇安徽兩省巡撫分科輪辦。本屆甲子及補行戊午各正科，係屬江蘇輪值之年。臣已咨明撫臣李鴻章，請其屆時前來入闈，辦理監臨事務。其提調監試各官，向例於江安兩省藩臬道府大員中，調派內籙十八房。則於科第出身，實缺州縣中考充，如實缺、數不敷，即於兩省候補之即用大挑揀發。各班挑選，現值地方多係新復，實缺人員寥寥無幾。所有內外籙各執事，應由監臨官循例分別調取。至江南正副考官，向章八月鄉試，係於六月二十二日簡放主考，禮部於

二十日進本。此次十一月舉行鄉試，似應於九月二十二請旨簡放考官，向章江南主考由徐州臨淮滁州驛路行走。目下滁州等驛尚未整飭，應改由清江浦揚州馳驛南來，以免遲誤。前此咸豐九年借用浙闈舉行，已未恩科並補行乙卯正科，安徽取中正額，因皖北赴考人數較少，奏准先中六成，酌留四成。計兩科存留中額三十六名，俟皖北肅清後，於下科鄉試補中。目下英雀賊退，全皖將次肅清，應否將所留三十六名，於本科補中之處，請旨敕下禮部核議，知會正副主考，查照辦理。所有貢院工竣，舉行鄉試，請旨簡放考官，緣由恭摺由驛五百里馳奏，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覆陳補行鄉試事宜片

(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

再：臣於八月二十七日，欽奉八月二十一日寄諭：「江南北現經蕪平，亟宜振興文教。前次寄諭，以貢院有無損壞為問，原欲於來歲特開一科，以免士子日久向隅。茲據該大臣親至貢院，履勘至公堂等處，及號舍均尚完好，惟號板毀失，監臨主考官等屋片瓦無存，現已派員採辦木料，趕緊興修，擬於九月奏請簡放考官，於十一月舉行鄉試等語。著即飭令委員認真經理。如工料一時不能畢集，即緩至來歲補行鄉試，亦無不可。仍著該大臣酌度時勢，再行奏請。」等因。欽此。本日續奉九月初四日寄諭：「會

國藩奏：貢院試士一節，恐本年為期過遲，辦理諸多窒礙。仍著遵前旨，酌度情形辦理。」等因。欽此。仰見皇上慎重大典，不令草率從事，無任欽服。竊自六月攻克江甯省城後，臣弟曾國荃查看貢院，大致完好。即創議於本年舉行鄉試，先將各偽王府木料查封備用。臣弟素性任事最勇，有謀必成，帶病督同委員，廣集工匠勇夫，每日常有二千餘人，晝夜趕辦。而遠近一聞鄉試之信，四民幅湊，奔走借來。臣此次行抵省城，各街巷照來攘往，煥然改觀，殊出意料之外。查鄉試事宜，除修理貢院外，以試卷為大宗。臣於八月間，已札飭江西藩司趕辦江南硃墨卷各一萬八千套，定限十月十五以前，委員解赴金陵，不至遲悞。其餘應需各件，均可咄嗟立辦。現已咨行各屬，出示曉諭，自不可更改前議。臣於此等大事，向以敬慎自持，斷不敢稍涉草率。所有遵旨酌度辦理情形，理合附片覆陳，仰慰宸廑，伏祈聖鑒。謹奏。

皖南北兩岸肅清摺

(同治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奏為官軍驅賊出境，皖南北兩岸肅清，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自鄂賊圍撲英山，皖軍戰守逾月，經喬松年節次奏報，浙賊併犯徽州，各軍截剿屢勝，亦經臣於八月二十七日奏報在案。方湖北髮捻，大股由麻城入羅田，勢漸東下，六安守將蔣凝學率隊進剿，兵次金家鋪，立營甫定，為賊所困。我軍伺隙一擊，敗之。賊乃

轉趨英山圖襲縣城。蔣凝學裹糧馳援，又卻之，城池遂以得完。厥後斬水另股之賊，羅田續至之賊，英山受創之賊，愈聚愈衆，環布長圍，日逼城壘。糧運文報一時俱絕。蔣凝學忍饑誓衆，屢戰獲勝，先後俘斬解散者以數千計。賊知不可復逞，於九月初間，悉數退竄楚境。適英翰、郭寶昌擊敗霍山之賊，山六安以達英山，蔣凝學奉湖廣督臣之檄，亦即山英山赴援羅田。而賊之徧擾斬水、蘄州、廣濟、黃梅者，正入太湖西境。聞劉連捷、朱南桂等軍已抵太湖，遂悉數退竄鄂疆。此皖北暫就肅清之情形也。賊之由浙入皖而延擾徽郡者，易開俊理擊於山陽坑、六甲嶺、胡須嶺等處，唐義訓、金國琛截擊於豹嶺、佛嶺、黃備嶺口等處，臣前疏業已詳陳。賊自鎮口一敗，死者降者散者，棄老弱輜重而遁者，十之六七。唐義訓慮餘賊尙圖鋌走，率所部馳至草市邊之金國琛，亦要截於小溪。賊乃踰嶺而逸，唐義訓令左俊逸出蕪嶺，王華雲出白際嶺，宋光隆出馬金嶺，跟蹤追剿。仍自將兩隊，以繼各軍之後。賊聞徽軍出嶺，是不停趾急走，遂安竄入章村、郭村一帶。左俊逸、王華雲、宋光隆追及郭村，斬三百餘級，解去千餘人。金國琛亦自小溪逐賊而來，賊橫竄馬石橋、州豐口小路，陷開化，走華埠，據報漏逸而西者，不過數千。此皖南全境肅清之情形也。臣查十年以來，安徽南北兩岸受禍最烈，今幸仰仗天威，全皖粗安，子黎漸有還歸之望。然湖北之賊尙趨重於斬水、廣濟等縣，臣方添調各軍，扼堵太湖、潛山、宿松、英霍等處，是皖北目前之肅清，未可深恃。皖南之賊竄入

江西節節皆有重兵，餘匪當竄楚粵，不能復擾皖境。所有皖南諸軍如易開俊、唐義訓、劉松山、金國琛等，防剿多年，艱苦備嘗，應即籲懇恩施，以昭激勸。提督銜安徽壽春鎮總兵易開俊，可否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缺出，請旨簡放。署安徽皖南鎮總兵唐義訓，可否開復革職留任處分，并簡補皖南鎮實缺。提督銜記名總兵劉松山，可否簡放實缺，並給予一品封典。前布政使銜湖北安襄鄖道降補同知金國琛，可否先行開復道員原官。其餘出力員弁，可否彙入擊退竄賊各案內，容臣開單奏保，均出皇上鴻施。所有官軍驅剿竄賊，皖境肅清緣由，謹會同督辦江西皖南軍務陝甘督臣楊岳斌、安徽撫臣喬松年，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謝賞曾國荃人獲恩摺

(同治三年十月初五日)

奏為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接准兵部火票遞到，同治三年九月初四日，內閣奉上諭：「曾國荃著准其開缺回籍調理，並著賞給人蔭六兩，交該撫祇領，用資保衛。」等因。欽此。臣當即恭設香案，率同臣弟國荃、國坤叩頭謝恩。訖。伏念臣弟國荃以書生從戎，膺旌羈寄，屬以陳帥白下，逆寇稽誅，謬遣大而投艱，幾智窮而能索，逮夫大功粗就，懋賞榮膺，異數折於信圭，溫詔榮於華袞。方竭誠而圖報，乃嬰疾而逾時。乞骸之疏甫陳，逾格之恩已沛。

令還山以靜攝，准開缺以過歸。天上頒來，遙錫駐年之藥；田間退處，敢忘向日之葵。舉族增榮，闔門銜感。臣惟有互相規勸，益矢忠誠，諄囑臣弟回籍，上緊醫治。一俟病痊，即令奏請銷假，入都陛見。跪求聖訓，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謝賞雲騎尉及直隸州知州恩摺

(同治三年十月初五日。)

奏爲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等恭閱邸報，同治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內閣奉上諭：「前任湖南候選同知會國華著加恩賞一雲騎尉世職，前即用知府會貞幹著加恩賞給伊子直隸州知州，照例補用。」等因。欽此。臣等聞命之下，感泣難名。伏念臣弟國華等夙抱愚忠，未嫻遠略，或從戎於皖北，報國捐軀；或剿賊於江南，以死勤事。聲荷兩朝賜卹，同蒙高天厚地之施，固已闔室鏤心，誓圖結草銜環之報。茲因金陵奏捷，玉陛推恩。凡封疆將帥之大臣，悉邀世賞，而禦侮後先之末吏，並沐皇仁。羽林廁都尉之班，角卯忝方州之長。在聖主眷懷忠節，今古獨隆；在臣家渥戴恩榮，有沒均感。臣等惟有督教臣姪，讀書敦品，砥行礪名。共勉經文緯武之資，並矢移孝作忠之志。庶幾仰答生成，闡澤於萬。一所有微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近日軍情片

(同治三年十月十二日。)

再近日軍情，金陵各營勇丁陸續遣撤，已及二萬五千餘人。臣弟會國荃於十月初一日起程，親帶後批勇丁回籍。各項餉銀俱先儘遣勇之資，又給與期票，期札訂定數月後補領。現在頭二批業已到籍，沿途均屬安帖。前由金陵派援皖北之劉連捷、宋南桂、朱洪章三軍，行抵太湖宿松，先經官文檄調會剿。劉連捷抱病甚重，恐一軍獨進，不能制此大股，具稟請示前來。臣因檄令三軍同進，爲赴鄂援剿之帥。又添調易開俊、由皖南率隊渡江與李榕、王可陞等同爲後路策應之帥。適奉九月二十六日寄諭，飭催赴鄂。臣又趕解行糧四萬兩，催令前進。乃部勒甫定，而鄂事旋鬆。羅田蕪水之賊已由太湖潛山境內橫竄，霍山之黃尾河、管駕渡等處，皖疆又形吃緊。臣以軍事瞬息千變，不特臣相距七百里外，不宜遙制，即官文、喬松年相距五百里內外，亦難一一懸斷。因函致馬新貽，請就近酌度緩急，和衷調度，無論在鄂在皖，總以劉連捷等軍力當前敵，以王可陞等軍保固後路。各軍之銀米子藥，皆取給於安慶糧臺，與馬新貽息息相通。凡官文、喬松年有所調度，亦請馬新貽與之往返函商。庶幾節節靈通，無彼此兩歧之患。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遵旨馳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賊摺

(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奏為遵旨馳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賊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奉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十月初八日奉上諭「現任江甯已臻底平軍務業經嚴事即著會國藩酌帶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賊務期迅速前進勿少延緩第恐會國藩之兵由果路進偏賊必避兵西竄武漢一帶防守亦關緊要官文俟會國藩到後即可回駐省垣會同吳昌壽妥籌防範並將各營餉需源源接濟毋令缺乏僧格林沁現駐黃岡之上巴河第恐深入楚境難保賊匪不伺隙竄擾北路著酌量情形扼要駐紮力固豫疆賊以北竄即著督率馬步迎頭夾擊以期聚而殲旃僧格林沁官文曾國藩均係威望素著似此三面扼紮必能將此股賊匪悉數殲厥期嚴事至江南甯南經肅清所有撫輯地方一切事宜均須妥為籌辦即著李鴻章前赴江甯暫署總督篆務會國藩俟李鴻章到後即行交代起程」等因欽此適值李鴻章前來江甯辦理監臨事務十月十七日馳抵金陵臣與之面商湘勇多剿髮匪少遇髮匪不若添調淮勇熟於穎壽之程途兼悉擒匪之伎倆湘淮各平三路并進更資得力因會檄調劉銘傳李鶴章等統率淮勇渡江而北隨臣西上進剿皖鄂之賊臣自咸豐四年躬親矢石屢次取挫賊後十載久未親臨前敵即元年秋閒大疫羣賊紛乘會國

荃被圍四十六日鮑超絕糧三日臣俱未親行援救本年屢奉諭旨飭臣督攻金陵臣亦未親往圍攻非膜視也自揣臨陣指揮非其所長不得不自藏其短俾諸將得展其才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而與僧格林沁官文同駐蕪黃四百里之內以欽差三人萃於一隅恐啓賊匪輕視將師之心擬仍駐紮安慶六安等處派劉連捷等直入黃州各屬聽候官文調遣凡臣所能調者官文皆能調之臣部之名位勛勞以鮑超為最著諭旨詢派督辦軍務臣尚奏請由沈葆楨和衷調度豈有官文督楚十年反不能調楚師之理倘有不遵調度惟臣是問力戒將士畛域之見以敦江楚一家之誼務將此股髮捻悉數掃除使皖鄂一律肅清庶幾仰慰宸廑於萬一除交卸督篆起程日期續行具奏外所有遵旨馳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賊緣由恭摺由驛五百里覆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江甯省城建立湘軍昭忠祠摺

(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奏為江甯省城捐建昭忠祠彙祀湘軍陣亡傷病將士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准前任浙江撫臣曾國荃咨稱「同治元年五月間進攻江甯駐軍城下以來凡我從征將士屢次攻奪要隘捍禦劇寇計先後陣亡傷亡近九千人積勞病故萬五六千人皆係沒於王事今大功粗定自應擇地建祠立主奉祀以妥忠魂據各

營官會勘得江甯城北蓮花第五橋地方有僞聽王府一所係賊中新造之屋共七重前臨小塘後抵石婆巷東至進香河西有圍牆外皆空地堪以此屋改建江甯昭忠祠除由國荃暨各營官捐貲興工修整外應查明陣亡傷亡病故各員弁銜名建立木主入祀每年春秋二祭派地方官主祭等情請奏前來臣查楚軍水師殉難人員曾在湖口建立昭忠祠臣於咸豐八年八月會同楊載福李續賓具奏欽奉諭旨允准飭地方官春秋致祭在案自會國荃師抵金陵攻戰兩年將士死者尤多雖屢邀朝廷優卹之文而崇祀報功尙闕焉而未備茲就城中遺屋略加修改凡陣亡傷病文武員弁兵勇分別正祀附祀依次列入庶足妥侑毅魄激勸方來合無仰懇天恩准照各府昭忠祠之例飭地方官春秋致祭於聖朝褒忠勸節之道或亦有補於萬一所有請建江甯昭忠祠緣由理合繕摺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交卸督篆仍回本任摺

(同治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奏爲恭報微臣交卸督篆并遵旨仍回本任各日期仰祈聖鑒事竊臣前奉馳赴皖鄂督勦之命遵經檄派各軍並將擬駐安慶六安等處就近調度情形於十月二十二日具陳大槪在案拜摺後飭令李鶴章輕舟回營照料劉銘傳周盛波刻日拔隊渡江嗣據周盛波呈報定於十一月初六初八等日率所部九營由

陽先後起程劉銘傳亦定於十二日率所部十六營由廣德建平陸續起程臣將地方經辦事宜略爲部署先於初三日交卸兩江總督篆務料簡西行續奉寄諭「據僧格林沁等先後奏報斬水獲勝成大吉軍解圍賊竄英山等處經僧格林沁督師進勦擒獲首逆多名降者十餘萬衆昨又據番松年奏報扶逆陳得才自戕髮逆勦除淨盡皖省一律肅清是楚皖近日軍情較之半月以前大不相同現在楚境餘賊由黃孝竄德安一帶逆數無多楚軍可勦勦辦會國藩又派劉連捷等軍歸官文調遣計日定可廓清著即飭令劉連捷李鶴章劉銘傳等軍迅赴黃州德安等處遇賊即擊如賊趨皖豫並令各軍分投防勦通力合作爲一勞永逸之計會國藩即可無庸前赴安慶亦無須交卸督篆仍駐紮金陵妥籌調度」等因欽此查鄂中髮逆雖經全數殄滅而搶逆退竄德安一帶則由鄂而豫而皖均係往來熟徑劉連捷等軍宜以黃州上巴河爲老營凡黃州八屬有警即令分隊馳勦并添派吳坤修前往料理營務劉銘傳等軍宜以三河尖固始爲老營凡皖豫交界有警即令相機防勦仍飭派李鶴章同往料理營務有此兩枝勁旅庶可騰出湖北本省兵力專顧德安襄陽等處以爲通力合作之計頃准李鴻章將總督關防派弁齎送出關臣即於十一月十七日接篆照常任事俟此間科場完竣諸務就緒擬仍乘坐輪舟駛赴安慶黃州一次面囑諸將妥籌防勦迅掃上游餘孽以慰宸廑所有遵奉諭旨交卸回任各緣由謹繕摺由驛奏報伏乞皇太

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欽奉諭旨分條覆陳摺

(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奏為欽奉覺次諭旨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自本年春夏以來江皖兵事向亟凡先後寄諭事件有關調度攻戰者業經隨時詳奏馳慰宸廑厥後金陵克復百緒繁興計秋冬奉旨垂詢之事未及具覆者尚有數端謹分條為皇上敬陳其略——伏讀諭旨飭派會國荃前往明太祖孝陵致祭其有應行修葺之處飭臣一面查明情形迅速奏聞一面督飭地方官酌量興修等因查孝陵衛在江甯省城東北為昔年向榮等駐軍之所十年兵燹不特饗殿全毀即圍牆碑亭亦已蕩然無存仰荷聖慈優禮勝朝遣官致祭遵即移會會國荃於九月二十日按照會典謹備祭品前往行禮臣亦嘗往展謁一次察看明陵毀傷過甚修理維艱旋委善後局司道勘估工程據稟匠人不甚諳練約略估計需銀在十二萬兩以外金陵應修之工極多且鉅六月十六破城時地道缺口及南門城樓甫經修竣頃又於十二月初七日挑浚秦淮河此三處皆用營中勇夫分段賦工然需費已二萬有奇此外城脚地道二十餘處明春有頽坍之虞目下無此鉅款興修即明陵要工亦尙無款可撥不能不稍緩數月再行籌辦——諭旨有云會國藩咨送李秀城供詞一本昨議政王軍機大臣呈進均已覽悉末段

所載該逆宛轉求生乞貸一命請招降江西湖北各賊言招降事宜有十要洪逆有十課均歸刪節飭將原供仍詳細鈔錄咨送軍機處——等因查李秀成原供據拾數萬言雖多可信之處而自誇戰功與各路軍報不甚符合其中反覆重沓獻諛乞憐無非圖延旦夕之一命臣竊謂該逆斷無赦理江西湖北各賊股亦斷無憑該逆尺書全數就撫之理是以將其支詞妄語概行刪節既奉諭旨查詢茲將其十要十課及其他語補鈔進呈以備考核——諭旨又因李秀城供詞內稱張國樑遺骸係伊用棺木收埋在丹陽寶塔山下飭臣傳知會國荃派員尋覓即飭該故員家屬認領改葬等因遵經恭錄轉移會國荃派員往查日久無獲臣又續派副將朱士達守備施占琦前往丹陽東門外近寶塔之皖江會館三義閣一帶徧詢該處居民並寺僧寶華幸僉稱從前寶塔下井無墳墓咸豐十年賊擾後始有墳墓一坵本年九月會國荃派員尋訪後又經馮子材委員訪求張國樑忠骸至此啟視不符重為加工封築此外別無一墳更無一能知之者旋據江西縣丞王丙焯稟報伊弟丙椿在張國樑部下同時戰歿丙椿隨身長夫現在逃至江西頗能述當日死事情形臣已批令飭派該長夫退至金陵以憑詰問張國樑收埋下落尙不知有無端倪——諭旨又詢江北之餉計可騰出若干飭臣等查明實在數目以一半分解甘省以濟要需以一半分濟皖軍前敵如甘省待用萬分緊迫即將此有著之款儘力籌撥不必拘定一半之數並著妥議章程迅速具

奏。等因：臣查江北糧台進款約有數大宗，曰盤金，曰漕折，曰地丁雜稅，蘆課，曰運庫，月協二萬，曰統捐，曰花布行棧，按畝各捐，本年八月以前，每月所入計十萬兩，有奇，自奉准部文，畝捐行棧捐，先後停止，盤捐局卡分別裁併，而統捐一款，明春勢難再辦，地丁蘆課等項，現經藩司衙門詳請留作旗綠，各營坐餉之需，另案會奏。漕折一款，本年已奉部駁，不准截留，旋經查明阿奏准暫留借充遣撤各勇之用，仍須籌款解還，舍此數者，統計來年騰出有著之款，惟運庫協餉及江北盤捐二宗，每月不過五萬兩，臣擬俟揚州防勇撤竣後，先提江北四五箇月入款儘數解部，抵還本年所留漕折。此後按月以三萬兩撥赴甘省，以二萬兩留供皖軍。仍俟皖軍一經裁撤，即將此項分成之餉，併解甘肅，以濟要需。是否有當，恭候訓示遵行。諭旨：又以池州府知府范先謨，飭臣隨時悉心察看。如始終不能勝任，即行據實參奏，毋稍遷就。等因。臣當即札飭藩司密爲訪察。旋據稟該員范先謨，由安徽候補直隸州，委署池州府篆，循分供職，尚無別項劣跡。學政朱蘭在池州考試月餘，臣細加詢訪，亦無貶詞。惟係佐雜保升之員，器識未免狹小，而署任已滿一年，辦事殊少振作。未便稍涉遷就。臣現函商撫臣喬松年，即將該員撤任調省，仰副聖主澄敍官方之至意。——以上五條，皆奉諭飭查之件，謹分晰條列，繕摺由驛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豁免皖省錢漕摺

(同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奏爲查明皖省各州縣應徵錢糧雜稅，分別被災輕重，酌擬蠲免年分，請旨遵行，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江蘇安徽兩省，歷年積欠錢糧及雜稅等項，於本年七月二十二日經戶部奏奉諭旨：「截至克復之日爲止。著會國藩、李鴻章、喬松年各飭藩司分別查明，彙奏請豁。」等因。欽此。仰見聖主痾瘼在抱，念切民瘼，欽感曷任。伏查江蘇被兵地方，應蠲錢漕業經李鴻章隨時會摺奏辦。安徽八府五十九州縣，陷於粵逆者十居其七，破於捻匪叛練者十居其三，蹂躪情形較他省爲尤甚。遵經督飭前藩司馬新貽會同臬司何璟、糧道王朝綸詳查去後，旋據查覆皖南徽甯廣等屬兵戈之後，繼以凶年，百姓死亡殆盡，白骨遍野，此受害最重者也。皖北滁全來天盱等屬，爲豫勝營駐兵之地，亦爲羣賊往來之路。淮北鳳翔泗等屬苗捻出沒，恣意焚殺，至再至三，此皆受害較重者也。沿江安池太廬和六等屬，多係水鄉，又遭兵燹十年之久，此亦受害次重者也。溯查咸豐十年閏三月奉上諭：「懷遠鳳陽五河各縣及臨淮鄉，應徵咸豐七八九十等年錢漕均著照部議概予豁免。十一年十二月奉上諭：「江蘇安徽浙江三省失陷郡縣，明年錢糧一概蠲免。」又先後奉准部文，豁免咸豐九年以前積欠錢糧漕米，蠲免同治二三年安徽蒙亳等處錢漕。本年四月

聞戶部議將會經失守地方收復以前積欠錢糧，全行豁免。均蒙
俞允。此次續奉恩旨，自應欽遵併案辦理。惟安徽用兵十餘年，通
省淪陷，殺戮之重，焚掠之慘，殆難言喻。實爲非常之奇禍，不同偶
遇之偏災。縱有城池克復一兩年者，田地荒蕪，耕種無人。徒有招
徠之方，殊乏來歸之戶。新貽等公同察核，若僅照克復年分請豁
錢糧，民力實有未逮。新賦尙難於輸納，積欠亦徒有其名。擬請援
照蒙亳二州縣及江蘇武進陽湖兩縣之例，於克復後，加豁一二
年，以示格外體卹。除咸豐九年以前民欠錢糧，漕米已奉旨豁免
不計外，請將受害最重之績溪甯國旌德太平宣城南陵涇縣青
陽石埭廣德建平十一州縣，咸豐十年起至同治四年止，并受害
較重之鳳陽及臨淮鄉，懷遠壽州鳳台穎上霍邱滁州全椒來安
盱眙天長東流歙縣黟縣貴池建德十六州縣，咸豐十年起至同
治三年止，同受害次重之懷甯桐城潛山太湖宿松望江祁門銅
陵休甯英山當塗蕪湖繁昌合肥無爲舒城廬江巢縣定遠宿州
五河和州含山六安霍山二十五州縣，咸豐十年起至同治二年
止，暨受害稍次之婺源阜陽太和泗州及舊虹鄉靈璧五州縣，咸
豐十年起至同治元年止，一應民欠正雜錢糧銀米商牙魚雜各
稅，壓徵蘆課各項官租，概行豁免。又亳州蒙城二州縣，咸豐十年
起至同治元年止，民欠錢漕并請補行豁免。所有安慶新安宣州
建陽廬州鳳陽滁州泗州長淮各衛糧糧銀米，亦與屯坐州縣一
律照辦。內有津貼一項，向不豁免。第漕艘現已停運，旗丁同一被

難，應請一併按年豁除。其城池完固，及克復多年，曾經徵收錢糧
之各州縣，仍循例造冊查明。實欠在民者，始准豁免。徵存在官者，
嚴行提解。藉端侵挪，則按律參追。凡被擾後，未經啓徵之處，冊檔
全失，應暫免造冊。俟將來開辦之年，統以未豁年分起，照例辦理。
而本年業已起徵之處，亦難照額全完，並俟秋成後，另行詳辦等
情。曾詳請奏前來。臣等復查安徽全省，賊擾殆徧，創鉅痛深。地方
雖有已復之名，而田畝多係不耕之土。其尤甚者，或終日不過行
人，百里不見炊煙。該司道等，請將應徵錢漕援例加豁之處，均係
體察情形，迫於萬不得已。當該司道七月具詳時，廣德尙未克復。
臣等以皖江南北未能一律肅清，又經展轉行查，是以陳奏稍遲。
茲直殘歲將終，陽春布澤，皖省全清已歷數月，合無籲懇天恩，准
照所請年限，分別豁免，以紓民困。而廣皇仁，其廣德建平甯國縣
三屬被害尤酷，應照原詳加免一年。一併繕具清單，仰懇恩施。恭
候命下之日，刊刻騰黃，徧行曉諭。使官吏悉絕弊端，而災黎均霑
實惠，以副朝廷軫恤元元之意。所有應豁皖省錢漕雜稅遵旨查
覆緣由，謹會同漕運督臣吳棠合詞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
訓示。再同治元二兩年尙有改辦抵徵之州縣，雖係捐助軍餉，亦
與正賦無殊。應將該兩年抵徵未完者，比照錢糧一例請蠲，以免
兩歧。其蠲免各處，現在已有開徵者，流抵將來應徵之項，卽由各
該州縣刊刻免單，詳開恩蠲年分，及流抵新賦字樣，按戶付執，以
爲流抵確據。合併陳明謹奏。

欽奉諭旨覆陳近日軍情摺

(同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奏爲欽奉疊次諭旨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臘月以來疊奉十一月二十六二十七月初九十五等日寄諭飭令劉連捷劉銘傳等迅赴豫省師僧格林沁調遣鮑超迅赴甘肅新疆飭臣與各省督撫酌撥協餉等因臣反復籌維思所以助剿中原經營西北之道謹就愚慮所及爲我皇上分條陳之

一剿辦捻匪宜用淮勇並宜用船運火器至周家口一帶也
查捻匪出沒無定馬隊頗多楚軍不慣麵食不善馳聘於剿捻難期得力惟李鴻章所部淮勇居址相近熟悉匪徑足以制其死命臣於辛酉年初招淮勇時曾以剿捻相期諸將亦毅然自任此次諭旨飭劉銘傳等赴豫維時李鴻章尙在金陵臣與之面商李鴻章以淮勇剿捻人地相宜義無可辭惟稱劉銘傳等所用洋礮軍火最爲笨重須由水路運送路遙河涸目下不能達豫等語該撫回至蘇州又將此情切實具奏矣臣查蘇軍赴豫不特洋鎗炸礮宜由水路運送卽子藥米糧亦須多備船隻源源濟運河南水次以周家口爲都會自揚州洪澤臨淮潁州以達於周家口計程三千餘里冬春水涸挽運極艱似若嫌其迂緩然淮勇所長全在火器須俟淮潁水漲將軍火米糧運足然後用其所長猛擊

猛進無饋運不繼之患周家口距汴梁最近亦無驅賊北竄之患

一西路軍務宜并力先清甘肅再及關外臣虞餉項日絀不能協濟軍也——新疆回氛甚熾本宜及早撲滅惟甯夏淪陷階州未復秦隴戒嚴甘肅兵單餉絀軍無固志內地之根本未穩焉能揚威塞外似須將嘉峪關以內一律掃蕩方能大舉出關鮑超接奉疊次恩旨急思回籍募勇立功西域以圖報稱頃據該提督函商臣處詢問出關事宜並請將現統之楚軍全數帶赴新疆臣詳細函復言楚勇離甘太遠不服水土不如川勇相距較近曾在新疆著有成效由江西帶去舊部以六千人爲率由四川續添新軍以四千人爲率若再多則籌餉不易轉運尤難且還劉募勇不宜用川東之人宜用川北保甯龍安兩府之人山龍安而至甘肅之階州古所稱陰平道也由保甯昭化而至階州近日水陸通行之道也保龍二府兵勇與甘肅風氣不甚相遠若兩湖兵勇帶至階州倘其不服水土卽須酌量遣回換募川勇乃可率之出關各等語爾復去後旋接鮑超來文擬帶舊部八千三百人西征並由沈葆楨據咨代奏矣聞關中賊勢猖獗江西官紳頗欲留寇營全軍先清閩匪以臣愚見鮑超目下回籍率親所部全軍儘可暫留江西防剿閩匪待數月假滿以後鮑超一面由夔府馳赴川北另募新勇大加訓練宋國永一面由

江西馳赴川東管帶舊部，續行入甘。兩者均不致遲誤，至諭旨令臣與各省督撫協撥餉軍之餉，臣處兵勇尚多，餉項奇絀，實無餘力協撥關外巨餉，伏乞聖鑒。

一餉源日匱，必須多撤楚勇也。——臣處向來募兵，約計入款出款，不甚懸絕。故積欠雖多，尙未譁潰。自元年克復沿江十餘城，籌金陵之圍師，增南北之游兵，置各城之戍卒，陸續添至十萬人，於是入不敷出，爲數甚鉅。今春減去江西釐金之半，臣遂若旁皇失措。幸蒙聖恩，飭總理衙門撥銀五十萬兩，前後共收到四十餘萬，實出意想之外。臣今年所幸免決裂者，全賴此巨款彌縫其間。今則輪船經費，業經用罄。江西廣東之釐金，業經歸還該省。湖南東征局之半釐，除留清期票欠餉外，明年亦將裁撤。入款日見其隘，而出款不見其減。

反覺其增。如蔣凝學請領赴甘途費銀四萬兩，楊岳斌請協募勇經費一萬兩，金陵科場及浚河修城共銀十餘萬兩，皆係決不可省之項。臣再四籌思，舍裁勇別無節餉之法。秋冬之間，臣處已撤勇三萬，明歲當續裁二萬餘人。金陵守兵當裁去七千人，皖南朱品隆、唐義訓兩軍亦應次第裁遣。皖北劉連捷、朱南桂、朱洪章三軍，前因行糧無措，未遽赴楚。旋接

官文兩次來咨，以楚境漸次肅清，飭令該軍無須前往。現在金陵安謐，劉連捷患病甚深，應卽先撤該軍。而朱南桂等二軍，亦在裁撤之列。除章志俊、洪容海、古隆賢、陳炳文諸降將

另謀安插外，其餘總以多撤爲貴，騰出有用之餉，不特足供留防之勇，亦可解濟西征之軍。且數萬之衆，早散早遣，尙恐不免於後患。豈可聽其安閑長聚，致貽無窮之累。臣素非畏事之徒，近年統勇過多，惴惴焉若不克終日者。故薄立功績，不敢自喜，但求遣散各勇，不生他變，庶免於咎戾。以上各條，謹就近日軍情諭旨，再三訓飭者，縷晰覆陳，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何桂珍等請予諡片

（同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再臣欽奉八月二十一日寄諭李元度一員本日又催令左宗棠迅卽查覆俟覆奏到日再降諭旨。江忠源已屢次加恩，於朝廷報功之典，亦尙允當。此次該大臣所請與何桂珍、劉騰鴻、畢金科等三員應如何一併加恩之處，卽著該大臣查明具奏。等因。欽此。除李元度之案業經續奉諭旨交部定擬。江忠源之績本年又蒙特恩賞給三等輕車都尉世職，未敢再乞恩施外，惟原任安徽甯池太廣道何桂珍以道員率三百人，責以救援廬江，遂至鑄職。其在軍備嘗艱苦，挫折萬端，實屬世所罕聞。遽殞於叛人之手。臣至今猶憫其寬補用直隸州知州道員例議卹。劉騰鴻銳志討賊，幾與羅澤南、李續賓齊名。所部千餘人，由鄂援江，無堅不破。江西大難因此而解。苦攻瑞州中澗洞，奮志云殞，遠近悼惜。候補

游擊雲南臨沅鎮都司畢金科，當世驍將。七年正月，景德鎮之役，實因餉絀而冒險求戰，輕兵深入，失此將材之三人者，荷蒙先皇帝卹贈有差。忠勇邁倫，死事甚烈，深恐積久弗彰，合無籲懇天恩，將何桂珍、劉騰鴻、畢金科等三員各予賜諡，以表忠藎，而示來茲。謹附片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